

★图释经典系列★

图释中国佛教史

感悟中国佛教传承千年的禅机与智慧

黄忏华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释中国佛教史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我问佛：如何才能如你般睿智？
佛曰：佛是过来人，人是未来佛；
佛把世间万物分为十界：
佛，菩萨，声闻，缘觉，天，阿修罗，人，畜生，饿鬼，地狱；
天，阿修罗，人，畜生，饿鬼，地狱，为六道众生；
六道众生要经历因果轮回，从中体验痛苦
在体验痛苦的过程中，只有参透生命的真谛，才能得到永生
凤凰，涅槃

佛曰：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
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
佛曰：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世间万物皆是化相，
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心不变，万物皆不变
佛曰：坐亦禅，行亦禅，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春来花自青，秋至叶飘零，无穷般若心自在，语默动静体自然

佛曰：万法皆生，皆系缘分，偶然的相遇，
暮然的回首，注定彼此的一生
缘起即灭，缘生已空

建议上架：社科·历史
ISBN 978-7-5463-2810-2
9 787546 328102 >
定价：39.80元

图释经典系列

图释中国佛教史

感悟中国佛教传承千年的禅机与智慧

黄忏华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释中国佛教史 / 黄忏华著.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5
ISBN 978-7-5463-2810-2

Ⅰ. ①图… Ⅱ. ①黄… Ⅲ. ①佛教史—中国—图解
Ⅳ. ①B949.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1261号

书　　名：图释中国佛教史
著　　者：黄忏华
责任编辑：韩　笑
封面设计：点石堂·肖雪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0
版　　次：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63-2810-2
定　　价：39.8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录

弁言 〇〇一

第一章 中国佛教之肇始时代 〇〇三

第一节 东汉时代之佛教 〇〇三

第二节 三国时代之佛教 〇一四

第三节 西晋时代之佛教 〇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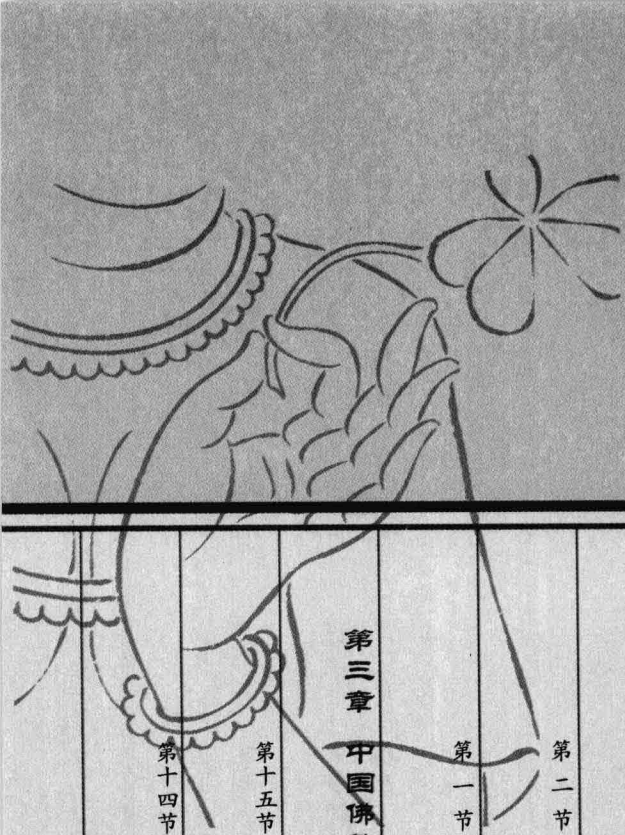
第二章 中国佛教之进展时代

第一节 东晋时代之佛教 〇一九

第二节 南北朝时代之佛教 〇三〇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间之般若思想 〇五四

第十三节　禅学及禅宗之起源　一一二
第十二节　涅槃宗　一〇六
第十一节　成实宗　〇九四
第十节　法华初期之讲解流通　〇八八
第九节　三论四论初期之讲解流通　〇八五
第八节　律部之翻译及弘通　〇七七
第七节　华严初期之讲解流通　〇七五
第六节　佛道二教之论争　〇七二
第五节　汉地沙门之西行求法　〇六六
第四节　毗昙宗　〇六〇



第七节 净土宗 二五三

第六节 律宗 二四八

第五节 法相宗 二一八

第四节 华严宗 一九三

第三节 天台宗 一八一

第二节 三论宗 一七三

第三章 中国佛教之光大时代

第一节 隋唐时代之佛教 一四六

第十五节 摄论宗 一三〇

第十四节 地论宗 一二一

第六节　清代之佛教　三〇七
第五节　明代之佛教　三〇一
第四节　元代之佛教　二九八
第三节　诸宗　二八五
第二节　宋代之佛教　二七四
第一节　五代之佛教　二七四
第四章　中国佛教之保守时代
第九节　密宗　二六六
第八节　禅宗　二六〇

弁言

中国佛教通史之编述，以隋翻经学士费长房之《历代三宝纪》为其嚆矢。《三宝纪》，以记述自后汉至隋代之译经为主。兼用编年体，辑录自释迦牟尼佛之降生至隋代佛教弘通之史实。盖经录而兼佛教编年史者也。至宋代，隆兴府石室沙门祖琇，撰《隆兴佛教编年通论》，辑录自东汉至唐末五代佛教传播之史实。又四明东湖沙门志磐，撰《佛祖统记》，以编述天台一家之史传为主。又用编年体，别为《法运通塞志》，辑录自释迦牟尼佛之降生至南宋理宗端平年中佛教宣流之史实。次至元代，嘉兴路大中祥符禅寺念常，撰《佛祖历代通载》。又乌程职理宝相比丘觉岸(宝洲编集再治)，撰《释氏稽古录》。并皆用编年体，辑录印度及中国佛教传持之史实。次至明代，归安杏溪蘧庵比丘幻轮，撰《释鉴稽古略续集》，续前录，迄于明末。其在挽近，以近代治学之方法，编述中国佛教通史者，有蒋竹庄先生之《中国佛教史》。

顷商务印书馆，以编述《中国佛教史》相属。当着笔之初，以为佛典如是其浩瀚，即以史料言之，《正藏》中之传记部、纂集部、目录部，《续藏》中之史》部，以及其他关于纪传之著述，无虑数十百种。更有卷帙浩繁之《正续藏》，为之后盾。材料可谓丰富已极，十万言之《中国佛教史》，固不难掇拾也。然逮着笔之后，则觉此等史料也者，年代舛误，事迹混淆，叙述凌乱，文字晦涩，不一而足，整理匪易。甚至一人一事，一字一句，间须费三数日之竭蹶搜爬，尚未能踌躇满志。而此等考校之工作，倘充量为之，又非短短之十万言所能容纳。以是一

方面苦于举鼎绝膑，一方面又感于捉襟见肘。窃以为佛教关系于中国文化者至巨，其尤显著者，若哲学，若文学，若艺术，乃至社会风习，自六朝以迄今兹，直接间接受其影响者实夥。此近世学者所公认也。是则《中国佛教史》之编述，诚不容缓。然欲得较完善之《中国佛教史》，又非有三数年以上之岁月，五十万至百万言之篇幅不为功。此则不得不俟诸贤者，或俟诸来日矣。本书之编述，愿借蒋竹庄先生之言以弁之，即读者以筚路蓝缕视之可也。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　黄忏华



第一章
中国佛教之肇始时代

第一节　东汉时代之佛教

一、汉明帝以前之“佛教东来说”

关于佛教东来中国之始，有种种异说。而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遣使西域访求佛道一说，最为佛家所公认，千数百年来，殆成定论。然相传永平以前，已有佛教东来之史迹。如唐道宣于所撰《广弘明集·归正篇》第一之一，引用《列子》(《仲尼》第四)之西方圣者说——“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谓“据斯以言，孔子深知佛为大圣”。似孔子已知有佛，并知佛之教化矣。然《列子》一书，历经学者研究(如宋濂《诸子辨》、胡应麟《四部正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等)，断为魏晋间伪作，未足据为信史。且所谓西方圣者，为政治上之圣人，不出道家者流无为而治之理想。与佛为宗教上之圣人，超然于政治之外，自行化他者，又迥不相侔也。此外，又有以下数说。

其一为秦始皇时“室利防”等“赍佛经来化说”，出朱士行《经录》。《佛祖统记》(宋·志磐撰)引用之。其说如下：

秦始皇四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帝以其异俗，囚之。夜有丈六金神破户出之。帝惊稽首称谢，以厚礼遣出境。(《佛祖统记》第三十四)

《历代三宝纪》(隋·费长房撰)，亦载此说。但“室利防”作“释

利防”。其说如下：

又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遂禁利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历代三宝纪》第一）

《三宝纪》虽未明言其说所本，似与《统记》同出一源。然所谓朱士行《经录》者，后世之伪作，亦未足据为信史也。

其二为“霍去病讨匈奴获金人说”，出《魏书·释老志》。其说如下：

司马迁区别异同，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义。刘歆著《七略》，班固志《艺文》。释氏之学，所未曾纪。案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魏书·志》第二十《释老》十）

其三为“张骞闻有浮屠之教说”，同出《魏书·释老志》。《释老志》于前说后，续云：

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同上）

其四为“刘向校书天禄见有佛经说”，亦出《佛祖统记》。其说如下：

鸿嘉（汉成帝年号）二年，光禄大夫刘向，校



《阿房宫图》（清，袁耀绘）。阿房宫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于秦都咸阳上林苑内修建的豪华宫殿。阿房宫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郊约15公里处的阿房村一带

书天禄阁，往往见有佛经。向著《列仙传》云：吾搜检藏书，缅寻太史撰列仙图，自黄帝以下，迄至于今，得仙道者，七百余人。检定虚实，



败于匈奴人之手的大月支人被迫西迁

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见佛经矣。（《佛祖统记》第三十五）

《历代三宝纪》，亦载此说。然《统记》又云：

洪兴祖有云：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列仙传》序言，七十四人，已见佛经。今书肆板行者，乃云七十四人，已在仙经。盖是道流擅改之耳。然天禄有佛经，此语可证。（同上）

其五为月氏（又作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说出《魏略·西戎传》（见《三国志·魏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及《魏书·释老志》。其说如下：

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魏略》作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魏书·志》第二十《释老》十）

以上数说中，虽间有一二说，可视为永平以前佛教已东来中国之证迹，然此数说，俱为断片之史料。除其本身孤证外，无他可征文献，足助证明。即为实录，亦断篇零简，与后此整个之中国佛教，无若何关联，不妨存而不论。其最有历史上之根据者，为楚王英为《浮屠斋戒祭祀说》，出《后汉书》。其说如下：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喜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永平），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相国，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传》）

此说载于正史，且浮屠、伊蒲塞、桑门等译名，见于诏书。似不惟佛教之仪式（浮屠斋戒祭祀），已粗具规模，即翻译事业，亦略具端倪矣。而其时则永平八年也。然佛家所公认为佛教始入中国之年代者，永平十年说。

二、汉明帝遣使西域访求佛道说



东汉明帝刘庄（28—75）。字子丽，汉族。汉光武帝刘秀第四子

所谓永平十年说，略谓永平七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旦以问于群臣。太史傅毅对以“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帝乃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使西域，求之。十年，愔等于大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得佛像经卷，载以白马，共还洛阳。帝为立精舍以居之，名曰白马寺。是为此土有沙门之始，亦为此土有寺院之始。于是摩腾、法兰译出《四十二章经》。是亦此土译经之始。关于此说之记载，有如下列：

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像焉。（《后汉纪》卷十）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汉书·西域传》第七十八）

此上二说，只概说明帝感梦遣使问佛道法事，而未明记其年代，亦无腾、兰随汉使东来之说。至《西域传》“楚王英始信其术”一语，似英之为浮屠斋戒祭祀，实在明帝求法之后。如《资治通鉴》述明帝诏报楚王英奉缣帛赎罪后，续云：

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好之。（《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七《显宗孝明皇帝下》）

即据《后汉书》并摘录《后汉纪》，绮互而成。明记佛教东来之年代为永平十年者，《佛祖统记》。而佛家一般所采用者，即此。其说如下：

七年，帝梦金人丈六，项佩日光，飞行殿庭。旦问群臣，莫能对。太史傅毅进曰：臣闻周昭之时，西方有圣人者出，其名曰佛。帝乃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十八人，使西域，访求佛道。

十年，蔡愔等于中天竺大月氏，遇迦叶摩腾、竺法兰，得佛倚像梵本经六十万言，载以白马，达洛阳。腾、兰以沙门服谒见，馆于鸿胪寺。

十一年，敕洛阳城西雍门外立白马寺。摩腾始译《四十二章经》。藏梵本于兰台石室，图佛像于西阳城门及显节陵上。（《佛祖统记》第三十五）

《统记》此说，似根据《历代三宝纪》。《三宝纪》既云：“至明帝世，永平七年，忽感神梦，觉已欢悦，命使西行。”复于明帝七年下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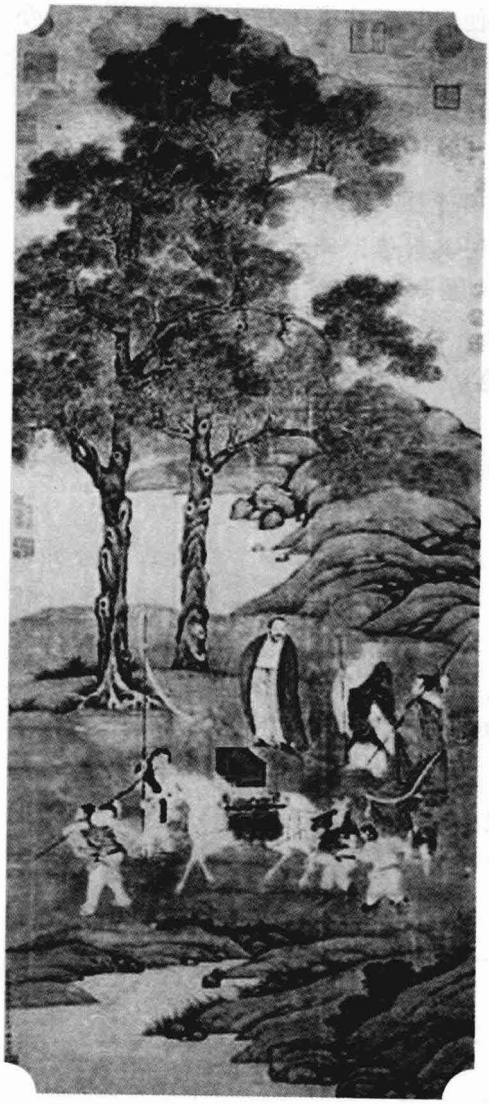
是年帝梦金人，飞来殿庭，……命使西行，寻求佛经。（《历代三宝纪》第二）

又于十年下注云：

使还，得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到洛阳，即翻《四十二章经》。以白马驮经来，即起白马寺。（同上）

更于第四卷《后汉录》之卷端云：

……孝武皇帝第四子庄继立，谥为孝明帝。至永平七年，夜梦金人，身长丈六，项佩日轮，飞空而至，光明赫奕，照于殿庭。旦集群臣，令占所梦。通人傅毅进奉对云：臣闻西方有神名佛，陛下所见，将必是乎？帝以为然，欣感灵瑞，诏遣使者羽林中郎秦景、博士王遵等一十四人，往适天竺。于月支国，遇摄摩腾，写得佛经四十二章。并获



《白马驮经图轴》（明，丁云鹏绘）。据史料记载，明帝时佛经是用白马驮回洛阳的，明帝因此在洛阳城雍关之西，建了一座白马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后来都是在这座寺庙里圆寂的

画像，载以白马，还达洛阳。因起伽蓝，名白马寺。诸州竞立，报白马恩。……于即翻译《四十二章经》，缄置兰台石室阁内。（《历代三宝纪》第四）

《三宝纪》此说，不知所本。然道宣云："房所撰者，瓦玉相谬。得在繁富，未可凭准。"又智昇云："房录事实杂谬。"则此说固未可尽信也。又有永平三年说，出汉显宗《开佛化法本传》，《广弘明集》引用之。其说如下：

明帝永平三年，上梦神人，金身丈六，项有日光。寤已，问诸臣下，傅毅对诏，有佛出于天竺。乃遣使往求，备获经像及僧二人。（《广弘明集》第一）

又有永平七年说，出《佛祖历代通载》。其说如下：

辛酉（永平四年），帝梦金人，身长丈六，项佩日轮，飞至殿庭。旦集群臣，令占所梦。通人傅毅奏曰：臣按《周书异记》，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平旦之时，暴风忽起，宫殿人舍，咸悉震动。夜有五色光气，入贯太微，遍于四方，尽作青红色。王问太史苏由曰：是何祥也？对曰：西方有大圣人生也。王曰：于天下何如？对曰：此时无他，后一千年，声教被及此土。王使镌石记之，埋在南郊天祠前。以年计之，至今辛酉，一千一十年也。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帝信以为然，即遣中郎将

蔡愔、博士王遵、秦景等十有八人，西访其道。至大月氏国，（甲子——永平七年）果遇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三藏，持优填王第四造白氎像并《四十二氎经》。愔等奉迎，而归于洛矣。（《佛祖历代通载》第五）

汉《法本内传》者，后世之伪作。《通载》此说，虽颇为学者所征引，然亦不知所本。固亦未可凭准者也。总之，综览以上所征引之典籍，关于汉明求法事，其年代，有永平十年、三年、七年等说。其所遣使，有蔡愔、王遵等十八人，秦景、王遵等十四人，张骞、秦景、王遵等十二人（《出三藏记集》所载《四十二章经》序）等说。其所至地，有天竺、月氏等说。其使者所为，有问其道术、图其形像说，有奉迎迦叶摩腾、竺法兰而归于洛说，有写得佛经并获画像说。异说纷纭，莫衷一是。汉明是否有求法一事，腾兰是否实有其人遂成疑案。即汉使西上腾兰东来之说非伪，其译出《四十二章经》一说，是否属实亦待稽考。兹撮录关于译出此经之典据如下：

始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出三藏记集》第二）

永平年随逐蔡愔，至自洛邑，于白马寺，翻出此经。依录而编，即是汉地经之祖也。（《历代三宝纪》第四《迦叶摩腾》条下）

右一经，后汉明帝世中天竺国婆罗门沙门迦叶摩腾所译。（《大唐内典录》第一）

初共腾出《四十二章经》，腾卒，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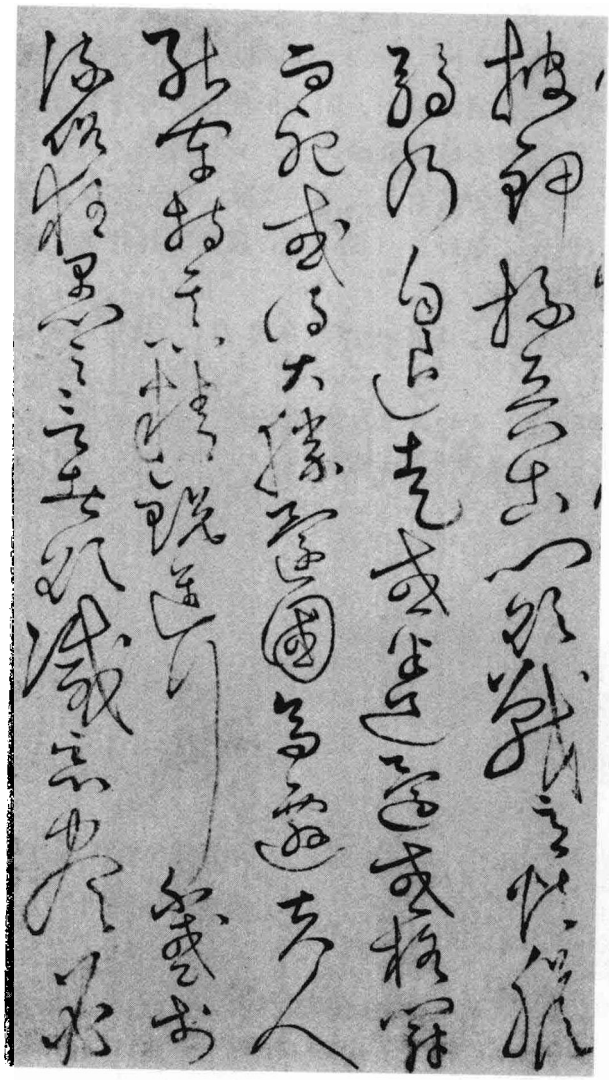
白马寺。位于河南洛阳，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年），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古称金刚崖寺，号称“中国第一古刹”，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所寺院

自译。（《历代三宝纪》第四《竺法兰》条下《大唐内典录》第一）

初共腾译《四十二章经》，腾卒，兰自译《十地断结经》等四部。（《开元释教录》第一）

佛说《四十二章经》，后汉迦叶摩腾同竺法兰译。（本经经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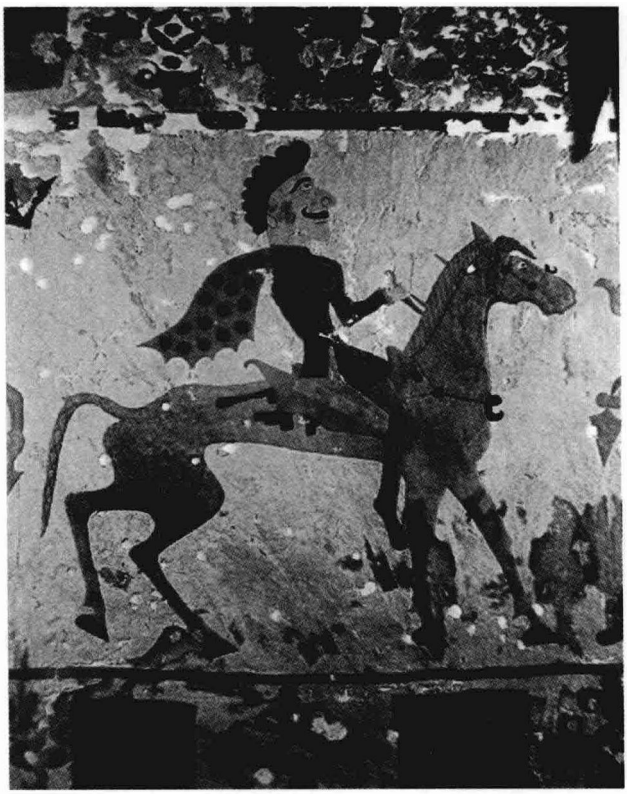
时蔡愔既至彼国（中天竺），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碍，兰乃间行而至。既达洛阳，与腾同止。少时便善汉言，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高僧传》第一）



唐朝怀素和尚手书《四十二章经》（局部，草书）

竺法兰于即便译《四十二章经》。（《大唐内典录》第一）

综览上所征引，有云摩腾于月支译写此经，有云摩腾于白马寺翻出，有云摩腾共法兰译，有云法兰译。（又《历代三宝纪》于支谦条，列《四十二章经》名，注云：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译主不一，译地不一，其文为魏晋以后文体，其体裁模拟《道德经》、《孝经》。道安所撰《综理



骑马的月氏骑士。月氏是我国古代的游牧民族之一，公元前2世纪中叶，分为大月氏和小月氏两支。大月氏逐步西迁，前往中亚阿姆河流域；小月氏仍留在甘肃省河西与青海省湟中一带

众经目录》，于经录为最初，复不载此经。如《出三藏记集》第二云：“《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故有此经为后世之伪作说。然有谓此经所以为《安录》所不载者，以藏在兰台石室中故。如《出三藏记集》第二云：“藏在兰台第十四间中，其经今传于世。”又《高僧传·译经上》竺法兰二云：“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然此不足为此经伪作有力之反证也。又《历代三宝纪》本经条下云：“《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一十八章。”《开元释教录》，亦有“且撮经要以导时俗”等语。亦足证明此经非自梵本译出。故有谓佛教东渐，实以前汉哀帝元寿元年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为最初。佛教自月氏方面，渐次流布民间。而如《四十二章经》，实后世之伪作。而伪作之年代，在道安(东晋)以后，僧祐(齐梁间)以前。以《安录》缺此经，而《三藏记》则记载竺摩腾译写此经始末，且有古经现在莫先于《四十二章经》也。然其内容，大都自当时译出之经典中抄出，而以简洁之文笔改撰之。如梁启超所说，即与此说为近。启超于其所作《四十二章经辩伪》中，引《三宝纪》：《四十二章经》，本是外国经

抄一节后，续说如下：

此言此经性质最明了，盖并非根据梵文原本比照翻译，实撮取群经精要，模仿此土《孝经》、《老子》，别撰成篇。质言之，则乃撰本，而非译本也。然则谁实撰之耶？吾以教理及文体衡之，则其撰人，应具有下列三条件。(一)在大乘经典输入以后，而其人颇通大乘教理者。(二)深通老庄之学，怀抱调和释道思想者。(三)文学优美者。故其人不能于汉代译家中求之，只能向三国两晋著作家中求之。

要之，此书必为中国人作，而非译自印度。作者必为南人，而非北人。其年代，最早不过吴，最晚不过东晋。而其与汉明无关系，则可断言也。(《佛学研究》十八篇《四十二章经辩伪》)

三、汉末西域译经师之相继东来

实际上，中国佛教史，至少是中国佛教经典翻译史，始于永平十年后八九十年东汉末桓灵二帝时代。桓灵间，西域之译经师，相继东来中国，广事宣译。而安清(通称世高其字也)、支娄迦谶(亦直云支谶)、竺佛朔(亦作竺朔佛)、支曜，尤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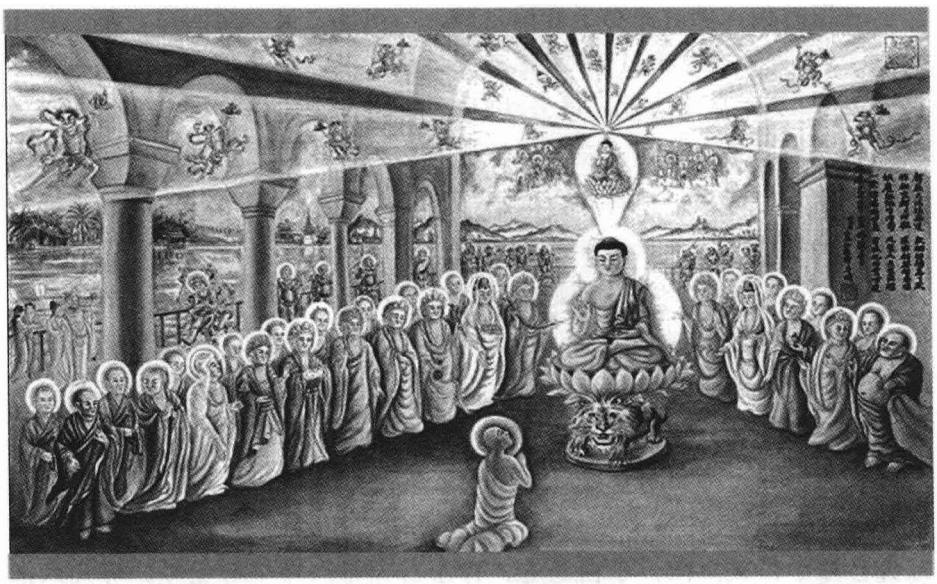
安世高，安息国(安息当今波斯地)之王子也。出家修道，博探经藏，尤精《阿毗昙》学，兼通禅经。既而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以汉桓帝初，来洛阳。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梵本为汉语。以桓帝建和二年，至灵帝建宁四年二十余年间，译出《安般守意》、《阴持入》、《大小十二门》、《道地》、《人本欲生》、《阿毗昙五法》、《四谛》、《十二因缘》、《转法轮》、《八正道》、《禅行法想》等诸经。初外国三藏众护，撰述经要，为二十七章。世高乃剖析护所集七章，译为汉文，即《道地经》也。《高僧传》称其所出经论“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又云：“先后传译，多致谬滥。唯高所出，为群译之首。”高于洛阳宣译事毕，值灵帝末，关中扰乱，乃振锡江南。一说南方佛教，始于此时。就《出三藏记集》所揭经目观之，高所传译之经典，多属小乘，且以关于实际上之禅观修行者为多，罕涉理论。故世高者，小乘之学者，又小乘禅观之行者也。如道安《安般守意经序》云：“昔汉世之末，有安世高者，博闻稽

古，特专《阿毗昙》学，其所出经，禅数最悉。……”（《出三藏记集》第二第六第十三《高僧传》第一《历代三宝纪》第二）

支谶，月支（氏）国人。以汉桓帝末，来洛阳，于灵帝光和、中平间，译出《般若道行品》、《首楞严》、《般舟三昧》等诸经。又有《兜沙》、《阿閦》、《佛国》、《宝积等般若》、《方等》、《华严》诸部经，道安云：似谶所出。《高僧传》称“凡此诸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谶与世高异，其所传译之经典，多属大乘。大乘经典之传译，当以谶为嚆矢。（《出三藏记集》第二第七第十三《高僧传》第一《历代三宝纪》第二第四）

汉末三国时所出经，大率从大部经典中抽译。如安世高译之《四谛经》，即《中阿含》之分别圣谛品。而支谶译之《般若道行品经》，即《大般若》第四分内之三十品也。

竺佛朔，天竺人，以灵帝时，赍《道行经》之梵本，来洛阳。于熹平元年（一说光和二年十月），译为汉文。《高僧传》称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道安《道行经序》，称其“敬顺圣言，了不加饰”。即直译也。但佛朔所执梵本，品数缺而不完，后支谶得梵本，更译之。又以光和二年十月，于洛阳，与支谶共译出《般舟三昧经》。（《出三藏记集》



《楞严经请法图》

第二第七第十三《高僧传》第一《历代三宝纪》第二第四)

此外灵献二帝间，有安息优婆塞(清信士)安玄、沙门支曜、康巨、康孟详等译经师东来。安玄与沙门严佛调，共译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调又自撰沙弥十慧，亦传于世。支曜，译出《成具光明经》。康巨，译出《问地狱事经》。康孟详与昙果、竺大力，共译出《中本起经》及《修行本起经》。(《出三藏记集》第二第十三《高僧传》第一)

汉末，佛教称盛，译事而外，法事渐兴。桓帝尤好佛教，于宫中铸黄金佛像，身奉祀之。如延熹九年襄楷上书，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一语。此佛教流布于宫禁也。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献帝时，下邳相笮融，建佛祠，课人诵经浴佛设斋，时会者五千余人。此佛教流布于民间也。(《后汉书·襄楷传》、《后汉书·西域传》、《佛祖统记》第三十五《佛祖历代通载》第六)

第二节　三国时代之佛教

三国时代，佛教流布于北地之魏，与南地之吴。而西蜀一都，独无代录。(《大唐内典录》语)魏都洛阳，承东汉之余绪。嘉平中，中天竺昙摩迦罗(又作昙柯迦罗，译云法时)，来洛阳。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众僧未禀归戒。及迦罗至，共请为译出戒律。迦罗虑律部文言繁广，嘉平二年，于白马寺，译出《僧祇戒心》。又请梵僧，立羯磨法授戒，大行佛法。是为此土有戒律受戒之始。时有安息国沙门昙帝(一作昙无谛)，亦善律学，以魏正元中，来洛阳，于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僧祇戒心》者，《摩诃僧祇律》之戒本。《昙无德羯磨》者，《昙无德部四分律》之受戒作法也。(《高僧传》第一《佛祖统记》第三十五)又嘉平末，天竺沙门康僧铠(梵名僧伽跋摩，又僧伽婆罗)，来洛阳，于白马寺，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等四部经。一般以现存之《无量寿经》为僧铠译。(《高僧传》第一《历代三宝纪》第五)又有沙门帛延，以魏甘露中，来洛阳，于白马寺，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凡六部经。然一般以《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为支谶译。(《高僧传》第一)

自汉以来，教流中原，不达江表。洎清信士支谦入吴，吴地始染大法。谦，安世高、支谶以后之译经大师也。谶有弟子支亮，亮有弟子支谦，是为三支。当时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历代三宝纪》）谦，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祖父法度，以汉灵帝世，率国人数百归化。谦，生于中国，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艺术，多所综习。遍学异书，备通六国言语。其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睛黄，时人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形体虽细是智囊。"献帝末，汉室大乱，避地于吴。吴主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慧，即召见之，拜为博士。谦慨大教虽行，而经多梵语，未尽翻译之美。于是广收众经旧本，译为汉言。自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凡三十余年间，译出《大明度经》、《维摩经》、《阿弥陀经》、《本业经》、《首楞严经》、《大般泥洹经》、《瑞应本起经》、《义足经》等大小乘经，约三十部。辞旨文雅，曲得圣义。又依《无量寿经》及《中本起经》，制《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并注解自译之《了本生死经》等。谦译中现存之主要经典，《维摩经》、《大明度无极经》、《瑞应本起经》、《大般泥洹经》也。《大明度无极经》者，《小品般若经》之异译。前已由支谶译出为《道行般若经》，谦更努力试义译之。且行文简洁，去原文之冗长。《维摩经》，依《出三藏记集》，缺逸不传。然《开元释教录》，列入现存本中。而检阅大藏中称支谦译之《维摩经》，则此经虽原为谦译，而后竺法护加笔修正之者也。《大般泥洹经》者，小乘部之《涅槃经》，非大乘部



孙权（182—252）。字仲谋，东吴大帝，三国时期吴国的开国皇帝。吴郡富春县（今浙江富阳）人，汉族

属。(《出三藏记集》第二第十三《高僧传》第一康僧会附《开元释教录》第二)其后赤乌十年(一作四年)，沙门康僧会，来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僧会其先康居国人。世居天竺，其父移于交趾。时吴国初见沙门，疑其矫异。孙权闻之，即召僧会，诘问佛有何灵验。有僧会洁斋静室，烧香礼请，感得舍利之说。权遂为建塔寺，以吴地始有佛寺，号建初寺。由是江左大法遂兴。僧会于建初寺，译出《六度集经》、《吴品》等。又注释《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三经，并制《经序》。(《出三藏记集》第二第六第十三《高僧传》第一《历代三宝纪》第五)

支谦、僧会之注释者，注经之始。然讲经之始，朱士行也。朱士行(时存俗姓)，颍川人。出家后，以大法为己任，专究经典。尝于洛阳，讲竺佛朔译《道行经》，即小品之旧本，觉文句简略，意义未周。每叹此经为大乘之要典，而译理不尽，誓远求大品。遂以魏甘露五年，自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写得般若之梵书正本。以太康三年，遣弟子弗如檀(法饶)等十人，送至洛阳。九年后元康元年，善梵汉语之河南清信士竺叔兰，与稽古多学之于阗沙门无罗叉(《放光经记》称无罗叉执梵本，竺叔兰口传，祝太玄、周玄明笔受)，于陈留仓垣之水南寺，共译出之，称为《放光般若》。士行后于于阗，年八十而卒，是为此土沙门西行求法之始。至太安二年，沙门竺法寂，于仓垣之水北寺，检取现品五部并梵本，与竺叔兰，更共考校书写之。迄永安元年，始为定本。竺叔兰后于洛阳，自出《异维摩诘经》、《首楞严经》。其本并缺。(《出三藏记集》第二第七第十三《高僧传》第四)

第三节　西晋时代之佛教

西晋时代之佛教，唯盛译经典。而其主要之译经师，则竺法护也。

竺法护者，中国佛教肇始时代最后之译经大师，其传译之盛，于鸠摩罗什以前，实为第一。法护者，梵语昙摩罗刹之译，又作昙摩罗察。其先月氏国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八岁，从外国沙门竺高座出家，遂称竺姓(当时沙门多随师称姓)。随其师遍游历西域诸国，通晓三十六国之言语文字。西晋泰始二年，大赍梵本，自敦煌至长安，后入洛阳。又之江左，其间沿路传译，未尝暂停。自泰始中，至永嘉二年，译出《光赞般若》、《维摩》、《正法华》、《无量寿》、《十地》、《大哀》、《般泥洹》等经，约百五十部。《般若》、《法华》、《华严》、《涅槃》、《宝积》、《大集》诸部咸有。内《光赞般若经》，与《大般若第二会》及《放光大品》并同本。《持心经》者，《思益梵天所问经》中之异译。《正法华》者，《法华》最初之完本。《渐备一切智德经》者，《华严十地品》之异译，亦《十地品》最初之完本。《无量寿经》，一名《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现存支谶译《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实即法护



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甘肃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上下五层，南北长约1600米。始凿于366年，后经十六国至元十几个朝代的开凿，形成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石窟群。是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殿堂，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

译之《新无量寿经》也。大乘经外，小乘经将百种，大乘论小乘论各一种。终身译写，劳不告倦，佛典所以广流此土，护之力也。时人或谓之敦煌菩萨。护以晋武帝末，隐居深山，寻立寺于长安青门外，精勤行道，宣隆佛化，二十余年。僧徒宗奉者，数千人。时有清信士聂承远，笃志法务。承远有子道真，亦善梵学，常侍左右、助其译业。又有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护旨，执笔详校。弟子有竺法乘、竺法行、竺法存，并山栖履操，知名当世。（《出三藏记集》第二第七第八第十三《高僧传》第一第四《开元释教录》）



孔雀王。又称“佛母大孔雀明王”，简称“孔雀明王”，密号佛母金刚，或护世金刚

惠帝时，有帛远，字法祖，河南人。于长安造筑精舍、以讲习为业。宗禀几且千人。尝译《惟逮弟子本》、《五部僧》等三部经。又注释《首楞严经》，又有别译数部小经。遭世扰攘，名录罕存。祖每与道士王浮，争邪正。王浮屡屈，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祖弟法祚，深洞佛理，注《放光般若经》，作《显宗论》。（《高僧传》第一）较帛法祖少后，西域高座沙门帛尸梨密多罗，于怀帝永嘉年中东来，止建康建初寺。初江东未有咒法，密译出《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经》，是为密教圣典译出之最初。（《出三藏记集》第二第十三《高僧传》第一）

第二章
中国佛教之进展时代

第一节　东晋时代之佛教

一、佛图澄

自西晋末，讫宋元嘉间，北地有五胡十六国之乱，仅江南半壁，为东晋所统一。而在佛教，则自东渐以来，至东晋之弥天道安而盛。而道安者，佛图澄之弟子也。由澄而得安，安之门，有庐山慧远，此三大士，与鸠摩罗什，共为当时佛教之泰山北斗。佛图澄，西域人，本姓帛氏，以五胡侵入之初期，即晋怀帝永嘉四年，来洛阳，弘宣佛法。澄善诵神咒，而戒节严明。时后赵石勒石虎，毒暴虓噬，专以杀戮为威。澄悯念苍生，杖锡军门，尝现种种神异，以道术感化之，为二石所宗信。虽不能尽用其言，往往少回其残忍之习。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石虎下书，问百姓得事佛与否如下：

佛号世尊，国家所奉。里闾小人无爵秩者。为应得事佛与否？又……今沙门甚众，或有奸究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简详议。

其著作郎王度，奏谓佛是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并请禁百辟卿士下逮庶隶事佛。如《高僧传》载度所奏云：

……佛出西域，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其赵人为沙门者，还从四民之服。

朝士多同度所奏，然虎以澄故，自谓出自边戎，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并听百姓事佛。如《晋书》载虎诏书云：

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

澄妙解深经，并通世论，其讲说止标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慕其德望而追随受业者，常数百人。竺佛调、须菩提等数十名僧，并自天竺、康居，涉流沙，诣澄受训。前后门徒，几且一万。就中释道安、竺法汰、释法和、竺法雅、竺法首、竺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竺法慧等，其知名者也，而道安尤著。

二、道安

道安，常山扶柳人，十二岁出家，受具足戒后，至邺城之中寺，师事佛图澄。当时已惊四邻。更游学诸方，备求经律，后避难隐于濩泽，听竺法深之弟子竺法济及支昙，讲《阴持入经》，从之受业。顷之，与同学竺法汰，共隐于飞龙山。时旧游康僧渊之弟子僧先及道护，已先在彼山栖隐，因共披文属思，新悟尤多。寻建寺塔，开讲筵，徒众数百，常宣法化。后赵石氏灭后，关中扰乱，乃率徒众转徙。将南投襄阳。行至新野，为广布教法，分张徒众。令法汰诣扬州，法和入蜀。自率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共入襄阳，止于白马寺，复宣佛法。法汰临别谓安曰："法师仪轨西北，下座弘教东南，江湖道术，此焉相望矣。"乃与弟子昙壹昙二等，沿江东下，尝于荆州，令昙壹破道恒之心无义。后入建邺，止于瓦官寺。简文帝深相



道安（312—385）。东晋、前秦时高僧、翻译家。本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十二岁出家受戒后，从佛图澄受业。后在襄阳、长安等地传布佛教，主张"本无"（性空）之学，为般若学六大家之一

崇敬，重请讲《放光般若经》。开讲之日，缁白成群。法汰与安，共为六家七宗之一，倡所谓本无义，著有与郗超书论本无义等，今不传。法和后自蜀入关中，与安详定新经，参正文义。安后以白马寺狭，更创立檀溪寺。襄阳高士习凿齿，闻安至止，即往修造，自称“四海习凿齿”。安答以“弥天释道安”。时人以为名对。安在襄阳十五年，每岁常再讲《放光般若》，未尝废缺。孝武帝钦其风德，遣使通问。与道安同时之大德，有竺僧朗，住泰山西北之一岩金舆谷昆仑山中，戒德甚高，为时人所敬，从学者百有余人。后前秦苻坚，遣苻丕，攻陷襄阳，得安及习凿齿，送往长安。苻坚喜曰：“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安既入关中，住五重塔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安每与弟子法遇等八人，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又常与法和，共参正所请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及僧伽跋澄等(跋澄译出《鞞婆沙》、《婆须蜜集》、《僧伽罗刹集》。难提译出《增一阿含经》、《中阿含经》。提婆译出《阿毗昙八犍度》)之译事。又尝闻西域有鸠摩罗什，思共讲析，每劝坚致罗什。什亦远闻安风，谓之东方圣人。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有乖谬，致使深义隐没。每至讲说，皆唯叙其大意，而后循文转读(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高僧传》第十三)而已。安乃遍撰《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注解，启发幽微。经



苻坚（338—385）。前秦宣昭帝，字永固，氐族人，苻雄之子，苻洪之孙，是十六国时期前秦的皇帝

义克明，实自安始。他若当注释经论，立序、正、流通三分；又于经初，置经题；皆始于安。

安又创著经录，总集自汉魏迄晋众经名目，表其时代与译人，名曰《综理众经目录》。于诸经录中，为最古者，又为最可信赖者。其书久逸。然现存僧祐编之《出三藏记集》中所收经录，即继承补足安之综理录者。故除去其增补之部分，不难见安录之大体。

安又之去襄阳入关中也，见当时沙门，多随师姓。以为师莫如佛，故沙门应以释为氏。及《增壹阿含经》至，果云："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出家，同称释氏。"遂为佛教之永式。

安又制定僧尼轨范，条为三例。一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安以性空为宗。倡本无说。如《中观论疏》云："释道安明本无义，谓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又云："安公明本无者，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是即空无相之法门，出自《般若》，实为罗什《三论》法门之先驱。安于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以般若波罗蜜为无上正真道之根本。谓正者等也，等道有三义，一法身，二如，三真际。故《般若经》以如为始，以法身为宗。如者，尔也，本末等尔。法身者，一也，常净也。真际者，无所著，泊然不动，湛尔玄齐。故无所有，是法之真，此本无说所从出也。

又于此土弘通净土法门，亦以安为其嚆矢。安著有《净土论》六卷（今不传），后其弟子慧远，于庐山盛弘净土法门，当即承此。

安于东晋太元十年，于长安示寂，年七十二。弟子有慧远、慧永、慧持、法遇、昙翼、昙徽、道立、昙戒、道愿、僧富等数千人。就中，慧远尤著。（《名僧传抄》《高僧传》第一第二第五第六《出三藏记集》第十五）

三、慧远

慧远，雁门楼烦人，博极群书，尤邃周易庄老。二十一岁，与弟慧持，共入道安门，听安讲《般若经》而悦之，遂与慧持出家为其弟子。



东林寺大雄宝殿。东林寺位于九江市庐山西麓，北距九江市16公里，东距庐山牯岭街50公里。因处于西林寺以东，故名。东林寺建于东晋大元九年（384年），为庐山上历史悠久的寺院之一，是佛教净土宗（又称莲宗）的发源地

既入道，精思讽持。同学昙翼，每给以灯烛之费。通无生实相之玄，般若中道之妙，即色空慧之秘，缘门寂观之要。安常叹曰："使道流东国者，其在远乎。"后随安入襄阳，法汰东下，遇疾，安遣远往问之。乃与昙壹共破道恒之心无义。及安入关，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将之罗浮，抵浔阳，见庐山，爱其幽静，庐于山阴。时同学慧永，居此山之西林寺，为请于江州刺史桓伊，更创精舍，仍石垒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即历史上有名之东林寺是也。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江南始兴禅法。息心清信之士，望风遥集，其数达百二十三人。若彭城刘遗民、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并弃世荣，依远游止。远乃于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与同志诸贤，共结白莲社，同修净土之业。于无量寿像前立誓，共期西方。是为净土法门流行之始。远自卜居庐阜，三十余年间，未尝出山一步。尝命弟子法净、法领等远寻众经，于于阗获《华严经》梵本，得以传译。远每逢西域三藏，辄恳侧咨访。闻罗什至关中，即遗书问好。复裁书咨所疑义数十条。什一一开答。《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今称大乘大义章，又云鸠摩罗什法师大义），即录其问答者也。后佛驮跋陀罗，为罗什门下，摈出长安，来庐山，应远请，译出《达摩多罗禅经》等。又于长安及洛阳从事译经之罽宾沙门僧伽提婆，以太元十六年，来庐山，应远请，重译《阿毗昙心论》及

《三法度论》。初罽宾弗若多罗，于长安诵出《十诵律》梵本，翻译未竟而多罗寂。远闻昙摩流支入秦，乃致书祈请，更出余分。

远著有《法性论》、《沙门不敬王者论》等文，及诗序铭赞，凡十卷，号《庐山集》。此外有《大智度论抄》。远承道安之本无义。谓："无性之性，谓之法性。法性无性，因缘以之生。生缘无自相，虽有而常无。常无非绝有，犹火传而不息。夫然则法无异趣，始末沦虚，毕竟同争，有无交归矣。"（《大智论抄序》）初《大涅槃经》未翻，此土未有泥洹（涅槃）常住之说，但云寿命长远。远曰："佛是至极，至极则无变。无变之理，岂有穷哉？"乃著《法性论》，发扬涅槃常住义。其要有曰："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罗什见论，叹为暗与理合。又常谓《大智论》文句繁广，乃抄略其要文，撰为《大智论要略》二十卷，序致渊雅。

先是成帝咸康六年，庾冰以元舅辅政，以为沙门应敬王者。尚书令何充等，奏不应致敬。同异纷然，疏三上，冰议遂寝。至隆安中，桓玄欲重申庾冰之议，令沙门尽敬王者。乃与远书，令详论不敬之意，以释所疑。远答其书，略云："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岂廊庙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玄得书，即缓其事。远复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剧陈所以不拜之意，辞理精峻。玄意感悟，遂不果行。

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为当代物望所宗。外国众僧，亦称汉地有大乘道士。故庐山之东林寺，为南地佛教之中心，殆与长安之逍遥园，中分天下。义熙十二年八月，病笃，其徒请饮豉酒，不许。请饮米汁，亦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惧违律，令左右检律得饮与否，卷未半晏然而寂。年八十三。（《高僧传》第六《佛祖统记》第三十六《佛祖历代通载》第七第八《出三藏记集》第十）

四、鸠摩罗什

中国佛教，由鸠摩罗什而面目一新。由鸠摩罗什，而始有良好之译本，系统之教义。佛典汉译之泰斗，前有罗什，后有玄奘。言旧译者，必称罗什。言新译者，必推玄奘。然奘译之卷帙，虽富于什，而什译之

范围，则广于奘。印度大乘，无过二宗，一则中观，一则瑜伽。什所弘者，中观法门。而奘所弘，则瑜伽法门。此二巨子，实中分中国佛教史之天下者也。

鸠摩罗什，具云鸠摩罗什婆，略云罗什，或云什，译云童寿。其先天竺人，父名鸠摩罗炎，其家世世为国相。鸠摩罗炎，聪明有懿节，辞相位出家，去而东度葱岭。龟兹之国王，闻而甚敬慕之，请为国师，以其妹耆婆妻之，遂生什。所谓鸠摩罗什婆，则合取父母两称为儿一名者也。什年七岁，随母出家，学毗昙义。九岁，随母渡辛头河（印度河），入罽宾，就名德法师槃头达多，学杂藏、中阿含、长阿含等。十二岁，与母共还龟兹。寻至疏勒，习诵《阿毗昙六足诸论》及《增一阿含》。又博览《四围陀五明诸论》、外道经书、阴阳星算。时有莎车王子兄弟二人，兄名须利耶跋陀，弟名须利耶苏摩。苏摩，专弘大乘，什师事之，苏摩为说《阿耨达经》，始闻阴界诸人皆空无相之妙义，遂专究方等诸经，受诵《中论》、《百论》及《十二门论》等。顷之，随母共进至龟兹北界之温宿国。时温宿有一道士，善辩，什与论议，破斥之。于是声满葱左。龟兹王躬往温宿，迎什还国。二十岁，受戒于王宫。次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自是留住龟兹之新寺，广说大乘诸经，四远宗仰。后于寺



鸠摩罗什（344 —413）。音译为鸠摩罗耆婆，又作鸠摩罗什婆，简称罗什。其父名鸠摩罗炎，母名耆婆，属父母名字的合称，汉语的意思为“童寿”。东晋时后秦高僧，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与真谛、玄奘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侧故宫中，得《放光经》，披阅之，停住二年，专研究大乘经论，洞其秘奥。旧师槃头达多，亦来龟兹。什为具说一乘妙义，乃入大乘。什既道流西域诸国，东土亦闻其名声。前秦建元十八年九月，苻坚遣吕光、姜飞二将，伐龟兹及乌耆诸国。光遂破龟兹，杀龟兹王白纯，立纯弟震。携王女及罗什而还。光回军至凉州，闻苻氏已灭，遂自立，称凉王。什见羁于凉，凡十八年，韬其经法，无所宣化。后秦弘始三年，姚兴遣将讨吕隆，降之，因迎什入关。以其年十二月，达长安。当道安寂后十六年，慧远六十八岁。兴待以国师之礼，甚加优遇。自大法东被，涉历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什既至止，遂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使沙门僧肇等八百余人，咨受襄译。四年，译出《坐禅三昧经》、《阿弥陀经》等。五年四月，更令译《大品般若经》。什手持梵本，口自传译。兴亲执旧经，以相雠校。与诸宿旧义学沙门僧碧、僧迁等五百余人，详其义旨，然后书之。至六年四月，译讫。王公以下，屡请什于长安大寺，讲说新出众经。七年十二月，译出《大智度论》。八年五月，译出《新法华经》（《妙法莲华经》）。其次，译出《新维摩诘经》（《维摩诘所问经》）。十年四月，译出《新小品经》（《小品般若经》）。其余，传译《金刚般若》、《十住》、《思益》、《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等，约三十五部。此外有自著《实相论》及《维摩经注》各一部。并显畅神源，发挥幽至。如《法华经》、《阿弥陀经》之文句，殆如音乐。意义与原文不悖，而文字典丽。于时四方义学沙门毕集，次第增达三千人。就中道生、僧肇、道融、僧睿、道恒、僧影、慧观、慧严，称什门八俊。又生、肇、融、睿，谓之什门四圣，加昙影、慧严、慧观、僧碧、道常(恒)、道标，谓之什门十哲。各有著述。僧睿常随什传写，什每为睿论西方辞体，言："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管弦为善。凡覲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什尝作颂十偈，赠法和。其一云："心山育明德，流薰万由延。哀鸾鸣孤桐，清响彻九天。"什雅好大乘，志存敷演。常自谓若著笔作大乘阿毗昙，非迦旃延比。今此秦地，深识者寡。因凄然而止。唯为姚兴，著《实相论》二卷。并注《维摩》。又对慧远问大乘中深义

十八科，一一开答，遗鸠摩罗什法师大义三卷。什为人神情朗彻，傲岸出群，且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已善诱，终日无倦。以弘始十一年（四〇九），寂于长安大寺，年七十。

当时长安僧尼，以万数，颇多愆滥。姚兴以道碧为僧正，又以僧迁、禅慧为悦众，以法钦、慧斌为僧录，以政僧事。



龙智。南印度人。依密教之传说，曾向龙猛（龙树）学密教，为密教付法之第四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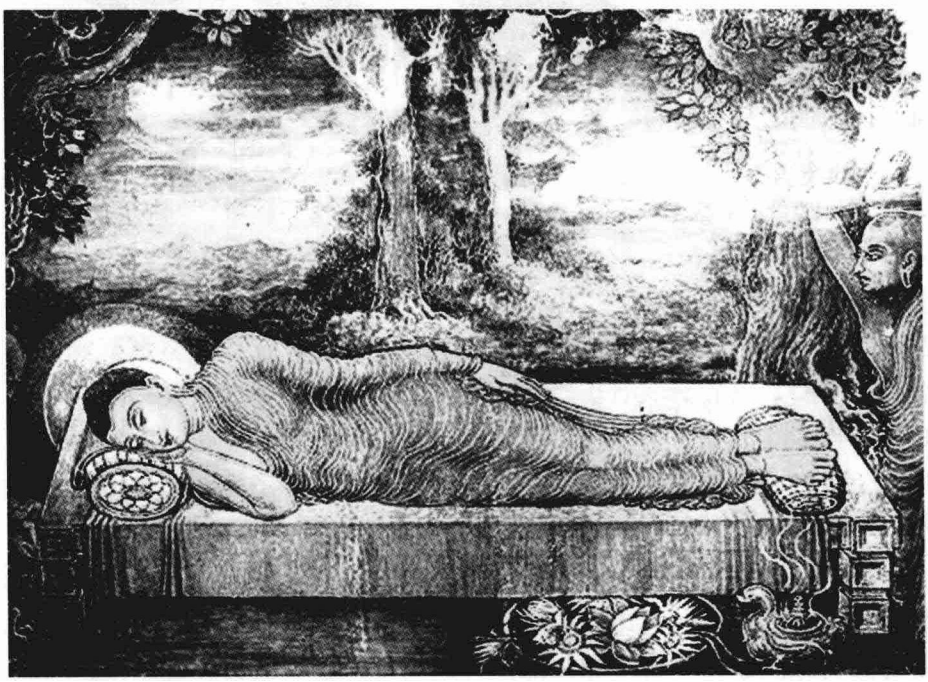
佛教东渐以来，唯传译之业为盛，未弘通之。至东晋时代，先有道安、慧远，发弘教之端绪。及罗什，始盛弘通之。而罗什所最用力而躬弘通之法门，则龙树之空宗即三论宗是也。当罗什入关以前，般若学者，已有如道安、慧远，依《般若经》，研究空无相之法门，实为罗什作先驱。至罗什，传译《中》、《百》、《十二门论》，弘通龙树提婆之教义，因以开三论宗。此宗之初祖，为龙树。龙树之弟子，有提婆、龙智二人，同时布演之。龙智传之清辨，清辨传之智光，智光传之师子光。提婆传之罗睺罗，罗睺罗传之莎车王子须利耶苏摩，须利耶苏摩传之罗什。故罗什者，此土三论宗之初祖。即其学说，三论宗之教义也。又如《法华》，竺法护已译之，而竺昙印之弟子竺法旷，以《法华》为会三之旨，《无量寿》为净土之因，常吟咏二部，有众则讲，独处则诵。及罗什之《新法华》出，取而代之，而《法华》之研究浸盛，因以肇天台宗之端绪。

又罗什译出《成实论》后，流行于江南，因以开成实宗，与河北之毗昙相对。所谓“江南盛弘成实河北偏尚毗昙”。（《出三藏记集》第二第十四《高僧传》第二《晋书》第九十五第百十四《法华玄义释签》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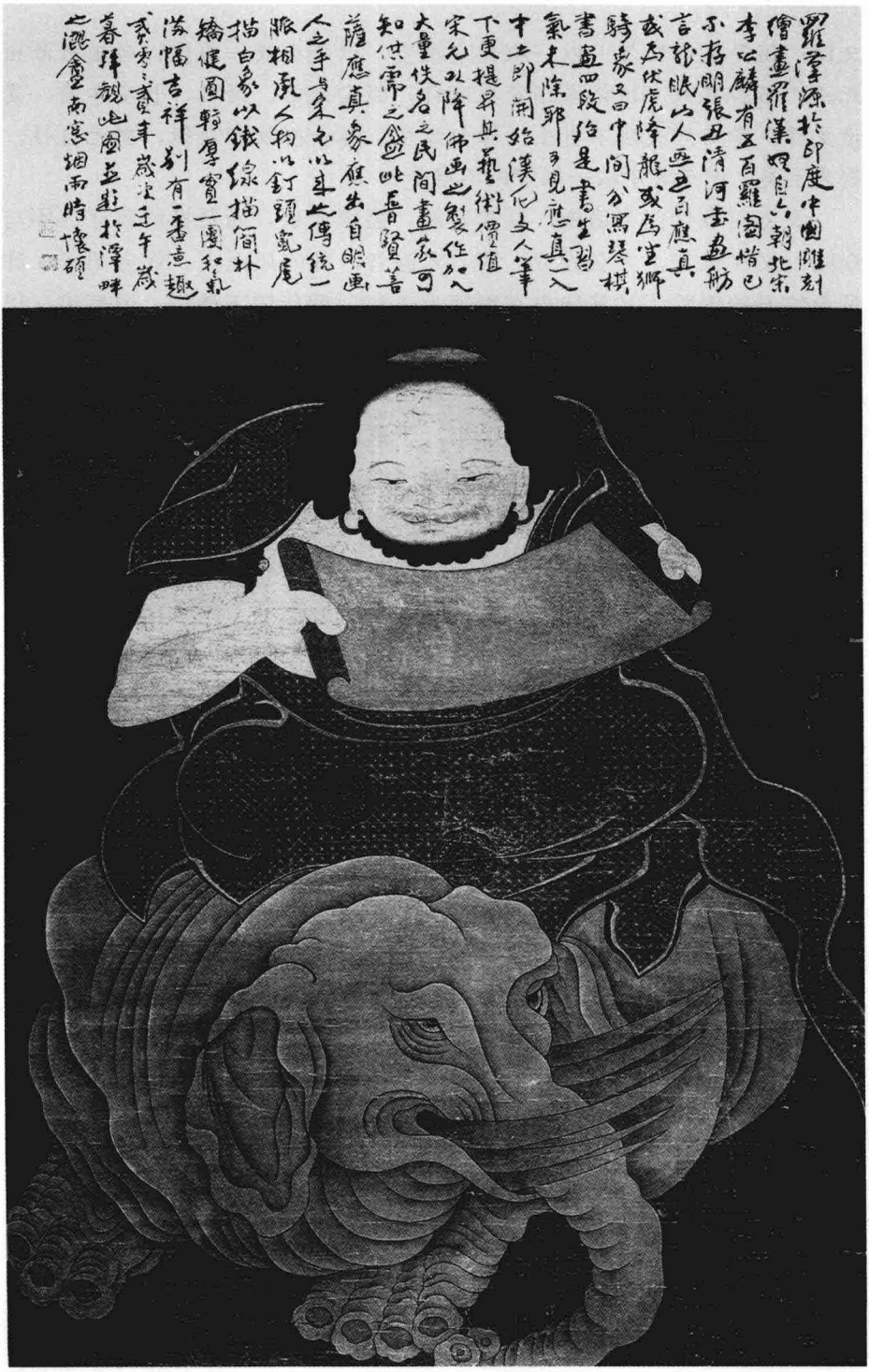
五、佛驮跋陀罗

《华严经》之译者佛驮跋陀罗，译云觉贤，又云佛贤，本姓释氏，北天竺那呵利城人。少以禅律驰名。常游罽宾，会沙门智严，至西域，要请俱东。遂以义熙二年，来长安。时鸠摩罗什在关中，倒屣迎之，共论法相，振发玄微。又有疑义，必共咨决。贤尝与罗什论色空义，往复数番，罗什罔测。《高僧传》述其问答之大意如下：

什问曰：法云何空？答曰：众微成色，色无自性，故虽色常空。又问：既以极微破色空，复云何破微？答曰：群师或破析一微，我意谓不尔。



佛驮跋陀罗。简称佛陀跋陀，意译“觉贤”，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人。



《普賢罗汉》（明）

又问：微是常耶？答：以一微故众微空，以众微故一微空。时宝云译出此语，不解其意。道俗咸谓贤之所计，微尘是常。余日，长安学僧，复请更释。贤曰：夫法不自生，缘会故生。缘一微故有众微，微无自性，则为空矣。宁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

又当时罗什门下诸僧，往来宫阙，盛修人事。而贤禅静自守，不与众同。又在长安，大弘禅业，四方乐静者，并闻风而至。偶告弟子，昨见天竺五舶俱发。又其徒自言得阿那含果。罗什门下僧碧、道恒等，以为显异惑众，因共摈弃。乃与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飘然南下，渡江至庐山。慧远欣然迎之。寻应远请，译出《达摩多罗禅经》。自是江东，始耽神悦。后至建康，义熙十二年，于道场寺，与法显共译出《摩诃僧祇律》。十三年，又与显共译出六卷《泥洹经》（《大般泥洹经》）。自十四年至宋永初二年，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永初二年，译出《新无量寿经》。此外译出《大方等如来藏经》等，凡十余部。此中《华严经》之译出，为中国佛教史之一大事，肇后华严宗之端绪。先是慧远之弟子支法领，于于阗，获《华严》梵本，未经宣译。至义熙十四年，贤应吴郡内史孟颢等之请，为主译，手执梵本，共沙门法业、慧义、慧严、慧观等百余人，于道场寺译出之。至宋永初二年方讫。凡六十卷，通称《晋译华严》，又称《六十华严》。（《高僧传》第二《佛祖统记》第二十六第三十六《佛祖历代通载》第八《出三藏记集》第二）

第二节　南北朝时代之佛教

一、南朝与佛教

东晋后，据有南方者，宋、齐、梁、陈，是为南朝。据有北方者，后魏。后分为东西二魏。东魏亡于北齐，西魏亡于北周。北周又并北齐。是为北朝。

宋诸帝中，文帝最厚于佛教。西域疆良耶舍，以元嘉元年，至建

康。帝深加叹异，敕住钟山道林精舍。应沙门僧含之请，译出《观无量寿经》及《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观无量寿经》者，净土三经之一也。又有沙门慧琳者，以才学得幸于帝，与决政事，时号黑衣宰相。是为沙门参政之始。琳尝作《白黑论》，与佛理违戾，为众所排摈。（《高僧传》第七《佛祖统记》第三十六）

罽宾三藏求那跋摩(译云功德铠)，深达律品，妙入禅要。帝应沙门慧观等之请，敕交州刺使，令泛舶延致。观等又遣沙门道冲等邀之。求那跋摩欣然，以元嘉元年附舶至广州。同八年，至建业，命居祇洹寺。寻于寺开讲《法华》及《华严十地品》。法席之盛，前此未闻。又译出《菩萨善戒经》、《昙无德羯磨》、《优婆塞五戒略论》、《三归及优婆塞》二十二戒等经律十数部。初元嘉三年，外国沙门伊叶波罗，译出《杂阿毗昙心论》，至择品未竟而缘碍遂辍。求那跋摩，亦译出其后品，以续前译。又依《佛祖统记》，同十一年，求那跋摩于南林寺，立戒坛，为僧尼受戒，为此土戒坛之始。（《出三藏记集》第十四《高僧传》

《观无量寿经变·说法会》（榆林石窟第25窟南壁，盛唐）。观无量寿经变是根据《观无量寿经》绘制的。它竭力刻画西方净土的繁荣景象，画面上七宝池中现出一片宫殿楼阁，曲栏平台，气势磅礴，辉煌壮丽



第三《佛祖统记》第三十六)

继求那跋摩之后者，天竺之僧伽跋摩(译云众铠)也。僧伽跋摩，善解三藏，尤精杂心。以元嘉十年，涉流沙，至建业。时二众未备，而求那跋摩迁化。景福寺尼慧果等，请僧伽跋摩为戒师，重受具戒。祇洹寺慧义，执意不同，与僧伽跋摩，争论翻覆。僧伽跋摩，标宗显法，理证明允。义遂靡然推服，率其弟子慧基等，服膺禀戒。僧尼之受戒者，凡达数百人。同十一年，慧观以僧伽跋摩妙解杂心，更请重翻。乃于长干寺，译出《杂阿毗昙心论》。十二年，又于秣陵平乐寺，译出《萨婆多毗尼摩得勒伽》。(《出三藏记集》第十第十一第十四《高僧传》第三《历代三宝纪》第十)

又罽宾之昙摩密多，以元嘉元年，辗转至蜀，次从荆州，来建业，译出《禅经》、《禅法要》、《普贤观》、《虚空藏观》等，常以禅道教授，即法达之师，而法达又僧祐之师也。(《高僧传》第三)

又中天竺之求那跋陀罗(译云功德贤)，以元嘉十二年，至建业。跋陀初学《五明诸论》，后遇见《阿毗昙杂心》，寻读惊悟，乃崇信佛法。其家世世奉外道，禁绝沙门。因舍家潜遁，远求师匠，即落发改服，专志学业。及受具戒，博通二藏。寻辞小乘师，进学大乘。试探经匣，即得大品华严。于是读诵讲宣，进受菩萨戒法。元嘉十二年，至广州。时刺史车朗表闻。文帝遣使迎接，既至建业，敕慧严、慧观等于新亭郊劳。寻受众僧请，开始译经，于祇洹寺、东安寺、丹阳郡诸处，集义学沙门七百余人，前后译出《杂阿含经》、《大法鼓经》、《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过去现在因果经》、《央掘魔罗经》、《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及《众事分阿毗昙论》等，凡百余卷。讲《华严》数十余遍。泰始四年寂，年七十五。以善大乘学，故世号摩诃衍。(《高僧传》第三《华严经传记》卷二)

继文帝之后者，孝武帝，帝亦厚于佛教。然大明元年，有羌人高阇反，累及沙门昙标，乃下诏付所司，精加沙汰，非戒行精苦者，并令还俗。诏虽严重，竟不施行。其后同六年(一作八年)，制定沙门尽敬君上。及前废帝立，停之。(《佛祖统记》第三十六《佛祖历代通载》第九)

萧齐亦厚于佛教，就中如高帝、武帝皆是。高帝于建元元年，幸

庄严寺，听僧达讲《维摩经》。武帝敕法献、玄畅为僧主，分任江南北事，时号黑衣二杰。(同上)

梁武帝为南朝历代帝王中最厚于佛教者，其初崇奉道教，天监三年(一作二年)四月八日，率道俗二万余人，升重云殿，亲制文发愿，乞凭佛力，永弃道教。自尔深崇信佛教。十一月，敕公卿百僚侯王宗族，并弃道教，舍邪归正。(《佛祖统记》第三十七《佛祖历代通载》第十)



梁武帝萧衍画像。梁武帝，南朝梁的建立者(502—549年在位)。字叔达，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曾任齐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乘齐内乱，起兵夺取帝位

时有宝志(一作保志)者，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师事沙门僧俭，修习禅业。宋齐梁间，现灵异化众，四十余年。齐时，多禁志出入。及帝即位，下诏解禁，甚见崇礼。天监十三年冬寂，敕葬钟山独龙阜，于墓侧立开善寺。世有志公之称。志尝为学者述《十四科颂》十四首，《十二时颂》十二首，《大乘赞》十首(一说后人之伪作)。《佛祖历代通载》称其旨与宗门冥合。(《高僧传》第十《佛祖统记》第三十六第三十七《佛祖历代通载》第十第二十六)

与宝志同时，有傅翕者，东阳郡乌伤县稽停里人，自称当来解脱善慧大士，日常慵作，夜则行道。大通六年，遣弟子傅昶诣阙，称帝为国主救世菩萨，条上中下三善。帝览之，延住建业。以陈太建元年四月寂。世有傅大士之称。翕尝著《心王铭》(一云后世之伪作)，又尝创设轮藏。(《续高僧传》第二十五《景德传灯录》第二十七《佛祖统记》第二十二)

当时光宅寺之法云，开善寺之智藏，庄严寺之僧旻，称梁三大法师，帝深皈依之。

僧旻，七岁出家，入虎丘西山寺，为僧回弟子。及十六岁回寂，移住庄严寺，师事昙景。又与法云、禅岗、法开等，共禀学僧柔、慧次、僧达及宝亮等，往返咨询，不避炎雪。大明数论，究统经律。齐文惠帝及竟陵王萧子良等，深相贵敬。太昌寺僧宗，尝讲《大涅槃经》，妙辩不穷。旻扣问连环，言皆摧敌。柔次二师，于普弘寺讲《成实论》，旻亦于末席论议，词旨清新。齐永明十年，年二十六，始于兴福寺，讲《成实论》。时先辈法师，皆参其会。山栖邑寺，莫不掩扉毕集。衣冠士子，四衢辐辏，仰之如日月。旻资性谦让，未尝以理胜加人，处众澄眸，如入禅定。于是名震天下。普安太守彭城刘业，尝问曰："法师经论通博，何以立义多儒？"旻曰："宋世贵道生，开《顿悟》以通经。齐时重僧柔，影《毗昙》以讲论。贫道谨依经文，文玄则玄，文儒则儒耳。"及齐末，乱起，避地徐州。寻受请至吴，张讲席。梁天监五年，入建业，奉敕与法宠、法云、汝南周舍等，共于华林园讲论道义。六年，制注《般若经》。十年，敕于慧轮殿，讲《胜鬘经》。帝自临听。又受敕与僧智、僧晃、临川王记室刘勰等三十人，共于定林寺，撰《众经要抄》八十八卷。天监末年，有旨于庄严寺建八座法轮，妙选奇杰番次主之，时以旻为第一。当讲日，听者倾都，堂无容足。又于简静寺讲《十地经》，寺内悉满。大通八年二月一日寂，年六十一。所著有论疏、杂集、《四声指归》、《诗谱决疑》等。又有二谛义并法身义，现载《广弘明集》。（《续高僧传》第五《广弘明集》第二十一《佛祖历代通载》第十）

法云，七岁投钟山定林寺僧邱出家，寻随邱移住庄严寺，为僧成、玄趣、宝亮弟子，以俊朗英秀闻。年十三，更就僧宗、僧达受业。齐永明中，僧柔于定林寺敷讲，云咨决累日，词旨激扬。又与僧旻、智藏等，就慧次请业，从慧集学《毗昙》。四时游听，寒暑不辍。建武四年，年三十，始于妙音寺，讲《法华》、《净名》二经。学徒海凑，四众盈堂。讲经之妙，独步当时。逮梁初，朝野之归仰愈笃。天监二年，敕使长召出入诸殿。时诸名德，各撰《成实》义疏。云亦论疏合撰，分四十科，为四十二卷。奉敕于寺三度讲之。三年，帝于旧宅，建光宅

寺，以云为寺主，始立僧制，雅为后则。六年，奉诏为百僚讲《御注大品般若经》。七年，制注《大品》，应朝贵之请讲之。寻下诏礼为家僧，资给优厚。时昭明太子，选请十僧，两夏于玄圃讲经，云居上首。十年，于华林殿讲《法华经》，感天花满空，下如飞雪。其年五月，帝集僧尼一千四百四十八人，于华林殿前，敕云讲说《涅槃经》中食肉断大慈悲种子之文。先是中书郎顺阳范缜，著《神灭论》。云应敕答之。十七年(一说十八年又普通元年)，奉诏与宝唱、慧超、僧智、袁昙允等，共列僧伽婆罗(译云僧养)之译场，详定所出《文殊师利问经》等。普通六年，敕为大僧正。后虽遘疾，而讲说无废。帝幸同泰寺讲《涅槃经》，敕许乘舆上殿，凭几听讲。大通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寂，年六十三。其讲录《法华经义记》(一作义疏)现存。(《续高僧传》第五《高僧传》第八《慧次传》《宝亮传》《慧集传》《历代三宝纪》第十一《佛祖统记》第三十七)

《释迦多宝》(榆林石窟第4窟北壁)。释迦多宝为《法华经》中之佛名，系为证明《法华经》真实义而自地涌出的塔中佛。又译大宝佛、宝胜佛、多宝如来。依《法华经》卷四《见宝塔品》所载，此佛为东方宝净世界的教主



智藏，十六岁出家，住兴皇寺，师事上定林寺僧远及僧祐，

并天安寺弘宗。自是戒德坚明，学业通奥。时僧柔、慧次二师，玄宗盖世。乃从受学，挹酌经论，统辩精理。二师赞叹，自以为弗及。竟陵王萧子良，绍隆佛教，将讲《净名经》，乃招集精解二十余僧，藏亦预其选。以年腊最小，居末座，敷述义理，罔或抗衡。道俗翕然，弥崇高誉。齐末，入法华山，结众弘业。逮梁初，武帝大弘正法，乃入建业。帝厚礼之，敕住开善寺。时释子多纵逸，主僧不能制，帝欲自以律行僧正事，藏执不可，事遂获寝。不久敕于彭城寺讲《成实》。又敕于慧轮殿讲《般若经》。又奉敕缵众经理义，撰《义林》八十卷。更讲《金刚般若》，又讲《大涅槃》。普通三年九月十日寂，年六十五。所讲《大品》、《小品》、《涅槃》、《般若》、《法华》、《十地》、《金光明》、《成实》、《百论》、《阿毗昙心》等，各著义疏，今皆不传。（《续高僧传》第五《佛祖统记》第三十七《佛祖历代通载》第十）



菩提达摩。又称菩提达摩多罗、达摩多罗、菩提多罗，通称达摩。为禅宗第二十八祖，中国禅宗初祖。南天竺香至国（或作婆罗门国）国王之第三子，从般若多罗学道，与佛大先并称为门下二甘露门，四十年之后受般若多罗衣钵

帝又自欲禀受归戒，普通元年，于禁中筑圆坛，礼接惠约法师为戒师，受具足戒。自是从约受戒者，凡太子王公道俗四万八千人。（《佛祖统记》第三十七）

相传普通年中，南天竺菩提达摩，泛海至广州，寻来建业谒帝，与帝问答，不契。遂渡江之魏，入嵩山少林寺，面壁枯坐九年，人谓之壁观婆罗门。后有神光者，来见达摩，立积雪中断臂求

法。因与易名慧可，付以衣法(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魏孝明帝尝三诏之，竟不下少林。化缘已毕，端坐而寂。帝闻其显化始末，遂亲撰碑，刻石于钟山。是为禅宗初祖。如宋道源之《传灯录》云：

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者，南天竺国香至国王第三子也。……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达于南海。实梁普通八年丁未岁九月二十一日也。广州刺史萧昂具主礼迎接，表闻武帝。帝览奏，遣使赍诏迎请。十月一日，至金陵。帝问曰：朕即位已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记，有何功德？师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师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师曰：不识。帝不领悟。师知机不契，是月十九日，潜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届于洛阳。当后魏孝明太和十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景德传灯录》第三)

通常关于所谓禅宗初祖达摩大师之传说，皆渊源于《传灯录》此一段记载。然依《释门正统》及《普灯录》，道源之集《传灯录》，以唐贞元中金陵沙门惠炬(一作慧炬)之《宝林传》为据。而《宝林传》之为书，错误差舛，殆不可按。如“普通八年三月，已改为大通元年。则九月不应尚称普通八年。”“南海者，今广州也，去金陵数千里。……岂可十日之间，便至金陵。”“《南史·萧昂本传》，不言昂为广州刺史。”等；《传灯录注》及《传法正宗记》，辨之綦详。则《传灯录》之《菩提达摩传》，不足据为信史。且《传灯录》一书，虽于宗门史录为最古，然关于达摩之记载，则唐道宣已有《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摩传》，如下：

菩提达摩，南天竺婆罗门种。……悲此边隅，以法相导。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在后，而锐志高远。初逢法将，知道有归。寻亲事之，经四五载。给供咨接，感其精诚，诲以真法。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讥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摩以此法开化魏土，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悟，卷流于世。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游化为务，不测于

终。（《续高僧传》第十六）

如是《宝林传》所载，多与《续高僧传》不同。然依子昉之《辨祖书》，则《宝林》为凭虚，而《僧传》为纪实。其说如下：

宣律师《续高僧传》，载达摩理行二种，固其真法。其后智炬（慧炬）于曹溪门下撰出《宝林传》，诡说百端，以惑无识。谓只履西归，立雪断臂，传法谶候语。至于达摩等事迹，皆与僧传不同。由是夸衒《宝林》之凭虚，灭没《僧传》之纪实。（《释门正统》第八）

总之，依《续高僧传》，达摩之来兹土，为宋代，非梁武帝时。则与武帝之问答，自非史实。而《传灯录》所谓九年面壁，终日默然。与《僧传》所谓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不同。又六度被毒，只履西归。亦与游化为务，不测于终；迥异。乃至神光立雪断臂，复与《僧传》所传遭贼斫臂，以法御心，不觉痛苦；相违。《传灯录》所据之《宝林传》，既多附托之词，则毋宁取《僧传》所纪，或较为事实。

又帝于中大通元年九月，舍身于同泰寺，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回宫。三年十月，幸同泰寺，讲《涅槃经》。十一月，讲《般若经》。大同四年，幸同泰寺，设盂兰盆会。

太清二年，西天竺优禅尼国真谛三藏，来建业。谛究明大乘，备尽深极。应武帝之请，以大同十二年八月，远赍梵夹，达于南海。太清二年，始届建业。帝于宝云殿，竭诚供养。谛欲传翻经教，更出新文。值侯景之乱，不果宣述。乃往富春。应富春令陆元哲之请，与沙门宝琼等二十余人，共译十七地论。此论与唐译《瑜伽师地论》同本，适得五卷，遇难遂辍。至大宝年，应侯景之请，入台城，受其供养。及承圣元年，元帝即位，于金陵正观寺，与慧宝等二十余人，共译《金光明经》七卷。三年二月，入豫章宝田寺，为警韶等，讲《金光明经》并《唯识论》，及《涅槃中百句长解脱十四音》等。又往新吴始兴，后随太保萧勃，逾大庾岭，至南康，并随方翻译。于南康，应内史刘文陀之请，译《无上依经》二卷。逮陈永定二年七月，还豫章，寻止临川晋安诸郡。虽所译经论不少，然以道缺情离，本意不申。慨弘法非时，遂欲泛舶往楞伽修国。道俗结誓请留，遂停闽越。乃校订旧翻，其有文旨乖竞者，皆镕冶成范，始末伦通。寻又至梁安郡，更装大舶，将旋旧国。以学徒追逐，相续流连。时太守王方奢，重申邀请，权止海隅。以天嘉三年九

月，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第三译，与姚秦罗什元魏留支译本同本）。又撰文义十卷。同月，遂决意自梁安乘船西归，遭暴风漂还广州。广州刺史欧阳颜，延住制旨寺，更请翻新文。谛顾此业缘，因绝西还之意。乃对沙门慧恺等，翻《广义法门经》及《唯识论》等。寻颜卒，其子纥重为檀越，开传经论。又建业沙门僧宗、法准、僧忍等，钦闻新教，远浮江表，亲承劳问。谛欣其来意，同四年，于制旨寺，译《摄大乘论》三卷，《摄大乘论释》（《世亲释论》）十二卷，又撰《义疏》八卷。翌年，正月又应慧恺、僧忍等之请，译《阿毗达摩俱舍论释·惑品》未毕，因事徙居于南海郡内，续更敷说。至其年十月十日，文义究竟，论文二十二卷，论偈一卷，义疏五十三卷。后又归广州显明寺，为刺史讲说此论。天嘉五年二月，更应慧恺等之请，重译论文。至光大元年十二月，方治定究竟。同二年正月又应建业定林寺法泰之请，译《律二十二明了论》一卷，又撰注记解释五卷。其年六月，厌世缘，入南海北山，将捐身命。慧恺等驰往止之，遂迎还止于王园寺，时僧宗、慧恺等，欲延还建业。建业之硕望，恐夺时荣，上表拒之。故南海所译经论，多不显于陈世。太建元年寂，年七十一。



《金刚经》（插图）。《金刚经》全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指按照此经修持能成就金刚不坏之本质，修得悟透佛道的精髓智慧。图为唐代咸通九年（868年）《金刚经》卷首插画，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雕版印刷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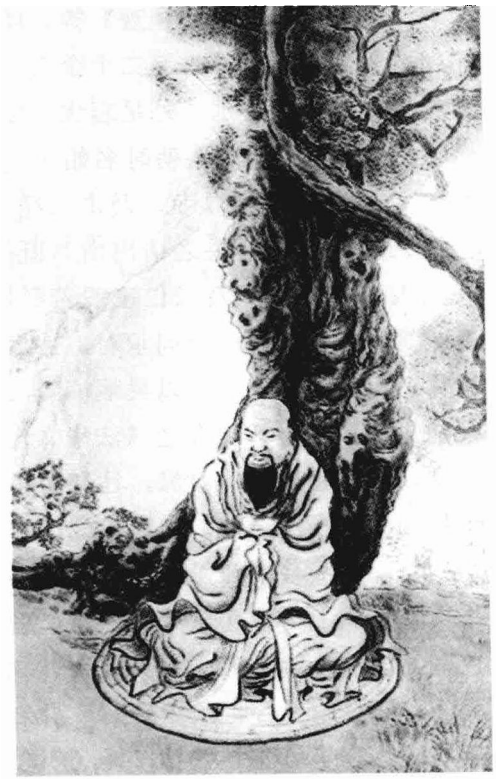
真谛东渡以来，凡二十三载。时属梁末陈初，战乱相次，流浪

诸方，备尝艰苦。然流离转徙栖皇靡托之间，不废翻译弘通。《续高僧传》称谛始梁武之末，至陈宣即位，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此中梁代之翻译，其主要者，《金光明经》、《无上依经》、《决定藏论》、《十七地论》、《如实论》。陈代之翻译，其主要者，《金刚般若经》、《解节经》、《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佛性论》、《唯识论》、《俱舍论》、《部执异论》。谛虽广译众经，而偏宗摄论，因以开摄论宗。《开元录》言承圣二年，谛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译《大乘起信论》一卷，谈真如缘起之法门。然依近代之考证，《起信论》者，地论宗学者之伪作也。又谛每译经论，概出注疏，阐明其理义，其他译师多不见其例。惜是等诸书，殆皆散逸不传。（《续高僧传》第一第七第二十一《佛祖统记》第三十七《历代三宝纪》第九第十一第十二）



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须菩提。号称“解空第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以佛陀与须菩提一问一答的形式流传下来的

天台宗第二祖慧思禅师，当时自北朝来南朝。思



智顗（538—597）。南朝陈、隋时期高僧，世称智者大师，中国天台宗的建立者

以后魏宣武帝延昌四年，生于豫州之武津。幼而归佛，乐法之情甚笃。永安二年十五岁，出家，受具足戒，专诵《法华》。因读《妙胜定经》，见赞美禅定，乃常居林野，经行修禅。后谒北齐之慧文禅师，文授以观心之法，昼夜研磨，霍尔开悟，发得法华三昧。名行远闻，学侣日至。乃以大小乘定慧等法，随根引喻。北齐天保中，领徒众南迈。值梁孝元之乱，权止大苏山。数年之间，归从如市。此时智顗为弟子，咨受《法华》行法。后在大苏，弊于烽警，陈光大二年，又将徒众四十余人，入荆州之南岳，化道弥盛。世称南岳大师。思常慨江东佛法，重义门，蔑禅法。乃定慧双开，昼谈理义，夜便思择。大建九年，六十四岁，于南岳入寂。弟子甚多，于中天台智顗，最杰出。所著有《大乘止观法门》、《法华经安乐行义》、《诸法无诤三昧法门》等。（《续高僧传》第十七《佛祖统记》第六《景德传灯录》第二十七）

智顗，以梁大同四年，生于荆州之华容。十八岁出家，寻就慧旷，学律藏，兼通方等诸经。后入太贤山，诵《法华经》及《无量义》、《普贤观》等。二旬未淹，三部究竟。陈天嘉元年，二十三岁，往大苏山，从慧思。思一见，乃谓曰："昔在灵山，同听《法华》。宿缘所追，今复来矣。"即示以普贤道场，为说四安乐行。颉乃于此山，行《法华三昧》。一日，读《法华经》、《药王品》，至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文，豁然开悟。尔后思常令代讲。思入南岳，更受其付嘱，诣金陵。于瓦官寺，开《法华经题》，仍于一夏，谈经玄义。止瓦官前后绵历八载，讲《大智度论》，说《次第禅门》即《禅波罗蜜》，

又著《六妙门》、《小止观》等。闻天台幽胜，将息缘兹岭。陈太建七年，三十八岁遂与慧辩等二十余人，入天台，于佛陇山南螺溪之源处，聿创草庵。风烟山水，外足忘忧。妙慧深禅，内充愉乐。九年二月，宣帝诏割始丰(天台在六朝时名始丰)县调以充众费，又蠲两户民用供薪水。翌年，赐号修禅寺，乃讲《净名》及《金光明经》。在山九年。至德三年，应陈后主之请出山。既届金陵，居灵曜寺。寻于太极殿，开《大智度论题》及《仁王般若经题》，还寺就讲。僧正慧暅、僧都慧旷等，设巨难。颉接问承对，盛启法门。时朝议欲令僧尼策经不通者皆休道，颉谏止之。后以灵曜褊隘，移居光宅寺。祯明元年，于光宅讲《法华经》，是即现存之《法华文句》。二年，陈为隋所灭。颉以时方丧乱，杖策荆湘，经盆城，往憩庐山。隋开皇十一年，应晋王广之请，于扬州为广授菩萨戒。广尊崇之，奉名为智者。翌年，辞还庐山。同年十二月，归故乡荆州，于当阳玉泉山建寺。十三年四月，于同寺说《法华玄义》。七月敕赐额号为一音，重改为玉泉。翌年四月，更说《摩诃止观》。十五年，受晋王之请，入金陵，为撰《净名义疏》。晋王入朝，颉亦辞归天台，预知死期，语弟子云："商行寄金，医去留药。吾虽不敏，狂子可悲。"乃口授《观心论》。十七年十一月，晋王归藩，遣使入山奉迎，行至山东石城山，有疾，乃遗书晋王，属以大法。令侍者唱《法华经题》，又听《无量寿经》。说《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观》、《四教》、《四无量》、《六度》等，遗诫门人，端坐而寂。年六十。弟子等舁归佛陇，葬于寺西南峰。颉为天台宗之第三祖，又为大成此宗者，世称智者大师，又称天台大师。其主要之著作，有《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等，世称《天台三大部》，概弟子章安灌顶所笔录。此外有《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经玄义》、《金光明经文句》、《观经疏》等五小部等。(《智者大师别传》，余同上)

二、北朝与佛教

北凉元始元年(东晋义熙八年)，《涅槃经》译者昙无谶(译云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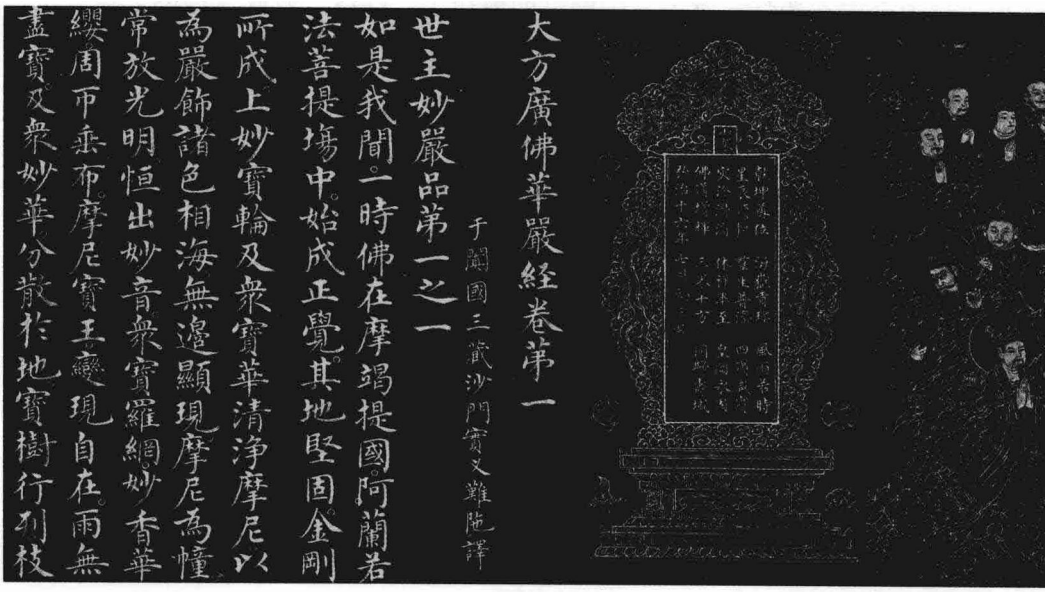
丰)，来姑臧。谶，中天竺人，初学小乘，兼习五明。后遇白头禅师，授以树皮之《大般涅槃经》，寻读惊悟，遂专学大乘。及年二十，诵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又解咒术，所向皆验。寻携《大涅槃经》本前分五品，并《菩萨戒经》、《菩萨戒本》等，往罽宾。时彼国多学小乘，不信涅槃，乃东适龟兹。更经鄯善，达敦煌。元始元年，至姑臧，河西王沮渠蒙逊，接待甚厚。请译出将来之经本。然谶以未善汉语，不许即翻。于是学语三年，后手执《涅槃经》之梵文，口宣汉语，慧嵩、道朗等笔受，译出前分十卷(一说十二卷)。更应慧嵩、道朗等之请，译出《菩萨地持经》、《菩萨戒经》、《菩萨戒本》、《金光明经》、《大集经》、《大云经》等，约十部。既而谶以所赍《涅槃经》本，仅前分，品数未足，还本国，寻求经本余品。适值母丧，逗留岁余。后于于阗，得经本中分，还姑臧译之。更遣使于阗，寻得后分，于是续译为三十三卷。前后八年，三帙方竟。是即现存之《大般涅槃经》。此中初十卷五品，与后智猛译出之《大般泥洹经》同，然智猛译缺失。而先四年法显译出之六卷《泥洹经》，实际与此中初十卷五品相当。然法显译，比之昙无谶译，文稍略。外国沙门昙无发，谓此经品未尽。谶誓更寻《涅槃》后分，固请西行，蒙逊愤其欲去，密遣刺客，于中途害之。后道场慧观欲重寻《涅槃》后分，元嘉中，请文帝资遣高昌之道普，将书吏十人西行。普至长广郡，舶破伤足，临终，慨叹《涅槃》后分，与宋地无缘。又《菩萨地持经》者，《弥勒十七地经菩萨地》之异译，与《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菩萨地同本。宋求那跋摩译出之《菩萨善戒经》，亦此经之异译。《十七地经》者，《瑜伽师地论》五分中第一本地分之单行异译。本地分说十七地，故此分之别出，曰《十七地经》。依《华严经》疏，谶据《涅槃经》，立半满二教乏教相。即声闻藏为半字教，菩萨藏为满字教。(《大般涅槃经序》《出三藏记集》第二第八第九第十四《高僧传》第二第三《华严经疏》第一)

其后，后魏太武帝，灭北凉，统一北地，与南地之刘宋相对，为南北二朝。魏由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即魏之始祖神元皇帝，即位建国。初未闻佛，及珪与晋通聘，方知致信。僧至二百万，寺院三万余。所译经律论，一千九百余卷。自古浮屠塔之盛，无出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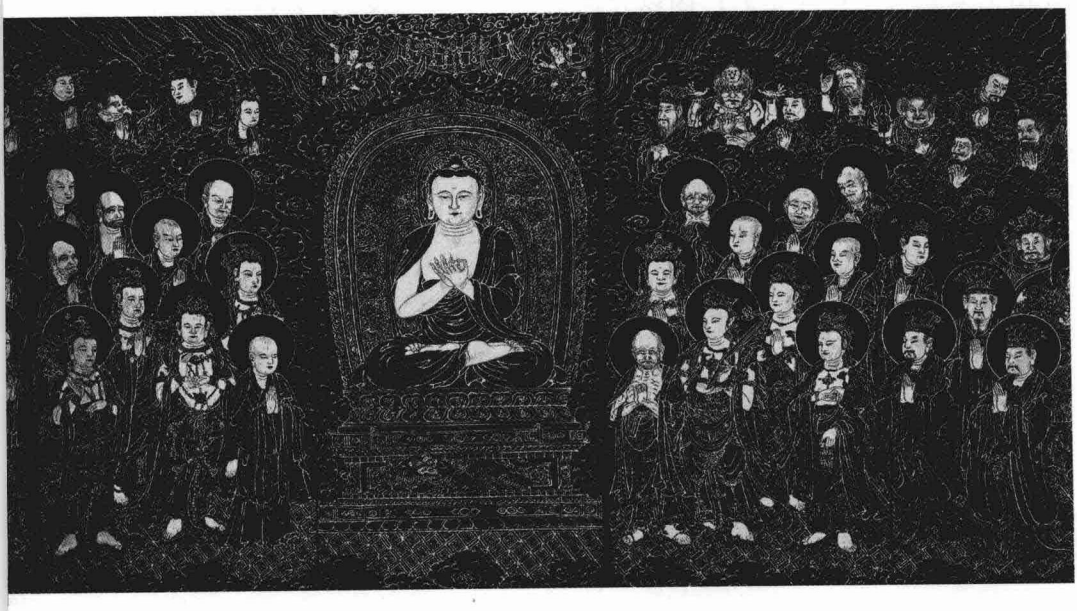
魏道武帝明元帝，皆信佛。道武帝平中山，经郡国，见沙门，皆

致敬。致书泰山僧朗，以素绢二十端，白氎五十领，银钵三枚为礼。征赵郡沙门法果，以为沙门统，绾摄僧徒。下诏兴隆佛法，建塔寺。明元帝亦遵先业，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进法果为僧统，崇敬弥加。及太武帝即位，平荡中原，江北尽臣伏。初帝亦崇信佛法，礼敬习禅定之慧始，迎北凉善禅观之玄高为太子晃师。然帝雅好庄老，讽味晨夕，及得道士寇谦之，信行其术。司徒崔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诽毁，谓佛法虚诞，为世费害，宜悉除之。帝以其辩博，颇信其说。会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关中扰乱，帝西伐至长安，入一佛寺，发见其便室有兵器，怒命有司按诛合寺僧。阅其财产，大有酿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窟室，以匿妇人。浩时从行，又进其说。因诏诛长安沙门，焚烧经像。还宫敕台下四方，命一依长安行事。又下诏自王公以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者诛一门。太子素敬佛法，频上表谏之，不许。又收玄高并慧崇缢之。乃以太平真君七年即元嘉二十三年三月，下诏普灭佛法，所有浮屠形像及一切经，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太子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使远近预知，沙门多亡匿获免。其金银宝像经论，大得秘藏。唯塔庙在魏境者，无复孑遗。是即佛教三武一宗之厄中

《大方广佛华严经》明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年）抄本（局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第一武之厄。然寇谦之于九年死。十一年，崔浩亦因做国史事被诛。帝颇以毁灭佛法为悔，然业已行，难中修复，乃宽弛法令。俄而帝为常侍宗爱所弑，其孙文成帝袭位，下诏兴复佛法，制诸州城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浮屠一区。其有好乐道法，欲为沙门者，听出家。于是天下承风，往时所毁图寺经像，并还修复。又以罽宾沙门师贤为僧统。此太武帝毁灭佛法后七年也。翌年，敕于五级大寺，为太祖以下五帝，用赤金二十五万斤，铸造释迦佛像五躯，各长丈有六尺。和平年中付《法藏传》之译者昭玄沙门都统(隋《百官志》，昭玄寺掌佛教，署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署功曹主簿官，以管诸郡沙门)。昙曜，请帝于去平城恒安(今山西大同)西北三十里云岗堡武周山北面石崖，开凿窟龛五所，每窟镌造佛像一躯，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其崇高雄伟，后代之艺术，无复如之。又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容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是即所谓大同云岗石窟也。尔后献文帝、孝文帝相次，于其处开凿多数之石窟，呈古今无比之伟观。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同时于洛城南伊阙龙门山之断崖，又凿造无数之石窟。云岗龙门，实二大艺术之精粹。更有北齐皇建元年所开凿天龙山(山西太原西



南)天龙寺之石窟。皆崇佛护法精神之发露也。

继文成帝即位改元皇兴之献文帝，于恒安北台，建永宁寺浮屠，七级，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于天宫寺，铸释迦文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又造三级浮屠，高十丈，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镇固巧密。帝雅好黄老浮屠之学，每引朝士及沙门，共谈玄理，有遗世之心。后传位太子，习学禅定。继献文帝即位改元延兴之孝文帝，亦于佛教极厚。凡下七诏，兴隆佛教，法运益扬。帝于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师事成实宗之道登。以僧显为沙门都统，为佛陀禅师，于嵩岳少室山阴，建少林寺。依《魏书·释老志》，当时知名之沙门，有道顺、慧觉、僧意、慧记、僧范、道辩、慧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此中见于僧传者，僧意，贞确有思力，住泰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授，迄于暮齿，精诚不倦。慧记，与道登同学，兼通数论。道辩，范阳人，时魏国有经，号《大法尊王》，盛行于世。辩读之，知为伪作，集而焚之。注《维摩》、《胜鬘》、《金刚般若》，造小乘义章六卷、大乘义五十章，及申玄照等。慧度，与慧球同学，智诞者，昙准之师，善于经论，与慧隆比德齐时，各驰名两岸。(《魏书·释老志》《佛祖统记》第三十八)

其后宣武帝永平年中，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及佛陀扇多于洛阳，译出世亲之《十地经论》；因以开地论宗。菩提流支(译云道希)，北天竺人，遍通三藏，妙入总持。以永平元年，经葱左，来洛阳，宣武帝殷勤敬劳，处之永宁大寺，敕为译经之元匠。自永平元年，至东魏孝靖帝天平二年，其间凡历二十余载。在洛及邺，译出《入楞伽经》、《深密解脱经》、《不增不减经》、《唯识论》、《金刚般若经论》、《法华经论》、《无量寿经论》、《百字论》等三十余部。但经录所传，与般若流支所译，颇多混同。如《续高僧传》云："菩提流支与般若流支，前后出经，而众录传写，率多轻略。各去上字，但云流支，而不知是何流支。迄今群录，译目相涉，难得详定。"依《华严五教章》卷上、《华严经探玄记》第一等，流支(菩提)又立一音教之教判，谓一切圣教，皆是一音一味一雨等。勒那摩提(译云宝意)，中天竺人，明禅法。以正始五年，来洛阳。译出《究竟一乘宝性论》、《法华经论》等数部。又尝讲《华严》，每发挥其精义。佛陀扇多(译云觉定)，北天



竺人，博通内外，特善方言，尤工艺术。以孝明帝正光六年至孝靖帝元象二年，于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译出《摄大乘论》等约十部。此时代初传无著世亲之教义。又南天竺瞿昙般若流支(译云智希)，以元象元年至武定元年，译出无著之《顺中论》等。北天竺毗目智仙，以孝靖帝兴和三年，译出世亲之《宝髻菩萨》、《四法经论》、《转法轮经论》、《业成就论》。

关于《十地经论》之传译，有勒那流支(菩提流支)二人，别处别译说。谓先时流支奉敕翻译《十地经论》，初译之日，宣武帝亲自笔受，然后方付沙门僧辩等，讫尽论文。同时又命勒那摩提翻译之。其后勒那之弟子慧光，请勒那、流支对校同异，合糅两本为一。如《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云：

先时流支奉敕，创翻《十地》。宣武皇帝，命章一日，亲对笔受。然后方付沙门僧辩等，讫尽论文。(《续高僧传》第一)

又《历代三宝记》，于《勒那摩提纪》中，列《十地经论》、《宝积经论》，附注云：

以上二论，菩提流支并译，且二德争名，不相询访，其间隐没，互有不同。致缀文言，亦有异处。后人始合。见《宝唱录》载。(《历代三宝纪》第九)

又《华严传》于《十地论》条下云：

……至后魏，有北天竺三藏菩提流支……来此翻译，初译之日，宣武皇帝，亲自笔受一日。又有中天竺三藏勒那摩提……来此，共流支于洛水南北，各译一本。其后僧统慧光，请二贤对校同异，参成一本。(《华严经传记》第一)

又《续高僧传·慧光传》云：

勒那初译《十地》，至后合翻，事在别传。光时预沾其席，以素习方言，通其两诤，取舍由悟，纲领存焉。(《续高僧传》第二十一)

又有勒那、流支、扇多三人别处别译说。谓勒那、流支、扇多三人，当翻译此论，各传师习，不相询访。宣武帝敕于三处各别译出，后人合之为通部。如《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又云：

当翻经日，于洛阳内殿，流支传本，余僧参助。其后三德，乃徇流言，各传师习，不相询访。帝以弘法之盛，略致曲烦。敕三处各翻，讫乃参校。其间隐没，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时兼异缀。后人合之，共成

通部。见《宝唱》等录。

然《十地论》卷初之序文，不传此事。其文云：

以永平元年岁次玄枵(戊子)四月上日，命三藏法师北天竺菩提流支……中天竺勒那摩提……及传译沙门北天竺佛陀扇多，并义学缁儒一十余人；在太极紫庭，译出斯论，十有余卷。斯二三藏，并以迈俗之量，高步道门。群藏渊部，罔不研览。善会地情，妙尽论旨。皆手执梵文，口自敷唱。片词只说，辩诣蔑遗。……四年首夏，翻译周讫。(《十地经论序》)

此序文之作者，为当时列译场笔受之侍中崔光，其说当可信。故《开元录》依此，但列《十地经论》于《流支录》中，注云：

此《十地论》，长房等录，勒那、菩提，二处俱载。今按崔光论序，乃云：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在洛阳殿内，二人同译，佛陀扇多传语，帝亲笔受。二录各存，理将未可。今合为一本。在《流支录》中。(《开元释教录》第六)



《陶弘景画像》。陶弘景，南朝齐梁时期道教思想家、医学家。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南京)人。仕齐拜左卫殿中将军。入梁，隐居句曲山(茅山)

如是，《十地论》果有别处别译之事实与否，不得不存疑。然勒那、流支间，教义上异其见解，似为事实。以是流支之弟子道宠，勒那之弟子慧光，异其传承。于是地论宗，遂生南道北道两派之别。

宣武帝又深达教流，尝于式乾殿，讲《维摩经》。且极力兴隆佛教，时西域沙门至者，三千余人。北朝之佛教，至此而隆盛达其极致。

次至东魏，昙鸾大师

出，弘通他力念佛之法门，因以开净土宗。鸾以后魏孝文帝承明元年，生于雁门。十五岁出家，广通内外诸典，而于《四论》、《佛性》，弥所穷研。尝欲造《大集经》之注解，过半，罹疾，感人命危脆不常，欲先学仙术，得长生，方崇佛教。闻江南陶弘景者，方术所归，遂往从之。时梁武帝大通年中也。乃至王宫奉谒。帝令引入重云殿。鸾为帝说佛性义。既而造句容山，访陶弘景，求仙术。弘景授以《仙经》十卷。因即辞还魏境，欲往名山修之。归途过洛阳，遇菩提流支，问佛法中有胜此土仙经之长生不死法否？流支答以此土仙法，纵得长生，少时不死，终更轮回三有即以《观无量寿经》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鸾翻然领受，遂焚毁仙经，专修净土。时后魏永安二年也。自是盛弘通他力念佛之法门，自行化他，流弥弘广。魏主孝静帝重之，号为神鸾，敕住并州之大岩寺，晚复移住汾州之玄中寺。《续高僧传》称鸾以东魏兴和四年，于汾州之遥山寺入寂，年六十七。所著有《往生论注》、《略论安乐净土义》、《赞阿弥陀佛偈》等。然依《道绰传》，并《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及《迦才净土论》等，鸾之示寂，当在北齐天保五年以后。（《续高僧传》第六）

盛极一时之北朝佛教，其后至北周武帝，在去魏太武帝之法难一百十余年后，再遭遇一大厄难。武帝初信佛，后以谶云黑衣当王，心忌释门，纳道士张宾并前僧（还俗者）卫元嵩之言，将灭佛法。天和四年，三月十五日，敕召沙门名儒道士文武百僚二千余人，于文德殿，量述三教优劣废立。众议纷纭，情见乖角。至二十日，依前集论，是非更广。至四月初，又依前集，令极言陈理。又敕司隶大夫甄鸾，详定佛道二教优劣。翌年二月，鸾乃上《笑道论》三卷，合三十六条。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条者，笑其道经有三十六部。至五月十日，帝大集群臣，详鸾上论，以为伤蠹道法，即于殿庭焚之。又有沙门道安，撰《二教论》一十二篇。略云：救形之教，教称为外。济神之教，教称为内。释教为内，儒教为外。道无别教，宗结儒流。帝览安论，以问臣下，莫敢排斥，遂寝其事。经六载，至建德三年，终欲偏废佛教，因大集臣僚，命沙门与道士辩优劣。道士张宾，时饰诡辞。扬道挫佛。法师知炫，对帝抗酬，辞吐精壮。帝意宾不能制，因自升高坐，更构难辞。左右叱炫听制。炫安详应对，陈义益高。帝不能屈，动色入内。明日，

遂下诏并废佛道二教，破毁寺塔，焚烧经像，沙门道士，并令还俗。然别立通道观，简释道有名德者百二十员，并著衣冠笏履，为通道观学士。其所学者，唯是老庄。实废佛教，立道教也。时有蜀新州愿果寺僧勔，诣阙面陈，而帝灭毁之情已决，乃著论十有八条，难道本宗。次有僧猛、静蔼、道积等，亦谒帝犯颜力谏，终不见纳。罹此法难者，法彦、慧海、昙相、法纯、静端、静渊、普安、法应、法藏、道宗、法详、普旷、僧渊、智藏，并费长房等。建德六年，帝乘北齐之衰乱，灭之，据邺都。时关陇佛法，诛除略尽。既灭北齐，还准毁之。召前修大德，并赴殿下。帝登座序废立义，敕论其理。沙门大统法上等，皆惧帝威，佥各默然，下敕频催答诏，而相看失色，都无答者。时有净影寺慧远，独出众抗辩甚力。帝屈无对，所图意盛，更无所答。因下诏悉毁齐境之佛寺经像，僧尼三百余万，并令还俗。北地之佛教，一时绝其声迹，是为第二武之厄。罹此法难者，法上、灵裕、慧远、昙荣、慧藏、志念、彦琮、慧瑱、慧可、昙林、僧邕、昙迁，靖嵩、法贵、灵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20窟释迦牟尼坐像。大同云冈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这就是著名的“昙曜五窟”，也就是现在的龙门石窟第16至第20窟，此为云冈石窟开凿之始。造像工程一直延续到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云冈石窟特别是“昙曜五窟”代表了5世纪中国佛教艺术的最高水平，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佩、慧迁、慧翊等。如是前后蒙难之高德沙门甚多，或划迹幽岩，或逃窜南地，或隐于聚落，或阳反俗服。为此法难，至隋代大业中，幽州沙门智苑(普通作南岳慧思之弟子静琬)，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于幽州北山(房山)，凿岩为石室，磨四壁镌之。又取方石，别刻经，藏诸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融铁锢之。所造石经，已满七室。贞观十三年，苑寂，其弟子导公、仪公、暹公、法公等，师资相踵，继其业，累五代而中绝。其后约经三百年，至辽代，圣宗朝，瑜伽大师可元，以太平七年，嗣其后。前后六十余年间，刻《大藏经》过半。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并英宗正统九年，重修之。又如灵裕，于宝山，造石龛一所，名为金刚性力住持那罗延窟，面别镌法灭之相。

然当时有前僧任道林，以学业淹博，得近武帝。以佛法沦陷，冒死申请。尝与帝对面交论二十余日，前后七十番。帝穷极精思，竟不能屈，遂许以复兴佛教。其后未几帝殂，终不果。宣帝、静帝，相继即位，复兴佛道二教。宣帝嗣历，道林申请尤力，帝从之。大成元年，于东西二京，立陟岵寺，置菩萨僧，用开佛化。诏曰："先帝惑于异论，以释道为无益，故废而不行。然大教所系，讵宜罢黜？今简耆旧有道者二百二十人，勿剪发毁形，于东西二京陟岵寺，为国行道。"乃敕智藏等长发为菩萨僧，充寺主，华冠璎珞，做菩萨大士相。帝即位未及年，传位于太子阐(静帝)，改元大象，自称天元皇帝。

释迦牟尼成佛



梦象受孕。净饭王王后摩耶夫人在睡眠之际，梦见一头白象腾空而来，从右肋进入自己身体，从而生下释迦牟尼



出游感苦。青年时期的悉达多王子，性喜清净。他对于宫庭中的声色喧嚣生活，甚感厌烦，当他看到百姓所经历的“老”、“病”、“死”的苦痛之后，毅然决意寻求解脱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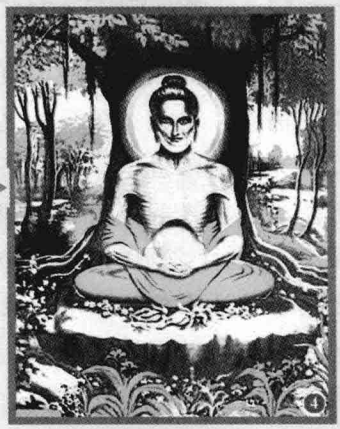
众魔败阵。魔王波旬见魔女无功，十分震怒。他自恃神通，率众杀向释迦牟尼，释迦牟尼身放净光，魔众尽皆跌扑。天帝又请菩萨相助，菩萨使法，洪水滔滔汹涌而出，恶魔怪兽尽淹其中，狼狈败退



大悟成佛。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跏趺坐四十八天，已是十二月初七日，这天晚上，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他默坐金刚座上，示现种种禅定境界，遍观十方无量世界和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一切事情，洞见三界因果，十二月八日凌晨，明星出现天上，他豁然大悟，得无上大道，成为圆满正等正觉的佛陀



夜别妻儿。悉达多王子请求父母允许出家修行，净饭王和王子的姨母摩诃波阇波提夫人涕泣不许。但悉达多王子心意已决，二月八日的半夜，月色明朗。他悄悄起身，凝望着熟睡的妻子耶输陀罗和儿了罗睺罗，默默地向他们告别，然后便出了房间



六年苦行。释迦牟尼来到尼连禅河边伽阇山苦行林中，独自在树下结跏趺坐整整六年之久，由最初的每日食一麻一麦，渐渐至七日食一麻一麦以至于不饮不食起来。终于，他的身体变得极度消瘦，有若枯木。一日，他忽然觉悟到：过度享受固然不易达到解脱大道，但是一味苦行，也无法进趋大彻大悟的法门，于是他决定重新进食，再参玄道



牧女献糜。尼连河边有两名牧牛女子，一名难陀，一名波罗，常赶牛在苦行林边放青。素日里看母牛，入河洗浴干净，挤取乳汁，蒸成乳糜，盛了满碗，捧到他面前，礼拜奉献。释迦牟尼接受了供养，发愿说：“今食饮食，得充气力，以保留智慧年寿，为度众生。”遂即服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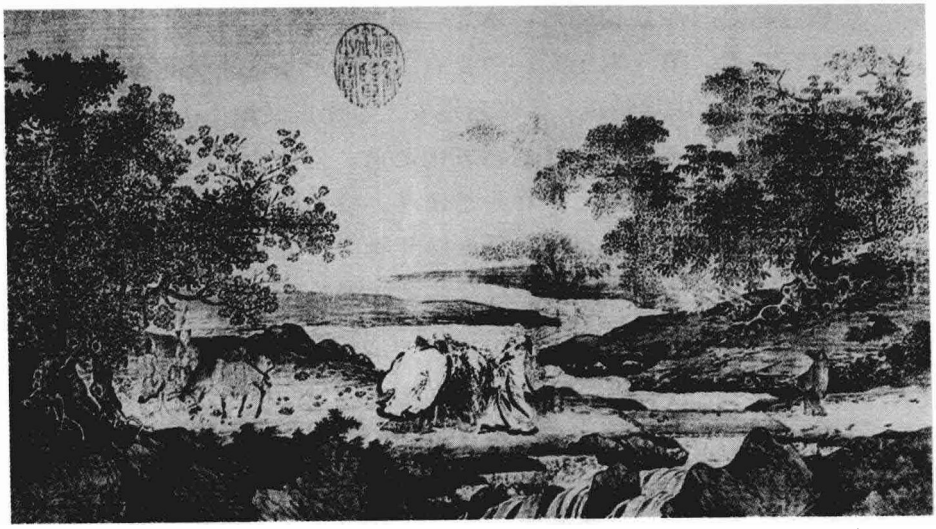
魔女炫媚。释迦牟尼即将成佛，祥光上冲死亡与欲念之魔的魔宫，魔王波旬想阻挠他圆成佛果，便命令三个魔女前去蛊惑他。但释迦牟尼深心寂定，视而不见，犹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间之般若思想

三国时代，魏正始年中，何晏、夏侯玄、王弼等，祖述老庄，专谈玄理，时人谓之清谈。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气。浸假而所谓竹林七贤者出，崇尚虚无，遗落世事。此老庄思想，与《般若》皆空说相似。魏晋间《道行》、《放光》等般若已翻传，而《中论》等未译出。当时佛教诸家，受清谈流行之影响，往往对比老庄等外书，说明般若之空理。佛图澄之弟子竺法雅与康法朗，及毗浮、昙相等，“以经中事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以训世典有功。未善佛理之门徒，称之为格义。法雅善于枢机，外典佛经，递互讲说。弟子昙习，亦善言论。法朗有弟子令韶，特善禅数，每入定或数日不起。格义之学风，后全为道安、法汰所却。当时前后之般若学者，前述之外，有支孝龙、康僧渊、僧先(僧渊之弟子)、竺法深、竺法蕴(法深之弟子)、于法兰、于法开(法兰之弟子)、于道邃(法兰之弟子)、支道林、竺僧敷等，关于般若之解义，异说纷纭。僧肇之不真空论，举本无义、心无义、即色义三说。昙济之六家七宗论，举本无宗、本无异宗、即色宗、心无宗、识含宗、幻化宗、缘

《竹林七贤》（魏晋，王戎绘）。竹林七贤是中国魏晋时期七位名士的合称，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虎溪三笑图》。东林寺前的虎溪，据说是慧远禅师送客出寺的界限。慧远专心修行，送客从不越过虎溪，但有一次，因与陶渊明及道士陆静修畅谈义理，兴犹未尽，不知不觉就过了虎溪，以致慧远所驯养的老虎马上鸣吼警告，三人相顾大笑，欣然道别

会宗七说。不真空论三说如下：

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

即色者，明色不自色，故虽色而非色也。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

本无者，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宾无。故非有，有即无。非无，无亦无。寻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耳。何必非有无此有，非无无彼无，真好无之谈，岂谓顺通事实即物之情哉？

《肇论疏》引《世说》，谓心无义为支敏度所立。又引《高僧传》，谓道恒常执心无义。所谓心无说，谓经中所说诸法空，非谓万物与心，一切悉无。物是有，未尝无。但于物上，不起执心，故言其空。即但内止其心，不空外界。次《肇论疏》谓即色义，为支道林所立。所谓即色，谓即色是空。色不自为色，但因人名之为色。即外界之万物，心相计，人相名，故有。心若不计，人不相名，则虽色而非色，即万物本来无，故言色即是空。次《肇论疏》谓本无义，为竺法汰所立。所谓本无，谓未有万物之前，先有于无。从无生有，故万物出于无。谢灵运于庐山法师碑中，谓慧远以心本无二、即色三家之谈，不穷妙实，乃著法性论。

然依吉藏之《中观论疏》，本无、即色、心无三义中，本无、即色二义，复有二说。第一本无义，中复有二。一道安之本无正义，二琛法师之本无异义。《中观论疏》，举示道安之本无正义如下：

一者释道安明本无义，谓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所滞，滞在本有。若托心本无，则异想便息。睿法师云：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未即。师云：安和上凿荒途以开辙，标玄旨于性空。以炉冶之功验之，唯性空之宗，最得其实。详此意，安公明本无者，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此与方等经论，什肇山门，义无异也。

次举示琛法师之本无异义如下：

琛法师云本无者，未有色法，先有于无，故从无出有。即无在有先，有在无后，故称本无。此释为肇公不真空论之所破，亦经论之所未明也。若无在有前，则非有本性是无，即前无后有，从有还无。经云：若法前有后无，则诸佛菩萨便有过罪。若前无后有，亦有过罪。故不同此义也。

第二即色义，亦有二说，一关内之即色义，二支道林之即色游玄义。《中观论疏》举示关内之即色义如下：

一者关内即色义，明即色是空者。此明色无自性，故言即色是空，不言即色是本性空也。此义为肇公所呵。肇公云：此乃悟色而不自色，未领色非色也。

次举示支道林之即色游玄义如下：

次支道林著即色游玄论，明即色是空，故言即色游玄论。此犹是不坏假名而说实相，与安师本性空，故无异也。

《中观论疏》，区别即色义为关内之即色义，支道林之即色游玄义。谓僧肇所破者，关内之即色义。而支道林之即色游玄义，与道安之本性空义无异。然《肇论疏》等，谓僧肇所破者，支道林之即色义。

第三心无义，《中观论疏》举示温法师之心无义如下：

第三温法师用心无义。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此释意云：经中说诸法空者，欲令心体虚妄不执，故言无耳。不空外物，即万物之境不空。肇师评云：此得在于神静，而失在于物虚。破意云：乃知心空，而犹存物有，此计有得有失也。

又《中论疏记》云：

《山门玄义》第五云：第一释僧温著心无二谛论云：有，有形也。



《涅槃图》（明，吴彬绘）。图中佛祖侧卧于娑罗双树下圆寂涅槃。众多佛门弟子、道家神仙、志怪鬼异及凡界男女，纷纷前来吊唁。神情或悲恸，或穆然，或惊诧，与佛祖平和安详的神态形成鲜明对比

无，无像也。有形不可无，无像不可有。而经称色无者，但内止其心，不空外色。

六家七宗者，依《中论疏记》如下：

言六家者，梁释宝唱作《续法论》云：宋释昙济，作六家七宗论，论有六家，分成七宗。一本无宗，二本无异宗，三即色宗，四心无宗，五识含宗，六幻化宗，七缘会宗。今此言六家者，于七宗中，除本无异宗也。有人传云：此言不明，今应云于七宗中，除本无宗，名为六家也。一琛法师本无，二关内即色，余皆同前也。（《中论疏记》第二《肇论疏》卷上《名僧传》第十六）

僧肇所谓本无义，昙济之七宗论，作本无义、本无异义二。吉藏之《中观论疏》，作道安之本无义、琛法师之本无义。依肇论疏本无义，为竺法汰说，故元来只举一家。道安亦有本无义说，昙济取入此第一家中，分为二宗。元本无义，却以为本无异义。吉藏亦承之，而以本无异义为琛法师说。

次识含义，于法兰之弟子于法开，倡识含说，每与支道林争即色空义。庐江何默，申明法开之论难。高平郗超，宣述道林之解答。其识含说如下：

三界为长夜之宅，心识为大梦之主。今之所见群有，皆于梦中所见。其于大梦既觉，长夜获晓。即倒惑识灭，三界都空。是时无所从生，而靡所不生。

次幻化义，竺法汰之弟子昙壹或道壹所立。其说如下：

世谛之法，皆如幻化。是故经云：从本已来，未始有也。

昙壹，博练经义，又善老易，汰尝令破道恒之心无义，据经引理，析驳纷纭。道壹，思彻渊深，时人呼昙壹为大壹，道壹为小壹，相继为时论所宗。

次缘会义，于法兰之弟子于道邃，著缘会二谛论，其说云：

缘会故有，名为世谛。缘散故即无，称第一义谛。

当时宋建康下定林寺僧镜（409——475？），尝入关陇，寻师受法，作实相六家论，述关于二谛之六说如下：

第一家：以理实无有为空，凡夫谓有为有。空则真谛，有则俗谛。

第二家：以色性是空为空，色体是有为有。

第三家：以离缘无心为空，合缘有心为有。



定林寺大雄宝殿。南京方山定林寺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属于金陵名刹、“金陵四十八景”之一。历史上，定林寺分为“上定林寺”、“下定林寺”两处。宋景平二年（423年）慧觉于南京钟山创建“下定林寺”，刘宋元嘉十六年（439年），外国高僧竺法秀在南京钟山紫霞湖一带建“上定林寺”

第四家：以心从缘生为空，离缘别有心体为有。

第五家：以邪见所计心空为空，不空因缘所生之心为有。

第六家：以色色所依之物实空为空，世流布中假名为有。（《肇论疏》卷上）

又南齐汝南周颙，泛涉百家，长于佛理。时京邑诸师，立二谛义，各有不同。乃概括诸家之学说，著三宗论。立空假名、不空假名。以不空假名，难空假名。以空假名，难不空假名。又立假名空难二宗。（《南齐书·列传》第二十一）其书今不传。即所谓三宗者，一不空假名宗，二空假名宗，三假名空宗。其释不空假名如下：

不空假名者，经云色空者，此是空无性实，故言空耳。不空于假色也。以空无性实！故名为空，即真谛。不空于假，故名世谛。

《中观论疏》，谓此与即色义不异。难云：即性无性，一切皆空。岂但空性，而不空假。次释空假名如下：

空假名者，一切诸法，众缘所成，是故有体，名为世谛。析缘求

之，都不可得，名为真谛。

《中观论疏》，谓此与缘会义不异。难云：前有假法，然后空之。还同缘会故有，缘散即无之过。次释假名空如下：

假名宛然，即是空也。

此说即颙所用。《中观论疏》，谓此假名空说，出不真空论。大朗(僧朗)法师，于关内得此义授颙，颙因著《三宗论》。如疏云：

寻周氏假名空，原出僧肇不真空论。论云：虽有而无，虽无而有。虽有而无，所谓非有。虽无而有，所谓非无。如此即非无物也，物非真物也。物非真物，于何而物？肇公云：以物非真物，故是假物。假物，故即是空。

《中观论》于引诸家之空论后，更结论谓：若封执上来有所得，皆须破斥。若心无所寄，皆得用之。而以道安之本无义，支道林之即色义，僧肇之不真空义，周颙之假名空义；为符经论。

第四节　毗昙宗

毗昙宗者，于旧译时代，研究小乘阿毗昙之一派。《高僧传》称安世高，博晓经藏，尤精阿毗昙学，讽持禅经，略尽其妙。《出三藏记

《红衣罗汉图》（元，赵孟頫绘，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图中身着红色袈裟的罗汉盘腿坐于大树下的青石之上，左手前伸，神态安详坚毅，似在说法



集》，记世高出《阿毗昙五法行经》（同品类足论第一五事品）、《阿毗昙七法行经》（今缺）、《阿毗昙九十八结经》（今缺）等。其后，亦此方面称盛。康法朗之弟子令韶，善禅数。竺法深之弟子竺法友，承阿毗昙。竺僧度，著《毗昙旨归》。故迄前秦苻坚之末年，大乘之典未广，而禅数之学甚盛。此时关于禅数之学者，又相次自罽宾来，出众经论，僧伽跋澄其一也。僧伽跋澄（译云众现），罽宾人，备习三藏，特善数（禅数）经，又暗诵《阿毗昙毗昙婆沙》（鞞婆沙），贯其妙旨。常浪志游方，遂以苻秦建元十七年，来长安。十九年，应秘书郎赵政之请，共道安等，译出《鞞婆沙论》（亦云《鞞婆沙阿毗昙》，亦云《广说》）。跋澄口诵经本，昙摩难提录为梵文，佛图罗刹转译，智敏笔受，赵政正义。翌年，再应赵政之请，译出《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跋澄与昙摩难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诵梵本；佛念传译，慧嵩笔受。道安与法和，对校修饰。寻又应赵政之请，与佛陀罗刹等，于长安石羊寺，译出《僧伽罗刹所集经》。俄而关中扰乱，避地东周，姚秦皇初四年，归伊洛。五年秋，应太尉姚旻之请，与佛念共译出《出曜经》。跋澄戒德整峻，虚静离俗，关中僧众，多则而象之。后不知所终。（《出三藏记集》第二第十第十三《高僧传》第一《出曜经》序）

昙摩难提（译云法喜），兜佉勒人，髫年出家，聪慧夙成，遍阅三藏，暗诵《增一阿含》并《中阿含》，博识洽闻，靡所不练。以建元年中，来长安，译出《中增二阿含》。佛念传译，慧嵩笔受，道安与法和，共考正之。后秦建初六年，更为姚旻译出《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又依《历代三宝纪》，此外译出《三法度论》、《僧伽罗刹集经》等。（《出三藏记集》第二第七第九第十三《高僧传》第一）

僧伽提婆（译云众天），罽宾人，兼通三藏，尤善《阿毗昙心》。建元年中；来长安。建元十九年四月，应法和之请，与竺佛念共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与新译之《阿毗达摩发智论》同本），至十月乃讫。翌年，僧伽跋澄，译出《婆须蜜》。又昙摩难提，译出《中增二阿含》及《三法度》等。文义往往愆谬，而道安既寂，关中又大乱，不及改正。后经数年，关东清平，提婆乃与法和，招集门徒，俱适洛阳。四五年间，研讲《阿含》等，遂博明汉语。方知先所出经，多有乖失。乃更译出《阿毗昙心》及《鞞婆沙》，又改定先出众经。寻后秦姚兴，法事

甚盛。于是法和西归，而提婆南渡。慧远闻其至止，即请入庐山。太元中，于般若台，译出《阿毗昙心》及《三法度》。隆安元年，至建康，讲《阿毗昙》，众咸悦悟。更与罽宾沙门僧伽罗叉，重译《中阿含》。此《中阿含》，现不存。《三法度论》，与东晋孝武帝时鸠摩罗佛提译《四阿含暮抄解》同本。（《出三藏记集》第九第十第十三《高僧传》第一）

当僧伽跋澄及昙摩难提等出众经论时，笔受宣译者，竺佛念与慧嵩也。竺佛念，凉州人，洞晓方语，华梵音义，莫不兼解。自安世高支谦以后，莫逾于念。于苻姚二代，为译人之宗。其后自译《菩萨璎珞本业经》、《十住断结经》、《出曜经》、《菩萨处胎经》、《中阴经》等。慧嵩者，当时之学者。

时又有罽宾昙摩耶舍（译云法明），隆安年中，来广州，善诵《毗婆沙律》，时人号为大毗婆沙。义熙年中，入长安。后秦姚兴，深加礼异。适天竺沙门昙摩掘多，亦来关中。因以弘始九年，应姚兴之请，共译出《舍利弗阿毗昙论》，道标为之作序。

次法显，自中天竺得《杂阿毗昙心论》六千偈而归，共佛驮跋陀罗于道场寺译为十三卷。又刘宋元嘉三年，西域沙门伊叶波罗，为北徐州刺史王仲德，于彭城译出《杂阿毗昙心论》，至十卷而辍。同八年，求那跋摩，续译之为十三卷。同十一年，僧伽跋摩又于宋都长干寺，与法云共译出《杂阿毗心昙论》十四卷，焦镜为之作序。此后出《杂心》现存（十一卷），余皆逸失。

时又有沙门道泰，历游西域，得《毗婆沙》之梵本十万偈，东归于凉。会天竺沙门浮陀跋摩，至凉境。道泰闻浮陀跋摩偏善此论，请为翻译。浮陀跋摩乃以承和五年即宋元嘉十四年，于凉州城内苑闲豫宫寺译之。道泰笔受，沙门智嵩、道朗等三百余人，考正文义。元嘉十六年方讫。即《阿毗昙》、《毗婆沙论》，初有一百卷。北凉为魏太武帝所灭时，经书什物，皆被焚荡，遂失四十卷，唯存六十卷，世称《旧婆沙》。

关于本宗之弘传，道安、慧远等，先主倡之。寻僧伽提婆，于建康敷讲之，其后弘传《毗昙》者，依《高僧传》、《续高僧传》，有下列之学者。

慧持——慧远之弟也。……晋卫军琅琊王珣，深相器重。时有西域



雍和宫唐卡——大白伞盖佛母

沙门僧伽罗叉，善诵四含。珣请出《中阿含经》。持乃校阅文言，搜括详定。后还山，少时，豫章太守范宁，请讲《法华》、《毗昙》。（《高僧传》第六）

法业——善大小品及杂心。（《高僧传》第七）

昙斌——晚从南林法业，受《华严》、《杂心》。(同上)

法瑗——后东适建邺，依道场慧观为师，笃志大乘，傍寻数论。(数论者，当时之用语，指有部宗之学说。)(《高僧传》第八)

道渊——众经数论，靡不通达。(《高僧传》第七)

昙鉴——学究群经，兼善数论，闻什公在关，杖策从学。(同上)

僧庄——善涅槃及数论。(同上)

成具——善《十诵》及《杂心》、《毗昙》等。(《高僧传》第十一)

慧隆——善众经及数论。(《高僧传》第七)

道温——年十六，入庐山，依远公受学。后游长安，复师童寿。……善大乘经，兼明数论。(同上)

慧定——善涅槃及毗昙。(同上)

僧嵩——兼明数论。(同上)

僧渊——从僧嵩受《成实论》、《毗昙》。……昙度、慧记、道登，并从渊受业。慧记兼通数论。(《高僧传》第八)

道猛——三藏九部，大小数论，皆思入渊微，无不镜彻。而成实一部，最为独步。(《高僧传》第七)

道慧——善大乘，明数论。(《高僧传》第八)

僧远——时有沙门道慧，高才秀德，声盖海岱。从远受学，通明数论，贯大小乘。(同上)

昙机——善《法华》、《毗昙》。(《高僧传》第七)

僧镜——著《法华》、《维摩》、《泥洹》、《义疏》，并《毗昙玄论》。(同上)



佛陀与二弟子。右为舍利弗，左为目犍连。舍利弗出身婆罗门家庭，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或作鹙鹭子、舍利子。号称“智慧第一”

慧通——制《大品》、《胜鬘》、《杂心》、《毗昙》等义疏。(同上)

慧令——法仙——法最——僧敬——道文——僧贤——并善数论，振名上国。(《高僧传》第八)

僧盛——大明数论，兼善众经。时有……建元寺僧护、僧韶，皆比德同誉。……以《毗昙》著名。(同上)

慧集——随慧基法师受业。……复遍历众师，融冶异说。三藏方等，并皆综达。广访《大毗婆沙》及《杂心》、《犍度》等，以相辩校。故于《毗昙》一部，擅步当时。……沙门僧旻、法云，并名高一代，亦执卷请益。……著《毗昙大义疏》十余万言，盛行于世。(同上)

僧韶——专以毗昙擅业。……白黑钻仰，讲说频仍。……《毗昙》一部，化流海内。(《续高僧传》第五)

法护——多讲经论，常以《毗昙》命家。(同上)

法宠——从长乐寺僧周学，通《杂心》及《法胜毗昙》。(同上)

慧开——初出家，为宣武寺宠公弟子，仍从学《阿毗昙》及《成实论》。(《续高僧传》第六)

智藏——凡讲……《阿毗昙心》等，各著义疏。(《续高僧传》第五)

慧暄——属意《毗昙》并《八犍度》。(《续高僧传》第九)

慧弼——天宫晃公，又敷心论。遂穷神追讨，务尽教源。所以《六足》、《八犍》、《四真》、《五聚》，明若指掌，罔或有遗。(同上)

灵裕——又从安、游、荣等三师，听《杂心义》。(同上)

智脱——又睹强师《成实》及《毗昙论》，分流异派，滥觞必尽。盘根错节，游刃有余。即于大众，便事覆讲。(同上)

净愿——《舍利毗昙》，文旨重隐。……愿执卷披文，泠然洞尽，及造疏十卷，文极该赡。(《续高僧传》第十)

智游——慧嵩——志念——释慧嵩，……高昌国人。……潜蕴玄肆，尤玩《杂心》。……于时元魏末龄，大演经教。高昌王欲使释门更辟，乃献嵩并弟，随使入朝。时智游论师，世称英杰。嵩乃从之，听《毗昙》、《成实》。……及高齐天保，革命维新。上统荣望，见重宣帝。嵩以慧学腾誉，频以法义凌之。乃徙于徐州，为长年僧统。……即隋初志念论师之祖承也。(《续高僧传》第八)

闻西秦有高昌国慧嵩法师，统解小乘，世号毗昙孔子。学匡天下，众

侣尘随。沙门道猷、智弘、晃觉、散魏等，并称席中杞梓，慧苑琳琅。念顾盼从之，成名猷上……前开《智度》，后发《杂心》。……频弘二论，一十余年。……撰《迦延杂心论疏》及《广钞》，各九卷。……受学者，数百人。……并兰菊齐芳，踵武传业。（《续高僧传》第十一）

靖嵩——唯有小乘，未遑详阅。遂从道猷、法诞二大论主，面受《成》、《杂》两宗。……旁探《婆沙》、《迦延》、《舍利弗》等。……撰……《杂心疏》五卷。（《续高僧传》第十）

辩义——初归猷论师，学《杂心》，贯通文义。（《续高僧传》第十一）

道岳——后习《成论》、《杂心》于志念智通二师。备穷根叶，辞义斯尽。……时太白寺慧安者，倜傥多知。……岳友而亲之，便往投造，告所怀曰：《毗昙》、《成实》，学知非好。摄大乘论，诚乃精微。而传自尼公(道尼)，听受又鲜。今从物化，请益无从。中路徘徊，伊何取适。昔天亲菩萨，作《俱舍论》，真谛译之，初传此土，情寄于此耳。……后往京师明觉寺，闭门静故，寻检论文。自读其词，仍洞其义。……遂得释然开发了通弘旨。至于外义伏文，非疏莫了。承三藏本义，并录在南方。……乃重赂遗南道商旅。既冯顾是重，所在追求。果于广州显明寺，获《俱舍》疏本并十八部记，并是凯(慧凯)师笔迹，亲承真谛口传，显明即凯公所住寺也。得此疏本，欣戴仰怀，讽读沉思，忘于寝食。……以三藏本疏，文句繁多。……遂以真谛为本，余则错综成篇。十有余年，方勒成部。合二十二卷，减于本疏三分之二。并使周统文旨，字去意留。（《续高僧传》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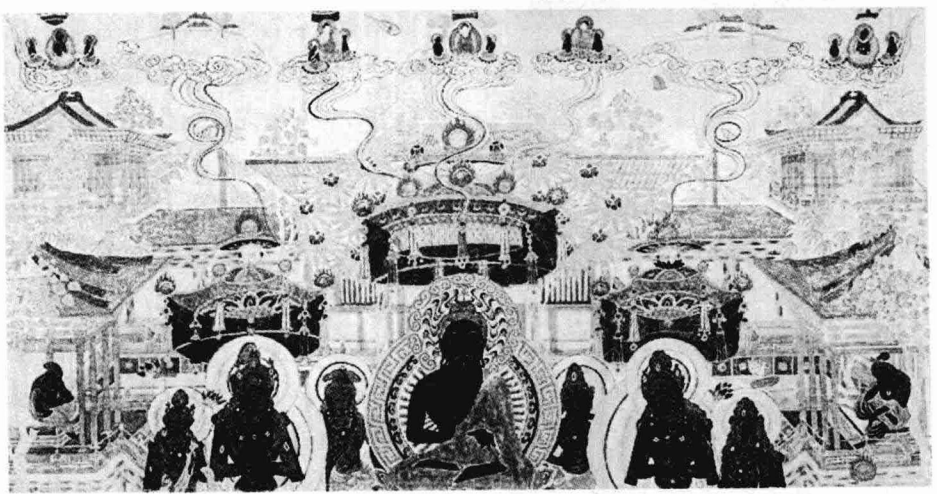
毗昙宗，至慧恺、道岳，遂成俱舍宗。

第五节　汉地沙门之西行求法

此土沙门西行求法者，始于朱士行，渡流沙，至于阗。继则康法朗，发迹张掖，西过流沙，更游诸国，研寻经论。竺法乘，西到敦煌，立寺延学。于法兰、于道邃，适西域，入交州(交趾——安南)。法净、法领，远寻众经，于于阗获《华严》梵本。然犹未至天竺也。

其至南天竺界者，乌衣慧睿。睿出家后，笃学弥至，历游诸国，遂至南天竺界。音译训诂，无不通晓。后还憩庐山，修净业。俄入关中，与道生、慧严等，俱从罗什。既而南适建康，住乌衣寺。尝著《十四音训》，辨经中诸字并众音异同。而西逾葱岭，远届五天者，法显(339——420？)、智严(358——437？)、宝云(375？——449)也。就中，法显尤著。

法显，平阳武阳人，幼而出家，志行明敏，常慨律藏残缺，以姚秦弘始元年即东晋隆安三年，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共发迹长安缅求法天竺。渡沙河，越葱岭，凌积雪，冒寒风。傍峻壁而临深，



《西方净土变》(敦煌壁画，唐)

蹑飞緪而渡险。经六年，历三十余国，方达中天竺僧伽施国。自是遍巡历佛迹，至巴连弗邑(波吒厘子城)摩诃衍僧伽蓝。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于此留三年，学梵书梵语，写律。又从阿育王塔天王精舍优婆塞伽罗，受《方等大般泥洹经》，并求得《摩诃僧祇律》、《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论》、《摩诃僧祇阿毗昙论》。后至摩梨帝国，住二年，写经及画像。寻附商人大舶，至师子国(锡兰)，亦住二年，更求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及《杂藏》等梵本，悉汉土所无。仍附商人大舶，循海而还。冒风波抄贼之难，于耶婆提上陆。停此国五月，又附他商人大舶，泛海趋广州。东

晋义熙九年七月(一说七年又六年或北魏神瑞二年)，达青州。十年(一说十二年)，入东晋之首都建康。十二年，于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共译出《大般泥洹经》六卷。又译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今缺)、《杂藏经》、《杂阿毗昙心论》等。后至荆州，寂于辛寺，年八十六。实中国沙门求法天竺最初之一人。著有《佛国记》，又称《历游天竺记传》，今称《高僧法显传》，自记历游天竺事。与唐玄奘之《大唐西域记》，共为研究印度佛教史之宝贵资料。(《高僧传》第三《高僧法显传》、《出三藏记集》第二第三第八)



《于阗国王供养像》(敦煌莫高窟第98窟)。于阗是西域古王国名，即今新疆和阗(和田)。又作于填、于置、于殿等。印度人称之为屈丹，玄奘音译为瞿萨旦那，意译作地乳，西藏人则称离余国

智严，西凉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志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诰。遂周游西域，进到罽宾即犍驮罗，从佛陀(一作大)先学禅法。寻遇佛驮跋陀罗，要请传法中土，遂共东行，逾沙越险，经数载，方达关中，止长安大寺。未几跋驮罗横为秦僧所摈。严亦出关，憩于山东精舍，坐禅诵经。义熙十二年(一说十三年)，宋武帝伐长安，涂出山东，始兴公王恢，服其高风，启武帝，延请还都，住始兴寺。更于东郊之际，为起枳园寺以居之。元嘉四年，共沙门宝云，译出《普曜经》、《广博严净经》、《四天王经》等。后更泛海，重到天竺，归途至罽宾，无疾而寂，时年七十八。(《高僧传》第三《三藏记集》第十五)

宝云，河北人，一说凉州。弱年出家，精勤有学行。志欲躬睹灵迹，广寻经要。以晋安帝隆安初，

与法显、智严等，先后游西域。涉流沙，逾雪岭。遂历于阗、天竺诸国，遍礼圣迹，又广学梵书，研钻音字训诂。后与慧达、僧景等，共还长安。寻师事佛驮跋陀罗，学禅法。及跋陀罗为秦僧所摈，云亦奔亡。会慧远解其摈事，共归建康，住道场寺。刘宋初元二年，于同寺(一说六合山寺)译出《新无量寿经》(第七译)。晚出诸经，多云所治定。云华梵兼通，音训允正。翻译之妙，独步晋宋。初关中沙门竺佛念，善于宣译，于苻姚二代，显出众经。江左翻传，译梵为宋，莫逾于云。故于晋宋之际，弘通法藏。沙门慧观等，咸友而善之。云性好幽居，寻适六合山寺，译出《佛本行赞经》。初与智严，恒共同出，严既迁化，云后独宣。元嘉二十六年寂，年七十八。(《名僧传抄》第二十六《高僧传》第三《出三藏记集》第二)

闻法显、宝云躬践佛国而兴起者，又有法勇(梵名昙无竭)，幽州黄龙人，幼为沙弥，便修苦行。以宋永初元年，与同志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共适西域。进至罽宾国，停岁余，学梵书梵语，求得《观世音受记经》梵本。复北行至中天竺，涉舍卫，渡恒河。虽屡经危棘，而系念所赍《观世音经》，未尝暂废。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元嘉末年，达于江左。即于扬都，手自宣译。自外并死，唯竭独还。(《高僧传》第三《历代三宝纪》第十《开元释教录》第五)

又有智猛，雍州京兆郡新丰县人，少出家，修业专至。每闻外国沙门说释迦遗迹，又闻方等众经布在西域。常慨然有感，遂以姚秦弘始六年，与同志沙门十五人，共发迹长安，历鄯善、龟兹、于阗诸国，至罽宾。复西南行，至迦维罗卫国。后至华氏国阿育王旧都，访大智婆罗门罗阅宗，与法显同于其家得《大泥洹经》梵本。又访得《摩诃僧祇律》及余经梵本。乃以宋元嘉元年，发大竺。同行诸僧，或退或死，唯与昙纂俱还，于凉州，译出所赍《泥洹经》为二十卷(今不传)。后同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作外国传(今不传)，记所游历。元嘉末，寂于成都。(《高僧传》第三《出三藏记集》第十五)

如是晋宋间西行求法之精神甚盛。

释迦牟尼



迦旃延。古印度阿盘提国婆罗门之子。原出家学“外道”，后从释迦出家。谓能分别诸经，善说法相，称为“论议第一”



迦叶。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人，属婆罗门种姓。谓其苦行有德，少欲知足，常修“头陀行”，称为“头陀行第一”



目犍连。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郊人，属婆罗门种姓。传说其神通广大，称为“神通第一”



富楼那。迦毗罗婆苏人，因善于讲解佛教义理，以辩才出众，称为“说法第一”



阿难陀。略称阿难，意译“欢喜”、“庆喜”。传说佛教第一次结集时，由他诵出经文。谓其长于记忆，称为“多闻第一”

十大弟子



舍利弗。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人，属婆罗门种姓。谓其持戒多闻，敏捷智慧，善讲佛法，称为“智慧第一”



罗睺罗。15岁出家，为佛教有沙弥之始。谓其“不毁禁戒，诵读不懈”，密行超人，称为“密行第一”



须菩提。古印度舍卫国人，属婆罗门种姓。以能深入理解佛法性空，故称为“解空第一”



优婆离。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人，属首陀罗种姓。出家后奉持戒律，无所触犯，称为“持律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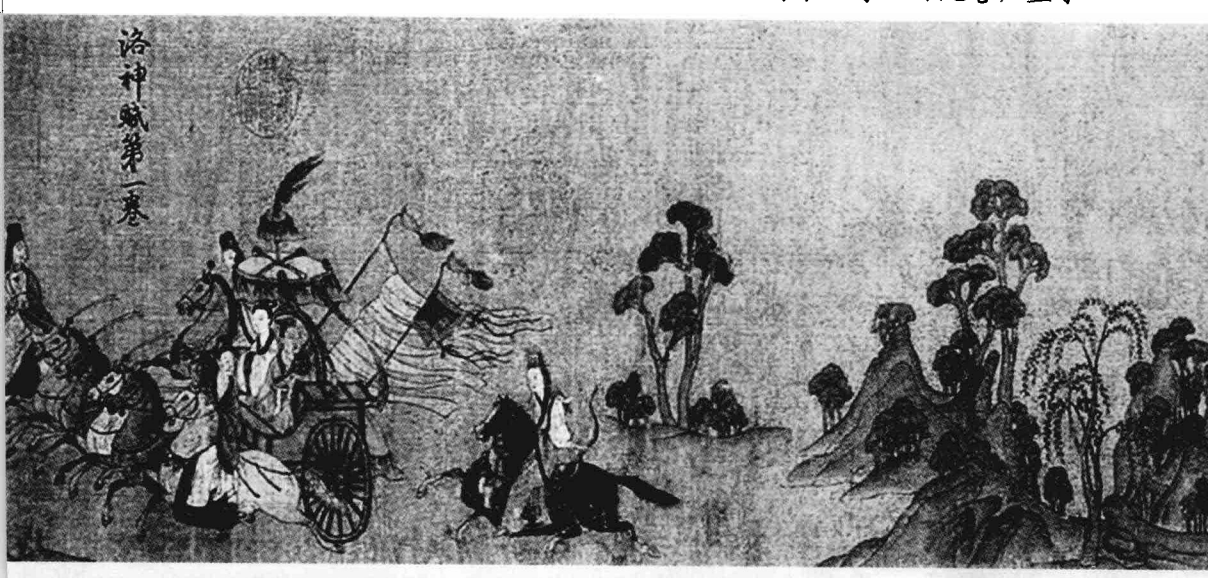


阿尼律陀。传说出家之初，因懈怠贪睡受责，后乃立誓不眠，勤勉精进，得天眼通，能见天上地下六道众生，称为“天眼第一”

第六节　佛道二教之论争

佛道二教之接触及冲突，相传起于后汉明帝，感梦金人，腾兰入洛时。其说载于道宣之《广弘明集》。而《广弘明集》，系转载汉《显宗开佛化法本传》。此传为后世之伪作，如《广弘明集》中，已有“有人疑此传近出，本无角力之事”等语。然《广弘明集》复云：“按《吴书》明费叔才憾死，故传为实录矣。”而《吴书》确有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与摩腾角力之时，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费叔才等，在会自憾而死一说。则此说虽虚诞，不足据为信史，而其伪作之年代，固非甚晚也。如《广弘明集》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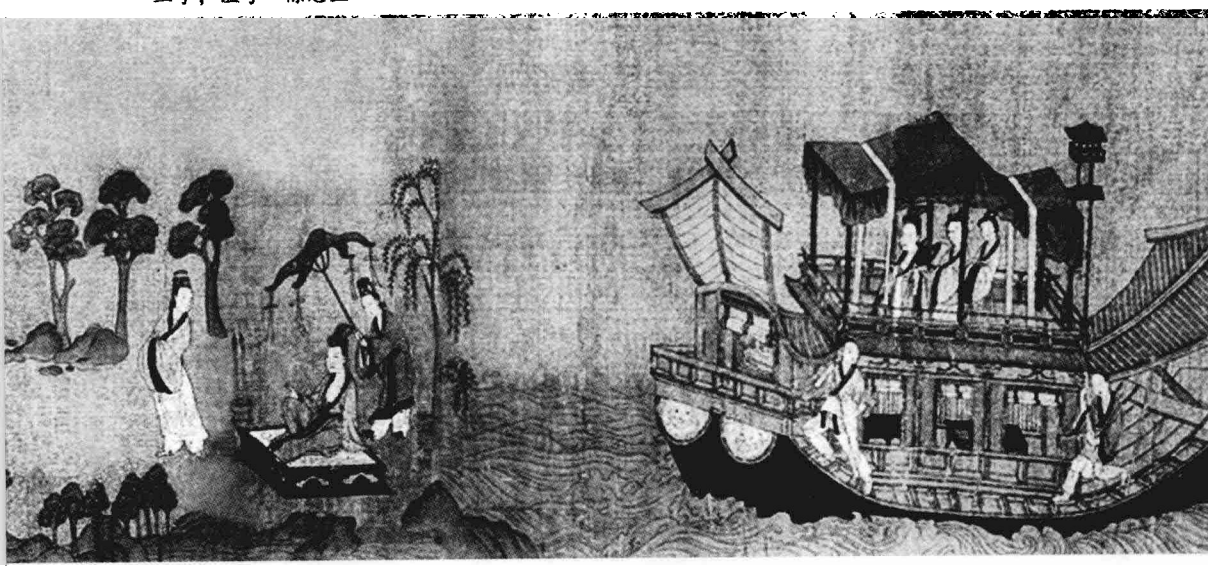
传云：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弃我道法，远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观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窃承陛下弃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说不参华夏。愿陛下恕臣等罪，听与试验。……臣等若比对不如，任听重决。如其有胜，乞除虚妄。敕遣尚书令宋庠引入长乐宫，敕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马寺。道士等便置三坛……各赍《灵宝》、《真文》、《太上玉诀》、《三元符录》等五百九卷，置于



西坛。茅成子、许成子、黄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书二百三十五卷，置于中坛。馔食奠祀百神，置于东坛。帝御行殿，在寺南门。佛舍利经像，置于道西。十五日斋讫，道士等以柴荻和檀沉香为炬……便纵火焚经，经从火化，悉成煨烬。……道士等，相顾失色。……南岳道士费叔才，自憾而死。……时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环如盖，遍覆大众，映蔽日光。摩腾法师，踊身高飞，坐卧空中，广现神变。……大众咸悦，叹未曾有。皆绕法兰，听说法要。……司空阳城侯刘峻，与诸官人士庶等千余人，出家。四岳诸山道士吕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阴夫人、王婕妤等，与诸宫人妇女二百三十人，出家。（《广弘明集》第一）

次《弘明集》，载后汉灵献间，有牟子者，撰《牟子理惑》（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隋书·经籍志》第二十九，亦有牟子二卷，注云，后汉太尉牟融撰。此论以调和三教为职志，而以佛教为至尊至大。就中置佛于道上，置道于儒上。而峻别道家之说与神仙家之说，以神仙不死之说为虚诞。又辟以学佛经为用夷变夏。其书称凡三十七条，实为三十条。牟子之事迹，既极含混，说理又极肤浅。且如以佛教为夷狄之术，以祝发为不合孝子之道，乃至论三教之调和；皆属于东晋以后之事。后汉时代，无此等史实。而《弘明集》所收宋冶城寺慧通之驳顾道士《夷夏论》，其文句与《理惑论》吻合者，达七处之多。故学者中颇有疑此书为

《洛神赋图》（局部，东晋，顾恺之绘）。这幅画是根据曹植著名的《洛神赋》而作的。曹植（192—232），三国时魏国诗人，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字子建。他是曹操第三子，谥号“陈思王”





《老子骑牛图》（宋，晁补之绘，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汉族，楚国苦县（今河南周口鹿邑）人，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

晋末宋初间人伪作者。

次三国时代，魏陈思王曹植，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玩，以为至道之宗极，著《辩道论》，抨击道教之神仙说。又尝游鱼山，闻有声清扬哀婉，乃模其声节，写为梵呗。

次西晋时代，道教徒渐取材佛教，构成其教义。《出三藏记集》，言有道士王浮者，每与沙门帛法祖，争佛道二教邪正。浮屡屈，乃作《老子化胡经》，（《佛祖统记》第三十六注云“补注云其文本一卷其徒增为十一卷”）以诬谤佛法。然《后汉书·襄楷传》，已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等语。注云：“或言，当时言也。老子西入夷狄始为浮屠之化。”故此说之由来甚古。

次南北朝宋文帝时代，所谓黑衣宰相慧琳，尝作《黑白论》，一名《均善论》，与佛理违戾，为众所排摈。何承天党慧琳，作《达性论》，谤佛教。宗炳难《白黑论》，颜延之难《达性论》；往反论辩。又当时并以后，神灭神不灭论、三世之有无、因果应报之真伪论，论争甚烈。

关于佛道二教之论争，《夷夏论》，为道教徒最有力之武器。即以道教为中夏固有之宗教，而佛教为夷狄之术；弃道归佛，为变夏从夷。先是后赵石虎时，中书著作郎王度，倡一种《夷夏论》。言“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

诸华所应祠奉。”其后东晋之蔡谟，大主张之。言“佛者夷人，唯闻变夷从夏，不惟变夏从夷”。然道教徒而倡《夷夏论》者，始于齐吴郡道士顾欢，欢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毁，作《夷夏论》，一时颇耸动学者之耳目。如《广弘明集》云：

顾欢，吴郡人，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毁。欢著《夷夏论》以统之。略云：在佛曰实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佛则在夷，故为夷言。道既在华，故为华语。独立不改，绝学无忧，旷劫诸圣，共遵斯一。老释未始分，迷者分未合。亿善遍修，修遍成圣。虽十号千称，终不能尽。然其文中，抑佛而扬道。斯门人也，不足评之。（《广弘明集》第七）

又朱广之《咨顾道士文》中，引顾欢之说云：

论（《夷夏论》）云：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说。又以中夏之性，不可效西戎之法。

《广弘明集》，又言张融《门律》（《南齐书》作《问律》），意亦同欢。破顾道士《夷夏论》者。明僧绍之《正二教论》（注云道士有为《夷夏论》者作此以正之），谢镇之之《析夷夏论》（与顾道士、重书与顾道士），朱昭之之《难夷夏论》，朱广之之《咨夷夏论》（疑《夷夏论》咨顾道士），冶城慧通之《驳夷夏论》（驳顾道士《夷夏论》），广陵僧敏之《戎华论》（折顾道士《夷夏论》）；论辩纵横。（《弘明集》第六第七）

是等论争，至魏太武帝、周武帝，道教徒遂借帝王之力，扫荡佛教。而周武帝时，有甄鸾之《笑道论》，道安之《二教论》，抨击道教。《集古今佛道论衡》全部及《弘明集》、《广弘明集》之大部分，佛道二教之论争史也。

第七节　华严初期之讲解流通

佛驮跋陀罗译出《华严经》后，讲解流通之者不鲜。南林寺法业，肇讲此经，著《华严旨归》二卷，显此经一部之大纲。北齐玄畅制疏，始随文作释。其后北齐刘谦之，后魏灵辨，又齐邺下大觉寺慧光、僧

范，邺中昙遵，洛州昙衍，或讲或疏，盛弘此经之幽旨。就中法业之《华严旨归》，为此土弘通《华严》之滥觞，亦《华严》末释之嚆矢。而慧光分一代佛教为渐顿圆三教，为以《华严》为圆教之初。而华严宗之初祖杜顺所祖述也。然此等章疏，皆已散逸。

法业——后遇天竺沙门佛驮跋陀罗，乃请释《华严》，亲从笔受。筹咨义理，无替晨夕。……既躬受梵文，又陶冶精至。推宗扣问，日有其伦。遂敷弘幽旨，郁为宗匠。沙门昙斌等数百人，服膺北面，钦承雅训。……以希声初启，未遑曲尽，但标举大致而已。撰《旨归》两卷，见行于世。（《华严经传记》卷二）



《补衲图》（宋，刘松年绘，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中一老僧坐在禅榻上，手拿针线，亲自补衲。旁边的青年僧人则专注地注视着老僧，目光中充满了对师父的崇敬之情

玄畅——本名慧智，后遇玄高，事为弟子。高每奇之，事必共议，因改名玄畅，以表付嘱之旨。……初华严大部，文旨浩博。终古以来，未有宣释。畅乃竭思研寻，提章比句，传讲迄今，畅其始也。（《高僧传》第八）

智炬——少事神僧昙无最。……先读《华严经》数十遍，至于义旨，转加昏膜，常怀怏怏，晓夕增其恳到。……昔年疑滞，一朝通朗。……遂周流讲说，五十余遍，有疏十卷。（同上）

刘谦之——专业《华严》……制《华严论》六百卷。（《华严经感应传》）

灵辨——后魏（孝明帝）熙平元年（梁武帝天鉴十五年）……正月起笔……敬造《华严论》，演义释文，穷微洞奥。……神龟三年（梁武帝普通元年）秋九月，其功乃毕。略经广论，凡一百卷。首尾五年，成就十帙。……孝明皇帝敕曰：其论是此土菩萨所造，付一切经藏，则上目录，分布流行。弟子道昶、灵源、昙现

等……乃与清信君子，敬写净本，流布道俗。（《华严经传记》第一）

慧光——后更听《华严》，深悟精致。……乃当元匠，恒亲讲授。……有疏四卷，立顿渐圆三教，以判群典。以《华严》为圆教，自其始也。（《华严经传记》第二）

《十地》者，《华严》之一部。《十地经》之译本，有竺法护之《渐备一切智德经》，罗什之《十住经》（罗什译十地为十住）及《十住毗婆沙论》。讲说《十地》者，有宋昙斌、慧亮，齐弘充、僧慧，梁宝亮、僧旻、智藏等。

昙斌——晚从南林法业，受《法华》、《杂心》。……初止新安寺，讲《小品》、《十地》。（《高僧传》第七）

慧亮——讲《法华》、《大小品》、《十地》等。（同上）

弘充——每讲《法华》、《十地》，听者盈堂。（《高僧传》第八）

僧慧——事昙顺为师……能讲《涅槃》、《法华》、《十住》、《净名》、《杂心》等。（同上）

讽诵《十地》者，有宋慧庆、慧果，齐慧豫等。善《十地》者，有与宋法瑶同时之昙瑶，宋僧导之弟子齐僧钟。作《十地疏记》者，有道安之弟子僧卫（作《十住经含注》），罗什之弟子道融，齐昙迁，北齐法安、僧范、慧顺、法上，梁智藏等；今并不传。

又南地有三论宗之僧朗，及朗弟子僧诠，诠弟子法朗等；兼弘华严。

第八节　律部之翻译及弘通

与南地之译出《僧祇律》同时，北地译出《十诵律》。《十诵律》者，萨婆多部所传之广律也。总自《十诵》成，故有此称。先是罽宾沙门弗若多罗，备通三藏，而专精《十诵律》，以秦弘始中来长安，罗什亦厚相崇敬。弘始六年，于逍遥园，诵出《十诵律》之梵本，罗什为之传译，《十诵》之中，文始过半，而多罗寂，中途而废。同七年，西域之昙摩流支来长安，亦善毗尼。庐山慧远，闻流支赍此律本自随，走书关中，劝流支出而足成之。流支既得远书及姚兴敦请，遂诵出余分。



『华严三圣』。华严三圣即《华严经》所指华藏世界之三位圣者：主尊：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法身佛）；左侧：普贤菩萨；右侧：文殊师利菩萨

罗什译之为五十八卷，《十诵》都毕，研详考核，条制审定。而罗什临寂，犹以文繁未及删治为恨。此此土传译广律之嚆矢也。又同八年，罗什从学《十诵律》之卑摩罗叉，来长安。罗什寂后，叉乃出游关左，住寿春石涧寺，盛阐毗尼，又重校罗什所译之《十诵律》，开为六十一卷。改最后之一诵为毗尼诵。后于江陵之辛寺讲之。叉既通汉语，学徒如林。律藏自是大兴。叉又应道场慧观问，说律要。慧观记之为杂问二卷。僧尼披习，竞相传写。宋齐梁间，明《十诵律》者，有如下列。

僧业——游长安，从什公受业。见新出《十诵》，遂专工此部。……昔什公在关，未出《十诵》，乃先译戒本。及流支入秦，方传大部。故戒心之与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异。业乃改正，一依大本。……业弟子慧光，袭业风轨。（《高僧传》第十一）

僧璩——出家为僧业弟子。总锐众经，尤明《十诵》。……宋孝武钦其风闻，敕出京师为僧正悦众。……述《胜鬘文旨》，并撰《僧尼要事》两卷。（同上）

昙斌——值僧业讲十诵，餐听少时，悟解深入。（《高僧传》第七）

慧询——受学什公，研精经论，尤善《十诵》、《僧祇》。乃更制条章，义贯终古。宋永初中，还止广陵，大开律席元嘉中，至京，止道场寺。寺僧慧观，亦精于《十诵》，以询德为物范。（《高僧传》第十一）

慧猷——具戒以后，专精律禁。时……卑摩罗叉，来适江陵。……猷从之受业，沉思积时，乃大明《十诵》，讲说相续。……后……著《十诵义疏》八卷。（同上）

法颖——十三出家，为法香弟子。……与同学法力，俱以律藏知名。……孝武南下……以颖学业兼明，敕为都邑僧正。……撰《十诵戒本》并《羯磨》等。（同上）

僧隐——常游心律苑，妙通《十诵》。……闻西凉州有玄高法师，禅慧兼举，乃负笈从之。于是学尽禅门，深解律要。……顷之东下，止江陵琵琶寺，咨业于慧彻（慧远弟子）。……研究少时，备穷经律。（同上）

成具——时江陵上明寺，复有成具律师，亦善《十诵》及《杂心》、《毗昙》等。（同上）

超度——善《十诵》及《四分》，著《律例》七卷。（同上）

智称——专精律部，大明《十诵》。……后东下江陵，从隐（僧隐）

具(成具)二师，更受禅律。值义嘉构乱，乃移居京师，遇颖公(法颖)于兴皇讲律，称咨决隐远，发言中诣。……后……开讲《十诵》……著《十诵义记》八卷，盛行于世(齐梁)。弟子僧辩等，树碑于安乐寺。称弟子聪超(法超)二人，最善毗尼。(同上)

僧祐——年十四，至定林，投法达法师。达亦戒德精严。……及年满具戒。……受业于沙门法颖，颖既一时名匠，为律学所宗。祐乃竭思钻求……遂大精律部。……宣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初祐集经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为《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同上)

法超——晚从安乐寺智称，专攻《十诵》。……帝谓律教，乃是象运攸凭，觉慧阶渐。……欲使僧尼于五篇七聚，导意奖心，以超律学之秀，敕为都邑僧正。(《续高僧传》第二十一)



《十方佛》。佛经云：东、西、南、北、东北、东南、西南、西北、上、下十方都各有佛刹，称十方佛刹。十方佛刹，即十方佛的国土，也即整个宇宙。据《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念十方佛品第十一》记载，十方佛分别是：东方善德佛、南方栴檀德、西方无量明佛、北方相德佛、东南方无忧德佛、西南方宝施佛、西北方华德佛、东北方三乘行佛、上方广众德佛、下方明德佛



道禅——闻齐竟陵王，大开禅律，盛张讲肆。千里引驾，同造金陵。皆是四海标领，人雄道杰。禅传芳藉甚，通夜不寐。思参胜集，簉奉真诠。乃以永明之初，游历京室，住钟山云居下寺，听掇众部，偏以《十诵》知名。(同上)

昙瑗——以戒律处世住持为要，乃从诸讲席，专师《十诵》。功绩既著，学观斯张。……著《十诵疏》十卷《戒本》、《羯磨疏》各两卷。(同上)

智文——值奉诚僧辩，威德冠众，解行冠物。传业之盛，独步江表；推其领袖，则大明彖公。文初依辩学，后归彖下。《十诵》诸部，罔弗通练。……又与真谛同止晋安，故得讲译都会，交映法门。……讲《十诵》八十五遍，《大小乘戒心》、《羯磨》等二十余遍，……著《律义疏》十二卷，《羯磨疏》四卷，《菩萨戒疏》两卷。……学士分讲者，则宝定、慧峙、慧嶷、智昇、慧觉等。唯道志、法成，双美竹箭，拥徒建业。(同上)

道成——大同之初，栖游京辇，受业奉诚寺大律都沙门智文，《十诵》才经两遍，年未逾立，别肆开筵。……讲《十诵律》、《菩萨戒》、《大品》、《法华》诸经律等一百四十遍。……著《律大本》、《羯磨》诸经疏三十六卷。……学士慧藏、法祥等，并游方讲说，法轮常转。(同上)

次罽宾之佛陀耶舍(释云觉明)，共竺佛念，于北地译出《四分律》。《四分律》者，《昙无德》(法正)部所传之《广律》也。总大别为《四分》，故有此称。耶舍深达经致，罗什尝从受学，闻其至姑臧，劝姚兴迎之。其译出《十住经》，常共相征决，辞理方定。弘始十二年(一说十年)，译出《四分律》，并《长阿含经》。义熙八年，至庐山，预莲社。后辞还本国。得《虚空藏经》一卷，致之凉州诸僧。(《高僧传》第二《出三藏记集》第三《东林十八高贤传》)明《四分律》者，初唯兼善《十诵》之超善。至法聪、道覆，始专弘《四分》，因以开四分律宗，即所谓律宗。而慧光以后，《四分》之研究始盛，兹略陈《四分》之学者如下：

超善——善《十诵》及《四分》，著《律例》七卷。(《高僧传》第十一)

法聪——《四分》译已经六十余年，至元魏第六主孝文帝之世，有北台法聪律师，本学《僧祇》，开通精研。然穷初受，部依《昙无》（昙无德）。辍《僧祇》讲，初弘《四分》。受随相契，事归一揆。然是口授，未载简牍。道覆以后，造疏释文。（《律宗纲要》）

道覆——慧光——先是《四分》未广宣通，有道覆律师，创开此部，制疏六卷，但是科文。至于提举宏宗，无闻于世，故光之所学，唯据口传……乃往本乡，进受具足，博听律部。……《四分》一部，草创基兹。……又再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纸……并《羯磨戒本》，咸加删定。（《续高僧传》第二十一）

道云——学士道云，早依师禀，奉光遗令，专弘律部，造疏九卷。（同上）

道晖——又光门人道晖者，连衡云席。……略云所制，以为七卷。间以意会，《犍度》推焉。故谚云云公头，晖公尾，洪理中间著所以；是也。（同上）

洪理——著钞两卷，时共同秘。后为沙门智首，开散词义。更张纲目，合成四卷。（同上）

昙隐——及年满受具，归宗道覆，而听律部。精励弥久，穿凿逾深。后从光公，更采精要，陶染变通，遂为光部之大弟子也。……弘播戒宗，五众师仰。……时有持律沙门道乐者，行解相兼，物望同美。……故邺中语曰：律宗明略，唯有隐乐。……著钞四卷，门人成器者十余。（同上）

道云、道晖之弟子，有靖嵩、洪遵，而专学律部者，洪遵也。《僧祇》之讲学，由洪遵而代以《四分律》，浸至绝唱。同时又有道洪、法胜、洪渊等，并以律学著名。《续高僧传》，记洪遵之弘扬《四分》如下：

先是关内，素奉《僧祇》。习俗生常，恶闻异学。乍讲《四分》，人听全稀。……遵欲广流法味，理任权机。乃旦剖法华，晚扬法正。来为开经，说为通律。屡停炎燠，渐致附宗。开导《四分》，一人而已。迄至于今，《僧祇》绝唱。（《续高僧传》第二十一）

通常作道云之下，有道洪、洪遵。道洪之下，有智首。洪遵之下，有洪渊。道洪之弟子，又有慧琏、慧休、道杰等。洪遵之弟子，又有慧

朗、玄琬等。又从慧光受具，魏齐二代，历为统师之法上；其弟子法愿，当时有律虎之称。法愿之弟子，有道行、道龛。如《法愿传》云：

后乃仰踪波离，专精律部。纲罗佛治，舟径僧猷。自东夏所传四部律本，并制义疏，妙会异同。当有齐之盛，律徒飙举。法正一部，各竞前驱。云公创叙纲模，晖上删其纤芥。法愿霜情启旦，孤映群篇。挫拉言初，流威灭后。所以履历谈对，众皆杜词。故得立破众家，百有余计，并莫敢当其锋锐也。时以其彭亨罕敌，号之为律虎焉。……所制律疏，唯《四分一本》十卷，《是非钞》两卷见存。（《续高僧传》第二十一）



《大士像》（绢本，宋，贾师古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此图中观音大士取斜倚之姿，秀发飘逸，将手中宝瓶倾斜，琼液流溢而成一朵白莲

此外与昙隐并称通律持律之道乐，其师承不详，然法上其弟子也。

《摩诃僧祇律》，又单云《僧祇律》，译云《大众律》，大众部所传之广律也。佛驮跋陀罗，共法显译出《僧祇律》后，行于南北两地。宋慧询、道营、慧祐，善之。齐慧光，隋灵藏、洪遵等，各讲习之。就中专攻僧祇者，道营、慧祐。而灵藏者，僧祇学史上最后之一人也。

道营——依观（慧观）询（慧询）二律师，咨受毗尼，偏善《僧祇》

一部。……庄严道慧(成实学者)，冶城智秀(涅槃学者)，皆师其戒范。(《高僧传》第十一)

慧祐——厉身苦节，精寻律教。齐初，出入东山，讲《摩诃僧祇部》。(同上)

灵藏——依隋和上颖律师而出家焉。藏承遵出要，善达持犯。《僧祇》一部，世称冠冕。(《续高僧传》第二十一)

次罽宾之佛陀什(译云觉寿)，共于阗沙门智胜，译出《五分律》。《五分律》者，弥沙塞部所传之广律也。总自五分成，故有此称。什少受业于弥沙塞部，专究律部，兼达禅要。宋景平元年，来扬州，寻入建业，于龙光寺，译出法显将来未译之《弥沙塞律》。时什执梵文，于阗沙门智胜传语，道生、慧严等更互笔受，参正文理。至二年十二月方讫，即《五分律》是也。寻又于大部抄出《戒心》并《羯磨文》等。(《出三藏记集》第二《高僧传》第三《历代三宝记》第十)《五分律》译出后，其弘通不盛。



般若佛母。由《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以及《般若心经》中所出，以三世一切诸如来皆依般若妙智悟道证觉故，称其为能出三世诸佛大佛母。其身为金黄色，一面四臂，头戴宝冠，身严众宝璎珞，天衣彩裙，相好庄严，报身仪范，以金刚双跏趺姿坐于莲花月轮上

《十诵》、《四分》、《僧祇》、《五分》，共小乘律。说大乘戒者，竺佛念译《菩萨璎珞本业经》，鸠摩罗什译《梵网经》，昙无谶译《菩萨地持经》，求那跋摩译《菩萨善戒经》、《梵纲说杀等十重禁戒》、《不敬师友等四十八

经戒》。然此经传译之史实不明，诸家经录，多入疑品。《璎珞》实大乘律典之最古者，说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三聚净戒。八万四千法门，为摄善法戒。慈悲喜舍，为摄众生戒。十波罗夷，为摄律仪戒。毕竟一切佛法，皆摄戒中。此《璎珞》之三聚净戒说，盖此土传译之大乘戒中有三聚说之最初。于此，所谓摄律仪戒，该当一般之戒律。然他诸经论等，皆以二百五十五百当摄律仪。此璎珞全然不取小乘之律仪，摄律仪戒之内容，为《十重禁戒》。《地持》、《善戒者》、《瑜伽菩萨》地之异译，虽同说三聚净戒，然摄律仪戒，与小乘戒同，内容为七众戒。

第九节　三论四论初期之讲解流通

鸠摩罗什，译出《大品般若经》、《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又译出龙树、提婆二菩萨传，因以开三论宗。其门下讲习三论者，有僧肇、道融、僧睿、僧导、昙影等。就中僧肇，称解空第一。肇初爱好玄微，每以老庄为心要。后读旧译《维摩经》，欢喜顶受，遂入佛教，善方等大乘，兼通三藏。寻鸠摩罗什来姑臧，往从之。姚秦弘始三年，伴什还长安。禀姚兴之命，与僧睿等，共于逍遥园，详定经论。弘始六年，罗什译出《大品般若经》之后，著《般若无知论》呈什。什读之称善，慧远亦叹为未尝有。后又著《不真空论》、《物不迁论》、《注维摩经》等及罗什寂后，翘思弥厉，乃博采众经，著《涅槃无名论》。后世收录其宗本义，并《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题为肇论。此外有《宝藏论》，并诸经论序。此中《不真空论》，为三论宗之渊源。

道生，依竺法汰出家，俊思奇拔。寻入庐山，幽栖七年，预白莲社。常以慧解为入道之要，故钻仰群经，斟酌杂论。时鸠摩罗什在长安，传译经论。乃与慧睿、慧严、慧观，共往师事之，具受其学。后还建康，住青园寺，既达龙树、提婆之源要，慨当时之学者，尚滞经文，鲜见圆义。于是校练空有，研思因果，立善不受报及顿悟义，著《二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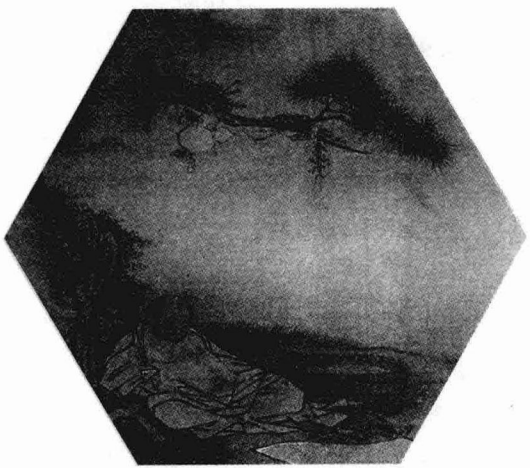
论》、《佛性当有论》、《法身五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然道生后半期所致力者，《涅槃经》也。

僧睿，少怀离尘之志，至年十八，出家为僧圣弟子。尝听僧朗讲《放光般若经》，屡有质难，朗叹其贤。年二十四，历游诸国，处处讲说，听者成群。常慨禅法未传，及姚秦弘始三年，罗什来长安，从受禅法，且请译出《坐禅三昧经》。此经乃从鸠摩罗陀、马鸣、婆须密、僧伽罗叉、沤波崛、僧伽斯那、勒比丘等众家之禅要中，抄集所出，亦称菩萨禅。睿既获之，日夜修习，精练不怠。其后著《大智度论》、《十二门论》、《中论》等诸序，并著《大品》、《小品》、《法华》、《维摩》、《思益》、《自在王》、《禅经》等序。其《百论》序，所序者，弘始四年之初译本。初罗什虽亲译《百论》，而方言未融，为安城侯姚嵩所指摘。弘始六年，集理味沙门，与什考校正本，僧肇为之作序。什所翻经，睿并参正。其翻《正法华经》，



龙树菩萨。生于佛灭度后七八百年(公元二世纪)，南印度维达婆国婆罗门家庭。龙树菩萨是大乘佛教基础的奠定者、理论的弘扬者，中观派创始人。其著作被鸠摩罗什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成为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基础，被誉为“八宗共祖”

至受决品，以竺法护本《正法华经》云：天见人，人见天。言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睿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遂用其文。后《成实论》译成，令睿讲之。什谓睿曰：此争论中，有七处文破毗昙，而在言小隐。若能不问而解，可谓英才。又谓吾传译经论，得与子相值，真无所恨。睿善摄威仪，弘赞经法，常回此诸业，愿生安养。



《憩寂图》（绢本，宋，逸名绘，上海博物馆藏）。图中描绘一名僧人袒腹、结跏趺坐于松根之上，面前杂设纸笔，状似凝思

道融，汲郡林虑人，十二岁出家，至三十岁，才解英绝，谙内外经书。闻罗什在长安，往从之。受姚兴之命，入逍遥园，参正详译。因请什译出《菩萨戒本》。后什译《中论》，始成二卷，融便就讲之，剖析文言，预贯终始。又令讲新译之《法华经》，为之赞叹曰：佛法之兴，融其人也！后还彭城，常讲说相续。著有《法华》、《大品》、《金光明》、《十地》、《维摩》等义疏，今皆不传。

昙影者，《正法华》及《光赞般若》之学者也。后入关中。及罗什至长安，影往从之，姚兴敕住逍遥园，初助什译经。《成实论》之译成也，凡争论问答，皆次第往反。影恨其支离，乃分之为发、苦、集、灭、道五聚。后著《法华义疏》，更注《中论》，数青目释之四失。

僧导，长安人，十岁出家，从师学《法华经》。至年十八，博读诸典。受具后，学识益进，该通禅律经论。及什译出《经论》，并参议详定。既而谋猷众典，博采真俗，著《成实论》并《三论》之义疏，及《空有二谛论》等。后于寿春，建东山寺，常讲说经论，受业者千有余人。会魏太武帝，毁灭佛法，沙门避难投之者数百人。及宋孝武帝即位，奉诏住建康中兴寺。后辞还寿春。此外三论之学者，有如下列。

昙济——河东人也，十三出家，为导法师弟子，住寿阳八公山东

寺。……以宋大明二年过江，住中兴寺。……著《七宗论》。（《名僧传》第十六）

时庄严复有昙济昙宗，并以学业才力，见重一时。济述《七宗论》，宗著《经目》及《数林》。（《高僧传》第七）

僧钟——鲁郡人，十六出家。……尝至寿春，导公见而奇之。……后……讲《百论》，导往听之，乃谓人曰：后生可畏，真不虚矣！钟妙善《成实》、《三论》、《涅槃》、《十地》等。后南游京邑，止于中兴寺。（《高僧传》第八）

僧庆——时中兴寺，复有僧庆、慧定、僧嵩，并以义学显誉。庆善《三论》，为时论所宗。……（《高僧传》第七）

僧睿——善《三论》，为宋文所重。（同上）

慧整——特精《三论》，为学者所宗。（同上）

觉世——善于《大品》及《涅槃经》，立不空假名义。（同上）

智林——著《二谛论》及《毗昙杂心记》，并注《十二门论》、《中论》等。（《高僧传》第八）

玄畅——又善于《三论》，为学者之宗。（同上）

慧次——频讲《成实》及《三论》。……永明八年，讲《百论》，至《破尘品》，忽然从化。（同上）

第十节　法华初期之讲解流通

《法华》有三译，一西晋竺法护译，称《正法华经》。二姚秦鸠摩罗什译，称《妙法莲华经》。三隋阇那崛多及达摩笈多共译，称《添品妙法莲华经》。而关于《法华》之研究，罗什以前，已有竺法深等。依《高僧传》，竺法深，讲《法华》、《大品》，既蕴深解，复能善说。于法开，善《放光》及《法华》。竺法崇笃志经记，而尤长《法华》一教，著有《法华义疏》。竺法深之弟子竺法义，游刃众典，尤善《法华》。竺法旷以《法华》为会三之旨，《无量寿》为净土之因，常吟咏二部，有众则讲，独处则诵。此《正法华》之学者也。弘始八年，罗什

于长安大寺，译出《妙法莲华》，其门下或讲之，或著注疏解释，敷扬甚茂，于是取《正法华》而代之。什门之新法华学者，有如下列。

昙影——能讲《正法华》及《光赞般若》。……什后出《妙法华经》，影既旧所命宗，特加深思，乃著《法华义疏》四卷。（《高僧传》第六）

道融——什又命融令讲《新法华》，什自听之，乃叹曰：佛法之兴，融其人也！……所著《法华》……等义疏，并行于世。（同上）



《行脚僧图》（敦煌绢画，唐代，佚名绘，大英博物馆藏）。此高僧高鼻、深目、长眉花白，衣衫褴褛，脚穿草鞋，手牵一虎，做长途跋涉劳累的样子，但是神情十分虔诚、执著，表现了一位高僧不畏艰辛，向西求取真经的无畏气概

僧睿——昔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受决品云：天见人，人见天。什译经至此，乃言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睿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并著……《法华》……等序。（同上）——什译才毕，睿便讲之，开为九辙，时人呼为九辙法师。一者昏圣相扣辙，即序品是。次有七辙，即是正宗。一者涉教归真辙……二者兴类潜彰辙……三者述穷通昔辙……四者彰因进悟辙……五赞扬行李辙……六本迹无生辙……七举因征果辙。……八称扬远济辙，即随喜去讫，经属流通也。（《妙法莲华经文句》第八下《法华文句记》第八之四）



《药师佛像》（水陆画）。药师佛又作药师如来、药师琉璃光王如来、大医王佛、医王善逝、十二愿王,为东方净琉璃世界之教主。此佛于过去世行菩萨道时，曾发十二大愿，愿为众生解除疾苦，使具足诸根，趋入解脱，故依此愿而成佛，住净琉璃世界，其国土庄严如极乐国

慧观——著《法华宗要序》，以简什。什曰：善男子，所论甚快。（《高僧传》第七）

道生——专志讲《法华经》，著《义疏》二卷。（《法华经传记》卷二）

什门学者之《法华》注疏，现存者，唯道生之《妙法莲华经疏》。而此疏，述记罗什之学说者也。疏中分释迦如来一代之教法，为善净、方便、真实、无余、四法轮，而以《法华》为真实，为无余。如疏云：

始于道树，终于泥日，凡说四种法轮。一者善净法轮，谓始说一善，乃至四空；令去三涂之秽，故谓之净。二者方便法轮，谓以无漏道品，得二涅槃；谓之方便。三者真实法轮，谓破三之伪，成一之美；谓之真实。四者无余法轮，斯则会归（会三归一）之谈，乃说常住（法身常住）妙旨；谓无余也。

又译经题云：

此经以大乘为宗。大乘者，谓平等大慧。始



于一善，终乎极慧是也。平等者，谓理无异趣，同归一极也。大慧者，就终为称耳。若统论始末者，一豪(豪与毫同)之善皆是也。乘者，理运弥载，代苦为义也。妙者，若论如来，吐言陈教，何经非妙？所以此经偏言妙者，以昔权三之说非实，今云无三，斯则言当理惬，无昔虚伪，谓之妙耳。法者，体无非法，真莫过焉。莲华者，嗟兹经也。然器象之妙，莫逾莲华。莲华之美荣在始敷。始敷之盛，则子盈于内，色香味足谓之芬陀利。无三之唱，事同之也。虚谈既亡，真言存焉。诚言既播，归一之实，显乎其中矣。经者，世之经纬，成自素帛。斯之经纬，显乎行者真光之彩也。

慧观之《法华宗要序》，义旨与此略同，由此可以窥见罗什《法华》学说之一斑。此外，依《高僧传》、《续高僧传》所载，有下列之《法华》学者。

僧含——著……《法华宗论》等。(《高僧传》第七)

昙谛——讲……《法华》、《大品》、《维摩》各十五遍。(同上)

梵敏——数讲《法华》、《成实》。(同上)

慧亮——讲《法华》、《大小品》、《十地》等。(同上)

法瑶——著《涅槃》、《法华》、《大品》、《胜鬘》等义疏。(同上)

僧镜——著《法华》、《维摩》、《泥洹》义疏。(同上)

求那跋摩——开讲《法华》及《十地》。(《高僧传》第三)

昙机——善《法华》、《毗昙》。(《高僧传》第七)

道慈——善《维摩法华》。(同上)

道登——善《涅槃》、《法华》。(《高僧传》第八)

闻徐州有僧药者，雅明经论，挟策从之，研综《涅槃》、《法华》、《胜鬘》。(《续高僧传》第六)

昙度——备贯众典，《涅槃》、《法华》、《维摩》、《大品》，并探索微隐，思发言外。(《高僧传》第八)

弘充——讲《法华》、《十地》。(同上)

僧印——从慧龙咨受《法华》。龙亦当世著名，播于《法华》宗旨。……印……虽学涉众典，而偏以《法华》著名。讲《法华》凡二百五十遍。(同上)

僧慧——能讲《涅槃》、《法华》、《十住》、《净名》、《杂

心》等。(同上)

慧基——吴国钱塘人……善《小品》、《法华》、《思益》、《维摩》、《金刚般若》、《胜鬘》等经。……司徒文宣王，钦风慕德，致书殷勤，访以《法华》宗旨。基乃著义疏，凡有三卷。及制《门训义序》三十三科，并略申方便旨趣，会通空有二言。(同上)

宝亮——讲……《法华》……近十遍。(同上)

法云——初于妙音寺，开《法华》、《净名》二经，序正条源，群分名类。……初云年在息慈，雅尚经术。于《妙法华》，研精累思，品酌理义，始末照览。……尝于一寺，讲敷此经，忽感天华，状如飞雪。(《续高僧传》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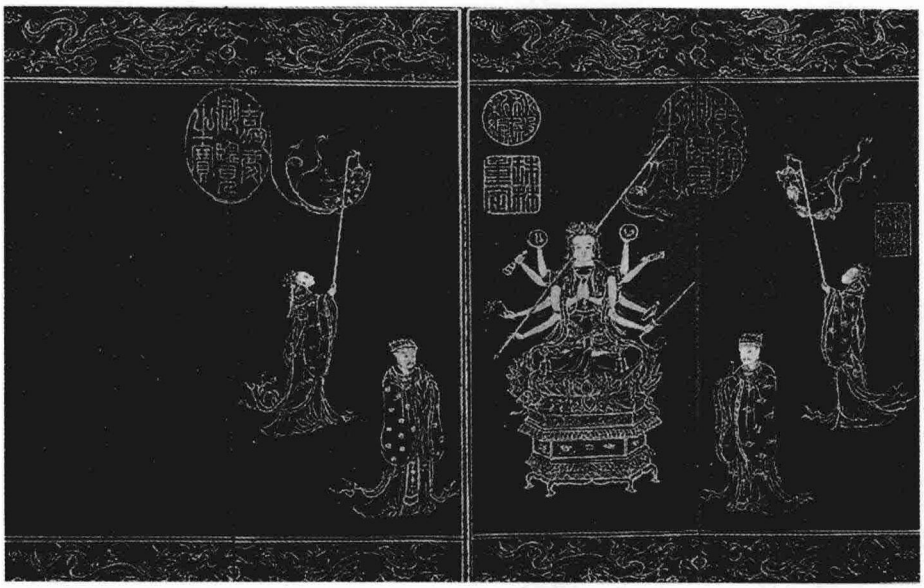
昙准——善《涅槃》、《法华》。(《续高僧传》第六)



禅画《如虫御木》。在禅宗五家七宗中，沩仰宗是开宗最早的一派，它的开山祖是沩山灵祐禅师。沩山灵祐为寻求开悟，来到百丈禅师门下习禅

尚有《高僧传》中未立传之河西道朗，著有《法华义疏》，今虽不传，然其说散见智顗之《法华文句》，吉藏之《法华玄论》、《法华义疏》。如是，罗什以后，《法华》研究甚盛。《高僧传》诵经二十一人中，诵《法华》者，至十六人。然《法华》于北地译出，而于南地流行更盛，北地远不逮之。此南地《法华》之流行，为后天台宗之基础。

什译《法华》，但有二十七品。《出三藏记集》之著者僧祐之师上定林寺法献，闻智猛等西游，备瞩灵异，乃以宋元徽三年，发踵建康，于于阗，得《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及《法华经·提婆达多品》而归。齐永明八年，西域沙门达摩摩提(译云法意)，应献请，译出之，别行流布。后编入本经，为二十八品。又现存《观世音菩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慈心陀罗尼经》（局部，明写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萨普门品》，有重颂，此颂亦什译所无。北周武帝时，阇那崛多所译。隋仁寿元年(一说二年)，阇那崛多，与达摩笈多，译编《添品妙法莲华经》，亦称《添品法华经》，移品，添文，改言，亦以补缀什译。其序文详示《正法华》、《妙法华》、《添品法华》之异同如下：

昔敦煌沙门竺法护，于晋武之世，译《正法华》。后秦姚兴，更请罗什，译《妙法莲华》。考检二译，定非一本。护似多罗之叶，什似龟兹之文。余检经藏，备见二本。多罗则与《正法》符会，龟兹则共《妙法》允同。护叶尚有所遗，什文宁无其漏。而护所缺者，《普门品偈》也。什所阙者，《药草喻品》之半，《富楼那》及《法师品》等二品之初，《提婆达多品》，《普门品偈》也。什又移《嘱累》在《药王》之前。《二本陀罗尼》，并置《普门》之后。其间异同，言不能极。窃见《提婆达多品》及《普门品偈》，先贤续出，补阙流行。余景仰遗风，宪章成范。大隋仁寿元年辛酉岁，因普曜寺沙门上行所请，遂共三藏崛多笈多二法师，于大兴善寺，重勘天竺多罗药本。《富楼那》及《法师》之初，勘本犹缺。《药草喻品》，更益其半。《提婆达多》，通入《塔品》。《陀罗尼》次《神力》之后，《嘱累》还结其终，字句差殊，颇亦改正。

第十一节　成实宗

《成实论》，为罗什晚年姚秦弘始八年最后之译出，昙晷笔受，昙影正写。寻僧睿讲之，昙影又整理论之诸品，分为五聚。其后宋有僧导、僧威、僧音、法智、道亮、梵敏、道猛。魏有僧嵩、僧渊、昙度、道慧。齐有僧钟、僧柔、慧次、慧隆、玄畅、宝亮。梁有法安、慧球、智顺、法宠、僧旻、法云、智藏、僧绰、慧韶、僧祐。陈有洪偃、宝琼、警韶、慧布。隋有慧暄、灵祐、智脱、道庄。唐有道宗、法泰、道庆、慧日、智琰等。敷扬不绝。虽然，此宗全盛之时代，为梁陈以前，而梁代最隆盛。隋唐之际，渐次衰微。

罗什门下，僧导、僧嵩，为《成实》两大系统之始。僧导涉南地，大张讲席，其学统如下。

僧导——著《成实》、《三论义疏》及《空有二谛论》等。……有弟子僧威、僧音等，并善《成实》。（《高僧传》第七）

僧钟——尝至寿春，导公见而奇之。……妙善《成实》、《三论》、《涅槃》、《十地》等。（《高僧传》第八）

昙济——十三出家，为导法师弟子。……读《成实论》、《涅槃》，以夜继日，未尝安寝。（《名僧传抄》）

道猛——三藏九部大小数论，皆思入渊微，无不镜彻。而《成实》一部，最为独步。……太始之初，帝创寺于建阳门外，……目寺为兴皇……敕猛于寺，开讲《成实》。……后有道坚、慧鸾、慧敷、僧训道明，并止兴皇寺，义学之誉，抑亦次焉。（《高僧传》第七）道猛于元嘉二十六年以前，停止寿春，力精勤学。此顷僧导居寿春之东山寺，故道猛殆僧导之弟子也。

法宠——从道猛、昙济，学《成实论》。……又从庄严昙斌，历听众经。……末又从东夏慧基，听其讲导。（《续高僧传》第五）

慧开——初出家为宣武寺宠公（法宠）弟子，仍从学《阿毗昙》及《成实论》。（《续高僧传》第六）

道慧——出家为僧远弟子。……后受业于猛(道猛)斌(昙斌)二法师，猛尝讲《成实》。张融构难重叠，猛称疾不堪多领，乃命慧令答之。……慧乘机挫锐，言必诣理。酬酢往还，绰有余裕。(《高僧传》第八)

智欣——从东安寺道猛，听《成实论》。四遍虽周，未曾注记。结袂而反，亭然独悟。(《续高僧传》第五)

智顺——陶练众经，而独步于《涅槃》、《成实》。(《高僧传》第八)顺为道慧之友人，见《道慧传》。

僧密——从道明沙门受业。……无经不讲，专以《成实》缮奇。负气高论，少所推下。(《续高僧传》第六)

道明于道猛后，止兴皇寺，继义学之誉，殆道猛之弟子，而僧密又道明之弟子也。

道亮——著《成实论义疏》八卷。(《高僧传》第七)(道亮殆亦僧导之弟子，至少亦其系统。)

智林——初出家为亮公(道亮)弟子。(《高僧传》第八)

僧嵩之学统如下：

僧嵩——受《成实论》于罗什……后授渊法师，渊法师授登记二法师。(《魏书·释老志》)

僧渊——从僧嵩，受《成实论》、《毗昙》……昙度、慧记、道登，并从渊受业。慧记兼通数论，道登善《涅槃》、《法华》。(《高僧传》第八)

昙度——从僧渊法师，更受《成实论》。遂精通此部，独步当时。……撰《成实论大义疏》八卷，盛传北土。(同上)



《释迦说法图》(敦煌壁画)

道登——从僧渊学



《法华经变·化城喻品》（盛唐，敦煌莫高窟第217窟）

究《成实论》。（《续高僧传》第六）

慧球——从僧渊受《成实论》。至年三十二，方还荆土，专当法匠，讲集相继，学侣成群。荆楚之间，终古称最。……中兴元年，敕为荆土僧主。（《高僧传》第八）

又有法度者，游学北土，备综众经。其师承不明，然《道登传》有同学法度语，殆亦僧渊之弟子。此外依《高僧传》所载，有下列之《成实》学者。

法智——严（罗什之弟子慧严）弟子法智……善《成实》及《大小

品》。(《高僧传》第七)

梵敏——数讲《法华》、《成实》，又序要义百科，略标纲网，故文止一卷，属辞省诣，见重当时。(同上)

慧隆——宋太初中出都，止于何园寺。……宋明帝请于湘宫，开讲《成实》。负帙问道，八百余人。其后王侯贵胜，屡招讲说。凡先旧诸义盘滞之处，更显发开张，使昭然可了。乃立实法断结义等。……时何园复有僧辩、僧贤、道慧、法度，并研精经论，功业可称。(《高僧传》第八)

法安——事白马寺慧光为师。……永明中还都，止中寺。讲《涅槃》、《维摩》、《十地》、《成实》，相继不绝。(同上)

法安之师慧光，智顺之师智度，僧柔之师弘称，慧次之师智钦、法迁，宝亮之师(青州)道明等；其师承不明。

僧柔、慧次者，齐代最有名之学者。依《高僧传》及《出三藏记集》所载如下：

僧柔——少而耿洁，便有出尘之操。……后出家为弘称弟子。……《方等众经》大小诸部，皆彻鉴玄源，洞尽宗要。……一代名宾，并投身北面。……齐太祖创业之始，及世祖袭图之日，皆建立招提，傍义士。以柔耆素有闻，故征书岁及。文宣诸王，再三招请。乃更出京师，止于定林寺，躬为元匠。(《高僧传》第八)

慧次——初出家为志钦弟子，后遇徐州释法迁，解贵当世，乃以次付嘱。……迄禀具戒，业操弥深，频讲《成实》及《三论》。大明中出都，止于谢寺。……每讲席一铺，辄道俗奔赴。沙门智藏、僧旻、法云等……并就次请业焉。……永明八年，讲《百论》，至《破尘品》，忽然从化。(同上)

僧柔慧次，曾于永明七年，应齐文宣王子良之请，于普弘寺迭讲《成实》并抄《成实论》为九卷，命周顒制序。略《成实论》记，记其事实如下：

齐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招集京师硕学名僧五百余人，请定林僧柔法师、谢寺慧次法师，于普弘寺迭讲(《成实论》)，欲使研核幽微，学通疑执。……公每以大乘经渊深……而近世陵废，莫或敦修。……故……令柔次等诸论师，抄比《成实》简繁存要，略为九卷。……即写《略论》百部流通，教使周顒作论序。(《出三藏记集》第十一)

依周颙抄《成实论序》，则《成实》者，大乘论，而与《般若》系统一揆。如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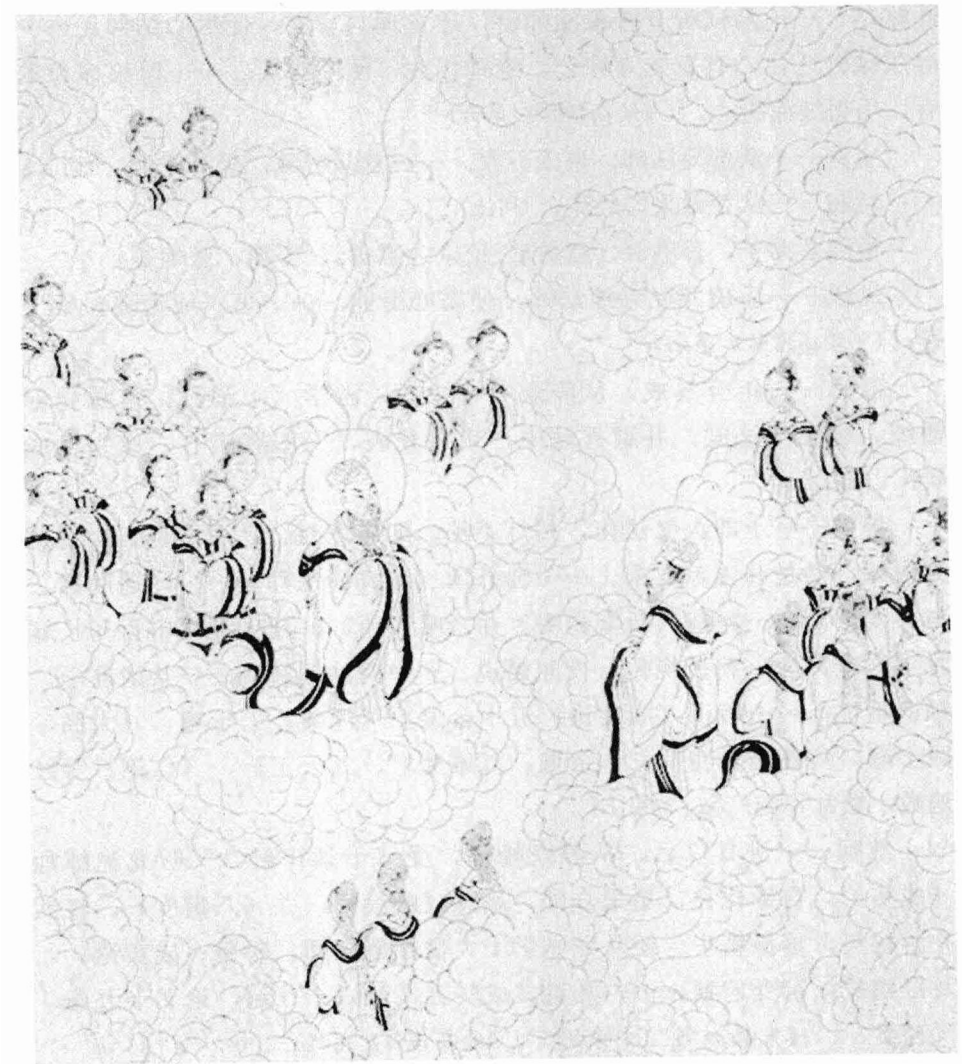
……《成实论》者，总三乘之秘数，穷色心之微阐。标因位果，解惑相驰。凡圣心枢，罔不毕见乎其中矣。……顷《泥洹》、《法华》，虽或时讲。《维摩》、《胜鬘》，颇参余席。至于《大品》精义，师匠盖疏。《十住》渊弘，世学将殄。……《成实》既有功于正篆，事不可缺。……今欲内全《成实》之功，外蠲学士之虑。……刊文在约，降为九卷。……则方等之助无亏，学者之烦半遣。……《般若》诸经，无坠于地矣。（同上）

僧柔慧次之次，为所谓梁三大法师之时代。僧柔之弟子，有僧绪、僧祐、僧绍、僧拔、慧熙。慧次之弟子，有智藏、僧旻、法云、僧宝、僧智、法珍、僧向、法猛、法宝、慧调。僧旻、法云、智藏，即所谓梁三大法师也。各就僧柔及慧次，受《成论》，大敷扬其教旨，判为大乘。

智藏所著经论义疏中，《成实论》、《大义记》、《成实论疏》，为当时有力之著作。其弟子有僧绰、慧韶、宝渊、慧超，而最有名者，僧绰也。



《佛和弟子像》（3世纪，新疆塔里木盆地米兰3号佛寺遗址出土）



《观世音应化灵异图像·自在天身》（绘本，清）。佛教经典记载观音大士，周游法界，常以种种善巧和方便度化众生，众生应以何身得度，即化现之而为说法

僧绰——寻尔藏公迁化，有龙光寺绰公，继踵传业。（《续高僧传》第六《慧韶传》）

有龙光寺僧绰……道秀域中，声高梵表，乃服膺座右，禀宗《成实》。（《续高僧传》第七《慧勇传》）

慧韶——具戒便游京扬，听庄严旻公讲释《成论》，才得两遍，记

注略尽。……乃试听开善藏法师讲，遂觉理与言玄，便尽心钻仰。……寻尔藏公迁化，有龙光寺绰公，继踵传业。便回听焉。……辩灭谛为本有，用粗细而折心。（《续高僧传》第六）

宝渊——从僧旻法师，禀受五聚。……复从智藏，采听先业。（同上）

慧超——从智藏采习经论。（同上）

僧绰之弟子，有洪偃、慧勇（三论宗之慧勇）、警韶、慧晅等。

洪偃——后值龙光寺绰法师，便委心受业。……著《成论疏》数十卷。（《续高僧传》第七）

慧勇——年登具戒，从静众寺峰律师，游学《十诵》。有龙光寺僧绰、建元寺法宠，并道秀域中，声高梵表，乃服膺座右，禀宗《成实》。（同上）

警韶——于即大弘法化，传灯不绝，即庄严旻公之遗绪也。次禀龙光僧绰，乃是开善琼支末。……会外国三藏真谛法师，……一遇欣然，与共谈论。……为翻《新金光明》并《唯识论》，及《涅槃中百句长解脱十四音》等。朝授晚传，夜闻晨说。……时沙门智颉……共诸前学，频请重讲。……所讲《成实论》五十余遍，《涅槃》三十遍，《大品》四十遍，《新金光明》三十余遍，《维摩》、《天王》、《仁王》等经遍数，繁乱不纪广叙。（同上）

慧晅——进具以后，从静众峰师，受《十诵律》。又听龙光绰师《成实》。自绰化往，更采众师，属意《毗昙》，并《八犍度》。将欲并游秘奥，尽掇精华。还从龙光学士大僧部舒法师，研精《成实论》。及舒物故，亲受遗嘱。……凡讲《成实玄义》六十三遍，论文十五遍，《涅槃》、《大品》各二十余遍。（《续高僧传》第九）

慧晅之弟子，有智琳、慧隆、智周等。而晅寂后，继其法筵者，慧隆也。如《续高僧传》云：“僧正晅公，道门德望。……隆当入室，独冠群英。……及晅将化，遗旨在斯。法筵是继，诚当嘉旨。”（《续高僧传》第二十）又有系统不明之南涧寺仙师，其弟子有三论宗之法朗，有陈大僧正宝琼。法朗，《续高僧传》第七，称其“受业南涧寺仙师《成实论》。”宝琼，依《续高僧传》所载如下：

宝琼——年过志学，欲禀光宅寺云法师义。但以轻藏飙拔，声实沸腾。无碍奔涌，谈吐横逸。窃移词富，兼骇唱高。乃移听南涧仙师，研

精数论。名解映彻，洞殚义窟。仙尝览琼私记，三复嗟赏。后于高座，普劝写之。自尔门徒，传写此疏。初受具年，已能复述。未登五岁，便为法主。仍与仙公，抗衡敷化。……文帝篡历，礼异弥深。郁下丝纶，为京邑大僧正。……凡讲《成实》九十一遍，撰《玄义》二十卷，讲文二十遍，文疏十六卷，讲《涅槃》三十遍，制疏十七卷，讲《大品》五遍，制疏十三卷。余有《大乘义》十卷，《法华》、《维摩》，并著文疏。（《续高僧传》第七）



《修行弟子像》（明，佚名绘）

宝琼之弟子，有普光、道庄、明解。三论宗之慧布、慧哲、慧因，皆尝从受学。

入隋代，于《成实》，尤享盛名者，慧日道场之智脱也。智脱之



《举哀图》（局部，壁画，敦煌莫高窟第158窟）。此图通过线描的方式准确把握了各国人物的形象特征，鲜明生动地刻画出当时各国的人情风貌，并以写实的方式准确记录了不同的哀悼习俗，整个画面表现了在俗信徒因得知释迦入灭而极度悲痛的场景

系统，出自庄严寺智皭及强法师。然二法师之学统不明。智皭之弟子，有慧乘、智琰、智脱。乘尝听皭讲《成实》。琰尝依而请道，重研新实意，得情款。而脱则从强法师受《成实》，又从皭法师研几幽旨，续敷义席者也，其学历如下：

智脱——七岁出家，为邺下颖法师弟子。颖法侣鸳鸿，释门龙象。《华严》、《十地》，冠绝漳流。乃专经请道，分阴无弃。……久之，又睹强师《成实》及《毗昙》论，分流异派，滥觞必尽。盘根错节，游刃有余。……时丹阳庄严寺皭法师，《成论》之美，名实腾涌。远近朝宗，独步江表。脱乃服义下风，思餐法味。既适金陵，研几幽旨。精通词理，驰誉两都。每晏居避席，请谈玄论。皭师深加赏赞，称为重器。及高座云亡，三千咸在。爰命门徒，以相付嘱。乃续敷义席，常转法轮。

脱后住长安日严寺，尝应炀帝之命，撰《成实论疏》四十卷，更造《二乘名教》四卷，《净名疏》十卷。又删正梁代琰法师所撰《成实论玄义》。凡讲《大品》、《涅槃》、《净名》、《思益》各三十余遍，

《成论》、《文玄》各五十遍。其弟子有慧诠、道灌，俱知名当世。

僧渊、昙度以后，北方之《成实》研究，系统不明。依《续高僧传》，有下列之学者。

智游——慧嵩——时智游论师，世称英杰。嵩乃从之，听《毗昙》、《成实》。……即隋初志念论师之祖承也。（《续高僧传》第七）

道凭——复寻《成实》，初听半文，便竖大义。（《续高僧传》第八）

灵询——少年入道，学《成实论》并《涅槃经》，穷其幽府。又于论中删要两卷，注而释之，盛行于世。（同上）

灵裕——又从安、游、荣等三师，听杂心义。嵩（慧嵩）林二师，学《成实论》。功将一纪，解贯二乘。……《成实》、《毗昙》、《智论》，各抄五卷。（《续高僧传》第九）

以上北方之学者中，智游、慧嵩，俱《毗昙》、《成实》并修之小乘学者。道凭、灵询，则大小俱学，俱曾从慧光律师。灵裕曾依道凭法席，亦大小俱学之学者。自是以后，虽不无敷扬《成实》者，然远非昔日之盛大可比。梁昭明太子，尝令解二谛义、法身义，对当时之佛教学者，往反答辩二谛之深义。其中多《成实》之学者，依论立二谛说。如开善智藏，庄严僧旻，明二谛一体。龙光僧绰，明二谛异体。



云南西双版纳小乘佛教佛塔

僧旻及智藏，说二谛相即，其体一。如二谛章云：

庄严云：缘假无可以异空，故俗即真。四忘无可以异有，故真即俗。虽俗即真，终不可以名相为无名相。虽真即俗，终不可以无名相为名相。故二谛不异，为相即也。次开善解云：假无自体，生而非有，故俗即真。真无体可假，故真即俗。俗即真，离无无有。真即俗，离有无无。故不二而二，中道即二谛。二而不二，二谛即中道。（《二谛章》卷下）

僧旻横论体相一体。智藏竖依生起之次第，说二谛一体。然其说二谛相即无异。唯智藏归二谛于中道一谛，而僧旻不明中道。智藏以有为俗谛，无为真谛。言有，亦非有非无之有。言无，亦非有非无之无。故言有，是俗谛中道。言无，是真谛中道。毕竟是真俗二谛一体之中道。如智藏《成实论》疏云：

二谛中道，云何谈物耶？以诸法起者，未契法性也。既未契故有，则此有是妄有，以其空故是俗也。虚体即无相，无相即真也。真谛非有非无而无也，以其非妄有故，俗虽非有非无而有，以其假有故也。与物举体即真，故非有。举体即俗，故非无。则非有非无，真俗一中道也。真谛无相，故非有非无，真谛中道也。俗谛是因假，即因非即果，故非有。非不作果，故非无。此非有非无，俗谛中道也。（《大乘玄论》卷二）

吉藏于《二谛章》中，谓僧旻不以中道为二谛体，故不明中道。智藏明中道为二谛体，故彼云二谛是不二一真之极理，是故明中道。更谓智藏之中道论，实受僧朗之影响；而不得以中道为二谛体之真意。如《二谛章》云：“开善尔时虽不入山，亦闻此义，故用中道为二谛体。既不亲承意旨，故作意乖避，还以真谛为体也。”意谓智藏虽言以中道为二谛体，实以真谛为体。然自成实派之方面言之，则三论派唯执著空之一偏，不解中道之真意。所谓“《毗昙》立而不破，《三论》破而不立，《成实》亦立亦破”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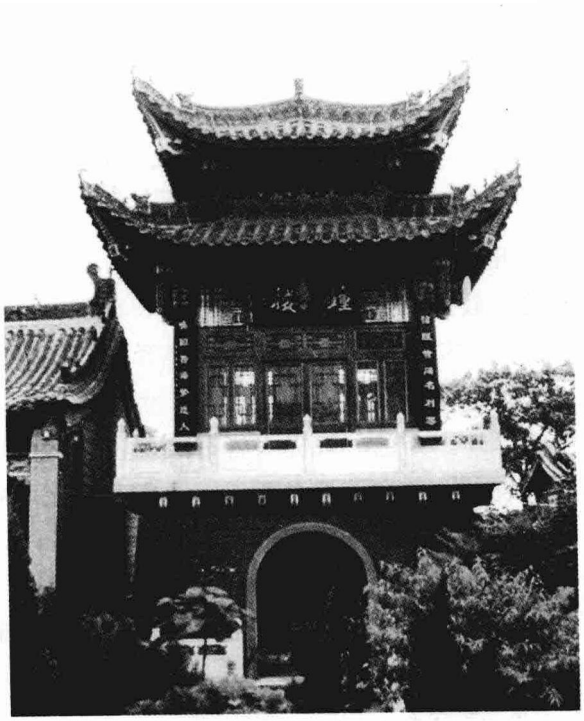
僧绰说二谛相依，其体异。如《二谛章》云：

次龙光解二谛相即义，此师是开善大学士，彼云：空色不相离，为空即色，色即空。如《净名经》云：我此土常净。此明净土即在秽土处，故言此土净。非是净秽混成一土。何者？净土是净报，秽土是秽报。净土净业感，秽土秽业感。既有净报秽报，净业秽业；故不得一，但不相离为即也。（《二谛章》卷下）

又云：

龙光亦尔，本开善学士，广难开善二谛一体义。二谛若一体，烧俗即烧真。俗生灭即真生灭。既有可烧不可烧异，生灭无生灭、常无常异，故不可二谛一体，故彼明异义也。（同上）

《大乘玄论》言："此三师释，摄一切人。何者？开善与庄严，明一体。龙光，明异体。释虽众多，不出一异。故此三人，摄一切人也。"又言："绰师有二体，藏师一体，而意趣是同。"



大乘玉佛寺。位于邯郸市区西部，插箭岭公园南，始建于南北朝北周静帝大象年间，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寺内共有大小玉质佛像300余尊，均来自佛国缅甸。为我国目前玉佛数量最多，玉质最好的佛像群，故名大乘玉佛寺

依《成论》大乘师义，中道即一灭谛，证一灭谛，即透脱生死，开善视之为生死即涅槃，以为不离生死而证涅槃。庄严视离生死为涅槃，从而不言即生死得涅槃。此一灭谛，人人本具，故谓之本有涅槃。修得证验之之时，谓之始有涅槃。本有始有，其义虽异，但是一体。如《大乘玄论》云："《成实》师云：本有始有，涅槃体一。"

智顗吉藏以前之学者，皆以《成实论》为大乘论，至少亦自僧柔、慧次至梁三大法师，无以之为小乘者。故《三论》之学者，目此等《成实》学者。为《成论》大乘师。然至吉藏，于《三论玄义》中，以《十义》证《成实》为小乘。智顗、慧远，亦以之为小乘。自是遂判定为小乘论。

第十二节　涅槃宗

此宗依《涅槃经》，研钻倡导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之教旨。罗什所传之思想，表真空含妙有义。涅槃宗者，显彰此妙有者也。初涅槃大本未传，法显译六卷《泥洹经》先至。经云：除一阐提，皆有佛性。道生剖析经理，谓阐提含生之类，何得独无佛性？此经来未尽耳。乃倡阿阐提人皆得成佛说。然旧学僧党，以为背经邪说。于是拂衣而逝，初入吴之虎丘山，住龙光寺。后还庐山。其在虎丘，有聚石为徒讲《涅槃经》之传说，所谓生公说法，顽石点头是也。如《佛祖统记》云：

……于是束身还入虎丘山，聚石为徒，讲《涅槃经》。至阐提处，则说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说，契佛心否？群石皆为点头。（《佛祖统记》第二十六第三十六）

后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至建康，果称阐提皆有佛性，与前所说，若合符契。慰喜不胜。寻即于庐山精舍讲说。以宋元嘉十一年寂。生于其所立四种法轮说，以《涅槃经》说法身常住之妙旨，名之为第四无余法轮，以此经为如来一代圣教究竟之旨归。

四十卷本《大般涅槃经》至建康时，文言致善，而品数疏简。宋文帝敕慧观、慧严、谢灵运等修订之。乃依六卷《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治改。删正整理，为三十六卷二十五品，通称之为南本《涅槃》。对之四十卷本，称北本。慧严，豫州人，十六岁出家，精练佛理。闻罗什在长安，往从受学。后还建康，住东安寺。所著有《无生灭论》及《老子略注》等。慧观，清河人，慧远之弟子也。闻罗什来长安，乃往师事之。访核异同，详辩新旧。时有通情则生、融上首，精难则观、肇第一之称。尝著《法华宗要序》。罗什寂后，南适荆州，文帝时，住建康道场寺。著有《辩宗论》、《论顿悟渐悟义》、《十喻序赞》及诸经序等。依《三论玄义》等，慧观立二教五时之教判，大别如来一代之教法为顿教、渐教二种。以《华严经》为顿教。于渐教内，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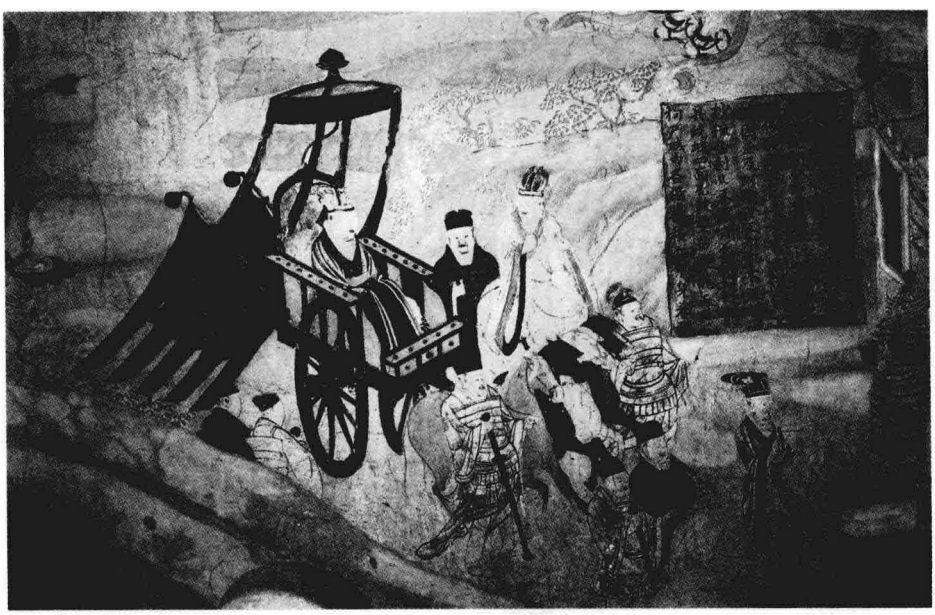
开为五时。以《说三乘行因得果不同经》，为第一时三乘别教；以《般若经》，为第二时三乘通教；以《维摩》、《思益》等诸经，为第三时抑扬教；以《法华经》，为第四时同归教；以《涅槃经》，为第五时常住教。以此经为如来说法之归结。盖判教之嚆矢也。尔后南地之教判，以之为根柢。一说慧观于顿渐外，立不定教，为三教。此说，智藏、法云亦用之。然僧旻于三教中渐教，省抑扬为四教。

涅槃宗之本流，由慧观而兴。罗什门下，有僧嵩、僧渊，谤涅槃经。然一般或讲或疏，弘布甚盛。宋有慧静、昙无成、僧含、僧庄、道汪、静林、僧侃、慧定、昙斌、法瑶、僧镜、超进、觉世、道登、昙度、道盛等。齐梁有僧慧、僧宗、法安、智顺、宝亮及梁三大法师等。梁武帝亦宗《涅槃》。昙准、法身等者，北方之巨匠。在隋代如净影慧远，傍崇之。次智徽、法砺、道绰等，盛敷讲之。在唐代，如道宣，傍崇之。次法宝出，盛倡本宗。其他《涅槃》之学者，其数甚多。

慧静——东阿人……著《涅槃略记》、《大品旨归》……多流传北土，不甚过江。（《高僧传》第七）

昙无成——闻什公在关，负笈从之。……姚祚将亡，关中危扰，成

《涅槃经变·驷马车》（敦煌壁画）





《涅槃图》。“涅槃”原是印度语，具称“涅槃那”，也被译作泥洹或捏缚南。它的意义包括灭、寂、寂灭、寂静、灭度，而玄奘译为圆寂

乃憩于淮南中寺。《涅槃》、《大品》，常两互讲说。(同上)

僧含——不知何许人……长通佛义，数论兼明，尤善《大涅槃》，常讲说不辍。(同上)

僧庄——时荆州上明有释僧庄者，亦善《涅槃》及《数论》。(同上)

道汪——年十三，投庐山远公出家，研综经律，雅善《涅槃》。(同上)

慧静——吴兴余杭人，……始游学庐山，晚还上都进业，解兼内外，偏善《涅槃》。(同上)

静林——善《大般涅槃经》。(同上)

僧侃——善《涅槃经》。(同上)

慧定——善《涅槃》及《毗昙》。(同上)

昙斌——从静林法师，咨受《涅槃》。(同上)

僧镜——著《法华》、《维摩》、《泥洹》义疏。(同上)

超进——以《大涅槃》是穷理之教，每留思踟蹰，累加讲说。……及年老失明，犹使弟子倡《涅槃经》，旬中一遍。(同上)

法瑶——后听东阿静公讲……著《涅槃》、《法华》、《大品》、《胜鬘》等义疏。(同上)

觉世——善于《大品》及《涅槃经》，立不空假名义。(同上)

僧钟——妙善《成实》、《三论》、《涅槃》、《十地》等。(《高僧传》第八)

道盛——善《涅槃》、《维摩》。(同上)

僧慧——事昙顺为师，(丑庐山慧远弟子)……能讲《涅槃》、《法华》、《十住》、《净名》、《杂心》等。(同上)

僧印——初游彭城，从昙度受《三论》。……后住庐山，从慧龙咨受《法华》。……于是东适京师，止中兴寺，复陶思《涅槃》及余经典。(同上)

僧宗——年九岁，为瑗公(法瑗)弟子，咨承慧业。晚又受道于斌(昙斌)、济(昙济)二法师，善《大涅槃》及《胜鬘》、《维摩》等。每至讲说，听者将近千人。……讲《涅槃》、《维摩》、《胜鬘》等，近盈百遍。(同上)

法安——七岁出家，事白马寺慧光为师。……(十八岁时)述佛性，神色自若，序泻无遗。……后南适番禺，正值攸公(道生之弟子道攸)讲《涅槃》，安问论数番，攸心愧让席。……永明中还都，止中寺，讲《涅槃》、《维摩》、《十地》、《成实论》，相继不绝。(同上)

智秀——大小兼明，数论精熟。尤善《大小乘》、《涅槃》、《净名》、《般若》。(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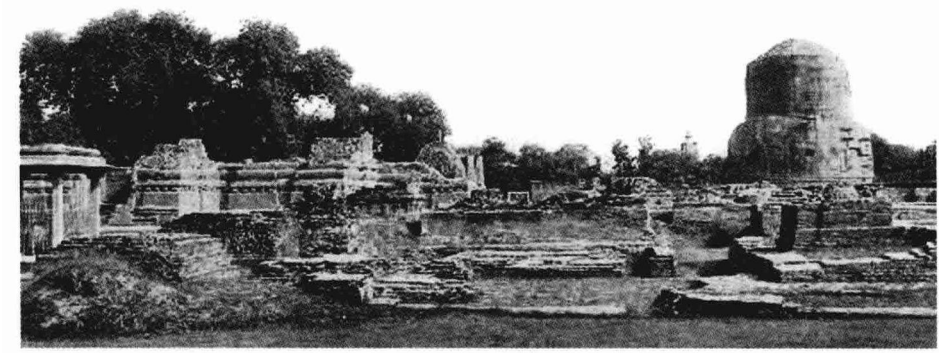
智顺——陶练众经，而独步于《涅槃》、《成实》。(同上)

然齐梁间，最重要之《涅槃》学者，宝亮也。宝亮，十二岁出家，师事青州道明。二十一岁，至建康，入中兴寺。自是学名稍盛。后遇亲丧，路阻不得还北，遂杜讲说，绝人事，屏居禅思。寻应齐竟陵王之请，结菩提四部因缘。后移住灵味寺，盛讲经论。开章命句，锋辩纵横。凡讲《涅槃经》八十四遍，《成实论》十四遍，《胜鬘经》四十二

遍，《维摩经》二十遍，《大小品般若经》各十遍。《法华》、《十地》、《优婆塞戒》、《无量寿》、《首楞严》、《遗教》、《弥勒下生》等经，亦各近十遍。缁白弟子，三千余人。咨禀门徒，常盈数百。梁武帝天监八年初，敕撰《涅槃义疏》，乃捃摭诸家之学说，总为七十一卷。帝为之序。弟子有僧迁、法云，然智藏、僧旻，亦尝听讲。

《涅槃义疏》现存，但标题作《大涅槃经集解》。其解释经题之部分，有道生、僧亮、法瑶、昙济、僧宗、宝亮、智秀、法智、法安、昙准十家之学说。其解释本文之部分，有昙爱、慧朗、昙纤、僧肇、慧基、智藏、法云、道慧、慧令、敬遗、法莲、明骏等之学说。是等《涅槃》学者中，颇有不见于《高僧传》、《续高僧传》者。亦有虽见于僧传，而其人与《涅槃》之关系不明者。于此可见宋齐梁间《涅槃》研究之盛。然宝亮之撰述中，宝亮说与他说，同样列举。而依《续高僧传》及《历代三宝纪》，天监年中，建元寺沙门法朗(僧朗)，亦奉敕制《大般涅槃经子注》二十七卷，故学者疑现存之《大般涅槃经集解》，实法朗之《子注》。

所谓梁三大法师，皆《涅槃》之学者。就中智藏讲《涅槃》，并著义疏。僧旻、智藏之弟子慧韶，于成都法席，率诸听侣，讽诵《涅槃》。法云之弟子宝海，亦奉梁武帝命，论佛性义。此外《高僧传》之著者梁会稽嘉祥寺慧皎，制《涅槃义疏》十卷。后梁荆州大僧正僧迁，



鹿野苑遗址。系印度佛教遗址，鹿野苑是古印度佛教四大圣地之一——佛陀初转法轮圣地，又名“仙人论处”、“仙人鹿园”

讲《涅槃大品十八部经》，各数十遍。皆制义疏。陈杨都大彭城寺宝琼，讲《涅槃》三十遍，制疏十七卷。白马寺警韶，讲《涅槃》三十遍。又当时《三论》、《成实》之学者，殆无不善《涅槃》。

以上大体为《涅槃》于南地之流行，后北地亦受其影响，讲习弘传于北地。先是河西道朗，与昙无谶，共译《涅槃经》；亲承谶，作《涅槃经义疏》以来；流行不逮南地之盛。其后北地法师昙准，闻南地之僧宗，特善《涅槃》，往参其讲席。以南北情异，思不相参，乃别研究讲说，遂为北地所宗。寻僧渊之弟子，有道登、昙度。道登，从徐州僧药，研综《涅槃》、《法华》、《胜鬘》，昙度南游，学《涅槃》、《法华》、《维摩》、《大品》。并为魏主元宏所重，驰名魏国。时又有昙无最，住魏洛都融觉寺，弘宣《涅槃》、《华严》。菩提流支，见而礼之，号为东方菩萨。尝翻所撰《大乘义章》为梵字，寄传大夏(印度)。又尝参慧韶讲席之周潼州光兴寺宝彖，制《涅槃》、《法华》等疏，皆省繁易解，听无遗闷。又蒲州仁寿寺，有僧妙，以讲解《涅槃》为恒业，化行河表，重敬莫高。有弟子昙延，承著宗本，更广其致。延，蒲州桑泉人，世家豪族，而性协书籍。年十六，因游寺听妙讲《涅槃》，深悟其旨，遂出家，幽讨深致。常谓佛性妙理，为《涅槃》宗极，足为心神之游玩。及受具足戒后，更广听《华严》、《大论》、《十地》、《地持》、《佛性》、《宝性》等诸部。后隐于南部太行山百梯寺，幽居静志，撰《涅槃经义疏》。疏成后，奉敕就讲。所著文疏，时谓用比净影慧远制《涅槃疏》，远乃文句惬当，世实罕加。而标举宏纲，通镜长骛，则延过之。陈使周弘正，录所著义门并其仪貌归国，每夕北礼，称为昙延菩萨。武帝以延悟发大真，授为国统。寻武帝将废佛道二教，极谏不从，乃再隐于太行山。及隋文帝开皇年初，奏请度僧，周废伽蓝，并请兴复。三宝再弘，延之力也。开皇二年，预那连提黎耶舍之译场。翌年，迁都大兴，敕于广恩坊给地，立延法师众。四年，改延众为延兴寺。京城之东西二门，亦取延名，称延兴延平。五年，预阇那崛多之译场。八年寂，年七十三。所著有《涅槃经义疏》、《宝性论疏》、《胜鬘经疏》、《仁王经疏》，今皆不传。其弟子有慧海、童真、慧诞、法常、道洪等，多善《涅槃》。

较昙延稍前，地论宗于北地兴起，此系统，殆无不讲习《涅槃》者。

与地论宗后入华严宗同，南地之涅槃宗，入天台宗。天台宗兴起以后，涅槃之系统，全融没其中。

第十三节　禅学及禅宗之起源

禅有习禅之禅与禅宗之禅。习禅之禅，即所谓禅数也，禅业也。习禅者，修习禅业也。然此习禅，有大乘小乘之区别。安世高以来，关于修禅之经典，译出颇多，禅数之学甚盛。然实修如四念处、三十七道品之小乘法相，故小乘禅也。及鸠摩罗什，译出《坐禅三昧经》，又译出《禅秘要法经》、《思惟略要法》；佛驮跋陀罗，译出《达摩多罗禅经》；促从小乘禅进至大乘禅流行之机运。《坐禅三昧经》者，抄集究摩罗陀、马鸣等七禅师之禅要者也。《达摩多罗禅经》，慧远之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言出自佛驮跋陀罗之师佛大先即佛陀斯那，并同时之达摩多罗。依慧观之《修行地不净观经序》，此二人以前，有富若蜜罗、富若罗师弟，共居罽宾，说大乘禅。《修行方便禅经统序》，言："达摩多罗，合众篇于同道，开一色为恒沙。其为观也，明起不以生，灭不以尽。虽往复无际，而未始出于如。故曰：色不离如，如不离色。色则是如，如则是色。"示达摩多罗之禅观，全以大乘为主。又言"佛大先以为澄源引流，固宜有渐。是以始自二道，开甘露门。……然后令原始反终，妙寻其极"。示佛大先说小乘观法，为至达摩多罗大乘禅之顺序。然检《达摩多罗禅经》之内容，无《达摩多罗》所传禅，而自最初之安般观，至十二因缘观，皆合于慧远之所谓佛大先说。

罗什传弘空宗，同时又盛翻译禅经。其禅经中影响特大者，《坐禅三昧经》，称菩萨禅；从小乘禅观修炼，次第入大乘禅观。《坐禅三昧经》，于其十二因缘观下，明实相离言如下：

汝于摩诃衍中不能了，但著言声摩诃衍中诸法实相。实相不可破，无有作者。若可破可作，此非摩诃衍。如月初生，一日二日，其生时甚微细。有明眼人能见，指示不见者。此不见人，但视其指，而迷于月。明者语言：痴人，何以但视我指？指为月缘，指非彼月。汝亦如是，言音非实

相，但假言表实理。汝更著言声，阁于实相。（《坐禅三昧经》卷下）

僧睿尝从罗什受禅法，什寻为抄撰众家禅要，即《坐禅三昧经》是也。罗什系统之禅法，由道生、慧观等，传于南方。然道生执顿悟，慧观执渐悟。《高僧传》记道生之学说如下：



达摩多罗尊者。达摩多罗头顶华盖，身背印度式样的经梵箧，手握拂子，旁伏一虎，上界显现无量光佛

生既潜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意。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于是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报、顿悟成佛。又著《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笼罩旧说，妙有渊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与夸之声，纷然竞起。（《高僧传》第七）

此顿悟成佛说，与《坐禅三昧经》实相离言之意相通，可视为后世所谓禅宗之端绪。慧观著《辩宗论》，论顿悟渐悟义。著《渐悟论》，主张渐悟。罗什之弟子昙无成，著《明渐论》。谢灵运，又支持顿悟



《十二因缘图》。六道轮回图被凶猛巨大的阎罗王握持在手，以口咬图的上缘，示六道众生都离不开十二因缘。圆形的主道轮回图，正如轮回的本性一样，轮转不息，无始无终。当人正在受昔业的果报时，也就正在造未来的业因，一切都是同时发生，无始无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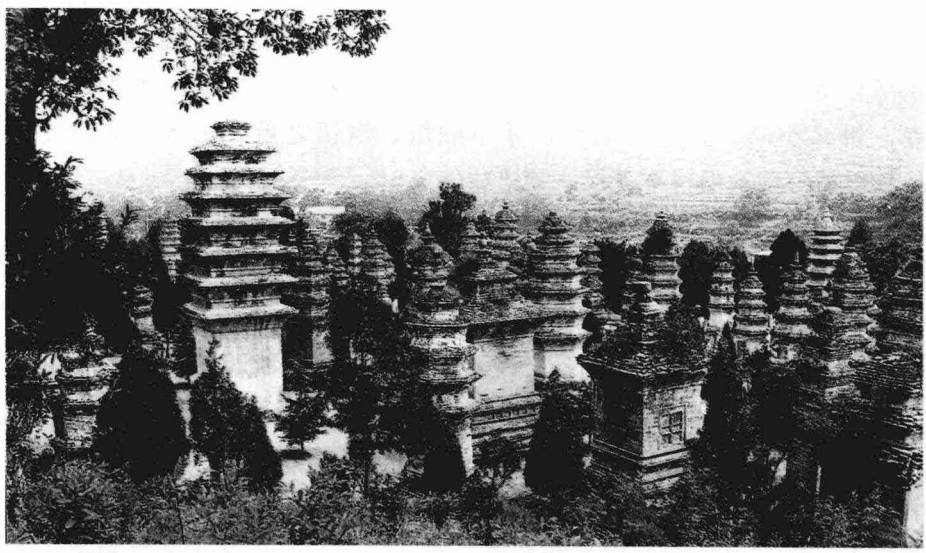
说。道生寂后，其弟子道猷(实道攸)，见新出《胜鬘经》，叹谓“先师昔义，暗与经同；但岁不待人，经集义后”。因注《胜鬘》，以宣遗训。宋文帝尝问慧观，谁复习顿悟之义？观以道生之弟子道猷答之，即延入宫内，大集义僧，令猷申述顿悟，关责互起。猷既积思参半，又宗源有本，乘机挫锐，往必摧锋。及孝武帝嗣位，敕为新安寺镇寺法主。寻又敕法珍(实法瑶)与猷同止新安寺，便顿渐二悟，义各有宗。又《道生传》记文帝尝自述道生之顿悟义，罗什之弟子僧弼等，设巨难。帝曰：“若使逝者可兴，岂为诸君所屈？”僧弼有《丈六即真论》，说佛无去来，开善寺智藏用之。又后文帝诏求沙门能述道生之顿悟义者，得慧观之弟子法瑗，敕重申顿悟之旨，瑗申辩详明，何尚之闻而叹曰：“常谓生公殁后，微言永绝。今日复闻象外之谈，可谓天未丧斯文也。”又后龙光寺有宝林及其弟子法宝，祖述道生诸义。龙光寺者，道生所住寺也。又就法珍研访《泥洹》、《胜鬘》之昙斌，亦尝止新安寺，讲《小品》、《十地》，并申顿悟、渐悟之旨。更齐代之隐士刘虬，研精佛理，倡善不受报、顿悟成佛义。

次佛驮跋陀罗者，罽宾之禅匠。其在长安也，大弘禅业。及南下入庐山，又译出《达摩多罗禅》经。后更于建康之瓦官寺，教习禅道。故跋陀来中土之怀抱，全在弘传禅法。师事跋陀妙通禅法者，智严与玄高也。智严从佛大先咨受禅法三年，功成后，要请跋陀传法中土，常依随跋陀，止长安大寺，未几跋陀为秦僧所摈，严亦出关，憩于山东精舍，坐禅诵经，力精修学。玄高，冯翊万年人，跋陀居长安之石羊寺弘法时，高往师之。旬日之中，妙通禅法。跋陀大称叹之。后隐居西秦之麦积山，山学百余人，皆崇其义训，禀其禅道。时西秦主乞佛炽槃，跨有陇西，西接凉土。有外国禅师昙无毗，来入其国，领徒立众。训以禅道。高乃从毗受法。后进入北凉，沮渠蒙逊，深相敬事。魏太武帝攻入北凉时，拥往魏都之平城，大流禅化。魏太子拓跋晃，事高为师。后当魏武帝毁灭佛法之际，与凉州沙门慧崇，俱罹法难。

玄高之弟子，有玄畅、僧印、僧隐。玄畅者，《华严》、《三论》之学者，居南地。玄畅之弟子，有法期。法期与灵期寺法林，同从智猛，咨受禅业。后遇玄畅，复从进业。及畅下江陵，期亦随从。

佛驮跋陀罗寂后五十年，有佛陀禅师，于北魏孝文帝时，至魏北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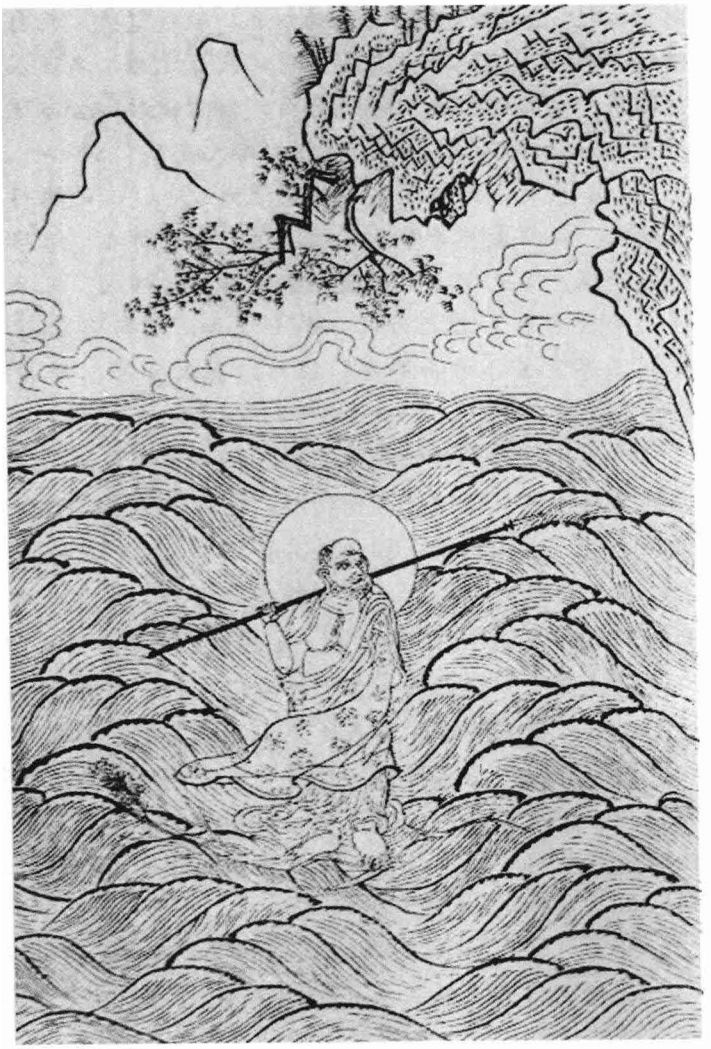
之恒安。孝文帝敬隆诚至，别设禅林。后随帝迁都洛阳，复设静院，敕以处之。而性爱幽栖，屡往嵩岳。敕就嵩岳之少室山，为之造寺。此即世所谓少林寺也。此佛陀禅师，合佛陀、菩提流支、慧光诸传观之，似与佛陀扇多为一人。扇多附记于《菩提流支传》中，如传云："又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觉定等。"然慧光传，言慧光往佛陀禅师所，从受三归。又有"会佛陀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译《十地》，至后合翻，事在别传"等语。依是，扇多、佛陀，实一人也。佛陀之弟子，慧光外，有道房。道房之事迹不详。其弟子，有僧稠。僧稠初从道房，受禅法，常依《涅槃经圣行品》，修四念处之观法。后诣赵州障供山道明，受十六特胜法。所谓十六特胜法者，分欲、色、无色三界定为十六种也。



少林寺塔林。少林寺位于河南登封市西北15公里处的嵩山少室山下，因为此地环境清幽，周围俱是密密匝匝的树林，所以得名"少林寺"，意为"深藏于少室山下密林中的寺院"。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年间，以佛教禅宗祖庭和少林武术的发源地而著称

常修死想，因证深定。后从定觉，情想湛然。便诣所谓少林寺祖师三藏即佛陀，呈己所证。佛陀言"自葱岭已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乃更授深要。后移止嵩岳、王屋、青罗、马头诸山，修习禅法。魏孝明帝、孝武帝，屡召不出。后应齐文宣帝之请，出山趋邺都，帝躬出郊迎之。为说"三界本空，国土亦尔。荣华世相，不可常保"。广说四念处法。帝闻之，即从受禅道，寻又受菩萨戒法。停止禁中四十余日，辞还

本住，此时居大冥山。帝以大冥山陵阜回互，咨谒或难。敕于邺城西南八十里龙山之阳，为构精舍，名云门寺，请以居之。帝常谓佛法大宗，静心为本。诸法师等，徒传法化，犹接嚣烦，未曰阐扬，可并除废。稠谏止之。后因诸大德请出禅要，撰《止观法》两卷。僧稠之弟子，有昙询、智舜、僧邕，并智首之师智旻。昙询，初宗禀昙准，其弟子有静林、道愿、慧方、真慧、道哲。智舜，尝与昙询同修念定，其弟子有智赞。僧邕之弟子，有德美。



《释氏源流·达摩渡江》（明刻本）。《释氏源流》是明代流传甚广的佛学著作，它记录了佛教东传的曲折过程，廓清了佛教的本质和教义，并从佛教本位出发，极力将儒教、道教纳入佛教的体系，强调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于如此诸系统间，达摩之一系统出现，后世推为禅宗之初祖。依《续高僧传》所载，达摩之学说，为二入、四行。二入者，理入，行入。四行者，一报怨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行。如传云：

……然则入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借教悟宗，深信含生

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行入四行，万行同摄。初报怨行者，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对。经云：逢苦不忧，识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曰：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续高僧传》第十六）

即所谓达摩所传壁观安心者，与真如实性冥契之观法，是为理入。四法为行入。又依《续高僧传》，达摩之弟子，有道育、慧可。然道育受道心行，口未曾说。如《法冲传》中，有“达摩禅师后，有慧可、慧育二人，育师受道心行，口未曾说”等语。此慧育盖道育也。然依《传灯录》，达摩之弟子，有道副、尼总持、道育、慧可四人。如录云：

迄九年已，欲西返天竺。乃命门人曰：时将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时门人道副对曰：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师曰：汝得吾皮。尼总持曰：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閦佛国，一见更不再见。师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师曰：汝得吾骨。最后慧可礼拜后，依位而立。师曰：汝得吾髓。（《景德传灯录》第三）

此中尼总持不详。道副，盖僧副也。如《续高僧传·僧副传》云：

释僧副，姓王氏，太原祁县人也。……性爱定静，游无远近，裹粮寻师，访所不逮。有达摩禅师，善明观行，循扰岩穴，言问深博。遂从而出家。义无再问，一贯怀抱，寻端极绪，为定学宗焉。后乃周历讲座，备尝经论。……齐建武年，南游杨辇，止于钟山定林下寺。副美其林薮，得栖心之胜壤也。……梁高素仰清风，雅为嗟赏。乃命匠人，考其室宇，于开善寺以待之，恐有山林之思故也。（《续高僧传》第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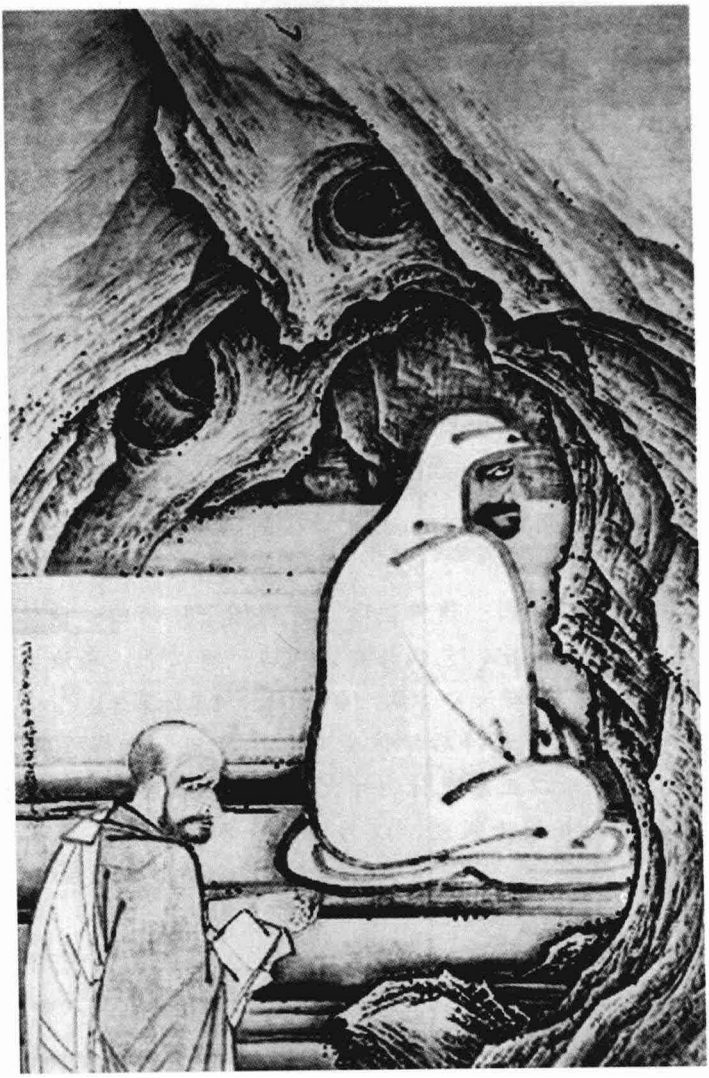
慧可，世所谓禅宗二祖也。《续高僧传》记达摩、慧可师弟之授受如下：

释僧可，一名慧可……虎牢人……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游化嵩洛，可怀宝知道，一见悦之，奉以为师，毕命承旨。从学六载，

精究一乘。……达摩灭化洛滨，可亦埋形河涘。而昔怀嘉誉，传檄邦畿。使夫道俗来仪，请从师范。……后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专附玄理，如前所陈。遭贼斫臂，以法御心，不觉痛苦。……每可说法竟曰：此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一何可悲。(同上)

然《传灯录》叙慧可断臂求法，又达摩以正法眼藏付慧可，并授袈裟为法信。与《续高僧传》所传不同，其说如下：

时有僧神光者，闻达摩大士，住止少林。……乃往彼晨夕参承，师常端坐面墙，莫闻诲励。光自唯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充饥，布发掩泥，投崖饲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坚立不动，迟明积雪过膝。师悯而问曰：汝久立雪



《禅宗二祖神光、慧可禅师断臂求法图》



《二祖调心图》（五代宋初，石恪绘，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中表现了慧可、丰干二位禅宗祖师调心师禅时的景象

中，当求何事？光悲泪曰：唯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师曰：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劳勤苦。光闻师诲励，潜取利刃，自断左臂，置于师前。师知是法器，乃曰：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形，汝今断臂吾前，求亦可在。师遂因与易名曰慧可。光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师曰：诸佛法印，匪从人得。光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师曰：将心来，与汝安。曰：觅心了不可得。师曰：我与汝安心竟。（《景德传灯录》第三）

最后慧可礼拜后，依位而立。师曰：汝得吾髓。乃顾慧可而告之曰：昔如来以正法眼付迦叶大士，辗转嘱累，而至于我。我今付汝，汝当护持。并授汝袈裟，以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师又曰：吾有《楞伽经》四卷，亦用付汝。（同上）

依《续高僧传》，慧可之弟子，有僧那。僧那之弟子，有慧满。共常赍四卷《楞伽》，以为心要，随说随行，不爽遗委。然依《传灯录》，嗣慧可，传正法眼藏并达摩信衣者，三祖僧璨也。如录云：

有一居士，年逾四十，不言名氏，聿来设礼，而问师曰：弟子身

缠风恙，请和尚忏罪。师曰：将罪来，与汝忏。居士良久曰：觅罪不可得。师曰：我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大师深器之，即为剃发云：是吾宝也，宜名僧璨！……执侍经二载，大师乃告曰：菩提达摩，远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吾。吾今授汝，并达摩信衣，汝当守护，无令断绝。（同上）

僧璨大师者，不知何许人也。初以白衣谒二祖，既受度传法，隐于舒州之皖公山。属后周武帝破灭佛法，师往来太湖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时人无知者。……（后）适罗浮山，优游二载，却旋旧址。逾月，士民奔趋，大设檀供。师为四众广宣心要讫，于法会大树下，合掌立终。即隋炀帝大业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同上）

璨著有《信心铭》，诠达摩理入称法之趣意。唐代宗大历六年（《传灯录》作玄宗），追谥鉴智禅师。

第十四节　地论宗

地论宗者，依《十地经论》，主张如来藏缘起义之一派。然此宗中，又有南道北道二派之区别。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及佛陀扇多，并义学缁儒，于洛阳译出《十地论》后，其研究渐盛。然勒那摩提及菩提流支之弟子间，异其所承，遂生南道北道二派。如《续高僧传》云：

一说云：初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二士，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菩提三藏，唯教于宠，宠在道北，教牢、宜四人。光在道南，教凭、范十人。故使洛下，有南北二途，当现两说，自斯始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今则缺矣，辄不繁云。（《续高僧传》第七《道宠传》）

所谓南道北道者，《十地论》于北魏译出，故专行于北方。然于其中以相州（邺都即今河南彰德）为中心，分为南北二道。称在相州南弘敷者，为相州南道地论师；在相州北者，为相州北道地论师。而北道一派，自菩提流支出，以道宠为开祖。南道一派，自勒那摩提出，以慧光为开祖。北道之学说，受摄论宗之影响。南道之学说，传地论宗之正



《圣僧》（绢本，现藏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博物馆）。画中圣僧形象庄严，两眼微合，一副沉思之状；合掌恭敬，下颌微颌，一身清净之态。在佛教中，圣僧的意思是已证正果的高僧，专指修行达到出离生死解脱境界的人

统。

慧光，初就佛陀出家，寻参《十地经论》之译场，撰《十地论疏》，发挥论文之奥旨。又注释《华严》、《涅槃》、《维摩》、《地持》、《胜鬘》、《遗教》等诸经。并著《四分律疏》，后世尊为四分律宗之开祖。初在京洛，为国僧都。后被召入邺，为国统。一般呼为光统律师。住邺都大觉寺，弘布道化。其弟子，有法上、僧范、道凭、慧顺、灵询、僧达、道慎、安廉、昙衍、昙遵、凭衮、昙隐、（以下为四分律之继承者）洪理、道晖、道云等，就中法上，众中之上首也。

法上——至于十二，投禅师道乐而出家焉。……年暨学岁，创讲《法华》。……后值时俭，衣食俱乏，专意《涅槃》，无心饥冻。……练形将尽，而精神日进，乃投光师而受具焉。……既慧业有闻，众皆陈请，乃讲《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部，轮次相续，并著文疏。……故时人语曰：京师极望，道场法上。……魏齐二代，历为统师。……既道光遐烛，乃下诏为戒师。……及齐破法湮，……上私隐俗服，习业如常。……初天保之中，国置十统，有司闻奏，事须甄异。文宣乃手注状云：上法师可为大统，余为通统。……《撰增一数》法四十卷，并略诸经论所有名数，始从一法，十百千万，有若数林。……又著《佛性论》二卷，《大乘义章》六

卷……《众经录》一卷。（《续高僧传》第八）

僧范——年二十九，……闻讲《涅槃》……遂投邺城僧始而出家焉。初学《涅槃经》，顿尽其致。……复向洛下，从献公听《法华》、《华严》。……后徙辙光师而受道焉。……讲《华严》、《十地》、《地持》、《维摩》、《胜鬘》，各有疏记。（同上）

慧顺——承都下有光律师者，广涉大乘，文无不晓。因往洛阳，时年二十有五，即投光而出家焉。寓于门下，纂修地旨。……博见融冶，陶然有余。讲《十地》、《地持》、《华严》、《维摩》，并立疏记。……随有讲会，众必千余。（同上）

道凭——十二出家……初诵《维摩经》……后学《涅槃》……复寻《成实》。……闻光师弘扬戒本，因往听之。涉闻大乘，深副情愿。经停十载，声闻渐高。乃辞光通法，弘化赵魏。……讲《地论》、《涅槃》、《华严》、《四分》，皆览卷便讲。……而开塞任情，吐纳清爽。洞会筌旨，有若证焉。故京师语曰：凭师法相，上公文句，一代希宝。（同上）

道慎——受具以后，入洛从光师，学于《地论》。后禀上统，而志《涅槃》。……纲网门徒，维摄大法，而为己任。（同上）

僧达——寻复振锡洛都，因遇勒那三藏，奉其新诲。不久值那迁化，覆述《地论》，声骇伊穀。……后



《都督夫人礼佛图》（壁画，盛唐，敦煌莫高窟第130窟）。都督夫人太原王氏，本是名门闺秀，随夫镇边多年。敦煌人修建130窟大佛时，她带头捐了一大笔胭脂钱，所以，按照当时的习惯，她的形象与大佛同在

听光师《十地》，发明幽旨。……讲《华严》、《四分》、《十地》、《地持》，虽无疏记，而敷扬有据，特善论义，知名南北。（《续高僧传》第十六）

安廉——性好老庄，早达经史。……年二十五，启敕出家。乃游方寻道，北诣魏国。于司州光融寺容公所，采习经论。……并听嵩高少林寺光公《十地》。……又受禅法。……讲《四分律》近二十遍，大乘经论，并得相仍。（《续高僧传》第七）



《历代帝王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阎立本绘，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馆）。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是北周第三位皇帝，天和二年（567年）因寺僧日多，滋生是非，国库收入骤减，开始抑佛。建德三年（573年）诏僧道大集京师，斥责佛教不净，下诏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并令沙门、道士还俗，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予王公。其他奉祀崇拜，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唐武宗李炎灭佛这三次历史上的大规模灭佛事件合称为“三武灭佛”

法上之门下，有法存、融智、慧远等。就中慧远，为一代之学者。慧远，姓李氏，敦煌人，后居上党之高都。十三岁，往泽州东山古贤谷寺，就华阴沙门僧思禅师出家，初习诵经，寻随师南诣怀州北山丹谷，每以经中大义问师。

十六岁，随湛律师往邺，普究大小乘经论。特重大乘。二十岁，依法上为和上，慧顺为阇黎，受具足戒。慧光之十大弟子，并为证明。因就大隐(昙隐)律师，习学四分律五夏。后专师法上随侍七年，深究奥旨。寻携学侣，返就高都之清化寺，众为兴讲堂寺宇。及北齐承光二年即北周建德六年，周武帝灭北齐，将准关陇，毁灭齐境之佛教，登座序废立义，于时大统法上等，无敢答者。远独出众抗辩，神气搜然，辞色无挠。后潜于汲郡西山，三年之间，诵《法华》、《维摩》等各一千遍，期遗法不坠。及大象二年，恢复佛教，遂出而长讲于少林寺。隋开皇初，于洛邑开法门，远近归奔，奄同学市。受敕为洛州沙门都。开皇五年，至泽州。七年春，住定州，中途留上党，张讲筵。寻应诏归西京，于内殿敷述圣化。奉敕住兴善寺，法会大盛。寻又别建净影寺，常居讲说。四方学者来投者，七百余人。开皇十二年春，敕令知翻译，刊定辞义。其年六月，寂于净影寺，年七十。所著有《大乘义章》、《涅槃经义记》、《十地经论义记》、《地持经义记》、《华严经疏》、《法华经疏》、《维摩经义记》、《胜鬘经义记》、《起信论义疏》、《无量寿经义疏》、《观无量寿经义记》、《金光明经义疏》、《金刚般若疏》、《温室经义记》、《法性论》等。此中大乘义章，分佛教教义之大纲，为教法、义法、染、净、杂、五聚，二百四十九科。但今杂聚二十九科散逸。远承法上之系统，继南道之学说，然晚年又就昙迁，禀摄论。奉地论宗，兼奉涅槃宗、摄论宗及三论宗。而尤致力于地论宗，盛讲敷《十地经论》(《续高僧传》第八)。其门下有灵璨、宝儒、慧畅、净业、善胄、辩相、慧迁、慧觉、静藏、智徽、玄鉴、行等、明璨、僧昕、灵达、宝安、道嵩、智嶷、道颜、净辩、智达(有二)等。就中灵璨，初住大兴善寺，寻继慧远之后，于净影寺传扬故业。后住大禅定寺。深明《十地》、《涅槃》，备经讲授。慧迁、智徽、玄鉴、道颜、智嶷、宝安、僧昕等，亦皆讲敷《十地》、《涅槃》等。

昙遵之弟子昙迁，研精《华严》、《十地》、《维摩》、《楞伽》、《地持》、《起信》等。逮周武帝毁灭佛教，乃南济大江，栖道场寺，时与同侣，谈唯识义。后获《摄大乘论》，以为全如意珠。隋初，往彭城，盛弘敷之。为北地摄论宗之开祖。

道凭之弟子，有灵裕。十五岁，就明宝二禅师出家。二十岁，闻

慧光律师英猷，即往归禀。至邺下时，慧光已寂，乃从道凭，听《地论》。二十二岁，受具足戒。诵《四分》、《僧祇》，又于昙隐所偏学《四分》。自此专业《华严》、《涅槃》、《地论》、《律部》。唯《大集》、《般若》、《观经》、《遗教》等疏，非师讲授。又从安、游、荣等三师，听《杂心义》；嵩、林二师，学《成实论》。逮周武帝毁灭佛教，乃隐于聚落。隋初，召为都统。后住演空寺。所著有《十地》、《华严》、《涅槃》、《地持》、《般若》、《大集》、《四分》、《胜鬘》、《观经》、《无量寿》、《遗教》等疏，及《大乘义章》、《往生论注》等数十部。其弟子有彭渊、慧休、道昂、灵智、昙荣、道辩等。律宗之智首，亦尝预讲筵。就中彭渊，终南山至相寺之开祖也，精通《华严》、《十地》、《地持》、《涅槃》等。其弟子有法琳、法侃、智正、普安等。智正，初住胜光寺，后往终南至相，从彭渊，常讲《华严》、《摄论》、《楞伽》、《胜鬘》、《唯识》等，并制《华严疏》十卷。其弟子，有智现、智俨。智俨者，法藏之师也。后之华严宗，盖南道地论宗此系统之一转进。

如是，地论南道派，门叶繁荣。反之，北道派不振。道宠之弟子，虽有僧休、法继、诞礼、牢宜、儒果、志念等，然其事迹多不明。就中志念，初从道长，学《智论》。寻诣道宠，学《地论》。又从慧嵩，学《毗昙》。逮周武帝毁灭佛教，乃逃海隅，重研寻小论。历住晋阳开义寺、大兴国寺，著《杂心论疏》及《广钞》等。

《十地经论者》，世亲论师解释《华严经·十地品》者也。广明《十地》义，又说“八识”、“无明”、“三身”、“三聚净戒”、“因分果分”、“总别同异”等六相。以其中说“阿梨耶识”、“阿陀那识”及“无明”等，且述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之义旨；《地论》译出后，学者以其中之“阿梨耶识”，与《楞伽》所谓“如来藏心”，《涅槃》所谓“佛性同视”；说为真常净识。以“阿陀那”以下七识为妄识，特名其中之“阿陀那识”为无明。如慧远于《大乘义章》八识义，说“阿陀那”及“阿梨耶”二识之区别，以“阿陀那”识为无明痴暗之妄识，以“阿梨耶”识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其说如下：

所言识者，乃是神知之别名也。随义分别，识乃无量。今据一门，且论八种。八名是何，一者眼识，二者耳识，三者鼻识，四者舌识，五



《僧都统像》（壁画，新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都统是西域高昌回鹘王国的最高僧官

者身识，六者意识，七阿陀那识，八阿梨耶识。……阿陀那者，此方正翻，名为无解，体是无明痴暗心故。随义傍翻，差别有八。一无明识，体是根本无明地故。二名业识，依无明心，不觉妄念忽然动故。三名转识，依前业识，心相渐粗，转起外相分别取故。四名现识，所起妄境，应现自心，如明镜中，现色相故。五名智识，于前现识所现境中，分别染净违顺法故。此乃昏妄分别名智，非是明解脱为智也。六名相续识，妄境牵心，心随境界，攀缘不断；复能任持善恶业果不断绝故。七名妄识，总前六种，非真实故。八名执识，执取我故，又执一切虚妄相故。阿梨耶者，此方正翻，名为无没，虽在生死，不失没故。随义傍翻，差别有八。一名藏识，如来之藏为此识故。是以经言如来之藏，名为藏识。以此识中涵含法界恒沙佛法，故名为藏。又为空义所覆藏故，亦名为藏。二名圣识，出生大圣之所用故。三名第一义识，以殊胜故。故《楞伽经》说之以为第一义心。四名净识，亦名无垢识，体不染故。故经说为自性净心。五名真识，体非妄故。六名真如识，论自释言，心之体性，无所破故，名



《金刚力士像》（唐代，敦煌壁画，英国博物馆收藏）

之为真。无所立故，说以为如。七名家识，亦名宅识，是虚妄法所依处故。八名本识，与虚妄心为根本故。（《大乘义章》第三末《八识义》）

次就真妄，开合为二。前六及七，同名妄识。第八名真。妄中前六，迷于因缘虚假之法，妄取定性，故名为妄。第七妄识心外无法，妄取有相，故名为妄。第八真识，体如一味，妙出情妄，故说为真。又复随缘，种种变异，体无失坏，故名为真。如一味药，流出异味，而体无异。又以恒沙真法集成，内照自体恒沙真法，故名为真。（同上）

此慧远之学说也。然智顗之《法华玄义》第五下云："地论明阿梨耶是真常净识。"吉藏之《中观论疏》第七本云："旧地论师，以七识为虚妄，八识为真实。"又《法华玄论》第二云："又《摄大乘论》，僧伽菩萨所造，及《十八空论》，波薮所造；皆云八识是妄识，谓是生死之根。先代地论师，用为佛性，谓是真极。"又菩提流支之《金刚仙论》第五，出"第八佛性识"语。以是观之，慧远之学说，可云传承地论传统之教旨者也。关于南北二道学说之差异，一说北道之学说，为梨耶依持说。南道之学说，为真如依持（或法性依

持）说。如天台宗之湛然，于《法华玄义释签》，说梁陈以前之地论师，有南北二派云：



天台宗智顗大师舍利盒

陈梁以前，弘地论师，二处不同。相州北道，计阿梨耶以为依持。相州南道，计于真如以为依持。此二论师，俱禀天亲，而所计各异，同于水火。加复《摄大乘》兴，亦计梨耶，以助北道。又《摄大乘》前后二译，亦如地论二计不同。旧译即立庵摩罗识。唐三藏译，但立第八。（《法华玄义释签》第十八）

又其《法华文句记》云：

古弘地论，相州自分南北二道，所计不同。南计法性生一切法，北计梨耶生一切法，宗党既别，释义不同。（《法华文句记》第七中）

即南道派，以梨耶与真如同视，计于真如以为依持。即一切诸法者，真如之缘起所生，故即为万有所生之依持。北道派，计梨耶以为依持，主张一切万有，从梨耶缘起。南道派之真如依持说，依慧远之《大乘义章》如下：

真中分二，一阿摩罗识，此云无垢，亦曰本净。就真论真，体相常净，故曰无垢。此犹是前心真如门。二阿梨耶识，此云无没。即前真心，随妄流转，体无失坏，故曰无没。（《大乘义章》第三末）

此显阿梨耶，亦称阿摩罗无垢识，其体不异。然阿梨耶名，约随妄流转义；阿摩罗，就真体本净义；其义相有不同。故当论一切法之依持，不取随妄流转之阿梨耶，以阿摩罗即无垢真如为依持。慧远属于南

道派，故此说可视为即祖述南道之真如依持说者。

一说关于南北二道学说之差异，南道之学说，为梨耶净识之八识建立说。北道之学说，为真妄和合之九识建立说，立第八梨耶妄，第九梨耶净。然虽有第九识，尚无庵摩罗名。及后真谛之摄论宗起，立八识梨耶妄九识庵摩净说，其所归与地论北道一致，因是北道派与摄论宗合，唯南道独存。

第十五节　摄论宗

摄论宗者，依《摄大乘论》，主张无尘唯识义，兼立九识义，倡对治阿梨耶识，证入阿摩罗无垢识之一派。真谛其开祖也。《摄大乘论》，前后有三译。一后魏佛陀扇多译，二陈真谛译，三唐玄奘译。又别有隋达摩笈多共行矩等译《摄大乘论》释论中所揭论文。又有西藏译。然摄论宗所宗，真谛译也。陈天嘉四年，真谛于广州制止寺，译出《摄大乘论》三卷，《摄大乘论释》十二卷。同时讲之，撰《义疏》八卷。又别译出《决定藏论》、《三无性论》、《转识论》等，制《九识义记》等，成一家之说。其弟子有慧恺（《续高僧传》作智恺）、曹毗、法泰、僧宗、道尼、法准、慧旷等。

慧恺——智敫——慧恺，俗姓曹氏，住杨都寺。初与法泰等，前后异发，同往岭表，奉祈真谛。恺素积道风，词力殷赡。乃对翻《摄论》，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并了，都合二十五卷。后更对翻《俱舍论》，十月便了，文疏合数八十三卷。……恺后延归还广州显明寺……请谛重讲《俱舍》，才得一遍。至陈光大中，僧宗、法准、慧忍等，度岭就谛求学。以未闻《摄论》，更为讲之。起四月初，至腊月八日，方讫一遍。明年，宗等又请恺于智慧寺讲《俱舍论》……讲至业品疏第九卷，文犹未尽，以八月二十日遘疾，自省不救，索纸题诗……握手语别，端坐俨思，奄然而卒。（《续高僧传》第一）恺讲《摄论》时，有智敫者，与道尼等，于堂听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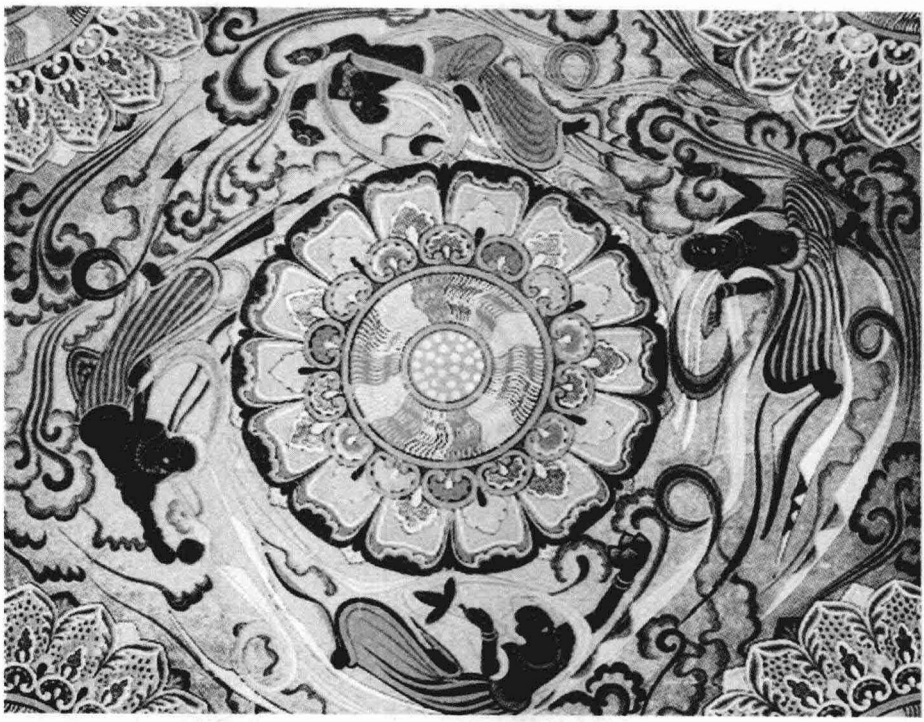
时有循州平等寺沙门智敫者，弱年听延祚寺道、缘二师《成实》。

并往北土沙门法明，听《金刚般若论》。又往希、坚二德，听《婆沙》、《中论》。……及翻《摄论》，乃为广州刺史安南蒋军阳山公颀，请宅安居，不获专习，后翻《俱舍》，方预其席。及恺讲此论，敞与道尼等二十人，并掇拾文疏，于堂听受。……后……于本州道场寺，偏讲《摄论》十有余遍。……敞撰谛之翻译历，始末指订，并卷部时节，人世详备，广有成叙。(同上)

曹毗——僧荣——法侃——谛有菩萨戒弟子曹毗者，恺之叔子。……少携至南，受学《摄论》。……太建三年，毗请建兴寺僧正明勇法师，续讲《摄论》。……晚住江都，综习前业。常于白塔寺，开演诸论。(同上)曹毗之弟子，有僧荣、法侃。如传云："禅定僧荣，日严法侃等，皆资其学。"僧荣之弟子，有慧琏。法侃之弟子，有道抚。然僧荣之事迹不详，仅于《慧琏传》中，



无著菩萨。古代印度佛教高僧，北印度犍陀罗人。他和弟弟世亲菩萨是印度瑜伽行唯识学派(印度唯识宗）的创始人。无著菩萨所著的《摄大乘论》是中国佛教十三宗之一的摄论宗的主要经典，其学者被称为"摄论师"



《莲花飞天藻井》（局部，唐代，敦煌莫高窟第392窟）。唐代最具代表性的藻拱图案。藻井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宫殿或厅堂天花板上的一种独特装饰，一般做成向上隆起的井状，有方形、多边形或圆形凹面，周围饰以各种花纹、雕刻和彩绘

得知其为《摄论》学者。

释慧琎……扬州江都人也……遂放依荣法师而出家焉。……听荣《摄论》大悟时伦，即而讲说，嗟赏者众。……于仁寿年中，从荣，被召入于禅定。……贞观之初，任云华寺上座，常弘《摄论》，化开律部。（《续高僧传》第二十二《慧琎传》）

释法侃……荥阳人也，……属齐历不绪，周湮法教。南度江阴，栖迟建业。……陈平之后，北止江都安乐寺。有曹毗者，清信士也，明解《摄论》，真谛亲承。侃乃三业归从，玄义请决。即开融胜相，覆叙所闻。毗自听之，恐有遗逸。侃每于隐义，发明铺示，既允惬当，毗皆合掌称善。……侃学专《摄论》，蹑足亲依。披析幽旨，涣然标诣。解义释名，见称清彻。诸赴听者，欣其指况。（《续高僧传》第十一）

有道抚法师者，俊颖标首，京城所贵，本住总持，宗师异解，用通

《摄论》。及临侃席，数扣重关，束心展礼，餐承音训。遂舍其本习，从归真谛。(同上)

法泰——靖嵩——释法泰……住杨都大寺，与慧恺、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有天竺沙门真谛……将旋旧国，途出岭南，为广州刺史欧阳颜固留。……泰遂与宗、恺等，不惮艰辛，远寻三藏于广州制旨寺笔受文义，垂二十年，前后所出，五十余部，并述义记。……谛又与泰译《明了论》、《释律二十二大义》，并疏五卷。……至陈太建三年，泰还建业，并赍新翻经论，创开义旨，惊异当时。其诸部中，有《摄大乘论》、《俱舍论》。……思越恒情，鲜能其趣。先是梁武宗崇《大论》，兼玩《成实》。学人声望，从风归靡。陈武好异前朝，广流《大品》，尤敦《三论》。故泰虽屡演，道俗无受。……会彭城沙门靖嵩，避地金陵。……希斯正理，昼谈恒讲，夜请新宗。……泰振发玄门，明衷弘诣。核其疑义，每臻玄极。皆随机按旨，披释无遗。(《续高僧传》第一)如是，法泰于建业演新译经论，咨受之者，仅有靖嵩。

周武摒除，释门离溃。遂与同学法贵、灵侃等三百余僧，自北徂南，传于江左。……有天竺三藏，厥号亲依(真谛)。赍《摄》、《舍》二论，远化边服。初归梁季，终历陈朝。二十余年，通传无地，虽云译布，讲授无闻。唯嵩独拔玄心，玩味兹典。才有讲隙，便诣沙门法泰，咨决疑义。数年之中，精融二部。自《佛性》、《中边》、《无相》、《唯识》、《异执》等论四十余部，皆总其纲要。……开皇十年……嵩与灵侃等……俱还江北……行达徐方，盛开讲肆。……于是常转法轮，江淮通润。遂使化移河北，相继趋途，望气相奔，俱咨《摄论》。嵩学资真谛，义实天亲。……撰《摄论疏》六卷、《杂心疏》五卷，又撰《九识》、《三藏》、《三聚戒》、《二生死》等玄义，并行于世。(《续高僧传》第十)靖嵩不独承真谛一派，亦尝攻研《地论》。然其述作中，有《摄论疏》，又有《九识玄义》，谈所谓庵摩罗净识，可以推知其所归摄论宗也。其门下，有智凝、法护、道因。

释智凝，不详姓族，豫州人。……往彭城嵩公，仰咨《摄论》。……心若旧闻，再无重请。初讲才讫第二胜相，顾诸徒曰：《摄论》纲旨，都可见矣，余文无暇更听。便欲制疏，往辞于嵩。……及著疏既了，剖决词宗，依而讲解，声望转盛。后赴京辇，居于辩才，引众



《寒山拾得图》（绢本，清，蒋贵绘，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此图描绘唐贞观年间之高僧寒山与拾得二人在寺执炊涤器的情形。寒山亦称寒山子，居天台始丰县寒岩，好吟诗偈，状似疯癫。拾得是孤儿，寺僧拾而养之，故名拾得

常讲，亟传徽绪。……初凝传法关东，无心京讲。有明及法师者，《摄论》嘉名，宗绩相师。……凝因承及绪，故学者不移其宗。……有学士灵觉、道卓，并蜀土名僧，依承慧解，擅迹京室。逸还益部，弘赞厥宗。故岷洛《摄论》，由之而长矣。（《续高僧传》第十）智凝之门下，灵觉、道卓外，有僧辩、智则、道积。

释僧辩……南阳人也。渚宫陷没，入关住于冯翊焉。……受具以后，专寻经论。时有智凝法师，学望京华，德隆岳表。辩从问知津，乃经累载，承席复述，允合同伦。遂使旁疏异解，曲有正量。识者佥悟，击其大节。大业初岁，召入大禅定道场，众复屯之，欣其开解。……贞观翻经，被征证义。……《俱舍》一论，振古未开，道岳法师，命章构释。辩正讲论，废而听之。随闻出钞，三百余纸。……其《摄论》、《中边》、《唯识》、《思尘》、《佛性》、《无性》论，并具出章疏。（《续高僧传》第十五）

释智则……雍州长安人，二十出家，止辩才寺，听凝法师《摄论》四十余遍。（《续高僧传》第二十五）释道积，河东安邑人也。……又依辩才智凝法师《摄大乘论》，于十义熏习，六分转依，无尘唯识，一期明悟。（《续高僧传》第二十九）

释法护……本赵郡人，祖康为济阴太守，子孙遂家焉。……又往彭城嵩论师所，以是《摄论》命家，海内标仰。……既居慧日，高彦成群，常讲《中观》、《涅槃》、《摄论》。伪郑既降，太宗(唐太宗)初入，别请名德五人，护居其列。自此校角《摄论》，去取两端。或者多以新本确削，未足依任。而护独得于心。及唐论新出，奄然符会。以为默识之有人焉。……撰《摄论指归》等二十余篇。(《续高僧传》第十三)

释道因……濮阳人也。……又于彭城嵩法师所，传摄大乘。……因夏腊虽幼，业行攸高。独于众中，迥见推揖。每敷《摄论》，即令复讲。……未几，因避难三蜀，居于多宝寺，好事者素闻道誉，乃命开筵，《摄论》、《维摩》，听者千数。……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与玄奘法师翻译，校定梵本，兼充证义。奘师偏奖赏之，每有难文，同加参酌。新翻弗坠，因有力焉。……其专业者，《涅槃》、《华严》、《大品》、《维摩》、《法华》、《楞伽》等经，《十地》、《地持》、《毗昙》、《智度》、《摄大乘》、《对法》、《佛地》等论，及《四分》等律。其《摄论》、《维摩》，仍著章疏。(《宋高僧传》第二)

时益州福成寺，又有道基，少负帙游于彭城，恐亦投靖嵩之会下。后鼓锡南郑，张教西岷，敦阅大乘，弘扬《摄论》。又有善慧，初在徐州之彭城寺，诵《法华经》，听取《摄论》，恐亦靖嵩之学徒。同时有慧景、宝暹等，并明《摄论》。

僧宗——陈光大中，僧宗、法准、慧忍等，度岭就谛求学。(《续高僧传》第一)

自谛来东夏，虽广出众经，偏宗《摄论》。……故随处翻传，亲注疏解。依心胜相后疏，并是僧宗所陈。躬对本师，重为释旨。增减或异，大义无亏。宗公别著行状，广行于世。(同上)

道尼——道岳——智光——慧休——有九江道尼者，创弘《摄论》，海内知名。以开皇十年至杨都，来化京辇。亲承真谛，业寄传芳，岳因从受法。(《续高僧传》第十三)

道尼住本九江，寻宗谛旨，兴讲《摄论》，腾誉京师。开皇十年，下敕追入。既达雍辇，开悟弘多。自是南中，无复讲主。(《续高僧传》第一)道尼之弟子，有道岳、智光、慧休。道岳者，旧《俱舍》研究之殿军。智光、慧休，《摄论》学者也。

释智光，江州人，尼论师之学士也。少听《摄论》，大成其器。……开皇十年，敕召尼公，相从入京，住大兴善寺。仁寿创塔，召送循州。……频开《摄论》，有名秦壤。（《续高僧传》第二十六）

释慧休，姓乐氏，瀛州人也。……投勖律师而出家焉。……会裕（灵裕）师入关，因便预从。遇昙迁禅师及尼论师等，讲扬《摄论》。每举一会，余驾停轮。词吐既新，领拔弥悉。周涉三遍，即造疏章。（《续高僧传》第十五）其弟子灵范，亦显扬《摄论》。

法准—净愿—末师准，《摄论》纲纽章句并通。……依解制节，广流章疏。（《续高僧传》第十《净愿传》）此外法准之事迹，散见真谛、慧恺、慧旷等传中。

慧旷——俗姓曹氏，谯国人也。其后别派，今为襄阳人焉。……与宗、恺、准、韵、诸师，俱值真谛，受《摄大乘》，《唯识》等论，《金鼓》、《光明》等经。俄而真谛涅槃，法朋凋徙。乃共同学僧宗，俱栖匡岫，分时敷说，法化弥隆。（《续高僧传》第十）

此外真谛之弟子，《僧传》存其名者，智休、僧忍、慧忍等。

《摄论》，由法泰、曹毗、道尼、法准等，传于北地。然《摄论》之北地传播上最重要者，北地摄论宗之开祖昙迁也。昙迁之《摄论》学统，全无师承。迁，博陵饶阳人，留心庄易，归意佛经。二十一岁，从定州贾和寺昙静出家。初学《胜鬘经》，寻受具足戒。后归邺下，历诸讲肆。弃小专大，不以经句涉怀。偏就



《岩关古寺图》（绢本，南宋，贾师古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昙遵，禀佛法纲要。后研精《华严》、《十地》、《维摩》、《楞伽》等经，《地持》、《起信》等论，咸究其深赜。逮周武帝平齐，毁灭佛教，逃之江南，栖杨都道场寺，时与同侣，谈唯识义。又与沙门慧晓、智璀、智晃等结交。迁虽先讲《唯识》，薄究通宗。至于思构幽微，尚有所凝滞。偶至桂州刺史蒋君之宅，获《摄大乘论》，以为全如意珠。大部斯洞，文旨宛然。将弘演之。时周灭隋兴，遂与同侣，俱辞建业，捧持《摄论》，进达彭城。有一檀越，舍宅栖之，遂目所住为慕圣寺。即弘敷《摄论》，又讲《楞伽》、《起信》、《如实》等论。《摄论》北土创开，自此为始。后至广陵(江都)，于开善寺，弘敷《摄论》。江都才了，徐方官庶，复迎还北。盛转法轮，声名遐布。隋开皇七年秋，应文帝之召，入长安。时慧远、慧藏、僧休、宝镇及洪遵五大德，各奉明诏，同集京辇。迁乃率其门人，与五大德共谒帝，将蒙礼接。又敕所司，并于大兴善寺，安置供给。众以《摄论》初辟，投诚请祈，即为敷弘，受业千数。昙延、慧远，当时北方学者之中坚也。慧远亦躬处坐端，横经禀义。昙延之弟子等，亦皆列其讲席。又于同寺，与僧林等，监掌阇那崛多及达摩笈多译事。迁既为帝王挹敬，侯伯邀延。抗行之徒，是非纷起。乃著《亡是非论》谕之。后文帝建禅定寺，以迁为寺主。迁撰《摄论疏》十卷，《楞伽》、《起信》、《唯识》、《如实》等疏，及《九识》、《四明》等章，并《华严明难品玄解》等，二十余卷。今悉逸失。大业三年寂，尔后，《摄论》以禅定寺为本处，专行于北地。(《续高僧传》第十八第二)

从昙迁受《摄论》者，有道哲、静琳、玄琬、道英、明驭、静凝等。

道哲——沙门昙迁，有知人之誉，敬备师礼从受《摄论》。研味至理，晓悟其文……撰《百识观门》十卷，《智照自体论》六卷，《大乘闻思论》等行世。弟子静安、道诚，并承习厥宗。(《续高僧传》第二十)

静琳——后入关中，遇昙迁禅师，讲开《摄论》，一闻如旧，慧不新闻。……大业三年，……在明轮、妙象诸寺，讲扬《摄论》，识者归焉。(同上)

玄琬——又欲钦佩《唯识》，包举理性，于昙迁禅师，禀学《摄论》。(《续高僧传》第二十二)

道英——后在京师，住胜光寺，从昙迁禅师，听采《摄论》。讲悟既新，众盈五百，多采名教，鲜能如理。而英简时问义，唯陈止观，无相思尘，诸要槩节，深会大旨。迁弥重之，语诸属曰：尔虽曰考通文义，无择昏明。得其妙者，唯道英乎！（《续高僧传》第二十五）

明驭——初学《涅槃》，后习《摄论》。……开皇八年，来仪帝里，更就迁师，询求《摄论》。（《续高僧传》第二十六）

静凝——迁禅师之门人也，早年听受，深闲邪正，经律十地，是所询求。后师《摄论》，备尝幽显。（同上）

慧远与其门下净业、辩相、净辩等，共受《摄论》之影响颇大。净业，晚就昙迁，学于《摄论》。辩相，末南投徐部，更采《摄论》，披尽精诣，创演宗门，造疏五卷。净辩，又从昙迁，受《摄大乘》。积岁研求，遂终此业。辩相之门下，有灵润，从辩相及道奘，受《摄论》。后住洪福寺，讲之三十余遍，并造《义疏》十三卷，《玄章》三卷。其犹子沙门智衍，亦讲敷《摄论》，继美前修。

又昙延之门下慧海、道懋、法常、慧诞等，皆善《摄论》。就中，法常初敷讲《涅槃》，后钻核《摄论》。尝造《成实》、《毗昙》、《华严》、《地论》等疏，又著《摄论义疏》八卷，《玄章》五卷。《涅槃》、《维摩》、《胜鬘》等，亦各制疏记。

隋开皇十年，达摩笈多来京师，译出世亲之《摄大乘论释论》十卷，时明则、行矩、彦琮等笔受，此世亲《释论》之第二传也。

唐贞观二十一年，玄奘于弘福寺翻经院，译《摄大乘论·无性释》十卷。翌年，于北关紫薇殿西弘法院，译《摄大乘论本》三卷，并《摄大乘论·世亲释》十卷。二十三年。于大慈恩寺翻经院译毕，大乘巍等笔受。此本论及《世亲释论》之第三传也。玄奘门下，亦盛研习此论。窥基，著《摄大乘论抄》十卷。神泰并玄应，各著《摄论疏》十卷。神廓，著《无性释论疏》十四卷，《摄论章》三卷。玄范，著《摄论疏》七卷等。此外，隋静藏、智正、普明、智实、普应、明诞、慧重、宝积、道璨、法周、昙遂，唐道晔、慧暠、志超、弘智、慧诠、智赞等，皆善《摄论》。又智俨、功迥，各撰《无性摄论疏》。今并不存。

如此，真谛译《摄论》，于陈隋间敷扬甚盛，与《地论》并称。及玄奘弘宣《瑜伽》、《唯识》，此论摄于《瑜伽十支论》，又成唯识所

依六经十一论；后遂无别立摄论宗者。

《摄大乘论》，立十种胜相，以阿梨耶识为一切法所依止，又明一切法之相性，有依他（依他起）、分别（遍计所执）、真实（圆成实）三种。摄论宗者，诠明此义旨者也。



维摩罗诘居士像。维摩罗诘，又称毗摩罗诘，略称维摩或维摩诘。意译为净名、无垢称诘，意思是已洁净、没有染污而称的人。他是一个在家的大乘佛教居士，著名的在家菩萨

摄论宗，于八识上，更举第九识。但《摄大乘论》，实际说八识，不举九识。真谛别依《楞伽经》及《决定藏论》等，倡九识义。即于八识外，立阿摩罗识，为第九识。第八阿梨耶者，有漏随眠识。第九阿摩罗者，真常净识。如《决定藏论》云：

断阿罗耶识，即转凡夫性。舍凡夫法，阿罗耶识灭。此识灭故，一切烦恼灭。阿罗耶识退治故，证阿摩罗识。阿罗耶识，是无常，是有漏



《释迦牟尼重返人间图》。此图描绘的是释迦牟尼农历九月二十二日从天宫返回人间，为大众说法的情景。画幅正中一架巨大云梯将人间地界与三十三天连接起来。释迦佛飘然踏梯而降，彩云飘绕，弟子拥引，天女飞绕，虔诚恭迎佛祖的人执捧鲜花、哈达及各种吉物

法。阿摩罗识，是常，是无漏法。得真如境道故，证阿摩罗识。阿罗耶识，为粗恶苦果之所追逐。阿摩罗识，无有一切粗恶苦果。阿罗耶识而是一切烦恼根本，不为圣道而作根本。阿摩罗识，亦复不为烦恼根本，但为圣道得道得作根本。（《决定藏论》卷上）

是即真谛九识义之论据也。又真谛译《三无性论》，说生如如、相如如、识如如、依止如如、邪行如如、清净如如、正行如如。七种如如中，于第三识如如下，明十二人等一切诸法，皆是乱识所作。此乱识又是分别依他法。故唯阿摩罗识，是无颠倒法，是无变易法，是真如如。如论云：

三识如如者，谓一切诸行，但唯是识。此识二义，故称如如。一摄无倒，二无变异。摄无倒者，谓十二人等一切诸法，但唯是识。离乱识外，无别余法。故一切诸法，皆为识摄。此义决定，故称摄无倒。无

倒，故如如。无倒如如，未是无相如如也。无变易者，明此乱识，即是分别依他似尘识所显。由分别性永无故，依他性亦不有。此二无所有，即是阿摩罗识。唯有此识，独无变易，故称如如。前称如如，但遣十二入。小乘所辨一切诸法，唯十二入，非是颠倒。今大乘义，破诸入并皆是无，唯是乱识所作，故十二入则为颠倒，唯一乱识则非颠倒，故称如如。此识体犹变易，次以分别依他，遣此乱识。唯阿摩罗识，是无颠倒，是无变易，是真如如也。（《三无性论》卷上）

真谛之著作，今皆不传，圆测之《解深密经疏》，略出其说如下：

真谛三藏，依《决定藏论》，立九识义。如九识品说：言九识者，眼等六识，大同识论。第七阿陀那，此云执持执持第八为我我所，唯烦恼障，而无法执，定不成佛。第八阿梨耶识，自有三种。一解性梨耶，有成佛义。二果报梨耶，缘十八界。故中边分别偈云：根尘我及识，本识生似彼。依彼论等说，第八识缘十八界。三染污阿梨耶，缘真如境，起四种谤，即是法执，而非人执。依安慧宗，作如是说。第九阿摩罗识，此云无垢识，真如为体。于一真如，有其二义。一所缘境，名为真如及实际等。二能缘义，名无垢识，亦名本觉。具如九识章引《决定藏论九识品》中说。（《解深密经疏》第三）

依是，真谛名第七识为阿陀那，唯烦恼障我执，而无法执。第八阿梨耶识，有解性、果报及染污三种义。就中染污即法执，缘真如，起四种谤。果报第八识，缘十八界。解性第八识，有成佛义。又第九阿摩罗识，即本觉，取真如二义中能缘义，名为识。又定宾之《四分律疏·饰宗义记》云：

真谛三藏云：阿摩罗识，有二种。一者所缘，即是真如。二者本觉，即真如智。能缘，即不空如来藏。所缘，即空如来藏。若据通论，些二并以真如为体。即当《金光明经》法如如慧如如是也。（《四分律疏·饰宗义记》卷三本）

是亦明阿摩罗识者，真如智；当《金光明经》所谓慧如如。又二如来藏中不空如来藏，即此识义。又敦煌出土作者不详之《摄大乘论抄》，叙《摄论》之宗旨，谓此论若约世谛论，以《唯识》为所诠宗旨。若约真谛论，以二无我真如为所诠宗旨。又约佛性论，此论十种胜相中，初应知依止胜相、应知胜相二；明自性住佛性。次应知入胜相以下六胜相，明引出佛性。后学果寂灭胜相、智差别胜相二，明至得果佛

性。就中自性住佛性者，所证理，即真如。阿梨耶识，虽为诸法之根本依止，开展种种因缘。若据实，即心真如，亦名不空如来藏。一切法之相性，虽有依他、分别、真实三种之别。若据实，三性本非有，即空真如，亦名空如来藏。此与定宾所传之学说有合。又敦煌出土作者不详之《摄大乘论》章，说阿梨耶即无没识，有识生灭、识真如二义。识生灭门，能受净熏，终能转依，成应身功德，名为无没。识真如门，终能显了，成就法身，名为无没。又《续高僧传》举灵润之学说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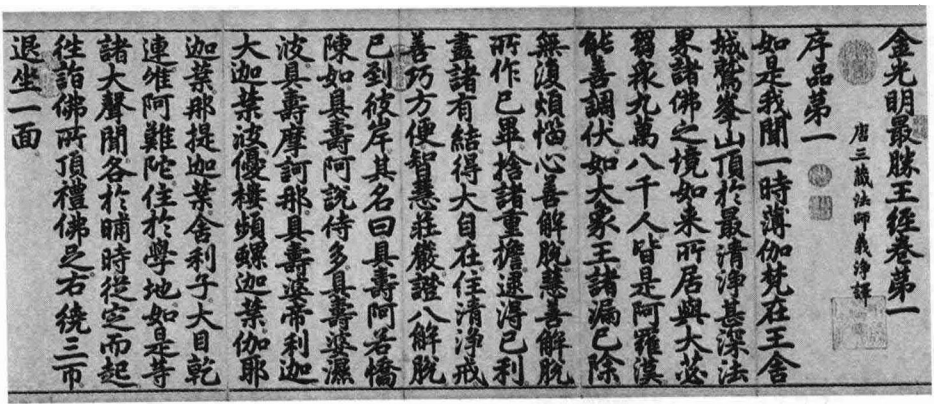
至如《摄论》梨耶，义该真俗。真即无念性清，诸位不改。俗即不守一性，通具诸义。转依以后，真谛义边，即成法身。俗谛义边，成应化体。如未转依，作果报体。据于真性，无灭义矣。俗谛自相，有灭不灭。以体从能，染分义灭。分能异体，虑知不灭。

此谓阿梨耶识，有真如、生灭二门，又有真俗二谛义。《续高僧传》，又记灵润关于三无性说，倡新义如下：

众师并谓有三重观，无相无生及无性性也。润揣文寻旨，无第三



《水陆缘起图》（局部，北京首都博物馆藏）。水陆法会又叫水陆道场，是佛教中超度一切亡魂、普济六道众生的大型法会。图中画梁武帝与宝志禅师对坐，下半部是黑地金字的宋代宗赜所作《水陆缘起》，图上有慈圣皇太后款并印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一
唐三藏法師義淨譯
序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王舍城鷲峯山頂於最清淨甚深法界諸佛之境如来所居與大菩薩衆九萬八千人皆是阿羅漢能善調伏如大象王諸漏已除無復煩惱心善解脫慧善解脫所作已畢捨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得大自在住清淨戒善巧方便智慧莊嚴證八解脫已到彼岸其名曰具壽阿若憍陳如具壽阿說侍多具壽婆濕波具壽摩訶那具壽婆帝利迦大迦葉波優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舍利子大目乾連唯阿難陀住於學地如是等諸大聲聞各於晡時從定而起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右繞三帀退坐一面

《金光明经》（又名《金光明最胜王经》）（局部，元，赵孟頫书，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重也。故论文上下，唯有两重。舍得如文。第一前七处舍外尘邪执，得意言分别。第八处内，舍唯识想，得真法界。前观无相，舍外尘想。后观无生，舍唯识想。第二刹那，即入初地，故无第三。诠约三性，说三无性。观据遣执，唯有两重。至如本识三相，自相受熏。依他性中，说有总别三灭。又四涅槃，离合义异。两处三种熏习，体无有别，诸如此等，有异诸师，存废之旨，陈具章疏。（《续高僧传》第十五）



东方持国天王。梵文音译，名“多罗吒”，意译“持国”，持国的意思是慈悲为怀。他是主乐神，故手持琵琶，表明他要用音乐来使众生皈依佛教。此天王位居东方，负责守护东胜神洲



西方广目天王。名“毗留博叉”，意译为“能以净天眼随时观察世界，护持民众”。传说他是群龙的领袖，故手持一龙（或作赤索），看到有人不信佛教，即用索捉来，使其皈依佛教。此天王位居西方，负责看守西牛贺洲

中国寺庙中象征风调雨顺的四大天王



北方多闻天王。名“毗沙门”，意译为“以福德名闻于四方”。他右手持尊胜幢，用以制伏魔众，左手握吐宝鼬鼠，护佑民众财富。此天王位居北方，负责守护北俱卢洲



南方增长天王。名“毗琉璃”，“增长”意为“能传令众生，增长善根，护持佛法”。他手持宝剑，是为保护佛法不受侵犯。此天王位居南方，负责守护南瞻部洲

第三章
中国佛教之光大时代

第一节　隋唐时代之佛教

一、隋

隋唐时代者，中国佛教全盛之时期，新宗派成立之时代也，新教义组织之时代也。此时代之宗派及其教义，为中国佛教之精华。

隋文帝，奉佛教极厚，开皇元年，应昙延之请，下诏兴复佛法。二十年，诏有毁佛天尊像者，以大逆不道论。其翌年仁寿元年，诏天下名藩，建灵塔。又遣沙门净业、真玉等，分送舍利，奉藏诸郡百十一塔。同年，北天竺阇那崛多（译云至德），共南天竺达摩笈多（译云法密），于大兴善寺，译编《法华》为八卷，称《添品妙法莲华经》。（《佛祖统记》第三十九《佛祖历代通载》第十一）

《佛祖历代通载》，称帝在位间，“大度僧尼，将三十万。崇缉寺宇，向有五千。翻译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经论，垂五百卷”。（《佛祖历代通载》第十一）

次炀帝嗣位，亦厚皈依佛教。帝在藩时，尝迎请智顗，设千僧会，自受菩萨戒。大业三年，发敕度千僧，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佛祖统记》第三十九）

隋唐间，名德辈出。就中，在隋代，先有智顗，后有吉藏，为炀帝所皈依。吉藏，姓安氏，其先本安息人，故有胡吉藏之称。以梁太清三年，生于建康。七岁，依三论宗之兴皇寺法朗出家。尔后随从法朗，专学本宗，研钻不倦。三十三岁时，法朗寂。时当陈末隋初，江阴凌乱，

道俗波迸。乃率其徒众，往诸寺中。但是文疏，并皆收聚，后洮简之。故目学之长，勿过于藏。注引宏博，咸由此焉。及隋平定百越，遂去建康，往东南之越州，住嘉祥寺，开讲筵，问道者常千余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诸疏之著述，多在此时。因是后世取寺号，尊称为嘉祥大师。隋炀帝大业二年(一说仁寿二年或开皇末岁)，置四道场，即扬州之慧日寺，长安之清禅寺、日严寺、香台寺，(一说嘉祥、日严、实际、会昌)召藏入慧日寺。及日严寺成，又延藏往彼居之。于是道振中原，道俗为云集。藏于此间，专兴隆《三论》，遂大成本宗。后唐高祖灭隋，入长安，闻其德望，又加殊遇。武德六年寂，年七十五。生平讲《三论》百余遍，《法华经》三百余遍，《大品》、《智论》、《华严》、《维摩》等各数十遍，并著章疏。就中《中论疏》、《百论疏》、《十二门论疏》、《大乘玄论》、《二谛义》、《三论玄义》等，其主著也。



隋文帝（541—604）。名杨坚，汉族人士，鲜卑姓是普六茹，小字那罗延。隋朝开国皇帝，弘农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人，他结束了自东汉末年到隋统一前近400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实现了自秦汉以来的又一次统一

吉藏，承罗什所传法门，而网罗魏晋以来南北朝时代诸宗之学说，一一研究批评，以庄严之。于吴越地，盛唱三论宗。虽然及晚年思想来一转化，频赞天台之法义，其《仁王般若经疏》，依智顗之学说，作五重玄义。《佛祖统记》，称藏尝于隋开皇十七年，智顗再归天台，奉疏请讲《法华》，不赴暨灌顶弘法称心，因求《法华玄义》，发卷一览，即便感悟。乃焚弃旧疏，深悔前作，来投灌顶，咨受观法云云。(《续高僧传》第十一《佛祖统记》第六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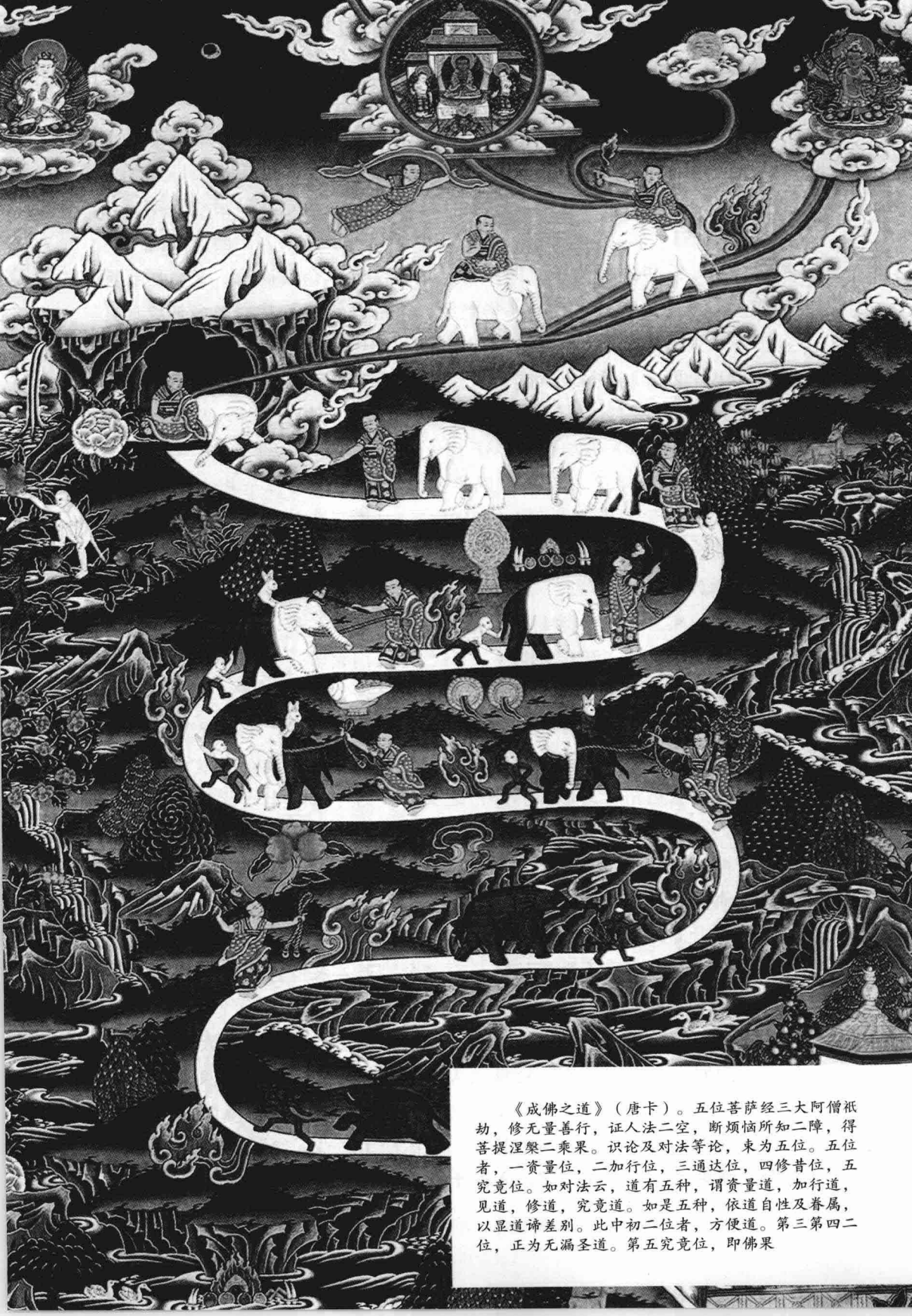
二、唐

唐高祖，亦崇信佛教。然太史令傅奕，在隋为道士，及为令，疏请除罢佛教，前后七上，词皆激切，帝颇惑之，以其疏付群臣杂议。皆言佛法兴自累朝，弘善遏恶，理无废弃。独太仆卿张道源附奕，称其奏合理。宰相萧瑀，廷斥奕曰："地狱正为此人设也。"奕又集晋魏以来驳佛教者，著《高识传》。同时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与奕相辅，排击佛教。帝复以奕疏颁示诸僧，问出家于国何益？法琳、明概、慧乘诸僧，著论辩之，合秦王府典仪李师政之《内德论》，同进之于朝。就中法琳所著，曰《破邪论》，谓佛教彻万法之源，而孔老立言，特域中之治。凡出家者，守志明道，弘善兴福，启迪昏迷，利国非浅。明概所著，曰《决讨论》。决对奕谤佛僧事八条。慧乘所著，曰《辩正论》。十喻九箴，破李仲卿十异九迷之谬。而李师政之《内德论》，开陈佛化之益。帝览诸僧论议，悟奕等誉道毁佛为协私，遂下诏并沙汰二教。诸僧、尼、道士、女冠、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止，供给衣食。其戒行亏缺者，并令罢道，各还桑梓。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毁之。时武德九年五月也。然其后未几，以秦王李世民为皇太子，付以军国政事，大赦天下，停前沙汰二教诏。



李渊（566—635）。唐高祖，为唐代开国的君主，姓李，名渊，字叔德，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北）人

及太宗贞观之治，盛与外国交通，于是祆教、摩尼教、回教，又景教，当时其教徒阿罗本，亦远将经像，来长安。然在佛教，亘太宗、高宗



《成佛之道》（唐卡）。五位菩萨经三大阿僧祇劫，修无量善行，证人法二空，断烦恼所知二障，得菩提涅槃二乘果。识论及对法等论，束为五位。五位者，一资量位，二加行位，三通达位，四修昔位，五究竟位。如对法云，道有五种，谓资量道，加行道，见道，修道，究竟道。如是五种，依道自性及眷属，以显道谛差别。此中初二位者，方便道。第三第四二位，正为无漏圣道。第五究竟位，即佛果

二代，法顺、智俨、道绰、善导、玄奘、道宣等名德辈出，日臻隆盛。

法顺，俗姓杜氏，故一般称为杜顺，雍氏万年县杜陵人，生于陈武帝永定二年。十八岁出家，事因圣寺僧珍，受持定业。后住终南山，宣扬《华严》。尝行化庆州，劝民众设斋会，供施千人。隋大业九年，至智俨舍，乞以之为弟子，即以付上足达法师，令其训诲。又有居士樊玄智，南投为弟子。乃令诵《华严经》，修普贤行。其言教多抑浮词，显正理。太宗闻其德望，诏请入内，隆礼崇敬，锡号帝心。贞观十四年寂，年八十四。顺盛弘《华严》之宗义，后世尊为华严宗第一祖。所著有《华严法界观门》等。其弟子有智俨、动意、达法师等，唯智俨独得其奥。（《续高僧传》第二十五《华严经传记》第三第四《法界宗五祖略记》）

智俨为华严宗第二祖，以居终南山至相寺，又称至相大师。又居云华寺，故亦称云华尊者。十二岁时，从杜顺，入终南。十四岁，始出家。后就昙迁之弟子法常，听《摄大乘论》。不数岁，洞解精微，法常同门之僧辩，叹其慧悟。二十岁，受具足戒后，学《四分》、《八犍度》、《成实》、《十地》、《地持》、《涅槃》等。后于法常同门之静琳所，广学征心，索隐探微。一日，以法门繁旷，智海冲深，方驾司南，未知何厝。乃于经藏前立誓，信手取之，得《华严经》第一卷。于是从至相寺智正，听受此经。寻自遍览藏经，讨寻众释，得慧光之文疏，粗知别教一乘无尽缘起之要旨。后依异僧之劝，陶研《十地》中六相之义。大有启悟，遂制疏释华严之文旨。时年二十七。此疏即《大方广佛华严经搜玄分齐通智方轨》，略称《华严经搜玄记》，贞观二年作。俨神用清越，常讲说《华严》及《摄论》，化导不倦。晚年又在云华寺，讲《华严》，宗风大振。法藏于是时，来投其门下。总章元年寂，年六十七。所著《华严孔目章》、《华严五十要问答》、《华严一乘十玄门》外，有《无性摄论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略疏》等。弟子有怀齐、法藏、义湘等。（同上）

道绰，并州晋阳人，一作文水，以昙鸾寂后二十年北齐天保十三年生。十四岁出家，习经论，特精《大涅槃经》，讲之及二十四遍，后事太原开化寺慧瓒，修涉空理有年，常住汶水石壁玄中寺，寺即昙鸾之所立也。寺中有鸾碑，具陈鸾于其寺，久修净土之业，至临终时，有种种奇瑞。绰见之，遂舍涅槃宗，入净土门。时隋大业五年，年四十八，尔

来坐常面西，才有余暇，口诵阿弥陀佛名，日以七万为限，礼拜供养，相续无间。唐贞观以来，为化有缘道俗，讲《观无量寿经》将二百遍，遍以净土法门，导悟自他，用为资神之宅。并劝人念佛。晋阳、太原、文水三县之道俗，从者甚多。贞观十九年寂，年八十四。所著有《安乐集》。以所住玄中寺，在西河文水，世又称西河禅师，净土五祖莲社七祖中之第二祖也。承其后者，弟子善导。（《续高僧传》第二十《净土圣贤录》第二）

善导，一作善道，临淄人，以大业九年生，其初出家，诵《法华》、《维摩》。后信手探经藏，得《观无量寿经》，乃专心念佛，修十六妙观。唐贞观年中，二十余岁，赴西河玄中寺，谒道绰，听讲《观无量寿经》。大喜曰："此真人佛之津要。修余行业，迂僻难成。唯此观门，速超生死。"于是勤笃精苦，如救头然，终发得念佛三昧。遁迹终南山蓝田悟真寺，时入长安，于光明寺等说法，激发四众。日常行持精严，每入室时，一心念佛，非力竭不休。出则为人演说净土法门。专以般舟行道礼佛方等为己任，护持戒品，纤毫不犯。道俗从其化者，甚众。永隆二年寂，年六十九。所著有《观经疏》及《法事赞》、《观念法门》、《往生礼赞》、《般舟赞》等，曰《五部九帖观经疏》，亦曰《四帖疏》。弟子有怀



善导（613—681）。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唐朝专弘净土法门的一代高僧，净土宗的实际创始人，被尊为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善导大师念佛时，常有光明随口而出，被认为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玄奘（602—664）。唐代高僧。洛州缑氏县（河南偃师）人，俗姓陈，名祎。世称唐三藏，意谓其精于经、律、论三藏，熟知所有佛教圣典。为我国杰出之译经家，法相宗之创始人

感、怀恽、净业等。（《续高僧传》第二十七《佛祖统记》第二十六二十七《净土圣贤录》第二）

玄奘，洛州缑氏人，以隋开皇十六年生，幼而珪璋特达，聪悟不群。大业四年，十三岁，出家。尝于慧日道场，听受《涅槃经》、《摄大乘论》。当时法准之弟子净愿，净影之弟子通《摄论》之辩相，亦居此处。又于净土寺，从慧景听《涅槃》，从严法师受《摄论》。其后入汉川，从空景二法师受学。寻赴成都，从道基及其弟子宝暹，学《摄论》及《毗昙》，从道振学《八犍度论》。于《摄论》，造诣颇深。二十岁，受具足戒，后习律部。寻北游询求先德，从志念之弟子道深学《成实》。从慧休学《杂心》、《摄论》。又入长安，从道岳学《俱舍》。从法常、僧辩受《摄论》。故玄奘所学者，全为真谛系统之摄论宗。后住庄严寺，慨众师之异说，各擅宗途，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广就诸蕃，遍学书语。贞观元年（通常皆作贞观三年，《广弘明集》第二十二所载《请御制经序》，作贞

观元年），遂私发长安，求法西域。经秦州、兰州、凉州、瓜州，过玉门关，涉流沙，备尝艰苦，辗转因循，达高昌境。高昌王麴文泰，殊礼供待，请留弘法。停住月余，为讲《仁王般若经》。寻西行经阿耆尼等国，度葱岭，至素叶城，谒突厥叶护可汗。遂度铁门，至睹货罗故地，渡缚刍河，达活国，停月余。又进赴缚喝罗，礼圣迹，从磔迦国小乘三藏般若羯罗，读《毗婆沙论》，亦停月余。遂相携过揭职国，越大雪山，至梵衍都城，礼圣迹。出梵衍，度黑山，至迦毕试国，于沙落迦寺夏坐。复经犍陀罗国，逾信度河，至迦湿弥罗国。贞观二年，在迦湿弥罗之阇耶因陀罗寺，停二年，从僧称法师，学《俱舍》、《顺正理》、《因明》、《声明》及《大毗婆沙》。寻由迦湿弥罗，经半笯瞎等国，至磔迦国，停一月，从龙猛弟子长年婆罗门，学《中论》、《百论》及外道书。次东至那仆底国，停四月，从调伏光法师，学《对法》、《显宗》、《理门》等论。又东至阇烂达那国那伽罗寺，停四月，从月胄论师，学《众事分毗婆沙》。又东至禄勒那国，停一冬半春，从阇那崛多大德，学《经部毗婆沙》。贞观五年春半，由禄勒那，渡河东岸，至秣底补罗国，停半春



《取经图》。发现于榆林石窟第三窟西壁门南《普贤变》中，图为玄奘与传说中的猴行者悟空

一夏，从德光论师弟子蜜多庠那论师，学《萨婆多部辩真论》。寻过婆罗吸摩等国，至羯若鞠阇国(历史上有名之曲女城)，停三月，从毗耶犀那三藏，学《佛使日胄二毗婆沙》。经阿逾陀、憍赏弥、舍卫等国，达摩揭陀国王舍城，入那烂陀寺，参礼戒贤法师。戒贤德秀年耆，众共尊重，号为正法藏，博闻强识，内外大小一切经书，无不通达。奘于那烂陀寺安置已，往王舍城，周遍观礼圣迹，寻还那烂陀寺，请戒贤法师讲《瑜伽论》，同听者数千人。十有五月，方得一遍。重为申讲，九月方了。又听讲《顺正理》、《显扬》、《对法》、《因明》、《声明》、《集量》，及《中》、《百》二论。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昙》等，已曾于迦湿弥罗诸国听讫，至此寻读决疑而已。如是钻研诸部及学梵书，凡经五岁。然于《瑜伽》，偏所钻仰，经于五年，晨夕无辍。后南游巡礼圣迹，并访余师。至伊烂拏国，停一年，从如来密、师子忍二大德，学《毗婆沙》、《顺正理》等。寻遍历印度东部、南部、西部、北部数十国，中间在中印度南憍萨罗国，停月余，从一善解因明之婆罗门，读《集量论》。在南印度驮那羯磔迦国，停数月，从大众部僧苏部底、苏利耶，学《大众部根本阿毗达摩》等论。在北印度钵伐多罗国，停二年，从数名德，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摩论》及《摄正法论》、《成实论》等。从此复东南还那烂陀寺，参戒贤已，往低罗择迦寺，停三月，从般若跋陀罗，学《因明》、《声明》等。复往杖林山，停二年，从居士胜军论师，学《唯识抉择论》、《意义论》、《成无畏论》等。寻复还那烂陀寺，戒贤命为众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时那烂陀寺，有大德子师子光等，讲《中》、《百》二论，破瑜伽义。奘曰：“圣人作论，终不相违，但学者有向背耳。”乃和会《中观》、《瑜伽》二宗，造《会宗论》三千颂，以呈戒贤诸师，无不称善。时戒日王作书与戒贤，请差大德四人善大小内外者，共乌荼国之小乘论师对论。奘即受命，与海慧、智光、师子光，共赴之。时复有顺世外道，来求论难，奘与之对论，溘然潜伏。且访得乌荼国小乘论师所制《破大乘义》七百颂，指摘其谬说，申大乘义而破之，为一千六百颂，名《制恶见论》。声名益起。鸠摩罗王，戒日王，相继礼请，奘应其聘，其年腊月，戒日王，于曲女城设大会，与会者，有十八国王，大小乘僧三千余人，那烂陀寺僧千余人，婆罗门及尼乾外道二千余人。奘受



那烂陀寺遗址。据史料记载，那烂陀寺始建于公元5世纪，为古代中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

请登宝床，为论主，称扬大乘，序作论意。即有名之《真唯识量颂》是也。竟十八日，无一人能难破者。会罢，复流连十余日，遂再经中亚细亚东归，周游西宇，十有七年，以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归至长安。道俗出迎者，数十万众。二月，谒太宗于洛阳，帝迎慰甚厚，诏于长安弘福寺禅院，从事翻译。遂召沙门慧明、灵润等，以为证文。沙门行友、玄赜等，以为缀缉。沙门智证、辩机等，以为录文。沙门玄模，以证梵语。沙门玄应，以定字伪。其年五月，创译《大菩萨藏经》，其经广解六度、四摄、十力、四无畏、三十七品诸菩萨行。又复旁翻《佛地经》、《六门陀罗尼经》、《显扬圣教论》。二十年春正月，又译《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对法论）。次译《瑜伽师地论》。又撰《西域传》即《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二十二年五月，译《瑜伽师地论》讫，凡一百卷。六月，谒太宗于玉华殿，为帝讲瑜伽大义，帝又自详览之，因敕简秘书省书手，写新翻经论为九本，颁与雍、洛、并、兖、相、荆、杨、凉、益等九州，辗转流通。又作新经序，名《大唐三藏圣教序》。皇太子亦为撰《述圣记》，并制《菩萨藏经后序》。冬十月，随帝还京，住弘法院，昼则帝留谈说，夜乃还院翻经。更译《摄大乘论·无性释》、《摄大乘论·世亲释》、《缘起圣道经》、《百法明门论》。先是皇太子为文德皇后，置大慈恩寺。同月寺成，又别建翻经院，令奘移就翻译。十二月，入大慈恩寺，移安舍利经像等，又还弘福寺。二十三年四月，帝赴翠微宫，仍敕陪从。五月，帝崩。六月，高宗即位。奘还慈恩寺。自此以后，专务翻译。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至三更暂

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又每日斋后黄昏二时，讲新译经论，酬答诸州学僧及寺内弟子等之疑义。永徽二年正月，为瀛州刺史贾敦颐等，授菩萨戒，并为广说菩萨行法。三年三月，请造石浮图，安置所将经像，以备散逸，兼防火难。敕用砖造，因就西院，仿西域制度，建五重塔。显庆元年正月，因薛元超等，奏请朝贵赞助译事，并制《大慈恩寺碑》。高宗皆可之。并亲制碑文，又自书之。自是年起，创译《大毗婆沙》。二年二月，帝赴洛阳，敕奘陪从，并翻经僧五人，弟子各一人，住积翠宫，赓续译业。四月，帝避暑于明德宫，奘亦陪从，住飞华殿。五月，还翠微宫，从事翻译。九月，表请入少室山之少林寺，静修禅观，间事译业。优诏不许。三年正月，帝还长安，奘亦随还。七月，敕徙居西明寺，寺为元年所造，至其年夏六月成，壮丽为诸寺冠。四年，奘在西明寺，将译《般若》，冬十月，徙玉华宫。是年，《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二百卷译成。显庆五年正月一日，创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至龙朔三年十月末，译成，凡四处十六会说，总六百卷。般若空宗，此焉周尽。中间又翻《成唯识论》、《辩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品类足论》等。十一月，令窥基奉表奏闻，并请御制经序。十二月，通事舍人冯义，宣敕垂许。奘生常以来，愿生弥勒内众。后至玉华，但有隙次，无不发愿生睹史多（旧译作兜率）天，见弥勒佛。般若翻了



《唐僧取经图册·遇观音得火龙马》（元，王振鹏绘）。小白龙原是西海龙王敖顺殿下的三太子，名字叫敖玉，因犯过错被贬到蛇盘山。由于误食唐僧坐骑白马，后来被观世音菩萨点化，锯角退鳞，变化成白龙马，随唐僧西去取经



《鲁公写经图》（陆恢绘）。本图描绘了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因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写经的故事

后，自觉身力衰竭，知无常将至。告门人曰："吾来玉华，本缘般若。今经事既终，吾生涯亦尽。"麟德元年正月一日，应翻经大德及寺众请，翻《大宝积经》数行讫，自量气力不复办此，遂礼佛，绝翻译，专精行道。十七日，命僧嘉尚，读所翻经论名目，及造爨、写经，施僧、济乏，燃灯、放生，自怀欣悦。更令造像及转读，斋亲。又命塑工，于嘉寿殿，竖菩提像骨。对寺僧门人辞诀并遗表讫，便念弥勒，又令傍人称愿生颂。至二月五日寂。关于奘之年寿，有作六十三岁，有作六十五岁，有作六十九岁。所翻经论，有《大般若经》、《菩萨藏经》、《解深密经》、《称赞净土佛摄受经》、《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杂集论》、《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辩中边论》、《唯识二十论》、《成唯识论》、《观所缘缘论》、《大毗婆沙论》、《俱舍论》等，计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别撰《大唐西域

记》十二卷。玄奘之弟子甚多，就中窥基、圆测，传承《唯识》。普光、神泰，传承《俱舍》。其主要者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第四《开元释教》录第八《玄奘三藏师资传丛书》卷上）

窥基，京兆长安人，或单作基，姓尉迟氏，字洪道，以贞观六年生，玄奘归朝后四年，即贞观二十二年，十七岁，出家。奉敕为玄奘弟子。始住广福寺，寻入大慈恩寺，师事玄奘，学五竺语，识解大进。二十五岁，应诏，预玄奘之译场，参译大小乘经论。后从事述作。二十八岁，参译《成唯识论》，作《述记》，详加解释。又作《枢要》以补之。龙朔元年，奘译《辩中边论颂》、《辩中边论》、《二十唯识论》；二年，《译异部宗轮论》；三年，译《阿毗达摩界身足论》；基并笔受。除《界身足》外，并作《述记》。此外所著有《瑜伽论略纂》、《杂集论述记》、《因明入正理论疏》、《金刚般若经会释》、《法华经玄赞》、《弥勒上生经疏》、《说无垢称经赞疏》、《大乘法苑义林章》等，约十四部。时号曰百本疏主。基随处布教，获益者众。屡谒道宣，问戒律。尝造立弥勒像，日于像前，诵菩萨戒一遍，愿上生兜率。又尝于五台造立玉石文殊像，又写金字《般若经》。永淳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寂，年五十一。基以《法苑义林章》、《唯识述记》，成立法相宗。世称慈恩大师。弟子有淄州慧沼。（《宋高僧传》第四《玄奘三藏师资丛书》卷下）

慧沼，姓刘氏，彭城人，十五岁出家，不违戒范。寻攻究经论，颇该通教义。初师事玄奘，从习法相学。后就窥基，经研博涉。尝于义净译场，充证义，多所刊正。及菩提流志于崇福寺译《大宝积经》，亦预证义之选。又尝行化诸郡，敷演群经。开元二年寂，所著有《成唯识论了义灯》、《因明入正理论义断》、《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大乘法苑义林章补阙》、《能显中边慧日论》、《劝发菩提心集》、《金光明最胜王经疏》、《法华经玄赞义决》等。沼居淄州大云寺，世称淄州大师。弟子有朴阳智周。（《宋高僧传》第四《玄奘三藏师资丛书》卷下）

智周，籍贯不详，初学天台，寻投淄州慧沼门，究法相之奥义。后住朴阳报城寺，大恢张师承，常事著述。武后长安二年，新罗之智凤、智鸾、智雄等，相携入唐，就周传法相之宗旨。寻玄宗开元元年，日本之玄昉，亦入唐，参其会下，亲受宗致。世称朴阳大师。所著有《成唯



地狱门前的黑白无常。在旧时迷信中，将无常说成是人死时勾摄魂魄的使者。而将无常又划分为黑无常和白无常。黑无常和白无常虽然都是无常鬼，但是前者给人带来的只有灾难，而后者一方面给人带来恐惧和不安，另一方面也可以给人带来发财的好运气。这反映了民间一种观念：鬼跟人一样有善恶

识论演秘》、《法华经玄赞摄释》、《大乘法苑义林章抉择记》、《因明入正理论疏前记》、《因明入正理论疏后记》、《成唯识论掌中枢要记》、《成唯识论了义灯记》、《大乘人道次第章》等。《演秘》者，《唯识述记》之注解也。弟子有如理，作《成唯识论疏义演》、《成唯识论演秘释》。（《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唯识论同学钞》第十之四）

道宣，姓钱氏，吴兴人，一作润州丹徒县。以隋开皇十六年，生于长安。十五岁，依长安日严寺智颉受业。十六岁，诵《法华》，兼习余经，能通其义。大业八年，十七岁（一说十六岁），披剃。十一年，从弘福寺智首，受具足戒。隋末，徙崇义寺。宣自出家，心存律部，当时佛法梗塞，无师可寻。唐武德四年，再依智首，始研钻律学。寻静坐山林，以三衣一食，修行定慧。七年，入终南山，居纻麻兰若，制《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贞观元年，制《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年，于终南山北清宫精舍，行般舟三昧。同年出游，涉诸方，广求诸律之异

传。九年，到魏郡，访法砺，咨决疑滞。寻入沁部山中之僧坊，为择律师再治《四分律行事钞》。又著《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并疏》，《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并疏》。十一年，于陕州益词谷，著《量处轻重仪》。后巡涉稽湖，入长安。十六年，避喧隐于终南山丰德寺。十九年，玄奘于弘福寺，从事翻译。被召，列译场，掌缀文。笔受润文，推之为最。此年又撰《续高僧传》、《四分比丘尼钞》。明年，还终南山，增广羯磨，又布衍《羯磨疏》。二十二年，更重修之。永徽元年，再入弘福寺，参译经，傍编《释迦方志》。二年，增修《含注戒本并疏》。及三年西明寺成，诏宣充上座。当玄奘入西明从事翻译，宣亦预之。高宗乾封二年寂，年七十二。宣在终南山弘通戒律，又依《法华》、《涅槃》及《成实》、《摄大乘》等，倡化制二教之教判，别成一家，世称南山律师，其宗曰南山律宗。所著总有三十五部，百八十八卷。就中《行事钞》、《戒疏》、《业疏》（《羯磨疏》）、《拾毗尼义钞》、《比丘尼钞》，称南山五大部。其他如《集古今佛道论衡》、《大唐内典录》、《续高僧传》、《后集续高僧》（今不传）、《广弘明集》，为研究中



武则天（624—705）。人称“武媚娘”，性巧慧，多权术。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后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690—705年在位）。她当政期间，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史称“贞观遗风”

国佛教史所不可缺之资料。(《宋高僧传》第十四《佛祖统记》第二十九第三十九第四十二第四十六《佛祖历代通载》第十五《释门正统》第八《隆兴佛教编年通论》第十三)

高宗崩，中宗即位，甫一月，太后武氏废之，立豫王旦。未几，又废之，遂自立，改国号，称皇帝。天宝八年，追上尊号曰则天顺圣皇后。世以武则天呼之；武后崇重大乘，以晋译《华严经》，处会未备；闻于阗国有其梵本，乃遣使求之，并请彼国善梵学者一人。于阗国王，应其请，遣实叉难陀，赍经篋，来洛阳。证圣元年，诏入大内大遍空寺，翻译《华严》。菩提流志、义净，同宣梵本。复礼、法藏等笔受。至四年后，圣历二年，译成八十卷。是为《八十华严》，又称《唐译华严》。寻又于三阳宫，自久视元年至长安四年，译《大乘入楞伽经》。又于西京清禅寺并东都佛授记寺等，译《文殊授记》等经。前后总译一十九部。景云元年寂，年五十九。(《华严经传记》第一《宋高僧传》第二)

法藏，姓康氏，其先康居国人。以贞观十七年，生于长安。十七岁，辞亲求法，入太白山，阅方等诸典数年。后闻智俨于云华寺讲《华严经》，投为弟子，深通《华严》之玄旨。总章元年，智俨将入寂时，法藏年二十六，尚未出家，俨乃以藏顾托道成、薄尘二人，言“此贤者注意于《华严》，盖无师自悟，绍隆遗法，其唯是人。幸假余光，俾沾制度”。咸亨元年，二十八岁，荣国夫人没，武后舍其宅为太原寺。道成、薄尘等，连状荐举。奉敕入同寺，始削发，未进具，承旨于太原寺讲《华严经》，寻又于云华寺讲《华严》。有旨命京城十大德，为藏受满分戒。自尔参加翻译，从事讲说，努力著述，大成华严宗。藏于晋译《华严》，每叹缺而不全。永隆元年，中天竺地婆诃罗即日照三藏，赍《华严经入法界品》梵本至，遂与对校，果获善财求天主光等十善友文。乃请译补旧《华严经人法界品》内两处脱文。又与日照及道成、薄尘、窥基等，同译《密严》等经，《显识》等论，十有余部。当证圣元年，实叉难陀，于大遍空寺，翻译《华严》，藏为笔受。又长安三年，诏与义净三藏等华梵十四人，共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等二十一部，藏为证译。神龙元年，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亦奉命为证义。《宋高僧传》，更有“属奘师译经，始预其间，后因笔受证义润文，见识不同而出译场”之说。圣历二年，《新华严经》译成，奉敕于佛授记寺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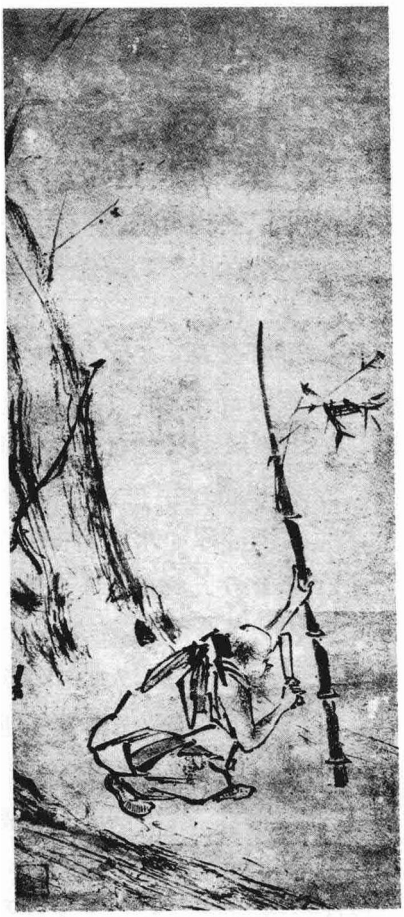


《释迦牟尼像》（明，吴彬绘）

之。后为武后，于长生殿，讲六相十玄之义，指殿隅金师子为喻。至一一毛头，各有金师子。一一毛头师子，同时顿入一毛中。一一毛中，皆有无边师子。如是重重无尽。后豁然领解。因撰《金师子章》。又为不了无尽法界帝网重重义者，取镜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余，面面相对，中安一佛像，燃一灯以照之，互影交光。学者因晓刹海涉入重重无尽之玄旨。前后讲《新旧华严经》三十余遍。所著有《华严经探玄记》、《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修华严奥旨妄尽还原观》、《华严游心法界记》、《华严经旨归》、《华严经文义纲目》、《华严三昧观》、《华严经传记》等，《并般若心经》、《梵网经》、《密严经疏》，及《大乘起信论疏》（一般作《义记》）、《法界无差别论疏》、《十二门论疏》（《十二门论宗致义记》）、《入楞伽经心玄义》等，约百余卷。又有《华严》《翻梵语》（旧译），《华严》《梵语及音义》（新译）。晚年，制《新译华严经略疏》，至第十九卷，遂寂，时先天元年十一月，年七十。藏字贤首，亦云赐号，又云谥号，通常称为贤首大师。其弟子，依《法界宗五祖略记》，有宏观、文超、智光、宗一、慧苑、慧英。于中慧苑，见《宋高僧传》，其他事迹不详。（《法藏和尚传》

《大德康藏法师之碑》《法界宗五祖略记》《宋高僧传》第五）

义净，齐州人，或云生于范阳，幼而出家。十五岁，便慕法显、玄奘之高风，萌西游之志。三十七岁，遂发足，取路南海，趋印度。初至广府，得同志十人。及将登舶，余皆退罢，净遂孤行。时高宗咸亨二年玄奘寂后八年也。备历艰险，遂达印度。所至，皆通其国音。凡遇王臣，咸蒙礼重。周游鹫峰、鸡足、鹿苑、祇林等圣迹，遂留那烂陀寺，遍叩明师，究大小乘之奥义。历游三十余国，在印二十余年，赍梵本经律论四百部，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以武后证圣元年（一说圣历元年）仲夏，还至洛阳。武后亲迎之于上东门外，敕住佛授记寺，令翻译所将梵本。初与实叉难陀，共译《华严经》。久视之后，方自翻译。于洛阳之大福先寺，及长安之西明寺，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等二十部。神龙元年，于洛阳之内道场，译《孔雀王经》。又于大福先寺，译《佛为胜光天子说王法经》等四部。二年，敕于大荐福寺，别置翻经院处之。三年，诏入内道场，与翻经沙门，共坐夏九旬，于大佛光殿，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寻景龙四年，于大荐福寺，译《浴像功德经》等二十部。又景云二年，译《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经》等十二部。前后所译出，都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有部毗奈耶》等诸律，皆成于其手。又于《有部律》中，抄译《摩竭鱼因缘》等，凡四十二经四十九卷。净虽遍翻三藏，而偏攻律部，译述之余，常教授学徒，传行遍于京洛。先天二年寂，年七十三。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与法显之



《六祖斫竹图》（纸本，梁楷绘，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慧能，俗姓卢，世居范阳，曾为樵夫。为禅宗南宗的开创者。图中的六祖在古树村托下，一手拿刀，一手持竹竿，正在砍伐枯竹

《佛国记》，玄奘之《西域记》，共印度史研究上宝贵之资料。（《大唐龙兴翻经三藏义净法师塔铭》《开元释教录》第九《宋高僧传》第一）

与贤首、义净同时代，有慧能、神秀，盛弘兴禅宗。二人共禅宗第五祖弘忍之弟子。就中慧能，姓卢氏，南海新兴人，以贞观十二年生。三岁丧父，家贫，鬻薪供母。一日，闻人诵《金刚经》，问所由来，遂造蕲州黄梅山之东禅院，谒弘忍，入碓坊，服劳于杵臼之间，称卢居士。经于八月，未几，弘忍集弟子七百余人，敕各述一偈，若语意冥符，则衣法皆付。上座神秀，学通内外，众所宗仰，咸共推之。乃于廊壁书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卢居士见之，至夜，自执烛，令童子于秀偈之侧，书一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及后弘忍知之，遂密付衣法。去而隐于南方渔村数年。仪凤元年，三十九岁，至南海法性寺，依印宗落发。寻于求那跋摩所置戒坛，就法性寺智光律师，受满分戒。翌年，归故乡曹溪，住宝林寺，弘禅法。韶州刺史韦据，请于大梵寺，树法幢。门人纪录，目为坛经。寻又返曹溪，大鼓吹禅风，道俗归崇者接踵。后由神秀之奏举，武后及中宗，咸降玺书，诏赴京阙，称疾固辞不起。且谓使者。曰："吾形不扬，北土之人，见斯短陋，或不重法。又先师记吾以岭南有缘，且不可违也。"因赐袈裟瓶钵等。玄宗开元二年寂，年七十六。后宪宗追谥曰大鉴禅师。世以达摩下，经六传，称为六祖。能又为南宗之开祖，中国之禅宗，由能而面目一新。嗣法弟子，有四十余人。行思、怀让、神会、玄觉、慧忠，其最著者也。（《景德传灯录》第三《宋高僧传》第八）

神秀，汴州尉氏人，少学经史，博综多闻。既而剃染受法，寻师访道。后至蕲州，谒弘忍，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忍亦深加器重。尝谓悬解圆照，无先秀者。因居忍门中第一位。忍寂后，住荆州当阳山玉泉寺，道誉颇高。武后闻之，召赴长安，于内道场供养，特加钦礼。敕于当阳山东，建度门寺以旌其德。洎中宗即位，尤加礼重。尝奏武后，请召慧能，又自裁书召之，能固辞不起。神龙二年寂，赐谥大通禅师。后世谓秀宗为北，能宗为南。南北二宗，名从此起。如《宋高僧传》云："秀也拂拭以明心，能也俱非而唱道。及乎流化北方，尚修炼之勤。从是分岐南服，兴顿门之说。"（《景德传灯录》第四《宋高僧传》第八）

玄宗开化四年，中印度善无畏三藏，从陆路，来长安。善无畏者，中印度乌荼国之国王，舍王位出家，南至海滨，就殊胜招提，得法华三昧。寻诣那烂陀寺，奉达摩掬多为本师，传授总持瑜伽三密教，其诸印契，一时顿受。后经迦湿弥罗、吐蕃诸国，于开元四年，赍梵夹，届长安。玄宗大悦，礼为国师。敕于兴福寺南院安置，后敕移居西明寺。问劳重叠，赐贶异常。时华严宗法藏、律宗弘景寂后四年。禅宗慧能、玄觉及义净、天台宗慧威寂后三年。法相宗慧沼、寂后二年。五年，奉诏于菩提院翻译。先译出《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昔有沙门无行，尝就学于吉藏之弟子慧英，西游印度，于那烂陀寺，与义净遇，其时年五十六岁，学毕言归，方及北印度而寂。其所收集之梵夹，悉在长安华严寺中。善无畏与弟子一行，于彼选得数本，并总持妙门，先所未译。十二年，随驾入洛阳，诏于福先寺，译出《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即通称《大日经》。一行笔受；兼删缀辞理，文质相半，妙谐深趣。时金刚智达洛阳后五年也。翌年，又译出《苏婆呼童子经》、《苏悉地羯罗经》，二经具足



《释氏源流·一行造历》（明刻本）。一行禅师（673—727），本名张遂，唐朝魏州昌乐（今河南濮阳市南乐县）人。张遂自幼天资聪颖、刻苦好学，博览群书。青年时代到长安拜师求学，研究天文和数学，很有成就，最终成为著名的学者

咒毗奈耶，即秘密禁戒。二十年，请还印度，优诏不许。二十三年寂。弟子一行外，有敬贤、宝畏、明畏、智严、义林、玄超等。（《善无畏三藏行状》并《碑铭》《宋高僧传》第二）

一行，巨鹿人。二十一岁，就荆州景禅师出家。寻入嵩岳普寂禅师室，深究禅门，又就真纂，学律部。采集律及诸经论中要文，为《摄调伏藏》十卷，兼自注解之。又精历数算法之术。唐玄宗闻其盛名，开元三年，诏入禁廷。九年，奉诏撰大衍历。十一年，又制黄道仪。为中国学术史上有数之人物。受玄宗之尊崇极厚。先是善无畏三藏来，一行就受胎藏法。及开元八年金刚智来，亦从之受金刚顶经之秘诀。当善无畏译《大日经》，列其译场，笔记善无畏之口说，著《大日疏经》二十卷。又列金刚智之译场，笔受润文。开元十五年寂，年四十五。帝为辍朝三日，诏葬于铜人原，谥曰大慧禅师。亲制塔铭。一行为善无畏之嫡嗣，而无嗣法之弟子，善无畏之法脉遂绝。（《宋高僧传》第五《佛祖统记》第二十九）

善无畏来长安后四年，金刚智，自南印度，与弟子不空，共从海路来洛阳。金刚智，中印度人，刹帝利种（一作南印度摩赖耶国婆罗门种）。十岁，于那烂陀寺出家。依寂静智，学《声明论》。十五岁，往西印度，经四年，学法称之《因明》。寻回那烂陀寺，二十岁，受具足戒。六年间，学大小乘律，又学《般若灯论》、《百论》、《十二门论》。二十八岁，于迦毗罗城，从胜贤论师，学《瑜伽论》、《唯识论》、《辩中边论》。三十一岁，往南印度，师事龙智，经七年，受《金刚顶瑜伽经》等真言诸典。故金刚智者，通中观派，瑜伽行派，而达真言者也。后还中印度，更到南印度。闻此土佛法崇盛，遂泛舶而来。开元七年，达广府，翌年，入洛阳。敕迎就慈恩寺，寻徙荐福寺。自是往来两京间，所至建立大曼荼罗灌顶道场，广弘密教。一行等数就咨询，智一一指授，复为立坛灌顶。其所译密教经典，有《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金刚峰楼阁一切瑜伽瑜祇经》（一说不空译）等。就中《略出经》，与《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俱为密家重要之本经。与善无畏所译《大日经》、《苏悉地经》，并称《真言密教三经》。不空，依金刚智之口授，作《金刚顶义诀》。二十九年，请归本国，中途于洛阳寂，年七十一（或作七十），实为中国密教之初祖。（《故金刚智三藏行记》《东京大广福寺故

金刚三藏塔铭序》《宋高僧传》第一)

不空，北印度(一作南印度师子国)人，十五岁出家，师事金刚智。是年随金刚智，来洛阳。开元十二年，二十岁，于洛阳广福寺，受具足戒。寻学瑜伽宗，传五部三密法。常随侍金刚智，往返东西两京，金刚智寂后，为奉其遗教，请《大本金刚顶经》、《大本毗卢遮那经》等，天宝初，将弟子含光、慧嵩等僧俗三十七人，渡南海，至师子国，受国王之礼遇，寻从普贤阿阇梨(一说龙智阿阇梨)，受《十八会金刚顶瑜伽》，并《大毗卢遮那大悲胎藏》，各十万颂。五部灌顶，真言秘典，经论梵夹，五百余部，诸尊密印，文义性相，悉蒙指授。又游五印，巡历诸国。以天宝五年还长安，奉敕权止鸿胪寺。寻诏入宫中，建立曼荼罗，为帝灌顶，赐号曰智藏。寻节度使哥舒翰及其宾从，并士庶数千人，咸登道场，皆受灌顶。次肃宗上元末年，帝不豫，空以大随求真言祓除。代宗即位，恩渥弥厚。永泰元年四月，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及《大乘密严经》。帝各为制序。十一月，制受特进试鸿胪卿，加号大广智三藏，宣赐相继，优遇备至。大历九年，自春抵夏，宣扬妙法，诫勖门人，每语及普贤行愿出生无边法门经，劝令诵持。其先受法者，偏令属意观菩提心本尊大印真诠阿字，了法不生，证大觉身。俄而示疾，敕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累让不许，空甚不悦，谓



金刚智（667—741）。密宗始祖，梵音为跋日罗菩提，直译为金刚智，意为光明。中印度人。10岁时在那烂陀寺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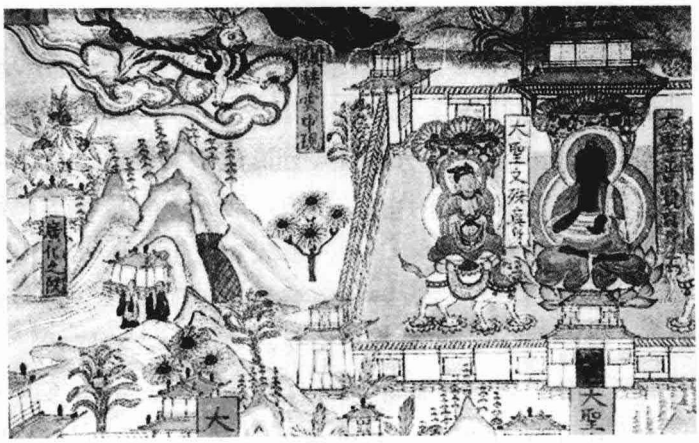
“奈何临终，更窃名位”。六月，住大印身定中而寂。年七十，帝为震悼，辍朝三日，追赠司空，更赐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和上之谥号。所译有《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通称《金刚顶经》），《金刚顶五秘密修行念诵仪轨》，《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论》（一说《不空集》）等。足与罗什、真谛、玄奘比肩。弟子前记二人外，有潜真、赵迁、慧朗、惠果、元皎、觉超、昙贞、慧琳等。《佛祖统记》，谓诸弟子得诵咒之法者，慧朗为最。故东夏以金刚智为始祖，不空为二祖，慧朗为三祖。《续高僧传》，亦谓弟子慧朗，次绍灌顶之位。（《表制集》《不空三藏行状略叙》《金刚界大教王师资相承传法次第记》《宋高僧传》第一）

以上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称开元三大士。

先是开元七年，沙门慧日，自印度还长安。慧日，青州东莱郡人，出家后，慕义净之风，誓游西域。中宗嗣圣十九年，泛舶渡海，经东南海中昆仑、佛誓、师子洲等，三年，始达印度，乃礼谒圣迹，寻求梵本。遍历印度，寻访知识。经十三年，欲从陆路还乡，独影孤征，跋涉雪岭胡乡之间，凡四年。既经多苦，深厌阎浮。因遍问印度之学者，“何国何方，有乐无苦？何法何行，能速见佛”。学者所说，皆赞净土。寻经北印度犍陀罗国，取路东岭东归。计在印一十八年，所经七十余国。开元七年，达长安，进所赍佛像梵经等，赐号慈愍三藏。自尔常劝修净土之业。天宝七年寂。（《宋高僧传》第二十九《佛祖统记》第二十七第四十）又玄宗尝于开元二十六年，敕天下诸郡，建龙兴开元二寺。后又敕诸郡开元寺，铸皇帝等身金铜佛像。又尝敕每郡度真行童子三人。

次代宗时，荆溪湛然出，盛弘兴天台宗。湛然，常州晋陵荆溪人。家本习儒，以睿宗景云二年生，开元十五年，十七岁，访道浙右，从金华方岩，受止观法。十八年，至东阳左溪，就玄朗，朗知其为道器，悉授教观之道。尔来二十年，专学天台之教学。天宝七年，投宜兴净乐寺，始登僧籍。时年三十八。寻至会稽，从昙一，究律部。又于吴郡之开元寺，敷讲《摩诃止观》。十三年九月，玄朗寂，乃以弘布台教为己任，祖述所传，著记文数十万言。对华严、法相及禅诸宗，发挥天台教观之奥旨。使一家圆顿之教，悉归于正。天宝大历间，玄宗、肃宗、代宗，相次征召，并称疾不起。晚年，归台岭，布衣一床，以身诲人，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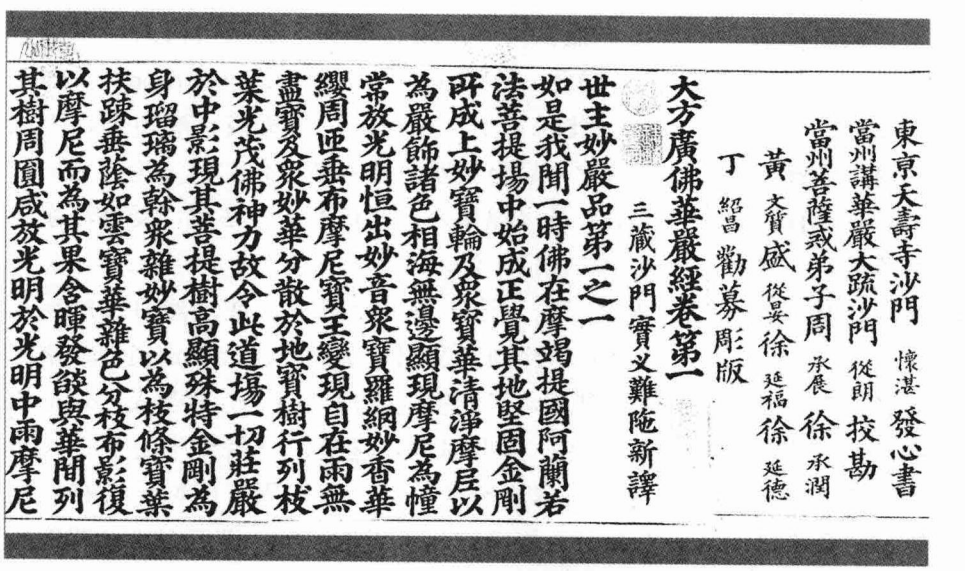
耆年不倦。虽大兵大饥之际，学徒愈繁。德宗建中三年，遗诫门人，泊然于佛陇道场寂。年八十二。湛然专以著述为业，尝著《法华玄义释签》、《法华文句记》、《止观辅行传弘决》，以发挥智颉之精神。又著《金刚钍论》、《止观义例》、《法华五百问论》，以抉斥他宗之学说。此外有《止观搜要记》、《涅槃后分疏》等。遂回天台一宗于法运将颓之际，焕然中兴。世称荆溪尊者，又称妙乐大师。（《天台九祖传》《佛祖统记》第七第十第二十三至第二十五《佛祖历代通载》第十九《宋高僧传》第六）



《五台山图》（局部，敦煌莫高窟第61窟）。画面描绘了五台山的众多佛寺和五座台顶，再现了圆仁来访时代五台圣地僧侣、香客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景。由于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所以每座寺庙都供奉有文殊菩萨的塑像

又当时清凉澄观出，盛弘兴华严宗。澄观，越州山阴人，以唐开元二十五年(一说二十六年)生。十一岁，从宝林寺霈禅师出家，受《法华经》。十四岁，得度。乾元年中，赴润州，依栖霞寺醴律师，学相部律。又就昙一，受南山律。后至金陵，依玄璧，传关河三论。大历年中，于瓦官寺，传《起信》及《涅槃》。又访淮南之法藏，受《海东起信疏义》。寻又入天竺寺法诜门，温习《华严大经》。大历七年，又往剡溪，从成都慧量，再究三论。同十年，至苏州，就湛然习《摩诃止观》、《法华》、《维摩》等经疏。又谒牛头山惟忠，径山道钦，洛阳无名，咨决南宗禅。更见慧云，了北宗之玄理。因思五地圣人，身栖佛境，心证真如，尚起后得智，学世间解。遂复习《经传子史》、《小学苍雅》、《天竺悉昙》、《诸部异执》、《四围五明》、《秘咒仪轨》。至于篇颂笔语书踪，一皆博综。大历十一年，游五台山，遍巡礼诸寺。寻往峨眉山，备观圣像。后还五台山，居大华严寺，专行方等忏

法。时又应寺主贤林之请，讲《华严大经》。因慨《华严旧疏》，文繁义约，以为文殊主智，普贤主理，二圣合为毗卢遮那。万行兼通，即是《华严》之义。吾既游普贤之境界，亦泊妙吉之乡原，不疏《华严》，有辜二圣。兴元元年(一说建中四年)正月，起笔，作《八十华严经疏》，至贞元三年十二月毕，即《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是也。翌年正月，应寺主林贤之请，讲《新疏》。七年，又为河东节度使李白良，于崇福寺再讲之。后为弟子僧睿等，更作其释，为《随疏演义钞》。贞元十二年，应德宗之召，入长安，与罽宾三藏般若，共译乌荼国王所进《华严后分》，至十四年译就，共四十卷，是即《四十华严》。又奉诏于终南山草堂寺，制《新经疏》，是即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又作《普贤行愿品疏》。当十五年(一说十一年)四月，德宗诞辰，敕迎入内殿，阐扬《华严》宗旨。帝朗然觉悟，谓能以圣法清凉朕心，遂赐号清凉国师。寻参译《守护国界主经》，当缀文润色之任。及顺宗即位，亦礼以国师。帝为太子时，观尝承其命，为之著《华严经了义》、《华严经心要》，并食肉得罪因缘，以故频加礼接，群臣亦归向，咸慕高风。元和五年(一说四年)，对宪宗问，述《华严法界义》。帝听玄谈已，廓然自得，即敕有司，铸金印，迁国师统，号僧统清凉国师。开成元年，


東京天壽寺沙門 懷湛 發心書
當州講華嚴大疏沙門 從朗 校勘
當州菩薩戒弟子周 承儀 徐 承潤
黃 文質 盛 從晏 徐 延福 徐 延德
丁 紹昌 勸募彫版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一
三藏沙門實义難陀新譯
世主妙嚴品第一之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竭提國阿蘭若
法菩提場中始成正覺其地堅固金剛
所成上妙寶輪及衆寶華清淨摩尼以
為嚴飾諸色相海無邊顯現摩尼為幢
常放光明恒出妙音衆寶羅網妙香華
纓周匝垂布摩尼寶王變現自在雨無
盡寶及衆妙華分散於地寶樹行列枝
葉光茂佛神力故令此道場一切莊嚴
於中影現其菩提樹高顯殊特金剛為
身瑠璃為幹衆雜妙寶以為枝條寶葉
扶疎垂蔭如雲寶華雜色分布影復
以摩尼而為其果含暉發燄與華間列
其樹周圓咸放光明於光明中雨摩尼

《大方广佛华严经》(局部，宋太宗淳化年间杭州龙兴寺刊后代修补本)

加封大统国师。《法界宗五祖略记》，作以开成三年(一说四年)寂，年一百二。古来之学者，皆采取此说。然《宋高僧传》，作以元和年寂，年七十余。传法弟子，一百余人。就中宗密、僧睿、宝印、寂光四人，称门下四哲。观尝于新创云花寺般若阁下，画华藏世界图相。所著有《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演义钞》、《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华严经纲要》、《华严法界玄镜》、《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行疏》、《大华严经略策》、《三圣圆融观门》等。《法华》、《楞伽》二经及《中观论》，亦有疏钞。(《法界宗五祖略记》《宋高僧传》第五)

圭峰宗密，果州西充人，以唐建中元年生。少通儒书，元和二年，二十八岁，遇荷泽宗遂州大云寺道圆，欣然慕之，乃从圆出家。寻就拯律师进具。为沙弥时，一日，随众僧斋于府吏任灌家，得《圆觉经》，读一二章，豁然大悟。归咨所悟于圆，圆曰："汝当大弘圆顿之教，此经诸佛授汝耳。行矣，无自滞于一隅也。"寻谒道圆之师荆南之南印唯忠，复参惟忠之弟子洛阳之奉国神照(后嗣道圆)。元和五年，抵襄阳，澄观之弟子恢觉寺灵峰，病中授与澄观之《华严大疏》及《大疏钞》，览之，欣然曰："向者诸师述作，罕穷厥旨。未若此疏，辞源流畅，幽赜焕然。吾禅遇南宗，教逢圆觉。一言之下，心地开通。一轴之中，义天朗耀。今复遇兹绝笔，罄竭于怀。"即为众讲一遍。翌年，往洛阳，应徒众之请，又讲第二遍。会中有泰恭者，欣遇妙法，断臂酬恩。密因未见疏主，乃修书执弟子之礼，并述领解新疏钞中关节血脉一篇。遣弟子玄珪、智辉(一作泰恭)，驰奉澄观。寻亲谒之。观曰："毗卢华藏，能从我游者，舍汝其谁欤。"尔后二年间，昼夜随侍。后虽于诸寺讲传，有疑即往来咨决。请益数年后，至元和十一年正月，在终南山智矩寺，誓不下山，遍阅藏经三年，撰《圆觉经科文》二卷。后入长安，住兴禅寺。寻长庆元年正月，游清凉山。归入终南山草堂寺，绝迹息缘，养性炼智。同三年夏，制《圆觉经大疏》成。未几，又迁丰德寺，撰《华严经纶贯》，明《华严大经》之关节伦次。后入草堂寺南圭峰兰若，以诵经修禅为事。太和二年庆成节(一说九年八月)，诏入宫中，说佛法大意。赐紫方袍，敕号大德。帝又屡问法要。朝臣士庶，咸皆归仰。相国裴休，深入堂奥，而为外护。寻请归山，会昌元年(一说五年



唐武宗李炎（814—846）。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此后，又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史称“会昌法难”

或作四年）寂。后宣宗追谥曰定慧禅师，世称圭峰禅师。所著有《圆觉》、《华严》，及《涅槃》、《金刚》、《起信》、《唯识》、《盂兰盆》、《法界观》、《行愿品》等经论疏钞，及修证科仪等。以《圆觉》经为诸经论之极则，尽毕生之思力，大成其疏钞。又集诸宗禅言为《禅源诠》，即《禅源诸诠集》，今仅存其都序。（《法界宗五祖略记》《景德传灯录》第十三《宋高僧传》第六）

如是硕德及崇信佛法之帝王辈出，佛教益盛。及武宗即位，会昌之法难起，佛教蒙一大打击，时距周武帝毁灭佛法二百六十余年。

帝自幼稚，不喜佛教，及即位，师事道士赵归真，崇信道教。归真乘宠，每对必排毁佛教非中国之教，蠹害生灵，宜尽除去。并荐引罗浮山道士邓元超，与衡山道士刘元靖等，同力谋毁除佛教。时宰相李德裕，亦辅成其事。帝遂下敕，破坏佛寺，凡四万四千六百所。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并勒还俗。诸废寺钟磬铜像，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具。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私家所有金银等像，敕出后，限一月送官。时会昌五年（一说三年或四年）也。世称之为会昌之法难。又称为第三武之厄。此时不惟佛教，并毁灭太宗时来中国之祆教、摩尼教、回教、景教等。

其后武宗崩，宣宗即位，敕恢复佛教。诏云：“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有资为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乖谬。其灵山胜境，应会昌五年所废寺宇，诸宿旧僧，可仍旧修葺

住持。”寻又敕上都、东都、荆、扬、汴、益等州，建寺，立方等戒坛，为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五台山，建五寺，各度僧五十人。又敕每岁度僧，依本教，于戒定慧三学中，择有道性通法门者度之。盛兴隆佛教。然当时已届唐末，国势渐衰，佛教亦不如昔日，独禅宗稍盛，自武宗至后周百余年间，义玄、灵祐、良价、文益等大德辈出，开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五宗，世称之为禅宗五家。

第二节　三论宗

一、三论宗之学统

此宗，依《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三论立宗，故名三论宗。关于三论宗之学统，有作罗什——道生——昙济——道朗(僧朗之误)——僧诠——法朗——吉藏，七代相承。有作罗什——僧嵩——僧渊——法度——僧朗——僧诠——法朗——吉藏。实际，应作罗什——僧肇——僧朗——僧诠——法朗——吉藏。什门之学者，虽讲习《三论》，然多兼重他经论，研钻不精，道统不醇。至专注力《三论》，则在隋代僧诠、法朗之门叶。僧朗，辽东人，《高僧传》称其凡厥经律，皆能讲说。《华严三论》，最所命家。依《中论疏》及《大乘玄论》，朗初入关内，习罗什、僧肇之教义。后来南土，住钟山草堂，值周颙，授以此义，颙因著《三宗论》。《法华玄义释签》，述朗难成实师弘《三论》如下：

自宋朝以来，《三论》相承，其师非一，并禀罗什。但年代淹久，文疏零落。至齐朝以来，玄纲殆绝。江南盛弘《成实》，河北偏尚《毗昙》。于时高丽朗公，至齐建武，来至江南，难成实师，结舌无对。因兹朗公，自弘《三论》。(《法华玄义释签》十九)

僧诠之传记不明。受梁武帝之命，往钟山，就僧朗学《三论》，习学成就，住摄山止观寺，盛兴其道。如《释签》续谓“至梁武帝，敕十人止观诠等，令学《三论》。……唯止观诠，习学成就”。又《续高僧



栖霞寺。位于南京城东北栖霞山中峰西麓，始建于南齐永明七年（489年），至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是我国佛教圣地之一

传》谓："初摄山僧诠，受业朗公。玄旨所明，唯存中观。自非心会析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顿迹幽林，禅味相得？"僧诠以前，称《关河》旧说。以后，称《三论》新说。其门下，有兴皇寺法朗，长干寺智辩，禅众寺慧勇，栖霞寺慧布四人。时称诠公四友，所谓四句朗、领悟辩、文章勇、得意布。四句朗，亦云伏虎朗。得意布，亦云思玄布。诠初誓不涉言，及久，乃为敷演。常命曰："此法精妙，识者能行，无使出房，辄有开示。"朗等奉旨，无敢言厝。

法朗，徐州沛郡沛人，二十一岁出家，就疆良耶舍之弟子大明寺宝志，受诸禅法。兼听大明寺彖律师，讲律本文。又从南涧寺仙师，受《成实》。从竹涧寺靖公，受《毗昙》。当时声誉渐动京畿。后慕龙树之学风，更从僧诠，受《智度》、《中》、《百》、《十二门》等诸论，《华严》、《大品》等诸经。陈水定二年，奉敕住杨都兴皇寺，尔来二十余年。讲《四论》及《华严》、《大品》等，各二十余遍。发挥往哲未谈之秘奥，疏通后进损略之难义。法轮之妙，独步当时，讲肆颇盛，常众千余。太建十三年寂，年七十五。后世取寺名，尊称为兴皇。其门下有二十五哲，知名者，有吉藏、罗云、法安、慧哲、法澄、道

庄、智矩、慧觉、真观、明法师、小明法师、旷法师等。吉藏于其《胜鬘经宝窟》，引法朗之学说云：

家师朗和上，每登高坐，诲彼门人。常云：言以不住为端，心以无得为主。故深经高匠，启悟群生，令心无所著。三世诸佛，敷经演论，皆令众生心无所著。所以然者，以著是累根，众苦之本。以执著故，起决定分别。定分别故，则生烦恼。烦恼因缘，即便起业。业因缘故，则受生老病死之苦。有所得人，未学佛法，从无始来，任运于法，而起著心。今闻佛法，更复起著，是为著上而复生著。著心坚固，苦根转深，无由解脱。欲令弘经利人及行道自行，勿起著心。（《胜鬘经宝窟》卷上）

承摄岭兴皇相承之教义，而大成之者，吉藏也。吉藏于陈隋唐间，布讲筵，大敷扬《三论》，盛弘本宗。然其宗义于昔时稍有所异，故称吉藏以前，曰《古三论》，又《北地三论》。称吉藏以后，曰《新三论》，又《南地三论》。

吉藏之门下，依《续高僧传》，最称俊悟者，慧远也。传称远“依承侍奉，俊悟当时。敷传法化，光嗣余景。末投迹于蓝田悟真寺，时讲京邑，亟动众心”。

然吉藏当时，始而天台宗盛行，继而法相宗崛起，故唐代以后，三论宗渐次衰微。

二、三论宗之教义

（一）教义

(1)破邪显正　三论宗之教义，为破邪显正、真俗二谛、八不中道、三科。三论宗，以破邪显正，为一宗之轨要。《中》、《百》、《十二门》三论，不出破邪显正二辙。依《大乘玄论》，有得是邪，无得是正。破邪者，破有所得。显正者，显无所得空。但三论宗所谓破邪显正，与通常所谓破邪显正，大异其趣。通常所谓破邪显正者，破舍一邪显取他正之意。依三论宗，此乃是增有所得，毕竟不过戏论。如《大乘玄论》云：

邪既无量，正亦多途。大略为言，不出二种，谓有得与无得。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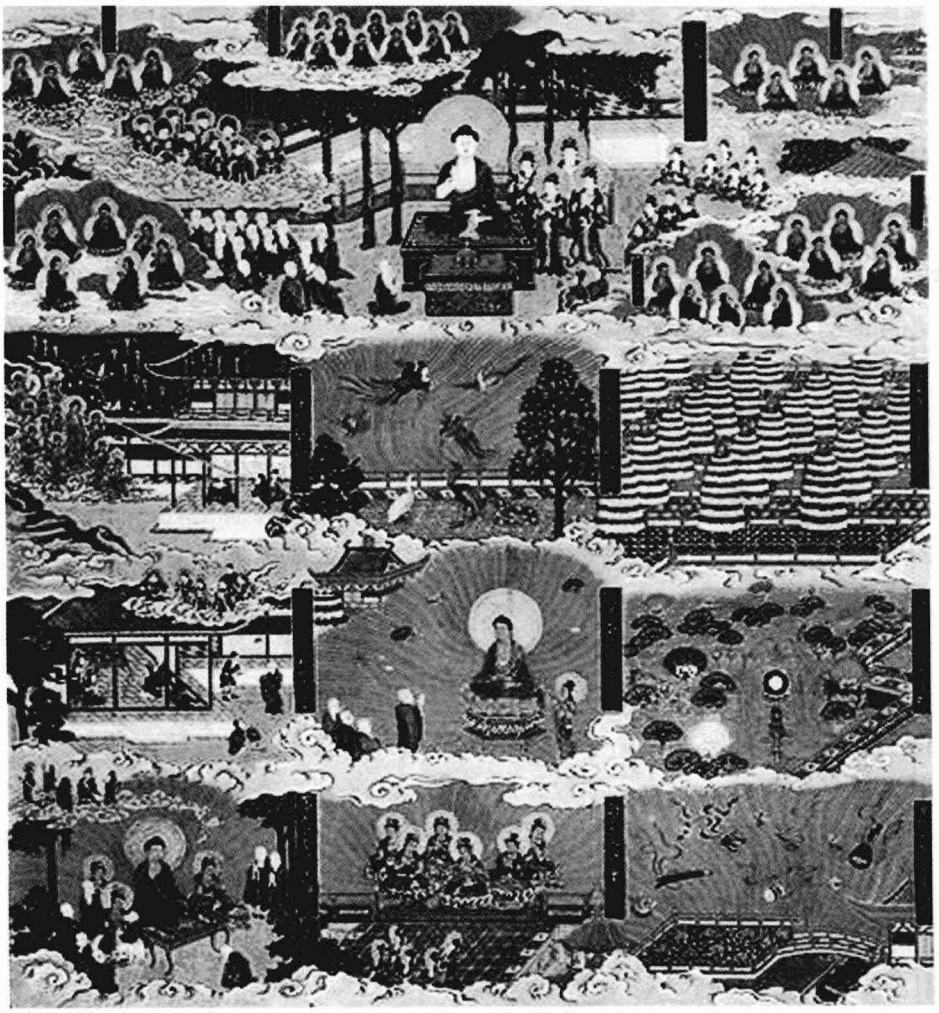
是邪，须破。无得是正，须申。

他论有破有立，则有破别有所申。今论唯破不立，则唯破不申。所以然者，若经若论，唯破颠倒虚妄，更无所申。本由病，故有教。在病既除，教药亦尽。……他论有破有立，此乃是增有所得。非唯不能申，亦不能破。自是有得，何能破他。（《大乘玄论》卷五）

故在三论宗，破邪之外，无别显正，破邪即显正。破邪则下拯沉沦，显正则上弘大法。从而其破邪者，总破一切有所得见。略破执有实我之外道，执诸法实有之《毗昙》，执空见为正理之《成实》，堕于有所得见之大乘。《三论玄义》，分外道为天竺异执、震旦众师，通皆遣破。折《毗昙》虽知俗有，不悟真空。以十义证《成实》为小乘。约空义浅深，则《毗昙》为小乘之劣，《成实》为小内之胜。大乘遮能说教为五时、所诠理为二谛之有所得见。五时者，道场慧观二教五时之教判。二谛者，开善智藏之二谛一体说，龙光僧绰、光宅法云之二谛异体说。如是外道内道并呵，大乘小乘俱斥。显正者，显人正，法正。人正者，龙树论师，应佛悬记出世，破邪显正。法正者，龙树所造论，是究竟无余之说。而此论所依据之宗旨者，若心存内外，情寄大小。则堕在偏邪，失于正理。既失正理，则正观不生。若正观不生，则断常不灭。



《阿弥陀经变》（局部，唐，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弥陀经变相》

若断常不灭，则苦轮常运。以内外并冥，大小俱寂，始名正理。悟斯正理，则发生正观。正观若生，则戏论斯灭。戏论斯灭，则苦轮便坏。故其显正者，显超四句，绝百非，言亡虑绝之无所得中道也。破邪已尽，无有所得。所得既无，言虑无寄。故破邪之外，无别显正。然一面既有破邪，对破邪故，他面亦强言显正。源穷则戏论灭，理尽则至道显，姑寄言语谈正。正者，正理，即诸法实相理。所谓诸法实相理，即无所得是也。又开之为体用二正。体正云者，谓实相之理体。理体元来离诸情执，绝诸名字，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即所谓无所得也。为令众生悟此

无所得之理体，于无名相中，强设名相，说真俗二谛。真俗二谛，即诠显无所得理之言教也，是曰用正。如《三论玄义》云：

但欲出处众生，于无名相法，强名相说。令禀学之徒，因而得悟，故开二正。一者体正，二者用正。非真非俗，名为体正。真之与俗，目为用正。所以然者，诸法实相，言亡虑绝，未曾真俗，故名之为体。绝诸偏邪，目之为正。故言体正。所言用正者，体绝名言，物无由悟。虽非有无，强说真俗。故名为用。此真之与俗，亦不偏邪，目之为正。故名用正也。（《三论玄义》卷上）

(2)真俗二谛　如是三论宗以言亡虑绝未曾真俗之诸法实相为体，以真俗二谛为用。真俗二谛者，《中论》云："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说诸法由因缘缘起而有者，俗谛。说一切毕竟空，真谛也。二谛，为引导众生而说，故为著空者，说俗谛，明有。为执有者，说真谛，明空。令悟有空以上绝名言未曾真俗之体正。虽云俗有真空，然其有者，假有，非定有。又其空者，假空，非定空。从而非实空，非实有。远离有空二边，而以俗谛故，不动真际，建立诸法。以真谛故，不坏假名，而说实相。故空宛然而有，有宛然而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从而二谛不过说法教化上之方便，是曰约教二谛。与他宗以二谛为所证理、所观境上之区别，所谓约理二谛异。即不以二谛为所证理、所观境，而以为属于释迦之言教。

(3)八不中道　真俗二谛，在显无所得中道。故中论以八不明二谛义。八不者，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也。盖称邪者，有种种别。总而言之，称一切有所得见。别而言之，不出生灭、常断、一异、来出四双八计。生者，谓诸法实有生。灭者，实有灭。常者，谓诸法常存。断者，终归断灭。一者，谓千差之诸法，实浑然为一。异者，诸法之差别历然。来者，谓诸法从自在天、世性、微尘等来。出者，还去至本处。生灭、常断、一异、来出者，诸法之假相，而众生迷之，执为真实。是曰八迷，又称八计。从此八迷，更生始末无量无边之妄执。于此八计之邪迷上，一一冠不字而遮遣之，以影显无所得中道实相之妙体，名八不中道。八不即是中道之意。不门无量，然生灭等八计者，群生之失本。破生灭等八计，即为总破一切邪执。姑寄八不，该摄一切。不者，泯义，破义。就体云泯，就情云破。是即破邪，



《龙王礼佛图》（五代，敦煌莫高窟第36窟）

从而即显正。依《三论玄义》，正有三种，一对偏正，二尽偏正，三绝待正。对偏正者，对偏病，目之为正。尽偏正者，尽净于偏，名之为正。绝待正者，偏病既去，正亦不留，非偏非正，不知何以美之，强叹为正。又依《玄义》，中以正为义。离偏曰中，对邪名正。三正亦称三中，即对偏中，尽偏中，绝待中。合成假中，为四中。偏病既除，中亦不立，非中非偏，名绝待中。所以设真俗二谛名，说俗有真空等者，为化众生，于无名相中，假分别名相。为对治执有，示真谛空。为对治偏空，示俗谛有。名之为成假中。故说有为俗谛，空为真谛之二谛。有空为俗、非有非空为真之二谛。有空为二非有非空为不二为俗、非二非不二为真之二谛。总前三种为俗、言亡虑绝为真之二谛。

三论宗，约无所得理，言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无迷无悟，湛然寂灭。从而不论成佛不成佛。然依假名门，亦论迷悟、成不成。由根有利钝，故成佛有迟速。利根者，一念成八不正观，超三祇，顿得佛果。钝根者，三祇积集万行，经五十一位而至妙觉。然一念不碍三祇，三祇不碍一念。一念即三祇，三祇即一念。三祇非长，一念非短。如一夕眠，梦百年事。事虽百年，眠祇一夕。经三祇故，积成万行。在一念故，不缺万行，速疾成佛。故此宗虽立五十二位，而其本意，则众生本有佛果妙觉之体，而为客尘烦恼所覆蔽故，流转生死。但拂除此客尘烦恼，湛

然寂静本有之觉体，即宛尔而显。对本觉故，名之为始觉，始觉本觉，元来不二。当知迷悟者，假名门之施设，对迷立悟，对悟有迷。悟发则无迷，无迷亦无悟。无迷无悟，本来寂灭，此实无得之正观，至道之极致也。

（二）教判

三论宗，破一切有所得见，以无所得为宗旨，故不于释迦如来一代之教法，立权实真假，分浅深优劣，以于诸经论，加取舍废立。以为大小权实，其教义虽万殊，至其所显理，总皆同一。如《中论疏》谓一切大乘经，显道无二。乃至假令小乘经意，亦同此说。一代佛教，岂有优劣浅深。但应众生之机根，其法门有种种差别。所谓诸大乘教，通为显道。道既无二，教岂异哉。但入有多门，故诸部差别。从而诸经诸论，应众生之机根，有浅深优劣。甚深之教法，于浅薄之机类劣，而卑近之教法优。反之，于机根优者，甚深之教法优，卑近之教法劣。如于二乘前，《阿含经》最优，《华严经》劣。于菩萨前，《华严经》最优，《阿含经》劣。



《禅定图》（壁画，西秦）

如此，诸经诸论，各各具等、胜、劣三义，无可取，无可舍，一以说诸法实相之中道为目的。故云大小乘经，同明一道，以无得正观为宗。然应众生之机根，立二藏、三轮之教判。二藏者，声闻藏，菩萨藏也。声闻藏，即小乘。菩萨藏，即大乘。又称之为半字、满字。而为防此二藏之教判，堕于有所得，更说三轮之教判。三轮者，一根本法轮，即《华严经》。二枝末法轮，即自《华严》之后，至《法华》之前，一切诸大小乘经。三摄末归本法轮，即《法华经》。《华严》者，佛初成道时，纯为菩萨说佛所证一因一果之一佛乘。然为薄福钝根之机类，不堪闻一因一果，更于一佛乘分三乘，说小乘诸经乃至《方等般若》诸大乘经，以陶练调理。四十余年，说三乘之教。至法华会，大缘既熟，堪受一乘。始得会彼三乘，同归一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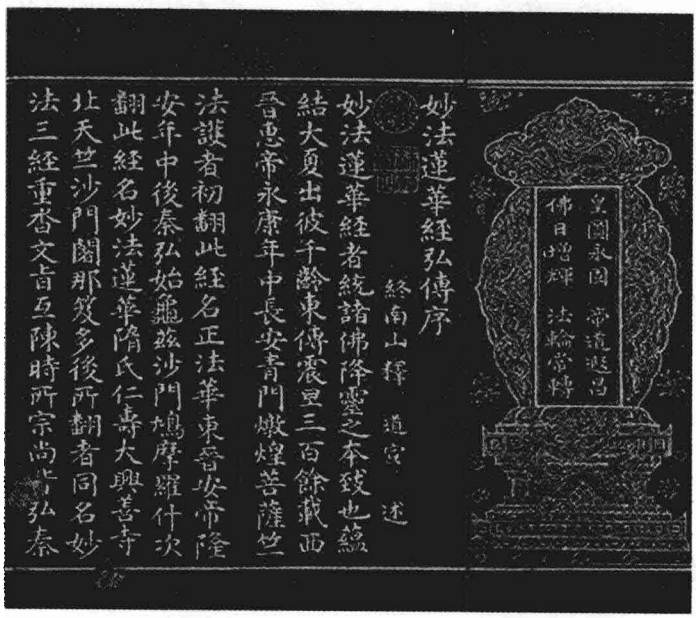
第三节　天台宗

一、天台宗之学统

天台宗者，从天台山得名，以《妙法莲华经》为一宗正所依之经典，以《大智度论》为其指南，以《大般涅槃经》为其解释上之扶疏，颂《大品般若经》为其观心之本，引诸经论以增信以助成；一心三观之观法为经，十界三千诸法为纬之一派。其学统为龙树、慧文、慧思、智顗 、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九祖相承。

慧文，北齐时代人，《佛祖统记》，称其夙禀圆乘，天真独悟。尝阅《大智度论》，至第二十七卷，三智实在一心中得文；证一心三智。又读《中论》，至观《四谛品》因缘所生法偈，恍然大悟，顿了空假中三谛之深旨。其道迹虽不甚详，然远承龙树，依《智论》，立一心三观，奠天台一宗之基础。在北齐时代，聚徒数百，专业大乘，当时诸师，无与竞化。后以心观，口授南岳。台宗称为二祖。（《佛祖统记》第六《天台九祖传》《摩诃止观》第一上）《佛祖统记》，记其无师自悟一心三观之妙理如下：

师夙禀圆乘，天真独悟。因阅《大智度论》，引《大品》云：欲以道智具足道种智，当学《般若》。欲以道种智具足一切智，当学《般若》。欲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种智，当学《般若》。欲以一切种智，断烦恼及习，当学《般若》。论自问曰：一心中得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断一切烦恼及习。今云何言以一切智具定一切种智，以一切种智断烦恼及习？答曰：实一切一时得。此中为令人信《般若波罗蜜》故，次第差别说。欲令众生得清净心是故如是说。复次，虽一心中得，亦有初中后次第。如一心有三相，生因缘住，住因缘灭。又如心心数法，不相应诸行，及身业口业。以道智具足一切智，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种智，以一切种智断烦恼及习，亦如是。师依此文，以修心观。论中三智实在一心中得。且果既一心而得，因岂前后而获。故此观成时，证一心三智，双亡双照，即入初住无生忍位。又因读《中论》，至《四谛品》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恍然大悟，顿了诸法无非因缘所生。而此因缘，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名为中道。师既一依释论，是知远承龙树也。（《佛祖统记》第六）



明英宗正统八年（1444年）管正因泥金写本《妙法莲华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妙法莲华经》是天台宗的根本经典，是其经义的依据。天台宗是中国佛教最早创立的宗派，因其创始人智顗大师常居浙江天台山而得名，又被称为“法华宗”

如是，一心三观之观法，滥觞于慧文。慧文，授之南岳慧思。慧思，复以授智顗。慧思之于天台宗，《佛祖统记》，赞为“至于悟《法华》三昧，开拓义门，则又北齐（慧文）之所未知”。《续高僧传》，

赞为“自江东佛法，弘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理义，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罕不承绪”。慧思之弟子，有智顗、僧照、大善、慧成、慧超、慧耀、慧涌、慧威、智璪、慧命、玄光、慧璀、灵辩。当时印度佛教之一切法门，悉移植于中国，然纳诸中国思想之炉鞴中，而陶冶铸造之；以南朝佛教，即远承龙树之《三论》、《涅槃》两宗为骨髓，搀加北朝佛教；以于印度佛教之外，唱出放一大异彩之教义；施五时八教之判，料理一代之教法；演五略十广之说，光显圆顿之解行；教观周备，极法海之伟观者；智顗也。天台宗，至智顗而大成，与稍后发展之华严宗，共称中国佛教。智顗之弟子甚盛，得业传法者，三十二人。而赞承法统者，章安灌顶也。

灌顶，临海章安人，以陈文帝天嘉二年生。七岁，就章安摄静寺慧拯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此间听《涅槃经》。慧拯寂后，往天台山修禅寺，谒智顗，禀受天台教观。陈至德元年，从智顗，到金陵光宅寺，研绎观门，频蒙印可。因为侍者。陈祯明元年，二十七岁，在同寺，听智顗讲《法华文句》。逮三年陈亡，随智顗，溯江，历游三宫、庐山、九向、衡山等名胜。隋开皇十一年，晋王广镇扬州，延请智顗。从智顗，赴州之禅众寺。十二年十二月，入荆州玉泉寺。翌年四月，于同寺听讲《法华玄义》。十四年四月，受《摩诃止观》。十五年，复受晋王请，从智顗，到金陵，乃制《净名经文疏》。翌年，还天台山。十七年十一月，智寂。智讲《法华玄义》，及《文句》，并《摩诃止观》等，皆所谓说法，即口述也。自执笔者，颇稀。灌顶常从智顗，亲闻其讲敷，听受之次，悉笔录编辑之，成一宗之典籍。顗寂后，住天台山。仁寿二年，应皇太子召，赍《法华玄义》入长安，缮写校勘，于宫廷弘阐之。大业十年，撰《大般涅槃经玄义》二卷，同《经疏》三十三卷。时隋末兵兴，菜食水斋，冰床雪被，凡历五载方成。此外所著有《天台八教大意》、《观心论疏》、《国清别录》、《天台智者大师别传》等。灌顶晚年，住会稽之称心精舍，讲说《法华》，盛讲敷师说，显扬宗风，时人赞之，有跨朗(法朗)、笼基(慧基)、超云(法云)、迈印(僧印)之语。一时之名匠皆风靡。《佛祖统记》称三论宗之大师嘉祥吉藏，先曾疏解《法华》，闻章安之道，废讲散众，投足请业，深悔前作



《应真像全图·左轴》（元）。应真，也就是佛教中的罗汉，又称阿罗汉、应供、不生等，意指声闻乘修证的最高境界。凡修至此果位者，诸漏已尽，永离轮回，得大解脱

之妄。贞观六年八月寂，年七十二。（《佛祖统记》第七《天台九祖传》、《续高僧传》第十九）承灌顶之法统者，法华智威。智威之下，有天宫慧威。慧威之下，有左溪玄朗。其略历如下：

智威——姓蒋氏，缙云人也。……少事师于轩辕氏炼丹山。闻天台宗教盛，遂负笈往沃州石城寺，亲章安禅师，求请心要。……后以法眼付授小威焉。（《天台九祖传》《宋高僧传》第五）

慧威——姓留氏，东阳人也。总角之年，露其旧习。抉开爱网，径入空门。……闻缙云大威禅师，盛行禅法，裹足造焉。刻志忘劳，睹威墙奥。一日千里，罔不推称。至有成业，时谓小威。然其乐静居山，罕交人事。指教门人不少，杰出者左溪玄朗一人而已。（同上）

玄朗——字越明，姓傅氏……乌伤人……九岁出家……闻天台一宗，可以清众滞，可以趣一理，因诣东阳天宫寺慧威法师，威禀承括州智威，时传威是徐陵后身，灌顶之高足也。朗亲附之，不患贫

苦。达《法华》、《净名》、《大论》、《止观》、《禅门》等，凡一宗之教迹，研核至精。……后……隐左溪岩，因以为号，独坐一室，三十余秋。……有愿生兜率宫，必资福事。乃构殿壁，缋观音宾头卢像。……以天宝十三年九月十九日，薄病而终，春秋八十有二。（《天台九祖传》《宋高僧传》第二十五）

此三人，皆守成之贤者，师练之诸宗志，称二威缄默而守。玄朗之下，有荆溪湛然。湛然者，中兴台宗之大师。当时华严、法相及禅诸宗，名匠相继出，各振其宗风。天台宗久委靡不振。湛然业成后，以中兴台宗自任，每言将欲取正，舍予谁归。大张教网，开阐智顗之微旨，对抗诸宗之学说，遂再兴天台宗。如《佛祖统记》云：

……自唐以来，传衣钵者，起于庾岭。谈法界，阐名相者，盛于长安。是二者，皆以道行卓荦，名播九重，为帝王师范。故得侈大其学，自名一家。然而宗经弘论，判释无归。讲《华严》者，唯尊我佛。读《唯识》者，不许他经。至于教外别传，但任胸臆而已。师追援其说，辩而论之，曰金钍，曰义例，皆孟子尊孔道辟杨墨之词。识者谓荆溪不生，则圆义将永沉矣。（《佛祖统记》第七）

自北齐慧文，至荆溪湛然，凡八世，加龙树，称天台九祖。其中湛然，以自智顗数之，当第六世，称之为六祖。湛然之下，有道邃、行满等三十九人。道邃之下，有广修。修寂后，不数年，有会昌之法难。先是安史之乱，教典逸失不鲜，至是又散毁教典甚多。寻又际唐末五代之乱，台宗之学问即教相门，殆湮灭。然观心一门，广修之下有物外，物外之下有元琇，元琇之下有清竦，师资相承，延一缕之命脉，传之螺溪义寂，遂开台学复兴之运。

二、天台宗之教义

（一）教义

(1)三谛圆融　天台宗之教义，以《诸法实相论》为其中心。诸法实相者，《法华经》所谓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唯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有本末究竟等之诸法实相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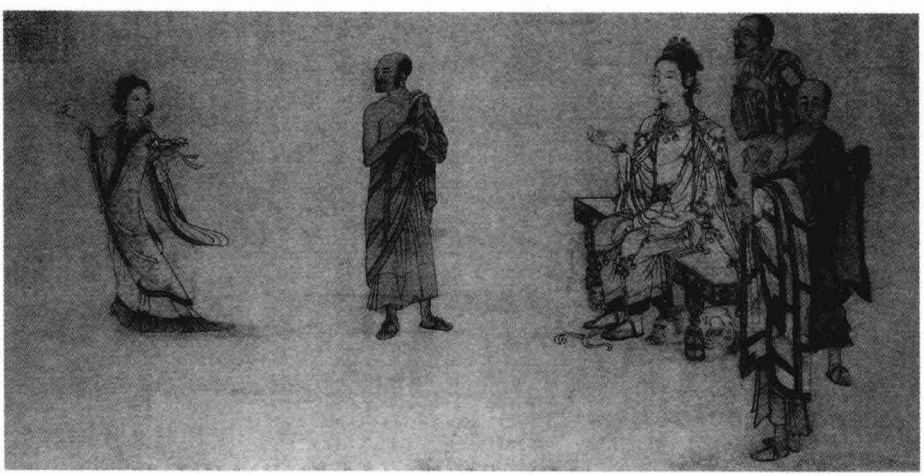


文殊菩萨。全称文殊师利，有时又作曼殊室利。意为妙德、吉祥。据说他出生时家中出现许多吉瑞祥兆，因此而得名

智度论》所谓佛说三种实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法印），广说则四种（加一切皆苦），略说则一种之一实相印也。法界之森罗万象，一一当体皆是实相之妙体。所谓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纯一实相，更无别法。实相之妙体，圆具三谛，极熔融无碍不可思议之妙，名之曰中道实相。三谛者，空谛，假谛，中谛。亦称真谛，俗谛，中谛。天台之教观，实以说此三谛之圆融为其本旨。所谓三谛，唯是一法上之德用差别。故三谛一一皆圆融相即。所谓空，不离假中。所谓假，不缺空中。中亦然。如此，三谛互具互融，空谛即假中谛，假谛即空中谛，中谛即空假谛，即三各具三，三三相即，三谛而一谛，一谛而三谛，故谓之圆融三谛。法界唯是一种三千，所谓三千者，该收一切万有之名称，如言万法或诸法。三千诸法，夐绝凡夫之情虑，而诸相宛然，相即相入，绝对不可思议。所谓空假中，即诠显此相貌之言。三千诸法之超绝凡虑边，名之为空。诸相宛然边，名之为假。绝对不可思议边，名之为中。果然，则所谓空非除假除中而为空，三千之诸相宛然，而相即相入，绝对不可思议，当相当处，超绝凡虑；是曰一空一切空。即空当处假中，全假中而为空。又所

谓假，非离空中而为假，三千诸法，超绝凡虑，当相当处，诸相宛然，而绝对不可思议，是曰一假一切假。即假当处空中，全空中而为假。所谓中，亦然。即三千之离情边名空，空空，假空，中空，一空一切空。三千之宛然边名假，空宛然，假宛然，中宛然，一假一切假。三千之绝对边名中，空绝对，假绝对，中绝对，中一切中。三千诸法，超绝凡虑，即空。其当处诸相宛然，各各不相紊乱，即假。其诸相不相紊乱，各各宛然之当体，融妙无碍，绝对不可思议，即中。故云三千世间，即空，即假，即中。是曰圆融三谛，亦云绝待三谛。如此，三谛，不外从三方面诠显一法，故一切诸法，一一皆三谛。一切万有之事相，即是法性真如界中之本体本相。而其事相之一一，熔融无碍，不可思议。示此万有圆融相即之旨趣者，更有一念三千说。

(2)一念三千　一念三千者，一念心具三千诸法之意。即于天台一家，不论三性漏无漏，介尔有心，其心即具足三千迷悟诸法。所谓三千者，该收宇宙一切之名，同时表诸法之融摄。盖所谓三千者，十界各各具十界，为百界。百界各各具十如，为千如。千如各各具三种世间，为三千。十界者，具云十法界，先大别凡圣之境界为十种，即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自地狱至天六界，虽苦乐之果报不同，同是迷妄之境界，故云六凡。自声闻至佛四界，虽有大小浅深之差别，同是觉悟之境界，故云四圣。此十界一一各各互具



《天女散花图》（宋，刘松年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此图中天女手捧花篮，边舞边散，对面菩萨神情安逸，微笑观看，周围几位罗汉则已被天女的舞姿所吸引，面露欣赏之色

十界，故十界互具，为百界。地狱具十界，佛亦具十界。百界一一具十如，故成千如。十如者，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相者，相貌，相以据外，览而可别。即十界之表相。性者，性分，性以据内，自分不改。即十界之自性。体者，主质义，即具前相性之体质。力者，功能义，即主体所具力用功能。作者，构造义，即依力用功能所造之作业。因者，生十界果之亲因。习因为因，亦名为业。缘者，助十界亲因使感果报之助缘。助因为缘，助业皆是缘义。果者，习果，即由十界之习因所引生之结果。报者，报果，即由习因习果所招感之果报(酬前世之善恶所作所感之苦乐果报)。本末究竟等者，初相为本，后报为末，自相至报，究竟平等。既十界各具十如，百界则具千如。而一一界，各有三种世间。地狱界有地狱界之三世间，乃至佛界有佛界之三世间，即成三千之法数。三世间名，出《大智度论》。即众生世间，国土世间，五阴世间，是也。众生世间者，十界之众生。国土世间者，十界众生所依止之国土。众生世界者，正报。国土世间者，依报。国土世间、众生世间者，色受想行识五阴所构成之十界国土众生也。五阴世间者，构成依正二报之色心要素，即色受想行识五阴之法体也。故五阴世间者，众生及国土世间之通体。众生及国土世间者，五阴世间之别相也。既三种世间者，界界所具通别二相，故百界三百世间，十如是乘之，即有三千世间之法数。故三千法数，综该法界之森罗万象。然其要义，在显法界森罗诸法，其当相法法圆具三千，从而法法是圆融三谛。即举诸法中一法，此法即三千三谛之妙法。故不问为色法为心法，又为妄为真，皆是本具三千诸法，无有缺减。故三千者，示万有之融即。例如事理之关系，十如之前九，当事。后一，当理。一一三谛融即，事亦三千三谛，理亦三千三谛，故互无隔历差别。事全体融即理全体，理全体融即事全体，故事理者，一法之义判。

(3)一心三观　天台一家之观门，有析空体空次第一心之异，而一心三观，其枢要也。一心三观者，于自己内界之心识上，观念修习三千三谛之妙理。法界森罗诸法，皆三千三谛。三千三谛，皆性具。故色心因果，总皆是一种三千。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同圆具三千诸法。然佛法太高，众生法太广，于初心之行者为难。若夫欲应用此三千三谛之

教理于实际，则与其远择高广之境界，不如近观己心。所谓观己心者，观介尔阴妄之一念，而日常之妄心，即第六意识之一念也。介尔者，介者小又弱义尔者助辞。阴妄者，阴者此心属五阴中识阴，妄者迷妄。一念者，一刹那心也。观此现前阴妄一刹那心，即日夜起灭之一念心，具三千诸法，即空即假即中，是曰一心三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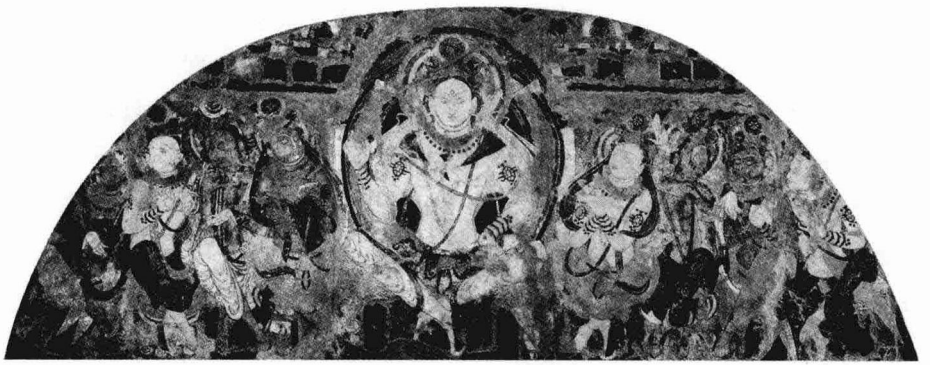
《妙法莲华经·妙音菩萨来往品》中记载的妙音菩萨。妙音菩萨又称狮子吼菩萨，曾得一切众生语言陀罗尼，后又能普现色身，以美妙殊绝的音声遍吼十方世界，广传佛法

(4)六即　天台宗，设六种阶位，示从凡夫至佛之位次，名之曰六即。六者，约行者修证之阶级，即判观智之明昧，修证之浅深。即者，约所显之理体，即表六种阶级，皆证得同一真理。六即者，理即，名字即，观行即，相似即，分证即，究竟即。一理即者，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无佛，性相常住。然理虽即是，日用不知。以未闻三谛，全不识佛法，如牛羊眼，不解方隅。二名字即者，或从善知识，或从经卷，闻见三谛圆融之妙理，于名字中，通达解了，知一切法皆是佛法。

然但闻名口说，如虫食木，偶得成字。三观行即者，既知名字，起观行，心观明了，理慧相应，所行如所言，所言如所行。即《法华经》所谓五品弟子位是也。四相似即者，观慧稍进，于三谛之妙境，发相似解。观慧转明，登初住位。如将至火，先觉暖气。即《法华经》所谓六根清净位是也。五分证即者，观慧倍增，初破一分无明惑，见佛性理，开宝藏，显真如。名初发心住，即初住位也。从初住至等觉，四十一位，位位破显，分破四十一品无明，分见佛性，自然流入萨婆若(一切种智)海。六究竟即者，断第四十二品无明，发究竟圆满之觉智，智断二德圆满，无惑可断，无理可显。即圆教究竟之极果妙觉位也。

（二）教判

天台宗，以五时八教，判释东流一代圣教。五时者，判释迦如来一代五十年间，应众生之机根，应病与药所说之教法；为一华严时，二鹿苑时，三方等时，四般若时，五法华涅槃时。定释迦如来一代教法说时之前后。此中华严，般若，法华涅槃，依所说经，立名。鹿苑，从最初之说处；方等，就所说法；立名。第一华严者，因行如华，庄严果德之意。具云《大方广佛华严经》，即详说因行果德圆满之修多罗也。佛初成正觉，三七日间，于寂灭道场，为法身大士等，现卢舍那身，顿说《华严大经》，为华严时。第二鹿苑者，华严时后，对不堪受《华严》大法者，十二年间，为方便诱引，于鹿野苑等，说《三藏教阿含经》。从最初之说处鹿野苑，称鹿苑时。从其所说经，名阿含时。阿含，译云无比法，此中有增一、中、杂、长、四阿含。第三方等者，方广均等义，即广说四教(藏通别圆)，均被众机之意。阿含时后八年间，说《维摩》、《楞伽》、《金光明》等诸经，弹偏斥小，叹大褒圆，令于前阿含时得益之小乘人，耻小慕大，为方等时。第四般若者，译云智慧，照诸法毕竟空寂理之智慧也。等时后二十二年间，说《摩诃般若》、《金刚般若》等诸般若经，以空慧水(诸法皆空理)淘汰洗涤大小各别之情执，为般若时。第五法华涅槃者，以此二经，约味俱是醍醐，故合为一时。《法华》，梵云《萨达摩芬陀利修多罗》，译云《妙法莲华经》。法即十界十如权实之法，妙谓微妙不可思议。妙法难解，取喻莲华。以



《弥勒说法图》（壁画，德国柏林印度美术馆藏）。此图出自克孜尔马牙窟第205窟，原位于前室窟门上方的弦月窗之上。画面中央端坐着正在说法的弥勒佛，白净上身，璎珞华丽，双目微启，白毫眉心，左手持净瓶，右手施手印。与其左右八信徒一样，头戴三圆王冠，与头光、身光、半圆构图层层相衬，共同造成向心内聚的节奏感

莲华之华果同时，彰妙法之权实一体。《涅槃》，具云《摩诃般涅槃那》，译云《大灭度》。谓灭迷妄之因果，度生死之横流，证得法身、般若、解脱、三德秘藏。般若时后，以众机已调熟，更于八年间，说《法华经》，为法华时。却后三月，将临灭度，一日一夜，说《涅槃经》，为涅槃时。此中《法华》，正明圆教，畅出世本怀；开方便，显真实；会三乘，归一乘；开示悟人佛之知见，授记作佛，大收前番一化之始终。《涅槃》更说四教，具谈佛性，捃拾未熟之机类，又为使末代钝根，不于佛法中起断灭见，扶戒律，谈圆常。

五时，更有通别二义。别五时云者，谓如上华严拟宜，鹿苑诱引，方等弹呵，般若淘汰，遂归入法华一乘，竖显佛一代化导之始终。通五时云者，谓前华严等五时，亦皆通初后。横显佛一代化导，有应机宜施化益之妙用。此二种五时中，别五时，显说法之次第。通五时，示教法之融通。然天台一家，以别五时为正意。

次八教者，合化仪四教及化法四教之称。化仪者，佛教化众生所用之仪式方法，有顿、渐、秘密、不定四种。化法者，用前四种化仪教化众生之教法，有藏、通、别、圆四种。先就化法四教言之，一藏教者，具云三藏教，小乘教之异称。此三藏名，通大小二乘，然天台一家，别依《法华》及大论，称小乘为三藏教。此教明因缘生灭四真谛理，正教声闻缘觉二乘，傍化菩萨。二通教者，大乘之初门。通者，通同义，以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同禀此教，故名为通。又于菩萨中，有利钝二种。

钝者，通前藏教。利者，通后别圆。故名为通。此教明因缘即空无生四真谛理，正为菩萨，傍通二乘。以上二教，依偏真之权理，逗界内之机根。三别教者，别者不共义，独菩萨法，别前藏通二教。次第修证，别后圆教。故名别教。此教明因缘假名无量四真谛理，别为菩萨，不通二乘。四圆教者，圆以不偏为义，圆妙，圆满，圆足，圆顿，故名圆教。此教明不思议因缘二谛中道，事理具足，不偏不别。即事理圆融之中道实相，但为最上利根之菩萨。以上二教，依中道之实理，逗界外之机根。

次就化仪四教言之，一顿教者，顿者初顿又直顿之义，即佛成道初，对利根堪直受大乘法者，不用渐次诱引之方便，顿宣说自内证之大法，即《华严经》是也。二渐教者，渐者渐次诱引之义，目对钝根不堪直受大乘法者，先说小乘教，渐次从浅入深，诱掖开导，遂引入大乘。即《阿含》、《方等》、《般若》是也。而《阿含》者渐初，《方等》者渐中，《般若》者渐末也。三秘密教者，佛不思议神通之力，同时于一会中，或为此人说顿，或为彼人说渐。一会之众机，彼此互不相知，而能令各自得益。四不定教者，或渐说中得顿益，或顿说中得渐益，彼此互相知，而得益不同。然化仪化法，有如此之区别，毕竟由众生根性之不调融一致。故八教局在《法华》以前四时。《法华》者，化道之终极，纯圆独妙，根性调



《敦煌莫高窟铜佛像》

融，三乘五乘，皆归一佛乘，超八教外，出四时表。故古来称《法华》为超八醍醐，一代究竟之极说。

第四节 华严宗

一、华严宗之学统

此宗专依《大方广佛华严经》，谈法界缘起事事无碍之妙旨，故名华严宗，又名法界宗，亦称贤首宗。其学统之相承，为慧光、道凭、灵裕、彭渊、智正、智俨、法藏。其宗派之相承，为杜顺、智俨、法藏。《华严经论》翻译以来，或敷讲，或作章疏，盛弘斯经。然开华严立宗之端绪者，杜顺也。顺于终南山，大张华严之教网，盛教化道俗，时隋开皇十三年，与天台智顗之开宗同年。所著《华严法界观门》（具云《修大方广佛华严法界观门》）者，华严宗最初之观法，分观法为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三重。盛阐明事事无碍之幽旨。相传《华严》五教止观，为顺所著，约小始终顿圆五教，各明止观，为后贤首五教之基础。然其中用玄奘之译语，又出佛授记寺名，且其所说，与法藏之《华严游心法界记》殆同。次至相寺智俨，承杜顺，盛弘此宗。所著《搜玄记》，释《华严》本经，示教相观行之方规。法藏之《探玄记》，实祖述之。又《孔目章》、《五十要问答》，释《华严》之要义。又一乘十玄门，发挥十玄六相之奥旨，为法藏于《探玄记》、《五教章》等说十玄缘起所依。如此，华严一宗，至俨而教相与观行粗备，华严之宗风渐振。然大成华严宗者，贤首法藏。解释《华严》一经玄理，下种于智正，发芽于智俨，而集智正、智俨之教学，敷演组织而大成之者，法藏也。法藏讲新旧《华严》三十余遍，所著关于《华严》之章疏颇多。此宗之观门教相，至法藏，始建立周备。于是开立华严一宗，而法藏称华严宗之开祖。然法藏寂后，其弟子静法寺慧苑，遽叛师说。慧苑，深达法义，特精《华严》，为法藏门下之上首。初法藏，制新译《华严经略疏》，至第十九卷，遂寂。慧苑继其后，作《续华严略



《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之《童子参观音》。此图册描绘佛经《华严经》中所述善财童子跋山涉水，参拜五十三位名师，终于得证佛果的故事

疏刊定记》，其卷首云：

刊定记者，苑以薄祐，和上遽迁。生前制兹略疏，经才四分之一，始自妙严品，讫乎第六（一作二十）行，比制十定疏前之九定。而悬谈与中间及十定后疏，并未修葺。其已撰者，不遑剪刻。今故鸠集广略之文，会撮旧新之说；再勘梵本，雠校异同；顺宗和教，存之以折中；简言通意，笺之以笔削云尔。（《续华严略疏刊定记》第一）

然《刊定记》之内容，往往与法藏之《五教章》、《探玄记》异义。其主要者有二，一改五教为四教，二改十玄缘起为德相十玄、业用十玄两重。古来于华严家，贬为异系。后大历顷，钱塘天竺寺，有法铣，著《刊定记纂释》，释慧苑之《刊定记》，恐为其门下。法铣之弟子，有太初、正觉、神秀、澄观。澄观广通内外典籍，以恢复华严之正统为己任。著《华严大疏钞》，破斥慧苑之异义，发挥法藏之真意。《大疏钞》，累数百卷，世称观为华严疏主。其弟子有圭峰宗密，东都僧睿，海印法印，寂光法师等。其中继澄观之法统者，圭峰宗密也。宗密盛弘华严，兼扬禅风，所谓华严禅，而禅教一致之权舆也。此宗其后值唐武宗及周世宗之法难，法运甚衰颓。

二、华严宗之教义

(一) 教义

(1)法界缘起　华严宗之教理，与天台宗之教理，共称中国佛教之精华。对于天台宗义者，诸法实相之法门。华严宗义者，法界缘起之法门。从而对于天台宗，谈性具。华严宗，论性起。性起者，体性现起之



《地藏菩萨变相图》（局部，壁画）。此图中正中央是地藏菩萨，左右是闵长者、道明和尚和辅助地藏菩萨救助众生的冥府十王。中间绘地藏菩萨，面颊丰满，慈祥庄严，半跏坐在置放于狮子背上的莲台之上。右手持锡杖，表戒修精严，爱护众生；左手持如意宝珠，表满众生的愿。地藏菩萨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在诸菩萨中以“大愿”著称，他的誓言“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千百年来广为佛教徒传颂

意。即真如法性，不待因缘，依自性本具之德用，起为迷悟情非情之万有。所以诸佛与众生交彻，净土与秽土融通，法法皆彼此互收，尘尘悉包含世界，相即相入，无碍熔融，具十玄门，重重无尽。称此性起，曰法界缘起。法界缘起者，宇宙之森罗万象，相即相入，此一物为他万物缘，他万物为此一物缘，自他互相待相资，圆融无碍。即华严宗之根本教理者，谈性海圆融，缘起无碍，一多相即相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如因陀罗网，重重无际，微细相容，主伴无尽之法界缘起论。而明此事事无碍法界之无尽缘起者，华严一家所谈四法界、十玄门、六相圆融等法门也。

(2)四法界　所谓法界者，谓总括宇宙万有之一心。所谓总该万有心是也。此心即法界，故名一心法界。一者，绝对不二。心者，本体又实体义。法界者，如上总括从一心之本体缘起现前之诸法。一心法界，摄四法界。所谓四法界者，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事无碍法界，四事事无碍法界。

第一事法界者，宇宙万有之事象，所谓生灭现象是也。山高水深，火炎上，水润下，人竖立，畜生傍行；森罗万象，事事物物，皆维持自家之特色，彼此差别，各有分齐。恰如波浪之相状，千差万别。是名事法界。

第二理法界者，宇宙万有之理性，即一切诸法所依真理也。是曰法性，曰真如，又曰一如。盖进一步，从理性上观察，虽无尽事法，千差万别，其实同一体，同一性。曰迷曰悟，曰佛曰众生，虽从差别之当相观之，如有霄壤之悬殊。而从其实体理性观之，无二无差别。恰如波浪之相状，虽千差万别，其体唯是一水。是名理法界。

第三理事无碍法界者，依较前理法界更进步之观智所照显之真理。理者，宇宙万有之理性。事者，宇宙森罗之事象。此理、事二种法界，无碍融通。生灭之事象，从真如之理体缘起。即从理性所显现之万象故，即理是事。又事事悉是理故，即事是理。故理不碍事，事不碍理，理事相即融通，不一不异；如此，事理互融通无碍，故真如(理)即万法(事)，万法即真如，真如与万法，无碍融通。恰如水波互相融通，无碍一体。是名理事无碍法界。

第四事事无碍法界者，宇宙万有一切差别之事法，相即相入，无碍

自在，重重无尽。于前理事无碍法界，观万法即真如故，万法中之一一事事物物即真如。即事事物物，皆真如法性。虽一微尘，亦悉具足真如之理性。故事事互不相碍，一即多，多即一，举一则一切随之，主伴具足，重重无尽。恰如波波，互相融即，一体一性，无障无碍。是名事事无碍法界。宇宙万有，尘尘法法，悉具足此四法界，一尘即法界，法界即一尘，尘尘法界，重重无尽。

(3)十玄门　开说法界缘起之相状者，十玄门也。宇宙万象，无一非十玄无碍。智俨之《华严一乘十玄门》，法藏之《五教章》、《探玄记》及《华严经旨归》等，总括之为教义、理事、解行、因果、人法、分齐境位、师弟法智、主伴依正、逆顺体用、随生根欲性等十对，是为十玄所依体事。第一教义者，能诠之言教，及所诠之义理也。第二理事者，平等之理性，及差别之事相；即色心等一切万差之事法，及所依真理也。第三解行者，心知解，及身修行也。第四因果者，所修因，及所得果也。第五人法者，佛菩萨等能说人，及所说法也。第六分齐境位者，具云境智行位分齐，境智，谓能



《佛传“幼儿布施”图》（壁画，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释迦托钵至王舍城，有位小男孩模仿母亲的行为，用泥土做了块小饼布施于释迦钵中。释迦根据这个孩子的善行，预言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伟大的国王，这个孩子即是于公元前三世纪统一印度的阿育王

观智、所观境。行位，谓修行位次。第七师弟法智者，师弟者，开发为师，资成为弟子。法智者，所知为法，能知为智。解此师弟法智，有师弟法智二对，又师法智弟法智一对。第八主伴依正者，举一为主，余即为伴。主以为正，伴即是依。有主伴依正二对，又主依正伴依正二对，两解。第九逆顺体用者，物有顺逆，有体用，故合云逆顺体用。约之能化，则能化之知识有逆顺。又法报者体，应者用也。第十随生根欲性者（《探玄》及《旨归》作感应），随顺众生之根机乐欲，示施显现也。如此，所依体事，虽有教义理事等十对。要之，总摄该收一切诸法。而此十对诸法，甚深微妙，互熔融无碍。

于所依体事上，设十门，示其缘起无碍之相状，是曰十玄门。关于此十玄门，有新古之别。智俨所立，名古十玄。法藏所立，名新十玄。今就《五教章》述十玄门之梗概。

第一同时具足相应门，此一门，十玄门之总说也。前所说教义理事等所依体事，即迷悟染净情非情等十方三世一切诸法，同时俱时，互具足圆满，彼此相应，成一大缘起，无有前后始终等别。顺逆无碍，参而不杂。如《华严经》云："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



帝释天。又名因陀罗，印度教吠陀经籍所载的众神之首

第二一多相容不同门，此一门，别就缘起诸法之力用，示有力无力互容入义。一切诸法，同时具足相应，成一缘起，又从其力用边观之，自他递互相容，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一多相入无碍。如《华严

经》云："以一佛土满十方，十方入一亦无余。世界本相亦不坏，无比功德故能尔。"然虽如此一多递互相容，无碍自在，而其体不同，不失一多之相。此一多相容，有同体相入异体相入二门。

第三诸法相即自在门，此一门，示诸法不惟由力用有无而相入，亦由体空有而相即义。即教义理事等广切诸法，不惟于其力用，有力无力，递互相容，无碍自在。于其体，亦空有相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重重无尽，圆融无碍。如《华严经》云："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又云："此发心菩萨即是佛故，悉与三世诸如来等，亦与三世佛境界等。悉与三世佛正法等。得如来一身无量身三世诸佛平等智慧，所化众生皆悉同等。"皆示此相即义者也。此诸法相即，亦有同体异体二门。

第四因陀罗微细境界门，此一门示诸法之相即相入，不惟一重，重重无尽义。名之为因陀罗微细境界门者，因陀罗，具云因陀罗网。因陀罗者，帝释天也。帝释天宫殿所悬罗网，曰因陀罗网。其罗网悬无数之明珠，一一珠中，各现他一切珠影。即此一珠中，现余一切珠影。又余珠中，亦现他一切珠影，了了分明。是曰一重累现。此一重累现之珠影中，复现余一切珠影，是曰二重累现。又其二重累现之珠影中，亦现余一切珠影，是曰三重累现。寄如此四重五重乃至重重无尽珠影相映，以显一切诸法之相即相入，重重无尽。但此一门，正显相入，兼就相即，示重重无尽。如《华严经》云："一切佛刹微尘等，尔所佛坐一毛孔，皆有无量菩萨众，各为具说普贤行。无量刹海处一毛，悉坐菩提莲华座。遍满一切诸法界，一切毛孔自在现。"又云："于一微尘中，各示那由他，无数亿诸佛，于中而说法。于一微尘中，现无量佛国。须弥金刚围，世间不迫迮。于一微尘中，见有三恶道，天人阿修罗，各各受业报。"是皆不外此因陀罗微细境界之相状也。

第五微细相容安立门，此一门示诸法不坏大小之相，而于一门内，同时具足显现义。名之为微细相容安立门者，如一微尘，是小相。如无量国土，是大相。虽大小异相，然微尘不大，国土亦不小，而能互相容入，彼此同时安立无碍，是甚深妙，微细难知，故名微细相容安立门。如《华严经》云："一毛孔中，无量佛刹，庄严清净，旷然安住。"又云："于一尘内，微细国土，一切尘等，悉于中住。"又云："菩萨于



舍利盒（7世纪）。盒身绘有一列21人的乐舞队，为新疆库车县苏巴什佛寺圣物之一

一念中，从兜率天，降神母胎，乃至流通舍利，法住久近，及所被益诸众生等，于一念中，智悉显现。”

第六秘密隐显俱成门，此一门，示诸法隐显俱时成就义。名之为秘密隐显俱成门者，秘密者，甚深微妙义。隐显者，隐覆显了义。一摄多时为显，则一为多所摄时为隐。多摄一时为显，则多入一时为隐。就用相入为显，则就体相即为隐。就体相即为显，则就用相入为隐。异体门之相即相入为显，则同体门之相即相入为隐。同体门之相即相入为显，则异体门之相即相入为隐。如此，一切诸法，甚深微妙，隐覆显了，俱时成就。故名秘密隐显俱成门。如《华严经》云：“或东方见入正受，或西方见三昧起。或西方见入正受，或东方见三昧起。乃至于眼根中入正受，于色法中三昧起。乃至现童子身入正受，于壮年身三昧起。乃至一毛孔中入正受，一切毛孔三昧起。一切毛孔入正受，一毛端头三昧起。乃至一微尘中入正受，一切微尘三昧起。”

第七诸藏纯杂具德门，此一门，示诸法互相摄藏，纯杂自在具足义。名之为诸藏纯杂具德者，诸藏言，有广义狭义二解。以狭义解，诸藏即诸行也。谓一一行中，摄一切诸行。此智俨之一乘十玄门所立义。如《华严经》云：“我于三十六恒河沙佛所，求得此法，彼诸如来，各以异门，令我入此般若波罗蜜普庄严门。”如就布施一行说，一切万法，皆悉成布施一行，故名为纯。而此布施一行，即具足一切诸行，故名为杂。然纯之与杂，不相混乱，同时具足无碍，故云纯杂具德。又以广义解，诸藏即诸法也。一切诸法，互相摄藏，故名诸藏。即诸法举成一法名纯，一法具一切法名杂。此纯杂具德门义，广通一切诸法。此法藏之《华严经文义纲目》又《五教章》所立义。如《纲目》云：“约缘起诸门所收诸法，各有纯杂，故有纯杂门也。”又《五教章》，直就教义理事等一切诸法说之。如章云：“诸藏纯杂具德门，此上诸义，或纯或杂，如前人法等。若

以人门取者，即一切皆人，故名为纯。又即此人门，具含摄教义理事等一切差别法，故名杂。又如菩萨，人一三昧，唯行布施，无量无边，更无余行，故名纯。或人一三昧，即施戒度生等，无量无边诸余行，俱时成就也。如是繁兴法界，纯杂自在，无不具足矣。”

第八十世隔法异成门，此一门示诸法遍九世十世中，而同时自他互具足显现义。言十世者，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又各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即为九世。然此九世，迭相即入，摄为一念。前九为别，一念为总，总别合论，故云十世。此十世各别有区分，故云隔法。此十世隔法，互相即相入，而不失先后长短差别之相，故云异成。如《华严经》云：“或以长劫入短劫，短劫入长劫。或百千大劫为一念，或一念即为百千大劫。或过去劫入未来劫，未来劫入过去劫。”又云：“一切诸佛，于一微尘中，普现三世一切佛刹。一切诸佛，于一微尘中，普现三世诸佛自在神力。一切诸佛，于一微尘中，普现三世一切诸佛佛事。”如此，长短无碍自在，念劫融即。



《因果图鉴·地狱变相图·驾鹤西归》。佛家认为即便不能往生极乐，但一生修善积德，临终亦能往生天道享天福，但至少要具足十善的标准。十善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不瞋，不痴

第九唯心回转善成门，此一门，示诸法唯是一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所变作，离此如来藏一心，无别自性义。一切诸法，不问其为善为恶，毕

竟皆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之所建立，故名唯心回转善成。如《华严经》云："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阴。一切世界中，无法而不造。如心佛亦尔，如佛众生然。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又云："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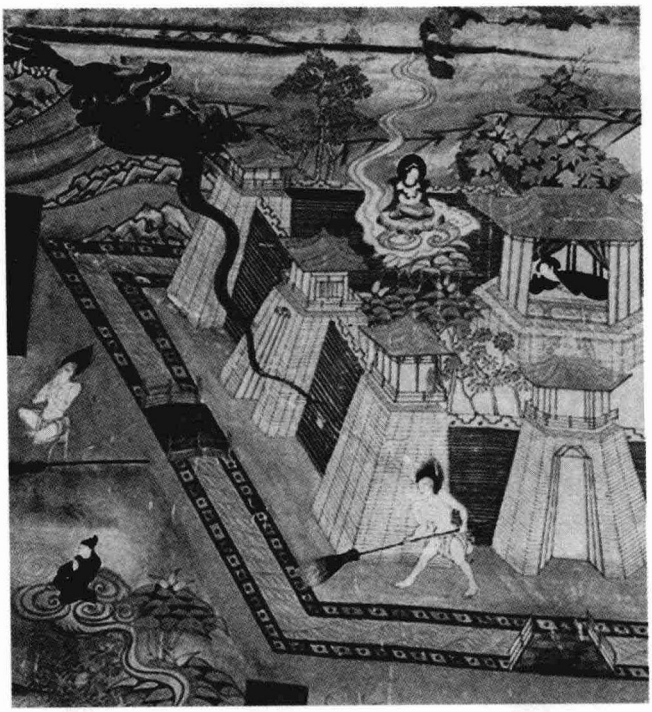
第十托事显法生解门，此一门，示诸法即是法界法门义。如《探玄记》云："由此大缘起法，即无碍法界法门，故有托事显法门也。"托事显法者，托现象差别之事法，表显所谓一乘无尽缘起之法门。于彼三乘浅略之教义，虽亦托事以显法，唯托异事相，表显异理法。不显一事一物，即是法界法门。如以衣唯表忍辱，以室唯表慈悲。然于一乘教，一切事事物物，即是无尽缘起之法门。故现前之事物外，别无所显之法门。所托之事相，即所显之道理。非是托此，别有所表。如《华严经·舍那品》，说十种宝王云等事相，此即诸深妙之法门。以宝显可贵，以王显自在，以云显润益资泽等。故于一乘教，所托之事相，虽如一华一果，一枝一叶，皆甚深微妙之法门。

新十玄，改古十玄之诸藏纯杂具德门，为广狭自在无碍门。又改古十玄之唯心回转善成门，为主伴圆明具德门。澄观于华严玄谈，举示所以改易，谓古十玄所立诸藏纯杂具德门，如一乘十玄门及《五教章》所说，显事事无碍义。然若一理为纯，万行为杂，则是显事理无碍义，恐失事事无碍之圆旨。故改诸藏纯杂具德门，为广狭自在无碍门。又古十玄之唯心回转善成门，唯是诸法无碍所因，非无碍相，故以主伴圆明具德门代之。

古十玄中第一同时具足相应门者，总明。后九门者，别明。其别明九门中，初一多相容不同门等八门，就境明。后托事显法生解一门，就智明。又其就境明八门中，前七门，约缘起现前当相明。后唯心回转善成一门，举缘起诸法自体。又其约缘起现前当相明七门中，初六门，就所依明。后十世隔法异成一门，就能依时明。又其就所依明六门中，前五门者别。诸藏纯杂具德一门者，总。又其别五门中，前三门者，直显。后微细相容安立等二门者，重释。又其直显三门中，初二门者，法说。后因陀罗网境界门者，喻说。又其法说中，初一多相容不同门者，就诸法用说。后诸法相即自在门者，就诸法体说。如此，依总别次第，境智次第，当相自体次第，所依能依次第，别总次第，直显重释次第，

法说喻说次第，用体次第；列十门。

教义理事等一切诸法，皆各具足此十玄门，无碍涉入，成一大缘起。故云十玄缘起，具云十玄缘起无碍法门。



《弥陀经变·罗刹扫城》（榆林石窟）

（4）六相圆融十玄缘起事事无碍之法门，由六相圆融之教门成立。六相者，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一切诸法，无不具足此六相，互圆融相即无碍，故云六相圆融。

六相圆融义，源出《华严经》初地十大愿中第四修行愿。如经云："又一切菩萨所行，广大无量，不可坏，无分别，诸波罗蜜所摄，诸地所净生诸助道法，总相，别相，有相，无相，有成，有坏，一切菩萨所行诸地道及诸波罗蜜本行，教化一切，令其受行，心得增长。"又《别译十地经》第三云："又发大愿，所谓一切菩萨所行，广大无量不杂，诸波罗蜜所摄，诸地所净生诸助道法，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世亲论师，造《十地论》，开辟之。如论云："一切所说十句中，皆有六种差别相门。此言说解释应知。余事者，谓阴界人等。六种相者，谓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总相者，根本人。别相者，余九人。别依止本，满彼本故。同相者，人故。异相者，增相故。成相者，略说故。坏相者，广说故。如世间成坏，余一切十句中，随义类应知。"依之，非唯菩萨之阶位，有总别六相。通一切诸法，有六相。净影慧远，于《十地经论义记》，释六相义。又于《大乘

义章》，设《六种相门义》一章，详明六相之深义。至智俨、法藏，益唱道之。智俨，陶研六相之深义，于《搜玄记》、《孔目章》、《五十要问答》，发挥之。法藏，于《探玄记》、《五教章》、《金师子章》，大成之。今依《五教章》文，说六相之名义。

一总相者，一含多德故。

二别相者，多德非一故。别依止总，满彼总故。

三同相者，多义不相违，同成一义故。

四异相者，多异相望，各各异故。

五成相者，由此诸义，缘起成故。

六坏相者，诸义各住自法，不移动故。

今姑就屋舍观之，屋舍，是总相。梁、柱、瓦、石等，是别相。此梁、柱、瓦、石等，调顺和合，作一屋舍，不相违背，同作一屋舍缘，是同相。而此梁、柱、瓦、石等，有各自之形类，相望差别，是异相。



《阿弥陀佛与诸圣众接引往生极乐世界》。佛家认为，人一生最重要的，莫过于能于今生求生净土，了脱生死，永脱轮回之苦。只要肯信、能愿、能行，老实念佛，具足“信、愿、行”三资粮，依教奉行，一生奉持不变，于临命终时，必蒙佛菩萨来接引

又由此梁、柱、瓦、石等，各各作缘，成一屋舍，是成相。虽成一屋舍，而各住自法，不失本来之面目，是坏相。一大宇宙，亦如斯成立，事事物物，互差别，互融合，成一体不离之关系。一尘一法，亦具足法界森罗诸法，是总相。虽一尘一法，亦含有法界万有之多德，然有色心理事等森罗差别，是别相。法界万有，虽千态万状，无量无尽，而相依相待，同成一总，是同相。虽同成一缘起，而随各自之形类，相望差别，是别相。法界万有，虽无量无尽，而各各作缘，成一法，是成相。虽成一法，而各各住自本位，保有本来面目，是异相。

若夫以体义分别此六相，则总别一对，就体立。同异、成坏二对，就义立。于中同异一对，就义相立。成坏一对，就义用立。若直以体相用三分别，则总别一对，就体立。同异一对，就相立。成坏一对，就用立。(据胜为论)

此六相中，总同成三，圆融门也。别异坏三，行布门也。此圆融不碍行布，行布不碍圆融，互相即相入；故总相即别相，别相即总相；同相即异相，异相即同相；成坏二相亦然。如此，六相圆融无碍，故一切诸法，无不圆融自在，无碍即入。而其所以唯六不多不少者，《探玄记》云："谓泛论缘起法要，有三门。一末依于本，有起不起。二彼所起末，既带于本。是故相望，有同有异。三彼带本之末，既为本收。是故当体有存有坏。若不具此三，不成缘起，三中各二，故但唯六。"

（二）教判

法藏，以五教十宗，判释一代佛教。五教者，就所诠法义之浅深，分佛一代所说能诠之教相为五类。如《五教章》云："就法分教，教类有五。"又《探玄记》云："以义分教，教类有五，此就义分，非约时事。"言五教者，一小乘教，二大乘始教，三终教，四顿教，五圆教。此中初一者，愚法小乘。后一者，别教一乘。中间三教中，前二者渐教，后一者顿教。

第一小乘教者，《四阿含》等经，《僧祇》、《四分》、《十诵》等律，及《发智》、《六足》、《婆沙》、《俱舍》、《杂心》、《正理》、《显宗》、《成实》等论所说。此等诸经论者，不堪受大乘教之劣等根机所受持之教门，具云愚法小乘教。人法二空中，唯知人空理一



普贤菩萨。佛教中常见的一位菩萨，他和文殊菩萨一起，作为释迦牟尼佛的胁侍，文殊象征智慧，普贤象征真理

边，不知法空理，愚于法空，故云愚法。拣别菩萨，故名小乘。澄观于《华严玄谈》，言小乘教即天台藏教。又言以见天台立名招难，故改名小乘，所摄法门，不异于彼。

第二大乘始教者，为自小乘出始入大乘之根未熟者所说之浅近教法。始教者，大乘之初门，故名大乘始教，亦云初教。此有空始教、相始教二种。空始教者，《般若》等经，《中》、《百》、《十二门》等论所说。多依破相遣执之空义，但为除有所得之迷执，明一切诸法皆空，未尽大乘法理，故名空始教。相始教者，《解深密》等经，《瑜伽》、《唯识》等论所说。前

小乘教，不明二乘回心向大，唯说入空理，谈三世实有，法体恒有。此教建立五姓，无性有情，永无出世所得无漏。定姓二乘，无余灰断。不定种姓，回心向大，修行成就。菩萨种姓，顿入大乘，直往佛果。真如凝然，常恒不变，二空所显，真理湛然；不许随缘转变，森罗万象繁兴。说有百法，抉择分明。此始教中，广谈法相，少及法性。其所说法性，亦是相数。谈五位，建立百法，摄有为无为诸法。其中九十四法，是有为法，即法相门。自余六法，是无为法，即法性门。如斯，多说法相，分说法性，不说事理俱融。又唯于生灭之事法上，谈阿赖耶缘起，故名相始教。



《佛教护法天王毗沙门》（明代，佛教工笔绘画）。此天王为阎浮提北方的守护神，是一恒护如来道场而多闻佛法的良善天神；又因福德名闻四方，故名多闻天，此外，亦被一般佛教徒视为财神或福神，在印度、西域、中国与日本，此一天王都颇受崇拜

第三终教者，具名大乘终教，亦名实教。此教说定性二乘，无性阐提，悉当成佛，方尽大乘至极之说，故名为终。以具说法实义，契法实理，故名为实。即《楞伽》、《密严》、《如来藏》、《胜鬘》等经，《起信》、《宝性》、《法界无差别》等论所说。所谓真如缘起论是也。依此教所谈，一切众生，皆成正觉。无性有情，定性二乘，皆成佛故。此教许真如随

缘，生起诸法。故森罗万象，即是真如，理事不隔，性相融通。即真如平等之理性，万法差别之事相，彼此互融即，理外无事。事外无理。是名大乘终教。此教多谈法性，少及法相。其所说法相，亦会归法性。所说八识，通如来藏，随缘成立，具生灭不生灭二义。一切众生，平等一性，但是真如随缘成立。故云真如缘起法门。此上始终二教，并立地位阶级，渐次修行成佛，故俱名渐教。

第四顿教者，又名一乘顿教。言说顿绝，理性顿显，解行顿成，一念不生，即名为佛。教理行果四法，共顿速，故云顿教。此教总不说法相，唯辨真性；泯绝八识二无我差别，不立五法三自性门路；诃教劝离，毁相泯心；生心即妄，不生即佛；不立阶位，不可次第。故以不立阶位为阶位，历阶位即无阶位故。以不经时分为时分，经时分即无时分故。不同于前之渐次修成，不同于后之圆融具德，故立为一教。

第五圆教者，又名一乘圆教。明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十信满心，即摄五位，成正觉等。教理行果，共谈重重无尽，圆融无碍。即依普贤法界，明帝网重重，主伴具足，故名为圆。此圆教名，本出晋译《华严经入法界品》。如经云："尔时如来，知诸众生应受化者，而为演说圆满因缘修多罗。"又云："时法轮音声虚空灯如来，知众生根熟，往诸大众所，显现自在力，演说圆满经。无量诸众生，悉授菩萨记。"又《五教章》云："圆教即别教一乘，以此经本下文内，为善伏太子所说，名为圆满修多罗，故立此名也。"

十宗者，开佛一代所说五教所诠义理为十种。一我法俱有宗，二法有我无宗，三法无去来宗，四现通假实宗，五俗妄真实宗，六诸法但名宗，七一切皆空宗，八真德不空宗，九相想俱绝宗，十圆明具德宗。初我法俱有宗者，已入佛法之人天乘，及小乘中《犊子部》、《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及《经量部》中《本经部》等五部所立。人天乘，计我法俱有实体。《犊子部》等，立三世有为无为诸法，及胜义我。故名我法俱有宗。第二法有我无宗者，小乘中《说一切有部》、《雪山部》、《多闻部》，及《化地部》末计所立。此宗说一切诸法，亘三世其体恒有，而不立我，故名法有我无宗。第三法无去来宗者，小乘中《大众部》、《鸡胤部》、《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法藏部》、《饮光部》等所立；此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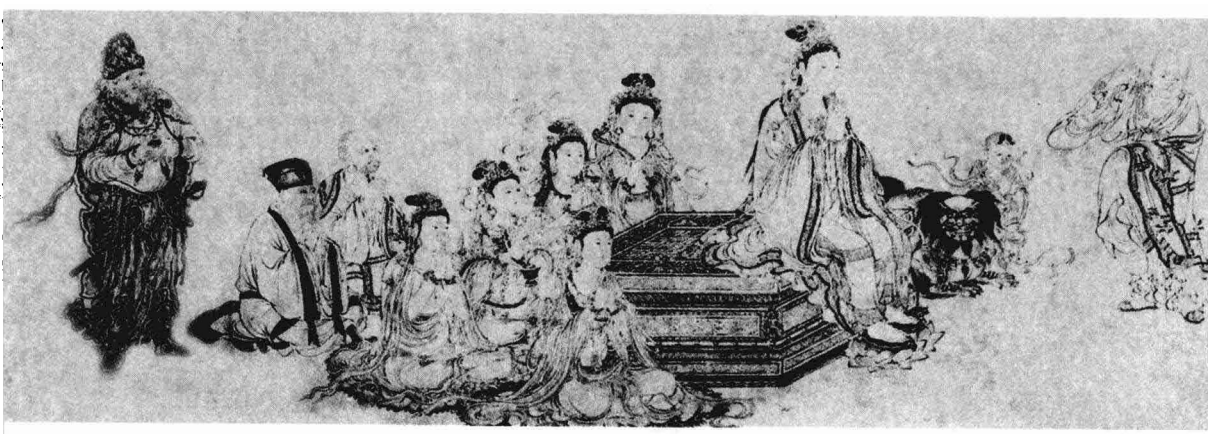
《楞伽说经》。《楞伽经》全名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楞伽”有二解，一是指红宝石，或作山名或城名解，有夜叉、鬼王，又有诸大菩萨居住其间，人皆不敢前往，恐被伤害，故又称“危险处”；阿跋多罗者是“入”的意思，合起来是佛陀入此山所说之宝经。此图描绘了佛陀入楞伽山讲法的故事

说三世中过去及未来诸法，其体用俱无。唯现在法及无为法，其体有。即现在有体，过未无体。不同说一切有部，说三世实有，法体恒有。故名法无去来宗。第四现通假实宗者，小乘中《说假部》、《成实论》及《末经部》等所立。此宗不惟说过未无体，现在世中诸法，亦有假有实，在五蕴为实，在十二处、十八界为假，随应诸法，假实不定。故名现通假实宗。第五俗妄真实宗者，小乘中《说出世部》及其末计所立。此宗说世俗法皆假，以虚妄故。出世法皆实，非虚妄故。谓世间法，从颠倒生，颠倒生烦恼，烦恼生业，业生果报。既从颠倒生，皆是虚妄。故世间法但有假名，都无实体。出世之法，不从颠倒起。道及道果，皆是实有。唯此是实，世间皆假。故名俗妄真实宗。第六诸法但名宗者，小乘中《一说部》所立。此宗说世间及出世诸

法，皆无实体，但有假名。名即是说，意谓诸法唯一假名，无体可得。故名诸法但名宗。第七一切皆空宗者，就大乘始教中空始教所立。此宗说一切诸法，不问有漏无漏，皆空无相。《般若》等经，《中》、《百》等论所说，是也。前第六宗，虽说一切皆空，然前析空，此即空。澄观作真空绝相宗。第八真德不空宗者，五教中终教也。此宗说真如具足无量功德，迷悟染净一切诸法，皆从真如缘起。《维摩》、《胜鬘》、《如来藏》、《密严》、《楞伽》等经，《起信》、《宝性》、《佛性》等论所说，是也。即如来藏缘起，成宇宙森罗诸法，真如理，万有事，无碍熔融。澄观做空有无碍宗，又二谛无碍宗，释之云："互融双绝，不碍两存。"第九相想俱绝宗者，五教中顿教也。相者，所缘境相。想者，能缘心想。此宗说此能缘心想所缘境相俱泯，一念不生即佛。即泯所缘境相，绝能缘心想，直显离言法性，故有相想俱绝之名。《维摩》、《思益》、《楞严》、《圆觉》等经所说，是也。第十圆明具德宗者，五教中圆教，所谓别教一乘也。此宗说性海圆融，缘起无碍，相即相入，重重无际，即《华严经》所说也。法界体性，自尔具万德，圆满明朗，故云圆明具德。澄观作圆融具德宗。

澄观所立十宗中，初六宗，同法藏所立。第七为三性空有宗，亦名二谛俱有宗。即是当窥基所立八宗中应理圆实宗之法相宗所立。第八为真空绝相宗，亦名二谛双绝宗。即是当窥基所立八宗中胜义俱空宗之无相宗所立。第九为空有无碍宗，亦名二谛无碍宗。此是说真如缘起成差

《澄观造疏》。澄观（738—839），唐代华严宗僧人，被尊为华严宗四祖。图中描绘了澄观大师居五台山清凉寺讲《华严经》，因旧《疏》烦琐，而撰写《华严经疏》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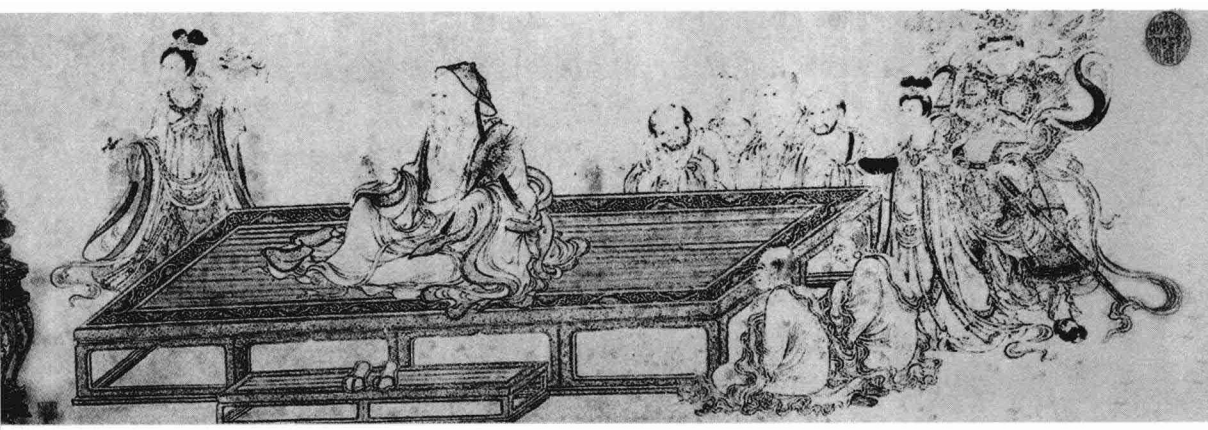
别万法之终教所谈。第十为圆融具德宗，即是说事事无碍主伴具足无尽自在之别教一乘。九十两宗，即法性宗。此宗所立十宗，多依窥基所立八宗之教判，其中大乘宗，依慧光等地论师之教判。

（三）异义

慧苑之异义中，其主要者有二。其一，依《宝性论》，立四种教，以判释一代佛教。所谓四种教者，一迷真异执教，当凡夫。二真一分半教，当声闻及辟支佛。三真一分满教，当初心菩萨。四真具分满教，当识如来藏之根器。依《刊定记》，此乃依所诠法性，以显能诠差别。谓有全隐全显，分隐分显，以立四教。与法藏之五教大异。

其二，就十玄缘起，立德相十玄、业用十玄两重。慧苑于《刊定记》，略开十门，释《华严经》。于第七设显义分齐一科，总依三相，以显事事无碍。三相者，一体事，二德相，三业用。初体事者，谓色、心、时、处、身、方、教、义、行、位等十法。即是德相、业用两重十玄所依。然此所依体事，有一纯净无漏，二通漏无漏二种。纯净无漏，谓佛菩提，从无生智，证净法界，所起依正。是德相十玄所依体事。通漏无漏，是业用十玄所依体事。即能依之德相、业用，各有十玄。就中约纯净无漏门，论德相十玄。约对机施设之漏无漏作业，论业用十玄。

二德相者，谓相即相在等。由佛菩提无染依正，莫不皆以真如为体。真如既具过恒沙德，真所起事，德量亦然。是故此事德相，一同真性，无碍自在。所谓德相十玄者，一同时具足相应德（同时具足一切体



德），二相即德，三相在德，四隐显德，五主伴德，六同体成即德（一一即是一切诸法德），七具足无尽德（一一自具无尽法德），八纯杂德，九微细德，十如因陀罗网德。

三业用者，谓佛菩提证得净法界故，成就通明三昧解脱，而能于彼染净体事，示现自在，相作相入等。所谓业用十玄者，一同时具足相应用，二相即用，三相在用，四相入用，五相作用，六纯杂用，七隐显用，八主伴用，九微细用，十如因陀罗网用。又此中，慧苑废广狭自在无碍门，取古十玄之纯杂门。又新古十玄，以世为能依，慧苑以之为所依体事。共与法藏等义有异。澄观于《华严疏钞玄谈》破斥之，谓“晋译微言，幽旨包博。玄义全盛，贤首方周。……而《刊定记》主，师承在兹，虽入先生之门，不晓亡羊之趣。徒过善友之舍，犹迷衣内之珠。故大义屡乖，微言将隐。破五教而立四教，杂以邪宗。使圆实不分，渐顿安辨。析十玄之妙旨，分成两重，徒益繁多，别无异辙。使德相而无相入相作，即用之体不成。德相不过染门，交辙之旨宁就。出玄门之所以，但就如明。却令相用二门，无由成异。以缘起相由之玄旨，同理性融通之一门。遂令法界大缘起之法门，一多交辙而微隐。如斯等类，其途实繁”。（《续华严经略疏》《刊定记》第一《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演义钞》第二第四第六《高僧传》第六）

然依慧苑：法藏之五教，大都受天台之影响，唯加顿教令别。澄观亦言法藏所立，大同天台，但加顿教。如《华严经疏》，谓“今初以义分教，教类有五，即贤首所立，广有别章，大同天台，但加顿教”。又谓“天台所以不立者，以四教中皆有一绝言故。今乃开者，顿显绝言，别为一类离念机故”。

《随疏演义钞》，更释之，谓“天台四教，皆有绝言。四教分之，故不立顿。贤首意云：天台四教绝言，并令亡诠会旨。今欲顿诠言绝之理，别为一类之机，不有此门，逗机不足”。（《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演义钞》第五）

澄观又采用天台之性恶说，然其教义所基，专在理事无碍一体之思想上。故以事理交彻为其根据。如《随疏演义钞》释《华严经疏》序文中真妄交彻，即凡心而见佛心；一语云：

文有二对，初对正明双融，后对不碍双现（一作两存）。今初，真，

谓理也，佛也。妄，谓惑也，生也。亦生死涅槃。言交彻者，谓真该妄末，妄彻真源。故云交彻。如波与湿，无有不湿之波，无有离(一作不)波之湿。若论交彻，亦合言即圣心而见凡心。如湿中见波。故如来不断性恶，又佛心中有众生等。若依此义，合云真妄交彻，凡圣互收。今不尔者，若约理融实，即真望互有。今约有不坏相，但明凡即同圣，以即真故。而圣不同凡，无烦恼故。如波即湿，而湿未必即波，有静水故。故静水说波，有动之性，无动之事。如波中说湿，动湿俱有。又说凡即是佛，于凡有益。佛即是凡，令人妄解。是故但云即凡心而见佛心耳。然其真妄所以交彻者，真妄二法，同一心故。妄揽真成，无别妄故。真随妄显，无别真故。真妄名异，无二体故。真外有妄，理不遍故。妄外有真，事无依故。然或说妄空真有，或说妄有真空，俱空俱有，双非双是。虽有多端，并皆交彻。(《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演义钞》第一)



“禅”。即佛教“禅那”的简称，巴利语的音译。也有译为“弃恶”或“功德丛林”者。其意译为“思维修”或“静虑”。是佛教的一种修持方法，其中有祖师禅与佛祖禅的区别

澄观之弟子宗密，原传荷泽宗之禅法，后从澄观，学《华严》。较之澄观，更深唱禅与《华严》之一致。其所著《禅源诸诠集》，即专说此教禅一致论者也。如宗密于《圆觉大疏钞》，言达摩所传法，超越言语文字。所谓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然又于《禅源诸诠集都序》，言唯

为显宗破执，故有斯言，非离文字说解脱。如序云：

达摩受法天竺，躬至中华，见此方学人，多未得法，唯以名数为解，事相为行。欲令知月不在指，法是我心。故但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显宗破执，故有斯言，非离文字说解脱也。故教授得意之者，即频赞《金刚》、《楞伽》，云此二经，是我心要。今时弟子，彼此迷源。修心者，以经论为别宗。讲说者，以禅门为别法。闻谈因果修证，便推属经论之家。不知修证正是禅门之本事。闻说即心即佛，便推属胸襟之禅。不知心佛正是经论之本意。今若不以权实之经论，对配深浅禅宗，焉得以教照心，以心解教。（《禅源诸诠集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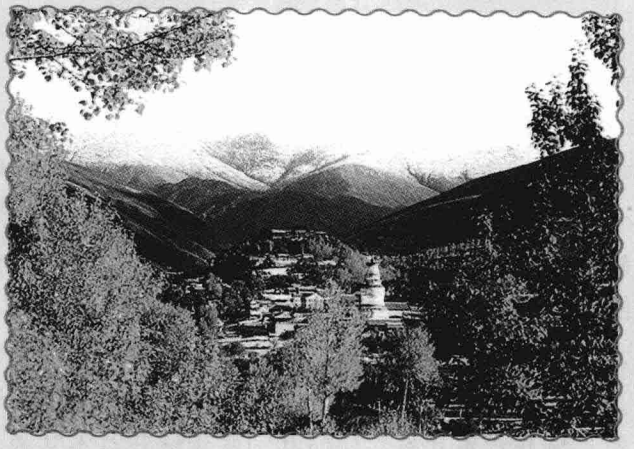
故宗密以教三种，配对禅三宗，说禅教一致。谓佛说顿教渐教，禅开顿门渐门，二教二门，各相符契。又谓一藏经论，统唯三种。禅门言教，亦统唯三宗。配对相符，方成圆见。教三种者，一密意依性说相教，又分之为人天因果教、说断惑灭苦乐教、将识破境教三种。二密意破相显性教。三显示真心即性教。密意依性说相教中，前二，人天教与小乘教也。后一，当法相宗。密意破相显性教，当三论宗。显示真心即性教，即禅宗。原人论，分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一乘显性教五，说明之。禅三宗者，一息妄修心宗，说众生虽本有佛性，而无始无明覆之不见。故须依师言教，背境观心，息灭妄念。念尽即觉悟，无所不知。如镜昏尘，须勤勤拂拭。尘尽明现，即无所不照。南侁（智侁）、北秀（神秀）、保唐（益州保唐寺无住）、宣什等门下，皆此类。二泯绝无寄宗，说凡圣等法，皆如梦幻，都无所有，本来空寂。非今始无。即此达无之智，亦不可得。平等法界，无佛无众生。法界亦假名，心既不有，谁言法界。无修不修，无佛不佛。设有一法胜过《涅槃》，我亦说亦如梦幻。无法可拘，无佛可作。凡有所作，皆是迷妄。如此了达本来无事，心无所寄，方免颠倒，始名解脱。自石头、牛头至径山，皆示此理。三直显心性宗，说一切诸法，若有若空，皆唯真性。真性无相无为，体非一切，谓非凡非圣，非因非果，非善非恶等。然即体之用，而能造作种种，谓能凡能圣，现色现相等。于中复有二类，一、一切皆真说，指洪州宗（出于南岳马祖等之南方禅）。二、以知为源说，指荷泽宗。配对禅教，即将识破境教，与息妄修心宗相当。密意破相显性教，与泯绝无寄宗相当。显示真心即性教，与直显心性宗相当。



又唐开元中，有李通玄者，世号枣柏大士，著有《新华严经论》，及《华严经大意》、《华严经决疑论》。其对于《华严经》之解释，完全为独自之见解，与法藏之传统无关系。然不无受地论系统之影响。通玄于《华严》经论之玄谈，依教分十宗，复依宗立十种教。十宗者，第一《小乘戒经》，为情有为宗。第二如《梵网经菩萨戒》，为情有及真俱示为宗。第三《般若》教，为说空彰实为宗。第四《解深密经》，为不空不有宗。第五《楞伽经》，以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为宗。第六《维摩经》，不思议为宗。第七《法华经》，会权入实为宗。第八《大集经》，以守护正法为宗。第九《涅槃经》，佛性为宗。第十《华严经》，即以此经名根本佛乘为宗，又以因圆果满法界理事自在缘起无碍为宗。十种教者，第一时，说小乘纯有教。第二时，说《般若》破有明空教。第三时，说《解深密经》和会空有，明不空不有教。第四时，说《楞伽经》，明契假即真教。第五时，说《维摩经》，明即俗恒真教。第六时，说《法华经》，明引权归实教，第七时，说《涅槃经》，令诸三乘舍权向实教。第八时，说《华严经》，于刹那之际，通摄十世，圆融无始终，前后通该教。第九共不共教，即闻共同法领解获益不共教。第十不共共教，即不共机闻共同法获益教。

通玄亦有关于十玄六相之述作。又于《决疑论》，简单解释十玄六相。其十玄之名称，与新旧十玄，有多少之相违。从而解释上，亦有多少之出入。然大体继承智俨系统之学说。其所谓十玄者，一同时相应是足门，二一多相容不同门，三诸法相即自在门，四天帝网影像重重互参无碍门，五微细相容安立门，六秘密隐显具德门，七诸莲华藏纯杂俱含无障门，八三世圆融互参相入门，九唯智同别自在门，十托事表法生解门。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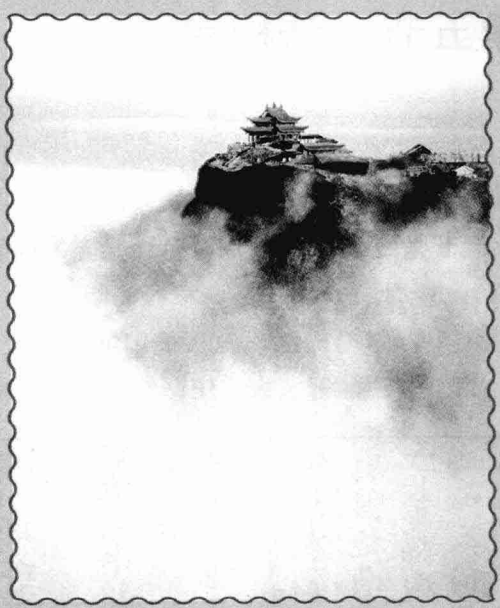
山西五台山

五台山是中国佛教第一圣山，与尼泊尔蓝毗尼花园、印度鹿野苑、菩提伽耶、拘尸那多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或者世界五大佛教名山。位于山西省五台县境内，由五座如垒土之台的山峰环抱而成，故称五台，唐朝时被确定为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山上的主要寺庙有清凉寺、显通寺、文殊寺、罗睺寺等



浙江普陀山

普陀山是浙江省东部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震旦第一佛国」之称，为观世音菩萨教化众生的道场。岛上的主要寺院有普济寺、法雨寺、盘陀庵等



四川峨眉山

峨眉山位于四川盆地西南缘峨眉山市境内，有山峰相对如峨眉而得名。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山上的主要寺院有报国寺、万年寺、洗象池、清音阁等



安徽九华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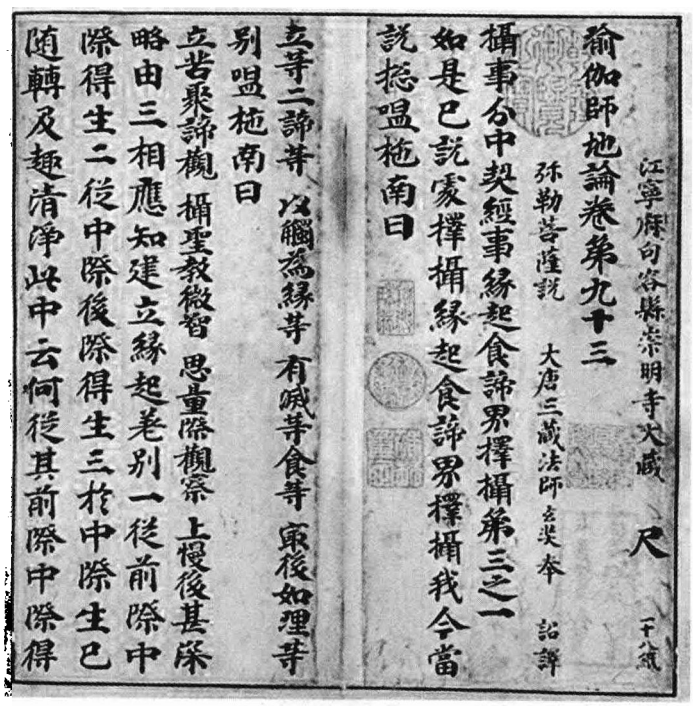
九华山位于安徽省南部池州市境内，为地藏王菩萨的道场。山上的主要寺庙有化城寺、双溪寺等

第五节　法相宗

一、法相宗之学统

此宗论究诸法之体性相状，故名法相宗。又依《唯识论》，明万法唯识之妙理，亦名唯识宗。其学统之相承，为弥勒、无著、世亲、护法、戒贤、玄奘、窥基、慧沼、智周。

于印度，佛寂后，九百年中，弥勒出世，说《瑜伽师地论》（正应作《瑜伽行地论》）。无著，禀承其说，著《大乘庄严经论》、《摄大乘论》、《显扬圣教论》等。世亲亦著《摄大乘论释》、《十地经论》、《辩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更阐明之。世亲以后，瑜伽行派内，有陈那、无性、护法之系统，德慧、安慧之系统，难陀、胜军之系统。无性亦造论，释《摄大乘论》。又德慧、安慧、亲胜、难陀、


瑜伽師地論卷第九十三
江寧縣句容縣崇明寺大藏
尺
彌勒菩薩說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攝事分中契經事緣起食諦界擇攝第三之一
如是已說處擇攝緣起食諦界擇攝我今當
說掘嗢拖南曰

唐朝人手书《瑜伽师地论》（局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瑜伽师地论》，旧名《十七地论》，简称《瑜伽论》。约于公元前300年出现在古印度，相传乃无著菩萨夜升兜率天弥勒内院，听闻弥勒菩萨说法，返回人间后，再为大众演说，结集成此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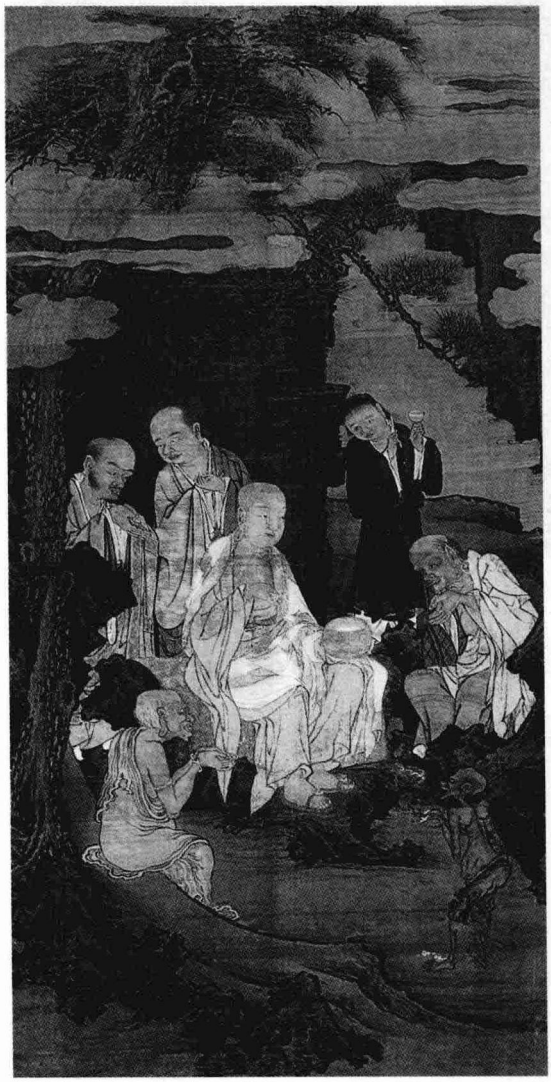


弥勒佛（大藏寺壁画）。弥勒是姓，译作慈氏，他的名字是阿逸多，译作无能胜。他被认为是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开创者。关于他的塑像，在汉地寺院中多依五代时期契此和尚的形象，塑成笑容可掬的大肚比丘。因为传说契此是弥勒的化身

净月、火辨、护法、胜友、最胜子、智月等十大论师，相次出世，各造论，释世亲之《唯识三十颂》。玄奘所师事之戒贤者，护法之弟子。又糅译所谓唯识十大论师之《唯识三十颂释》，以护法释为本义，参糅其他九释于其中，是即《成唯识论》。故此宗学说之大体，护法之学说也。安慧与难陀之学说，其一部分，由真谛之摄论宗传承。

玄奘盛弘法相唯识之玄旨，受教者颇多，就中昉、尚、基、光，为玄奘门下四哲。昉者，神昉，有大乘昉之称，新罗人，通大小乘经论，常列玄奘译场，所著有《地藏十轮经疏》、《成唯识论要集》、《种性差别章》等，今皆不传。尚者，嘉尚，深得《瑜伽论》、《佛地论》、《成唯识论》之义趣。玄奘译《大般若》时，充证义缀文。又则天朝，同薄尘、灵辩等，预日照译场之证义。光者，普光，有大乘光之称，夙师事玄奘，精苦恪勤，同列靡及。后参预玄奘之传译，头角特高。奘所出《大小乘经律论》，十分七八，是光笔受。初奘嫌古翻俱舍义多缺，乃再译梵本，密授光，多是记忆萨婆多师口义。光因著《俱舍论记》，详解之。与法宝并神泰之《俱舍论疏》，共称《俱舍论》三大疏。所著《俱舍论记》外，有《俱舍论法源章》（一作《俱舍论法宗原》）、《大乘百法明门论疏》等。基者，窥基，有大乘基之称，绍玄奘之学统

者也。初玄奘与昉、尚、光、基四人，共别译十大论师之《唯识三十颂释》，基与昉、尚、光，共检文纂义。后奘应基请，遣昉、尚、光与基四人，共译护法释，合糅于安慧、德慧等释。错综群言，楷定真谬，以为一本，其结果成所谓《成唯识论》。基依以发挥护法、戒贤等之教旨，以大成一宗。



《施饭饿鬼图》（南宋，林庭圭绘，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宋高僧传》窥基、普光、嘉尚外，法宝、靖迈、彦悰、宗哲、怀素、慧立、利涉，有别传。法宝，夙师事玄奘，高宗永徽五年，奘译出《俱舍论》，普光、神泰，各作疏，布演其义。宝亦作疏详解之，世称《宝疏》。后预义净之译场，与法藏、胜庄等，共证义。又预实叉难陀之译场，与恒景共证义。尝撰《一乘佛性究竟论》，立五时八教，说一性皆成。依之，与玄奘、窥基等，异其宗旨。故法宝者，玄奘门下之异端也。所著上记外，有《大般涅槃经疏》、《释禅次第法门》、《会空有论》。靖迈，尝于慈恩寺译场，与栖玄、明浚、机辩、道宣，共执笔缀文。后著《译经图记》，铨序古今经目，译人名位，单译重翻疑伪等科。所著上记外，有《般若心经疏》、《佛地经论疏》等。彦悰，

长于著述。尝撰《大唐京师寺录传》，编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又魏国西寺沙门慧立，尝钻仰玄奘之业绩，著《玄奘传》。后此书分散，垂拱四年，悰搜购获全，修补之，题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又著《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慧立，尝充大慈恩寺翻经大德，尚医奉御吕才，造释《因明图注》，非斥他师，立致书责之。宗哲，备穷玄奘新翻诸经论，于奘门下，号为得意哲。怀素者，律宗之学者。利涉，本西域人，婆罗门种，后东游震旦，遇玄奘，师事之。尔后研核群经众论，遂为奘门之高足，尝讲《华严经》，又著《立法幢论》。其他弟子中，亦有研究注释《摄论》、《因明》、《瑜伽》、《佛地》、《杂集》、《显扬》、《辩中边》、《成唯识》等者，然传记事迹等，都不明。

古来称为法相宗之异流者，有西明圆测。圆测，新罗国人，十五岁，游学长安，就法常僧辩受业。后住元法寺，通《毗昙》、《成实》、《俱舍》、《婆沙》等论，暨古今章疏。玄奘自印度归时，测往谒之，奘一见契合，即付以《瑜伽》、《唯识》等论。后被召为西明寺大德，尝著《成唯识论》、《解深密经》、《仁王经》等疏。就中《成唯识论疏》，为驳唯识述记之学说所著。测尝赞佐玄奘，性乐山水，时居终南山云际寺，又闲居去寺三十余里处，静志八年，后僧徒邀还西明寺，讲《成唯识论》。高宗仪凤初，日照三藏至长安，奉敕简召大德五人，共译《密严》等经，《显识》等论；测即居其首位。后又召入东都敷讲，又预《新华严》之译场，卷轴未终，寂于佛授记寺。时万岁通天元年七月，年八十四。其弟子有道证、胜庄、慈善。道证之弟子，有太贤。（《玄奘三藏师资丛书》卷下）永徽六年，中印度（一说北印度）那提三藏，赍大小乘经律论五百余夹，来长安。敕住大慈恩寺。时玄奘在同寺，从事翻译。声华腾蔚，无有克彰。唯译《师子庄严王菩萨请问经》、《离垢慧菩萨所问礼佛法经》（以上现存），及《阿吒那智咒经》三部。（《续高僧传》第四）

窥基之弟子甾州慧沼，著《成唯识论了义灯》，破圆测等之异解，弘宣师说。其弟子智周著《成唯识论演秘》，发扬《唯识述记》之幽旨。及后禅及华严等诸宗勃兴，此宗之教势顿衰。

玄奘之门下，有《俱舍》、《唯识》二系。于《俱舍》之方面，由普光、法宝、神泰之疏记，代真谛、慧恺、道岳之系统。普光之法宗

原，为《俱舍论》之概论。又年时不明之唐中大云寺圆晖，节略古疏（光记），作《俱舍论颂疏》。后有崇廙，作《金华钞》；慧晖，作《义钞》；遁麟，作《记》；释之。一时其讲习颇盛。于《唯识》之方面，《成唯识论》外，《瑜伽论》为重要之典籍。阐明《瑜伽论》之义旨者，有窥基之《瑜伽论略纂》及遁伦（一作道伦）于武后长安五年所作之《瑜伽论记》。

二、法相宗之教义

（一）教义

（1）万法唯识　此宗依《解深密经》一切法相品，抉择论判诸法即宇宙万有之体性相状。法者，万法，略为百法。相者，体性相状。具有万相，略为遍计所执、依他起、圆成实三性。又依《唯识论》，明宇宙万有，皆悉不过由心识之动摇所现出之影像。内界外界，物质非物质，无一非唯识所变。而所谓能变识，有八（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所变法，有森罗万象。故《深密经》说“诸识所缘，唯识所现”。又《唯识论》说“是诸识转变，分别所分别，由此彼皆无，故一切唯识”。所谓诸识者，谓八识心王，及从属心王之心所。所谓转变者，谓从此心王心所之自体分，转变虑知分别之能缘作用，即见分；又转变所分别之色心方差诸法，即所缘相分。由此离诸识之转变，都无外色等实法。以离心识之自体分所变之能取见分所取相分外，无别实物故。是非有一实作用物，离前能分别所分别二相故。盖执万差诸法，离能变心之自体分，有常一坚实之物体，但是随妄情而施设，都无所有。唯从能变之心体，变似能分别作用之能缘见分，又变似所分别作用之所缘相分。是故一切有为无为诸法，若实若假，悉唯识所现。

（2）五位百法　所谓法，有任持自性、轨生物解二义，一切万有之总称也。一切万有，悉皆保持其自性（特性），常不改变，是曰任持自性。以保持自性故，能为轨范标准，令人生一定之了解，是曰轨生物解。故概以法名之。百法者，一切有为无为诸法，即世间出世间之万

象，其数无量无边，《瑜伽论》约之为六百六十法，世亲更于《百法明门论》，略为百法。更类别此百种法为五位，是曰五位百法。五位者，一心法，二心所法，三色法，四不相应行法，五无为法。一心法者，精神作用之主体，自在缘取各自所对境界，起虑知分别之作用。此心为万法之根本，能有心所，故名心王。譬如君主，能有臣属。心王者，君主，心所即臣属也。心王者，能变体。一切诸法，悉唯识所变，而其体有八，曰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识者了别，即分别了达义。前五识，如次有分别了达色、声、香、味、触五境之作用。第六意识者，不局于前五识各自所缘取之一境，遍缘取一切境，即广思维了别有为无为十八界诸法，又有追忆过去、预想未来等作用。除睡眠、闷绝等，虽五识不起时，意识亦常恒不断现起，向境界强为分别。此识有五俱、不俱二种。五俱意识者，与前眼等五识，同时同刻，俱起并生之意识。此意识明了缘取所对境，故亦名明了意识。不俱意识者，不与前五识俱起，单独发生之意识。五俱意识，更有五同缘、不同缘二种。五同缘意识者，与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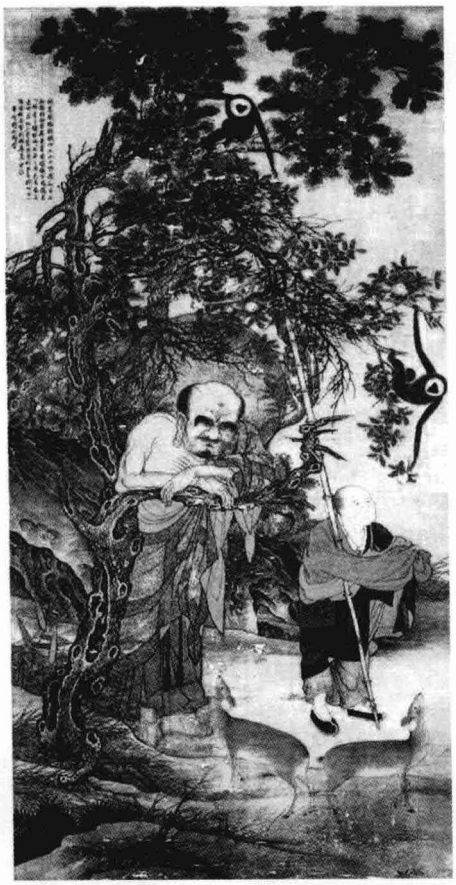


《弥勒佛与童子》

五识俱起，同缘取一所对境之意识。不同缘意识者，虽与前五识俱起，而傍缘他异境之意识。不俱意识，亦有五后、独头二种。五后意识者，虽不与前五识俱起并生，然亦非截然与前五识相离，前五识缘取所对境即直觉外界之事物后，继续生起之意识。独头意识者，不与前五识俱起并生，独现孤起，泛缘取十八界之意识。此有独散、梦中、定中三种。独散意识者，与前五识相离，单独发生，追忆过去，预想将来，或比较推度，作种种想象分别之意识。梦中意识者，于睡眠中现起之意识。定中意识者，于色无色界禅定中现起直觉对境之意识。第六意识，有如此种种作用，故亘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思维量度一切诸法。要之，意识者，于八识中为最强，有自在力，迷悟升沉之业，无一不由意识之作用。第七末那识，末那，梵语，译云意，意以思量为义。此识恒以第八阿赖耶识为对境，向之审思维量度，而执为实我实法，为我法二执之根源。第六意识之分别善恶邪正，造烦恼业，沉沦生死，即依此末那识之染污。反之，断除烦恼业，悟人法二空之真理，亦依此识，成清净。故亦名染净识。第六识与第七识，同称意识。然第七识识体即意，第六识者，以第七末那即意为所依之识。即第六识者，依意之识。第七识者，意即识。第八阿赖耶识者，诸识之根本，常恒自变现生一切有漏无漏现行法之种子，眼耳鼻舌身五根，山河草木饮食器具等一切众生之依报（器界），三种境；即以所变为自所缘之心识，又称毗播迦识，亦称阿陀那识。阿赖耶，梵语，译云藏，旧称阿梨耶，译云无没。藏者，含藏之意。谓此识中，含藏一切诸法之种子。具有能藏、所藏、执藏三义。能藏者，所谓持种义，谓此识能含藏诸法之种子，即能生起宇宙万有之潜势力。所藏者，受熏义。谓此识常为前七识熏附诸法之种子。即此识是诸法所熏所依。执藏者，我爱执藏义。谓此识无始以来，常为第七末那识之所执藏，以为内我。即常为有情执著为自内我，而起我痴、我见、我慢、我爱。藏虽具以上三义，然以第八识为缘起一切诸法之根元，故能藏义亲。次毗播迦，译云异熟。异熟者，第八识其体无记，而过去善恶业所感三界五趣四生之果体故。次阿陀那，译云执持。执持者，第八识能执受任持色心诸法之种子及五根等，令不失故。

又合上来略说之八种识，为三种。三种者，异熟识，思量识，了别境识。一异熟识者，谓第八识，此识是过去善恶业力所感总报无记之异

熟果故。二思量识者，谓第七识，此识恒审思量故。彼第六识，虽审思量，而有五位无心等，非恒时不断。又第八识，虽恒时不断，而任运无分别，非审思量。此识既恒且审，思量义胜，别得思量识名。三了别境识者，谓总了别粗显境之前六识。更合八识为二种，称前七识为转识，第八识为本识。即第八识者，一切万有所由生之根本识。前七识者，从第八识转变之枝末识。



《罗汉图》（宋，刘松年绘，现藏台北博物院）

此八识之缘境作用，有现、比、非三量，及自性、随念、计度三分别。三量者，三种量度之意，即量知众境，有三种。所谓现量者，谓依正智，无分别，直觉对境，得其真相，无误谬之观察。所谓比量者，谓依推理，比较对照，无误谬，契合事理之观察。非量者，总称有误谬之现量及比量。三分别者，三种分别之意。所谓自性分别者，谓缘现在境，任运分别其自相，即如实写象外界之刺激于心内之单纯感觉。所谓随念分别者，谓于过去境，追想忆念而起分别。即再现过去之记忆。所谓计度分别者，谓于过去未来现在不现见境，计量推度，即为比较推论等复杂作用。八识中，前五识及第八识，唯现量缘，唯有自性分别。第六识，具三量三分别。第七识，唯非量，具自性计度(现在)二分别。

更依八识之性质，有善、恶(不善)、无记三种。前六识通三性，即与善相应，善性摄。与不善相应，不善性摄。善不善俱不相应，无记性摄。第七识，与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四烦恼相应，障碍圣道，隐蔽自心，有覆无记摄。第八识是真异熟总报果，故唯是无覆无记。

二心所法者，心王所有法之意，略云心所法，又称心所。即从属心王与之相应之精神作用。方其缘境，心王缘总相，心所缘总相及别相。总相者，所缘境之概观。如缘一株绿树，唯取绿色。别相者，部分之观察。更于绿色上，取新旧浓淡等差别。尚有心王缘总相，心所缘别相；又心王心所，共缘总别二相等异说。而以前解心王唯缘总相，心所缘总相，同时亦缘别相，为通义。

心所，有一遍行，二别境，三善，四烦恼，五随烦恼，六不定，六类五十一种。遍行者，周遍一切心王心所行起之心所。一切精神作用生起时，此心所必相应而俱起，故名遍行。如《百法明门论解》云："言遍行者，遍四一切心得行故。谓三性、八识、九地、一切时，俱能遍故。"此复有作意、触、受、想、思五种。作意者，警觉应起心种为性，引心令趣自境为业。所谓性者，谓亲作用。所谓业者，谓疏作用。即警觉作动应起心心所之种子，引令赴自所缘境之精神作用。触者，令心心所触境为性，受想思等所依为业。即令心心所同触对前境，生起受、想、思等心所之精神作用。受者，领纳顺违俱非境相为性，起欲为业。即领纳前触对之顺自情、违自情、俱非等境，觉苦乐等，起爱非爱之精神作用。想者，于境取象为性，施设种种名言为业。即于领受后，对诸所缘境，取其差别相，构画相貌方圆等象，安立种种名言之精神作用。思者，令心造作为性，于善品等役心为业。即于境审虑，驱役自心，令造作善、恶、无记等行为之精神作用。



《天王·菩萨》（五代，敦煌莫高窟第361窟）

别境者，非遍一切精神作用恒起，对



敦煌壁画《普贤变》

五种各别之事境，即某特殊之对象，生起之心所，如《百法明门论解》云："言别境者，别别缘境而得生故。所缘之境则有四，乃所乐之境，决定境，曾习境，所观境，各缘不同，故云别境。"此复有欲、胜、解、念、三摩地(定)、慧五种。

欲者，于所乐境，希望为性。勤依为业。即于所乐境，希望愿求，能发正勤即精进之精神作用。胜解者，于决定境，印持为性。不可引转为业。即于所缘境，明了了解，决定印可，由此异缘不能引转之精神作用。念者，于曾习境，令心明记不忘为性。定依为业。即于曾所受境，令心明记不忘失，能引正定之精神作用。三摩地者，于所观境，令心专注不散为性。智依为业。即于所观察境，令心凝注不散动，依斯便有抉择智生之精神作用。慧者，于所观境，拣择为性。断疑为业。即于所观察境，拣择分

别，得决定，断疑惑之精神作用。

善者，唯善心生起时相应俱起之心所。如《百法明门论解》云："言善十一者，唯善心中可得生故。"此复有信、精进、惭、愧、无贪、无瞋、无痴、轻安、不放逸、行舍、不害十一种。信者，于实德能，深忍乐欲，心净为性。对治不信，乐善为业。即于实、德、能深忍乐欲，令心澄净之精神作用。此中有三，谓于诸法之真实事理，深信其为实有而随顺忍可。于三宝之真净德，起深信而生喜乐。于一切世出世善法，信己及他能得能成而起希望。由斯对治不信，爱乐证修世出世善。精进者，于善恶品修断事中，勇悍为性。对治懈怠，满善为业。即勇猛断恶不善，修诸善法之精神作用。惭者，依自法力，崇重贤善为性。对治无惭，止息恶行为业。即依尊贵自身及世出世教法二种增上力，崇贤德，重善法；又于所造过罪，内自羞耻之精神作用。愧者，依世间力，轻拒暴恶为性。对治无愧，止息恶行为业。即依世间诃责暴人厌离恶法之增上力，轻拒暴恶；又于所造过罪，羞耻于他之精神作用。无贪者，于有有具，无著无性。对治贪著，作善为业。即对一切顺自情境，心无贪欲之精神作用。无瞋者，于苦苦具，无恚为性。对治瞋恚，作善为业。即对一切违自情境(有情非情)，心无瞋恨之精神作用。无痴者，于诸理事，明解为性。对治愚痴，作善为业。即于诸理事，慧解明了，心无痴惑之精神作用。轻安者，远离粗重，调畅身心，堪任为性。对治惛沉，转依为业。即令所依身心，远离有漏烦恼之粗重，轻利安适，堪修道行之精神作用。不放逸者，精进三根，于所断修，防修为性。对治放逸。成满一切世出世善事为业。即精进、无贪、无瞋、无痴四法，于所断恶，防令不起；于所修善，修令增长；一心专注之精神作用。行舍者，精进三根，令心平等正直，无功用住为性。对治掉举，静住为业。即精进、无贪、无瞋、无痴四法，令心离恬沉掉举等障，处于中庸，平等正直，无功用住之精神作用。不害者，于诸有情，不为损恼，无瞋为性。能对治害，悲愍为业。即对诸有情，深生悲愍，不为损恼逼害之精神作用。以上十一种心所中，除轻安，善心发动时，必并起。

烦恼者，恼乱身心，令不寂静之心所。此有烦恼即本惑，及随烦恼即随惑二种。贪等六种，为一切烦恼之根本，能生忿等诸随烦恼，故名根本烦恼。如《百法明门论解》云："言烦恼者，性是根本烦恼摄故，



《依凭五戒得人身》。佛云："人身难得犹如海龟遇浮木孔。"又云："一失人身，万劫难复。"如何把握来生能得人身，最基本的条件要具足五戒的修持。所谓"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又能生随惑，名为根本。"此复有贪、瞋、慢、无明（痴）、疑、恶见（不正见），六种。贪者，于有有具，染著为性。能障无贪，生苦为业。即对一切顺情境，染著贪求之精神作用。瞋者，于苦苦具，憎恚为性。能障无瞋，不安隐性，恶行所依为业。即对一切违情境，憎恚热恼之精神作用。慢者，恃己于他，高举为性，能障不慢，生苦为业。即恃己所长，对他有情，高自举恃之精神作用。无明者，于诸理事，迷暗为性。能障无痴，一切杂染所依为业。即于诸理事迷暗不了，能生起一切惑障之精神作用。疑者，于诸谛理，犹豫为性。能障不疑善品为业。即对迷悟因果真实不虚之原理，犹豫不决定之精神作用。恶见者，于诸谛理，颠倒推度，染慧为性。能障善见，招苦为业。即于迷悟因果真实不虚之原理，起倒见，颠倒推度之精神作用。

随烦恼者，随前根本烦恼而起之心所。忿等二十种染污法，唯是根本烦恼之分位或其等流，故名随烦恼。如《百法明门论解》云："言随烦恼者，随他根本烦恼分位差别等流性故。"此复有忿、恨、恼、覆、诳、谄、骄、害、嫉、悭、无惭、无愧、不信、懈怠、放逸、惛沉、

掉举、失念、不正知、散乱二十种。愤者，依对现前不饶益境，愤发为性。能障不忿，执仗为业。即对现前违逆境，生愤怒，发暴恶身表业之精神作用。恨者，由愤为先，怀恶不舍，结怨为性。能障不恨，热恼为业。即于先所愤事，数数寻思，结怨不舍之精神作用。恼者，愤恨为先，追触暴热，狠戾为性。能障不恼，蛆螫为业。即追想先愤恨事，或触对现前违逆境，懊恼烦闷之精神作用。覆者，于自作罪，恐失利誉，隐藏为性。能障不覆，悔恼为业。即恐失财利及名誉，于自所造过罪，隐藏遮护之精神作用。诳者，为获利誉，矫现有德，诡诈为性。能障不诳，邪命为业。即为获财利及名誉，心怀异谋，多现不实之精神作用。谄者，谓罔他故，矫设异仪，谄曲为性。能障不谄，教诲为业。即为网取他意，矫设异仪，阿谀曲媚之精神作用。骄者，于自盛事，深生染著，醉傲为性。能障不骄，染依为业。即于自种性、色、力、财、位、智等，骄矜自恃，倨傲凌人之精神作用。害者，于诸有情，心无悲愍，损恼为性。能障不害，逼恼为业。即与害相反，对诸有情，心无悲愍，损恼逼害之精神作用。嫉者，殉自名利，不耐他荣，妒忌为性。能障不嫉，忧戚为业。即殉自身之名利，于他诸兴盛事，娼嫉不耐之精神作用。悭者，耽著财法，不能惠舍，秘恪为性。能障不悭，鄙畜为业。即于财法等，秘藏恪惜，坚着不舍之精神作用。无惭者，不顾自法，轻拒贤善为性。能障于惭，生长恶行为业。即与惭相反，不顾自身及教法，轻拒贤善，于所造过罪，不自羞耻之精神作用。无愧者，不顾世间，崇重暴恶为性。能障碍愧，生长恶行为业。即与愧相反，不顾世间之诃厌，恣作暴恶，不耻过罪之精神作用。不信者，于实德能，不忍乐欲，心秽为性。能障净心，惰依为业。即与信相反，于实德能，不正信顺，心不澄净之精神作用。懈怠者，于善恶品修断事中，懒惰为性。能障精进，增染为业。即与懈怠相反，于断恶修善事，懒惰不勇悍之精神作用。放逸者，于染净品，不能防修，纵荡为性。障不放逸，增恶损善所依为业。即与不放逸相反，不能防染，不能修净，纵荡不自制之精神作用。惛沉者，令心于境，无堪任为性。能障轻安毗钵舍那为业。即令心憎瞢沉重，无所堪任之精神作用。掉举者，令心于境，不寂静为性。能障行舍奢摩他为业。即令心轻躁浮动，不寂静之精神作用。失念者，于诸所缘，不能明记为性。能障正念，散乱所依为业。即与念相反，令



十殿阎罗之平等王。平等王司掌最大的地狱，名曰阿鼻大地狱，又名无间大地狱。此狱受罪之苦更胜于前。其罪为杀父、杀母，复以贪欲、瞋恚、愚痴造作更重恶业，而堕此阿鼻地狱

心散乱，于所缘境，不能明记之精神作用。不正知者，于所观境，谬解为性。能障正知，毁犯为业。即于所观境，邪了不达之精神作用。散乱者，令性流荡为性。能障正定，恶慧所依为业。即于所缘境，令心散乱，流转不息之精神作用。

不定者，不同善及烦恼，唯自性善或唯自性染污；又非如遍行，定遍一切心；非如别境，定遍一切地；故名不定。如《百法明门论解》云："言不定者，由不同前五位心所，于善染等皆不定故，非如触等定遍心故，非如欲等定遍地故。"此复有睡眠、恶作、寻、伺四种。睡眠

者，令身不自在，昧略为性。障观为业。即令身不自在，心极昧略沉重之精神作用。恶作者，恶所作业，追悔为性。障止为业。即嫌恶曾所作之善不善行动，起追悔之精神作用。寻谓寻求，令心匆遽，于意言境粗转为性。旧译名觉。即令心于一切法，粗猛推求其名义之精神作用。伺谓伺察，令心匆遽，于意言境细转为性。旧译名观。即令心于一切法，深细伺察其名义之精神作用。

三色法诸，色者、变坏、质碍、又示现义。色法者，有质碍之诸法，即通常所谓物质。通常称为色者，眼根所取境，如青黄赤白黑等色彩。今所谓色者，物质之总称，即所谓色法，广该摄通常所谓物质现象。如《百法明门论疏》云："言色者，质碍之法，名之为色。问曰：若质碍故名色者，眼等诸色，可名质碍。无作之色，云何质碍？解云：无作之色，虽非质碍，然从质碍色生，故亦名质碍。"此复有眼、耳、鼻、舌、身五根色，色、声、香、味、触五境，及法处所摄色，十一种。眼者，照瞩义。谓照瞩青黄等色，长短等形，令眼识生起之官能。耳者，能闻义。谓能闻音乐等声，令耳识生起之官能。鼻者，能嗅义。谓能嗅沉麝等香，令鼻识生起之官能。舌者，能尝义。谓能尝甘辛等味，令舌识生起之官能。身者，积聚、依止二义(谓积聚大造、诸根依止)。谓接触涩滑等境，令身识生起之官能。色者，眼根及眼识所缘取之境界。谓显色、形色，及表色等。所谓显色者，谓青黄赤白、光影明暗、云烟尘雾，及空一显色等。所谓形色者，谓长短方圆、粗细正不正、高下等。所谓表色者，谓取舍屈伸、行住坐卧等。声者，耳根及耳识所取境。谓内声、外声、内外声。即有情声、非情声、情非情俱声。又执受大种因声、非执受大种因声、俱大种因声等。所谓内声者，谓手相击、语言等声。所谓外声者，谓风林、驶水等声。所谓内外声者，谓以手叩弦等声。香者，鼻根及鼻识所取境。谓芬馨等好香，恶臭等恶香，及所余香。味者，舌根及舌识所取境。谓甘酢咸辛苦淡等。触者，身根及身识所取境。谓四大种(地水火风)滑性、涩性、轻性、重性，及冷、饥、渴等。初四乃实，余皆依四大假立。法处所摄色者，第六意识所取境。谓十二处中法处所摄之色法。此有极迥色、极略色、定果色、受所引色、遍计所执色五种。极迥色者，依假想观，渐次分析所碍色，即虚空青黄等无质之显色至极微之色法。极略色者，依假想观，渐次分

析须弥俱碍之色，即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等有质之实色至极微之色法。一云，于色上，分析长短形相粗细，以至极微。定果色者，亦名定自在所生色。即定力所变色声香味等境。受所引色者，受，谓因教因师而领受。引，谓依受而发起。如受诸戒品，戒是色法，所受之戒，即受所引色。即由受戒所引发之无表色。遍计所执色者，独散意识，虚妄计度，所变五根、五境等无体无用之色，如水月、镜像、空华等皆是。



水月观音像。水月观音是中国佛教经常供奉的观世音菩萨之一，通常是坐在莲花台上，观看水中之月，以水中之月比喻佛法色空的义理。水月观音的形象是依据《华严经入法界品》所描述的观世音菩萨的说法道场，明月清朗，流水芬芳而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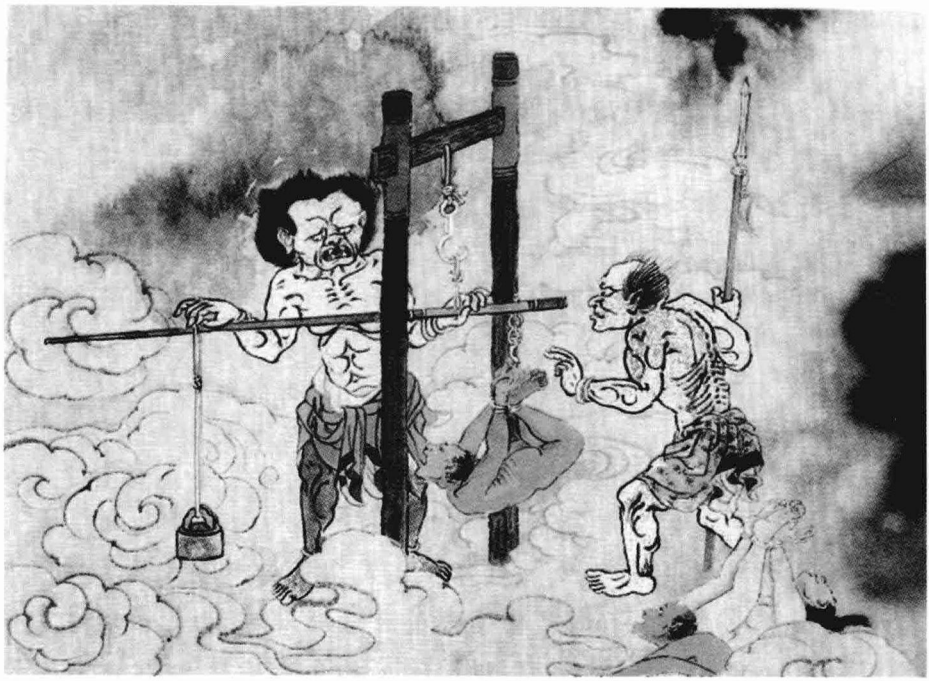
四心不相应行法者，其性非色非心，不与心相应之有为法。如《百法明门论疏》云："言第四心不相应行法者……遍行五等，与心相应。此得等诸法，不与心相应，此名心不相应。言行者，则是行蕴。此明得等诸法，是行蕴摄。余心、色、无为，非行蕴摄。言不相应，简别心所有法。言其行者，则简心、色、无为，故名心不相应行。"此不相应行

法，皆于前色、心、心所三法之分位上建立之假法，非有实体。故唯是六识所缘境。此复有得、命根、众同分、异生性、无想定、灭尽定、无想报、名身、句身、文身、生、住、老、无常、流转、定异、相应、势速、次第、时、方、数、和合性、不和合性二十四种。得者，包获成就不失之义。依有情身中，包获成就色心等法不失；假建立得。亦通非情。命根者，依先业所感，第八阿赖耶识之种子上，执持色心等，令不坏断之功能；假立命根。众同分者，五趣有情，同类相望，其身心等，彼此相似。如天同分，人同分等。于此一类有情身心相似上，假立众同分。异生性者，于未断三界见惑，未生起一切出世圣法之有情上；假立异生性。生谓生类，于诸圣法，未得未证，异于圣故，名为异生。无想定者，一类外道，由出离想作意为先，修无心定，令不恒行心心所，即前六识心心所灭，无有缘虑。此定想等心聚，悉皆不行，而云无想者，想灭为首。令身安和，故亦名定。谓此外道厌想如病，忻求无想以为微妙，立此定名。灭尽定者，三果以上圣人，由止息想作意为先，修无心定，令不恒行心心所，及染第七恒行心聚，即诸六识心心所法及第七一分灭，立灭尽名。令身安和，故亦名定。无想报者，由先修无想定，感无想天果，五百劫中，无有缘虑，名无想报。名身、句身、文身者，名，诠表事物自性。若唯色或香一字，但称为名。二名，衰色香二字，名名身。三名以上，如色香味三字，或色香味触四字，名多名身。句，诠表事物自性上义理差别。如山高水长等，一句名句，二句合集名身，三句以上名多句身。文即是字(字母)，为名句二所依，不能诠自性及差别，如说褒阿壹伊等，未有诠表，名之为字。此亦有文、文身、多文身三种。生、住、老、无常者，诸有为法，先无今有，名生。暂停，名住。老则住别前后，亦云衰变名老，又云法非凝然。言无常者，今有后无，死之异名。又诸圣教，多合生灭以为无常。流转者，谓诸法因果，念念生灭，相续不断。定异者，谓诸法因果各别，决定差异。相应者，谓诸法因果相称，不相违背。势速者，谓诸法之生灭流转，势用迅速。次第者，谓诸法之生灭流转，一一不俱，有前后次第。时者，谓诸法因果，迁流相续，生已今当世位之分齐。方者，谓色法因果相续，有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等彼此相待之分齐。数者，度量诸法之名。谓诸法有一十百千等差别。和合性者，谓诸法众缘集会，不相乖反。不和合性

者，谓诸法众缘乖反。

五无为法者，无所造作，不受生灭之变化，湛然常住之理法。为者，造作义。离因缘之造作，故云无为。又离生、住、异、灭四相之造作，故云无为。如《百法明门论解》云："言无为法者，即不生不灭，无去无来，非彼非此，绝得绝失，简异有为，无造作故，名曰无为也。"又云："以前九十四种，乃生灭之法，皆有造作，故属有为。今此六法，寂寞冲虚，湛然常住，无所造作，故曰无为。"此复有虚空无为、择灭无为、非择灭无为、不动无为、想受灭无为、真如无为六种。虚空无为者，谓于真谛离诸障碍，犹如虚空，豁虚离碍，从喻得名。即二空无我所显真如。虚空以无碍为性，空无我所显真如，虽心言路绝，其体离一切障碍，故名虚空。择灭无为者，择谓简择，灭谓断灭，由无漏智断诸障染所显真理，立斯名焉。即依无漏慧之简择力，断灭烦恼，所显真理。非择灭无为者，一真法界，本性清净，不由择力断灭所显；或有为法，缘阙不生，所显真理。即真如理，不由择力，本来自性清净；或由有为诸法，自阙生缘，永碍当生，所显真理。不动无为者，以第四禅离前三定，出于三灾八患，无喜乐等动摇身心，所显真理。此从能显彰名，故曰不动。即第四静虑以上，唯有舍受现行，离苦乐之粗动，所显真理。想受灭无为者，无所有处，想受不行，所显真理。即生无色界第四天，入灭尽定时，断灭一切染污心想及苦乐二受，所显真理。真如无为者，理非妄倒，故名真如。真简于妄，如简于倒。遍计依他，如次应知。即离人法二空所显，与一切法非一非异，常自寂灭之法性。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易。诸法真理，离虚妄颠倒，于一切法常如其性，不变不改，说名真如。非离色心等因缘所生法，有实常法。前五无为，皆就此真如无为所显位之差别，假立五种名。虽然，真如无为体，非如非不如，故真如名亦是假立。

一切有情，各各有八识遍行等六位心所各各自体分，及此所变相见二分，及色心分位二十四不相应等，及彼二无我空理所显真如。然八识心王者，识之自相。自相者，本相也。如《百法明门论疏》云："何故第一明其心法？一切法中，心法最胜。是故经言心净故众生净，心染故众生染。由此心故，或著生死，或证涅槃。以胜用强，是故第一明其心法。"遍行等六位五十一心所者，识相应法。如《疏》云："何故



《磅称地狱》。《所起经》云：经商营利，不以道理，欺骗诈取财物，或偷斤减两，短尺欺人。又负债、借贷不还，或恶性倒闭，或路上拾遗占为己有。凡造此类罪业，命终堕磅称地狱

第二明其心所有法？谓此心法，常与心王同依同缘及与同时。……此之心法，与其心王，各缘诸境，一时相应，心起即起，心无即无，如王左右，不离于王，心数(心所)相应，亦复如是。”十一种色者，心王心所二所变。如《疏》云：“何故第三明其色法？谓此色法不能别起，依心及所数之所变生，是彼二法所现影故，是故第三明其色法。”二十四不相应行法者，心王、心所及色法，三之分位假立。如《疏》云：“何故第四明心不相应？谓不相应，无别有体，总是假立，于前色心及心所有法三法之上分位差别，假施设有，是故第四明心不相应。”六种无为法者，空理所显真如，即心王、心所色及不相应行法、四之实性，即是诸法自体性。如《疏》云：“何故第五明其无为？无为之法，相难了知。若不约法以明，何能显示？故能依色、心、心所有法、不相应行、四法之上，显示无为。是故第五明无为法。”此等五位百法，皆不离识，故言诸法皆唯识。此中初就五位，别别谈唯识义，故名之为别门唯识。次通以不离识义谈唯识，故名之为总门唯识。

(3)种子现行 《百法》中，除无为法六，余因缘所生有为诸法，总皆从种子生起。所谓种子者，阿赖耶识中，有亲生色心万差诸法自果之功能作用，是为种子。阿赖耶识，执持此种子，令不失坏，遇缘，即从色法之种子生色法，从心法之种子生心法，从各自之种子生各自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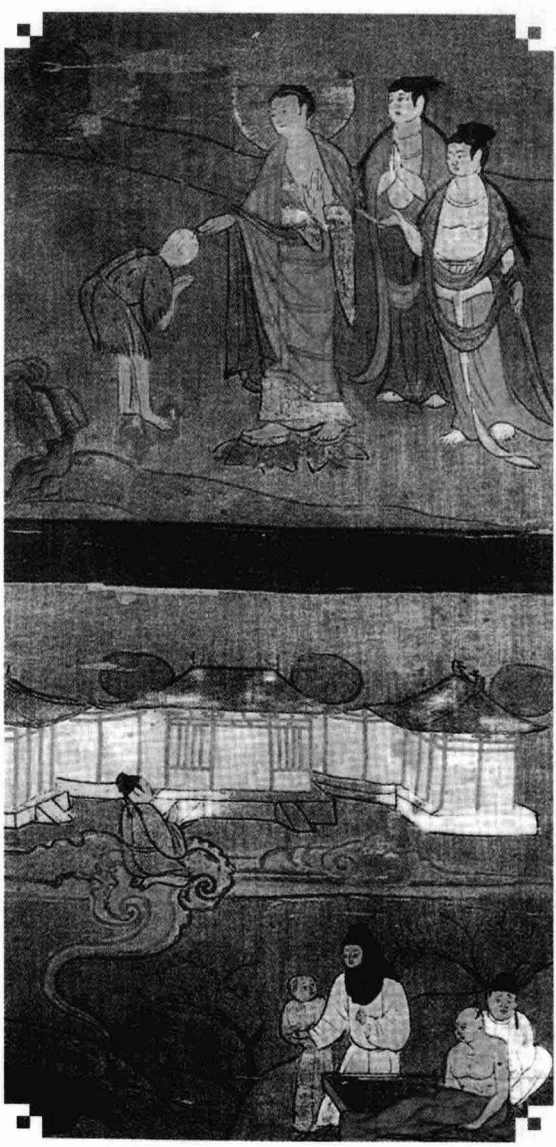
种子，有本有种子、新熏种子二种。又有有漏色心种子、无漏色心种子二类。无漏色心种子，复有三种，一生空无漏种子，二法空无漏种子，三俱空无漏种子。更有见道无漏种子、修道无漏种子、无学道无漏种子等区别。有漏色心种子，亦有二种，一名言种子，二业种子。

本有种子者，无始以来，第八阿赖耶识自体中，法尔具有亲生彼彼诸法之功能，是为本有种子，又名本性住种。新熏种子者，七转识，随所应，新熏习现行诸法之气分，即色心万差之经验于第八识中，更成彼识后时生果之功能，是为新熏种子，又名习所成种。而现行必新熏本有二种相合而生起。现行者，显现行起义。所生果，从沉隐之种子显现行起，故种子如草木之种子，现行如草木之种子发生芽茎。

关于本有新熏二种子之废立，十大论师间，有三种异说。护月论师，主张一切种子，皆唯本有，非由熏习新生，现行之熏习力，但可增长本有种子，是称唯本有家。难陀、胜军等论师，主张一切种子，皆由现行之熏习新生，绝非有本来具有之种子，是称唯新熏家。护法论师，折中此二说，说诸法种子，各有本有新熏二种。无始以来，第八识中，法尔有有漏无漏一切种子。又无始以来，由现行之熏习新生。此本有新熏二种子相合，为发生一现行之因缘。即诸法之生起，由新旧二种。是称新旧合生家。此宗以护法论师之新旧合生说为正义。但一切现行，非必悉新旧合生，有一类唯有本有性，如无始以来初现起之无漏智是也。

有漏色心种子中名言种子者，由名言所熏成之种子。即由名言熏习于阿赖耶识中，为亲因缘，生自类各别法之种子。名言种子有二，一表义名言种子，二显境名言种子。一表义名言种子者，自发名言，诠显色心诸法；或闻他名言所诠色心法，于自心前，变现彼诸法之相分，熏习彼诸法之种子于阿赖耶识。即因自他之言语，诠召万有，印象之于心中，为他日唤起记忆之材料。显境名言种子者，不因自他之名言，一切心心所缘诸境时，变现彼诸境之相分于心前，熏彼种子于阿赖耶识。二业种子者，由造作善恶业所熏种子。虽然，业种子，非有别体，即就先

善恶名言种子之特殊作用，立业种子名。唯善恶名言种子，势力强胜，不唯引自结果，又有助他无记名言种子，令生现行之势力。称此助他种子之势力，曰业种子。其依自势力，引自现行结果边，仍名名言种子。



《燃灯佛授记太子游观见三苦》（壁画，敦煌莫高窟）。佛教有三世佛，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佛，燃灯佛为过去佛，释迦牟尼佛为现在佛，弥勒佛为未来佛。燃灯佛曾在过去世为释迦牟尼授记，并预言他未来将成佛

是等有无漏色心诸法种子，皆由善染污七转识，熏习于第八识自体。所谓熏习者，谓能熏法与所熏处和合，如以兰麝熏衣服，能熏香气与所熏衣服和合，由能熏之激发，令种子发生长养于所熏处中。能熏七转识，所熏第八识，同时同处，俱生俱灭，熏习义成。七转识与第八阿赖耶，互为因果，现行熏种子，种子生现行，三法辗转，因果同时。

(4)阿赖耶缘起　宇宙万有，皆识所变。现青黄赤白等色境者，眼识所变现。声境者，耳识；香境者，鼻识；味境者，舌识；法境者，意识；所变现。乃至末那识，恒以阿赖耶识为对象，变现实我实法之影像。内界外界，物质非物质，无一非唯识所变，心外无别法。然诸识之转变，有因变、果变，即因能变、果能变二种。一因能变，所谓变者，转变

之意。谓阿赖耶识中所摄藏诸法之种子，能转变而现起诸法，故亦称生变。此对于现行，称种子为因，就因立能变义。故所谓因能变者，谓种子。种子为因，亲生起一切诸法之现行，因即能变。二果能变，所谓变者，变现之意。谓从阿赖耶识中所摄藏之种子现起之诸八识，由缘虑之作用，于其识内，变现所缘境，以之为对象；故亦称缘变。果即能变，云果能变。要之，诸八识通称能变者，果能变义，非因能变。故从诸识之缘境，必于其识内，变现为其对象之种种影像言之；则所谓心外无别法，心外无法，但缘心内法。虽然，克实不过是能缘识与所缘境相望，诸识对各自境，有能变义。而对于所变现境之本质，并心识其物之实体，无能变义。故能变之实义者，因能变，而唯在第八识。即第八识中之种子，转变为主观之有根身，客观之器界等。眼耳等诸识，即以此从第八识变现之实境为对象，转变而缘。故对比第八识与七转识，则能变中之能变，唯第八识。而七转识，亦从第八识中之种子现行，不过所变中之能变。以是诸八识皆称能变识，而独就第八识，立阿赖耶缘起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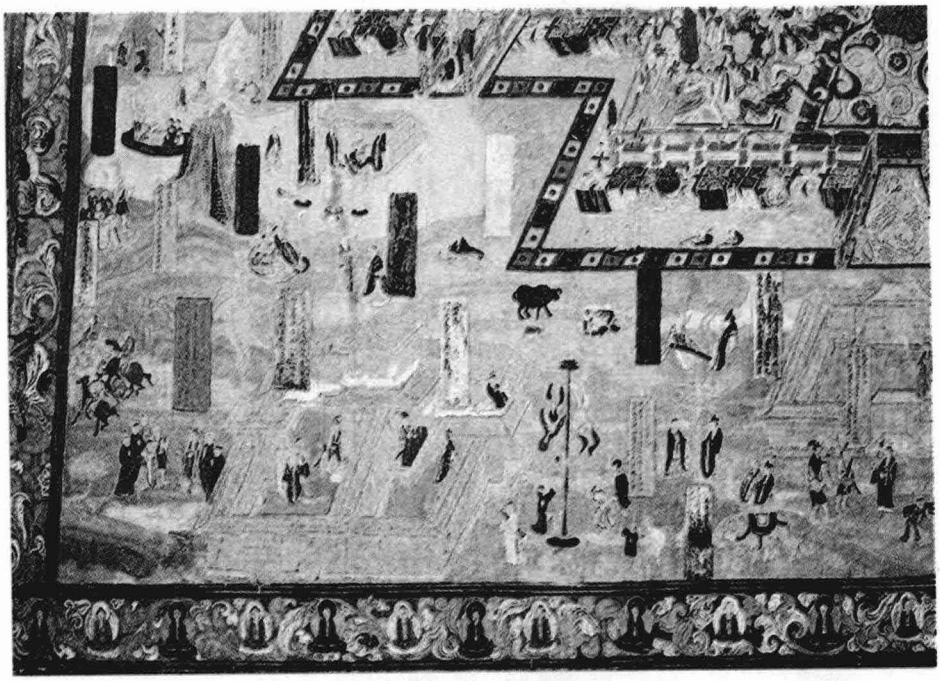
此宗更分类能变心心所法之认识作用，为四分；类别心心所所变境，为三类。

(5)四分　四分者，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一相分，又名所取分，即一切所缘境。相者相貌，或云影像。即如对色境，有显色、形色之相貌。对声境，有可意、不可意之相貌。即能缘心心所，认识所缘境，非直接认识对境之本体，不过于心内变现其影像。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等万象，皆阿赖耶识所变现缘起之境界。然今五识缘五境，非直接缘赖耶所变五境之本质，但以彼赖耶所变五境为疏所缘，于自识内，更浮现似彼之相状即影像，以此影像为亲所缘。名此心体之作用为相分。二见分，又名能取分。见者，照知，谓诸识之能缘作用，即对于前浮现于心内为客观影像之相分分别缘虑之作用。今所谓见，非谓以眼见。心性明了，能照前境，名之为见。总名心心所照知相分之作用为见分。三自证分，证者证知。所谓自，指前见分。更证知前见分之作用，名自证分。即保证见分所既照知之作用。四证自证分，所谓自证，指前自证分。更确证前自证分之作用，名证自证分。分者，分限差别义。心作用之分限，有四种差别，故名四分。要之，相分，唯所缘之作用，无能缘虑义。后三分，为能缘，亦为所缘。此四分，皆识体之作用。然其

中第三自证分者，诸识之自体，相见二分所依，故对余三分，亦称之为自体分。诸八识及诸种心所，皆具此四分。眼识以色境为相分，耳识以声境，鼻识以香境，舌识以味境，身识以触境，末那识以第八识之见分，阿赖耶识以种子、有根身、器界为相分；见照，证知，更确证之。关于四分之废立，印度诸家间，夙有异说。就中，安慧，立自证一分说。亲胜、德慧等，立相见二分说，难陀、净月承之。陈那、火辨，立相见自证三分说。护法，立四分说，于相见自证三分外，更加证自证分。古来称之为安难陈护，一二三四。然此宗以护法之四分说为正义。

(6)三类境　三类境者，性境，独影境，带质境。一性境者，性者，实义。即真实之境界，色是真色，心是真心。从实种子生，即自有能生之种子。有实体实用，即非如彼空华等，无实体用。而能缘心不谬。真实称彼境之自相而缘。即能缘心对所缘境时，唯以现量，任运量知彼境之自相。故名性境。即主观心对之，不改其性质，各守自性不变之境界。二独影境者，谓唯能缘心，以强分别力，所变之境界。与能缘心同一种生，无实体用，唯能缘心独变影像，无别本质。即既无能生之种子，亦无所托之本质。唯能缘之见分，以强分别力，独变现影像而缘。故名独影境。三带质境者，其境相挟带本质带似本质义。方主观心缘客观境，虽有所托之本质，而不称彼境之自相，故名带质境。虽有本质，而不称境自相，故不同性境。虽由能缘心之分别生，而有本质，故不同独影境。玄奘以性境不随心，独影唯从见，带质通情本，性种等随应，一偈；总摄三类境说之要义。窥基于《大乘法苑义林章》及《唯识枢要》，绍述之。慧沼于《了义灯》具释。

(7)三性　所谓三性者，总括一切诸法之体性相状，为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三种，称三种自性，略云遍依圆三性。此三性说，源出《解深密经》一切法相品，如经云："云何诸法遍计所执相？谓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别，乃至为令随起言说。云何诸法依他起相？谓一切法缘生自性。……云何诸法圆成实相？谓一切法平等真如。"世亲于《唯识三十论》述之，说"由彼彼遍计，遍计种种物，此遍计所执，自性无所有。依他起自性，分别缘所生。圆成实于彼，常远离前性。故此与依他，非异非不异，如无常等性，非不见此彼"。此三颂中，初二颂，正辨三性。即初四句者，遍计所执性。次二句者，依他起性。又次二句者，圆成



《服恩经变·恶友品》（壁画，晚唐）

实性。后三句，明三性之不一不异。最后一句，明依圆证见之前后。

《百法》中，因缘所生色心有为四位九十四法，总名依他起性。六种无为法，名圆成实性。于此依他起性圆成实性上，横执我法有无、一异、俱不俱等，即所谓我执法执，名遍计所执。所谓我法二执，又云生法二执。有情之依身者，色受想行识五蕴之和合聚集，假名人畜等。离五蕴等法，无有人等实体。然以五蕴假和合上，有见闻觉知之作用；妄执此中有常一主宰之实我，即缘无常五取蕴相，妄执为我，是曰我执。一切烦恼障，从此我执生。次不了五蕴等法，从因缘生，如幻如化；妄执一切法有实体性，即缘自心所现似法，执为实有，是曰法执。一切所知障，从此法执生。此二执，其体别境中慧，根本烦恼中萨迦耶见也。如《成唯识论》云：“谓心心所及所变现，众缘生故，如幻事等，非有似有，诳惑愚夫，一切皆名依他起性。愚夫于此，横执我法有无、一异、俱不俱等，如空华等，性相都无，一切皆名遍计所执。依他起上，彼所妄执我法俱空，此空所显识等真性，名圆成实。”即一遍计所执性者，所谓遍计者，周遍计度义，谓能执。所谓所执，指对象。即六七二



《文殊经变·伎乐》（壁画，吐蕃时代）

识，不了色心一切诸法为因缘所生之如幻假有法，虚妄计度分别，执为实我实法所现之对象。若细别之，则有能遍计，所遍计，遍计所执性三重。所谓能遍计者，谓遍向依他色心诸法，计校推度之能遍计心。即主观之迷情。所谓所遍计者，谓能遍计心所周遍计度之色心诸法。所谓遍计所执性者，谓由能遍计心，于所遍计上，计校推度，所现之妄境。而此妄境者，不过当主观之迷情前所现之执相，但有假名，无其实体。是云体性都无，情有理无。二依他起性者，所谓他，指因缘。色心一切有为诸法，依托他众缘而生起，所谓心法，具依因缘、增上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四缘；色法，依因缘、增上二缘。故名依他起。此依他起，虽非迷情上所现体性都无法，然依因缘和合而存在，故是假有，非实有。是云非有似有，如幻假有。三圆成实性者，圆者，圆

满义。成者，成就义。实者，真实义。即真如无为也。真如者，二空所显一切诸法之真实体性，具圆满、成就、真实三义，故名圆成实。圆满者，显其体广遍满一切处，无缺减。成就者，显其体常住，不生不灭真实者，显其体真实、非虚谬。此真如法性，绝对不可知，姑显其德用，说为圆满、成就、真实。然非如遍计所执性之情有理无，亦非如依他起性之如幻假有，是云非假非无，真空妙有。

《摄大乘论》，说蛇绳之譬喻，显此三性之关系。谓如于暗中见绳，起蛇觉。此蛇觉毕竟不过恐怖之迷情上所现之体性都无法。后了知为绳，遣于蛇觉。更分析此绳，了知为麻，绳觉亦灭。蛇喻遍计所执性，绳喻依他起性，麻喻圆成实性。

(8)三无性　般若等经中，说一切法皆无自性，即依此三性安立之三种无自性义。三无性者，一相无性，二生无性，三胜义无性。《唯识三十论》释之云："即依此三性，立彼三无性。故佛密意说，一切法无性。初即相无性，次无自然性，复由远离前所执我法性。"一相无性者，依遍计所执性所安立。所谓相者，体相也。实我实法者，所谓情有理无，唯是迷情上所现之妄相，体实非有，譬如空华，体相都无。故云相无性。二生无性者，依依他起性所安立。所谓生者，缘生，众缘所生之略语也。依他诸法者，因缘所生，非自然生，缘合则有，缘不合则无，譬如幻事，非有似有，故云生无性。三胜义尤性者，依圆成实性所安立。胜者殊胜，义者境界也。一切诸法之真实体性者，殊胜根本无分别智之对境，故云胜义。此胜义即圆成实性者，由远离前遍计所执之我法所显。远离众相，无我法执，假说无性，非性全无，譬如虚空，无相空寂，唯是众色无性所显，故云胜义无性。

(9)唯识观　分别此遍依圆三性。遍计者，心外法，遮遣为非有。依圆二性，皆不离心，观照为非空。是曰唯识三性观。所谓唯者，简持义，简去遍计，持取依圆二性也。识言，显所持取依圆二性。而修此唯识三性观，从浅至深，有五重，称五重唯识，又名五重唯识观。所谓五重唯识观者，简择一切万法，悟唯识理。其能观体，即是别境中慧心所。其所观体，则一切法，即遍依圆三性真妄境也。此唯识观行之方法，从宽至狭，渐次简略之，令归着真如之理性。收束其观行为五重。一遣虚存实识，二舍滥留纯识，三摄末归本识，四隐劣显胜识，五遣相

证性识。此所谓识，犹言唯识观。初遣虚存实识者，遣遍计虚，存依、圆实。观遍计所执，但从虚妄分别生起，体用都无，应正除遣为空。观依他者，诸法之事相；圆成者，诸法之理性；正体后得二智之境界，皆不离识；应正存留为有。如是观空有，遣有空，故名遣虚存实。二舍滥留纯识者，滥外境舍，内识不滥故留。虽于第一重，遣遍计所执，观依圆之事理，皆不离识。然此内识，有境有心，即依他识中，有相、见、自证、证自证四分。此中相分者，所缘境。后三分者，能缘心。心唯内有，境亦通外。故但识言唯，不言唯境。如是以恐心内之境，杂滥心外之境，故舍所缘相分，存留能缘心，唯就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观唯识理，故名舍滥留纯。三摄末归本识者，摄相见末，归自体本。虽于第二重，由境有滥，舍不称唯。心体既纯，留说唯识。然此识有本有末，见相二分，俱从识自体分起，即不外自体分上能所缘用。自体分能变，故名本。相见分所变，故名末。若离本自体，无末相见分。故摄其相见之末，归自体之本。唯就自体分，观唯识理，名舍末归本。四隐劣显胜识者，隐心所劣，显心王胜。虽于第三重，已观识自体分，然此八识之自体分，各有心王心所。心王心所之自体分，虽俱能变现相见二分。然于中心王胜。心所劣，但依胜生，故但说唯心，不说唯心所，更隐劣心所，显胜心王，唯就心王之自体，观唯识理，故名隐劣显胜。五遣相证性识者，遣识相用，证真如理性。虽于第四重，已观心王。然此心王，有事有理，事为相用，理为性体。即第四重所观八识心王之自体分者，依他起性之事相。此事相之实性，即二空所显之圆成实性也。以是更舍遣依他之事相，唯就圆成性体，求证唯识理。观依他，遣所执觉，如起绳觉时，遣蛇觉。今见圆成，遣依他觉，如更见绳众分，遣绳觉。名之为遣相证性。如是从粗至细，辗转相推，至第五重，悟唯识妙理，总摄一切，遂入理智冥合心境玄会之境界。此五重唯识观，盖窥基所创唱，而集成诸经论散说之唯识义者。

(10)五性各别　此宗立五性各别说，谓一切有情本来具有之种性，有五种。一声闻种性，二独觉种性，三菩萨种性，四不定种性，五无性有情。声闻种性，独觉种性，法尔唯具生空无漏种子。故深厌生死，专修自利乐寂法，但断烦恼障，证生空理，定随自乘果，并入无余涅槃。不具佛种，故不能成佛。菩萨种性，法尔具生法二空无漏种子。故修二利行，断

烦恼、所知二障，证二空真如，得菩提、涅槃二转妙果，所谓由大智故，不住生死；由大悲故，不住涅槃。即入无住处涅槃，成大觉圆满之极果。不定种性，法尔具三乘无漏种子。无性有情，法尔不具三乘无漏种子，唯有有漏种子，故不能断二障，起出世无漏智，解脱生死。但修世间善业，得人天果。所谓无性阐提是也。此五性中，得证佛果者，唯菩萨种性，不定种性。不定种性中，声闻、独觉，后时回心向大，得证大菩提。独觉、声闻二种性，但证二乘无学果。无性有情，永不成佛。



《供养礼佛图》（壁画，唐）

（11）顿机渐机　发趣大乘之机类，有渐机、顿机二种。所谓渐机者，不定性人，无始以来，并具三乘无漏种子，是故先修二乘行，证声闻、独觉果后，回心向大，入菩萨之行位。虽然，此渐悟之机类，回心之后，不能直趣入大乘三无数劫之行位，经多劫之修行，除偏执，而后始入资粮僧祇时分。即初果之圣者，回心向大者，经八万劫，除偏执，而后始入大乘初住位。二果，六万劫；三果，四万劫；四果，二万劫；独觉回心者，十千劫；始各得入大乘之初位。所谓顿机者，菩萨定性人，唯有菩萨无漏种子，其性顿大，不经二乘，直趋向大

乘，入菩萨之行位。

(12)唯识修道　五位悟入《唯识》之行位，有五。一资粮位，二加行位，三见道位，四修习位，五究竟位。初资粮位者，此位为趣向无上菩提，修种种胜六度、四摄法等，为入佛道之资粮，故名资粮位。此位不违所求之解脱，正为趣涅槃因，故亦名顺解脱分。此位中有十住、十行、十回向、三十心。二加行位者，此位为将证入见道之圣位，更修方便加行，故名加行位。此位欣求顺趣真实抉择(见道)分，故亦名顺，择分。于前资粮位最后第十回向满心，修暖、顶、忍、世第一四善根，即今加行位也。



《品梵》(明，陈洪绶绘，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三通达位者，菩萨初地之入心。加行位无间，无漏正智生，体达唯识实性即真如，故名通达位。又于此位，初照见真理，故亦名见道。四修习位者，菩萨于见道位，已发五分别智，断分别起二障种子，证人法二空真唯识理，为更断余俱生起二障，证得二转依果，复数数修五分别智，故名修习位，亦名修道。此位菩萨经十地位，修十波罗蜜，断十重障，证十真如。五究竟位者，菩萨十地满心，于金刚无间道，断二障种子，证二空理，于解脱道，舍劣无漏及有漏法，证四智菩提、四涅槃，达妙觉果满之佛位。此菩提、涅槃二果，正为转舍烦恼、所知二障所得，故名二转依。此二转依，即是究竟无漏界，故名究竟位。如《唯识三十论》云："此即无漏界，不思议善常，安乐解脱身，大牟尼名法。"即至二转妙果，诸漏永尽，含容无边希有大功德，甚深微妙，超过寻思言议道，四智心品，妙用无方，无为有为，二皆顺益，离生灭变易，众相寂寞，永离恼害，解脱二种生死，成就无上寂默法，是名法身。

（二）教判

此宗依《解深密经》无自性品，立三时教，以判释释迦如来一代所说教法。所谓三时者，第一时有教，第二时空教，第三时中道教。初第一时有教者，诸异生趣，无始以来，迷执有常一主宰之我体，不了无我理，起烦恼，造业，长沉沦生死。佛初成道已，为除其实我之执，于鹿野苑等，说《阿含》等诸小乘经，示四谛、十二因缘等法，令小根等，知实我空，唯有因缘所生法。第二时空教者，声闻、缘觉等小根，闻佛于第一时说我空法有，而不知了知其实意，便执诸法为真实有，封著小果，不求大位。佛为方便，更于灵鹫山等，说《般若》等经，言一切法本性皆无，除其法有之执。令中根等，悟我法皆空，回心趣大。第三时中道教者，彼闻佛于第二时破法有执，隐密言教，却堕于偏空之妄见，便拨诸法性相都无，即不唯诸法之事相，其实性亦空。佛为除此，复于华藏世界等，说《深密》、《华严》等经，普为五乘人，开显三性、三无性理，说非有、非空之中道，除有空之偏执，令入究竟了义教。三时教中，初第一时、第二时者，方便未了义教，止于偏有偏空，故《解深密经》称之为有上(相对)有容(不完全)。又第一时，隐密空，但说有。第二时，隐密有，但说空，故共称隐密教。第三时之说法者，显说超越诸法最深远绝对不可思议中道真实义之最极圆满教，故《解深密经》说今世尊所转法轮，无上无容，是真了义。故前二时，称不了义教。后一时，称了义教。然如是有、空、中、之次第，唯约渐教法门，论其前后，不约顿教。如《唯识述记》云：“此约机理渐教法门，以辨三时。若大由小起，即有三时年月前后，《解深密经》说唯识是也。若顿教门，大不由小起，即无三时前后次第，即《华严》中说唯心，是初成道竟最第一说。此约多分。”故此三时教判，有年月、义类两说。如上依佛一代说法之前后，立初、昔、今、之次第，是为年月三时。又依佛所说法之义类，立有、空、中、之次第，是为义类三时。即不拘说时之前后，以教理深浅之义类相从，一切诠有教为第一时教，诠空教为第二时教，诠中教为第三时教。例如《华严经》，虽说中道理，然属佛成道之初时。又如《遗教经》，虽属有教，在入涅槃之最后。虽然，自其所说

之内容言，则《华严经》正属第三时，《遗教经》属第一时。圆测于《解深密经疏》，单取约义类说，不约年月。如疏云："所说《华严》及《楞伽》等，皆第三了义所摄。而言三时所说教者，约义浅深广略义说，非约年岁日月前后说三时也。"慧沼于《成唯识论了义灯》，并取年月义类两说。如灯云："又所说教，非定如是前后次第，判为三时。并约所说，义类相从。望不定性，当第三时。不尔，《华严》第二十七日，世尊即说；可对渐悟，在《般若》等后，方始演说，判属第三。此有二义，一约前后，二约义类。"

第六节　律宗

律宗者，依五部律中四分律弘通戒律之一派，即四分律宗。此宗至道宣而大成，以宣为中心，前有智首，后有文纲、道岸。

智首，漳滨人，以周武帝天和二年生。髫年，投相州云门寺智旻出家。智旻者，僧稠之弟子。而僧稠者，佛驮之弟子也。二十二岁，受具足戒，后列道洪之律席，同学七百人，莫尚于首。故年未三十，频开律筵，灵裕法师，亦亲临其席，时共美之。及隋文帝于长安建立大禅定道场。首乃随智旻入关，止于同寺，更张讲肆。又广考定三藏诸经，其有词旨与律相关者，并对疏条，会其前失。慨当时五部混而未分，海内受戒，并诵法正之文；至于行护随相，多委师资相袭，轻重互裁断。乃商略古今，著《五部区分钞》。又比较诸律之同异，定其废立。以道云所撰疏为基本，制《四分律疏》。尔后弘赞律部，三十余年。知名唐代者，皆首之汲引。首之《四分疏》，与《慧光疏》、《法砺疏》相并，称三要疏。就中对光之《略疏》，砺之《中疏》；称《广疏》（一作《大疏》）。故于部帙上，最浩瀚。《续高僧传》所谓"本疏云师所撰，今缵两倍过之"。今仅存第九卷一册。《续高僧传》述首之学德如下：

自律部东渐，六百许年。传度归戒，多迷体相。五部混而未分，二见纷其交杂。海内受戒，并诵法正之文。至于行护随相，多委师资相袭。缓急任其去取，轻重互而裁断。首乃衔慨披括，往往发蒙。商略古

今，具陈人世，著《五部区分钞》二十一卷。……再敞殊文，统疏异术。群律见翻，四百余卷，因循讲解，由来一乱。今并括其同异，定其废立。本疏云师所撰，今缵两倍过之。……但关中专尚，素奉《僧祇》。洪遵律师，创开《四分》。而兼经通诲，道俗奔随。至于传文律仪，盖蔑如也。首乃播此幽求，便即对开两设。沈文伏义，亘通古而未弘。硕难巨疑，抑众师之不解。皆标宗控会，释然大观。……贞观元年，有天竺三藏(波罗颇迦罗蜜多罗)，大赍梵本，拟译唐文。乃诏所司，搜扬英达，佥议所及，遂处翻传。其有义涉律宗，皆咨而取正。(《续高僧传》第二十二)



《五百罗汉图》(局部，南宋，周季常、林庭硅绘)。图中画五位罗汉在溪水边洗涤衣物的情景。山泉顺势从岩石中流出，罗汉们或洗、或拧、或晾，动态、相貌各不相同

智首之弟子，有道宣、道世、慧满、道兴、智兴等。慧满作《四分律疏》二十卷，讲四十余遍。

道宣，承智首之教系，以大乘意解释小乘律，著述颇多，大成所谓四分律宗之一派。弟子甚多，有大慈、文纲、名恪、周秀、灵噩、融济及新罗之智仁等数十百人。弘景、怀素、道岸，亦受戒之弟子。

大慈——受法传教弟子，可千百人。其亲度，曰大慈律师。授法者，文纲等。(《宋高僧传》第十四《道宣传》)

文纲——十二出家，冠年受具。……寻诣京兆沙门道成律师，禀毗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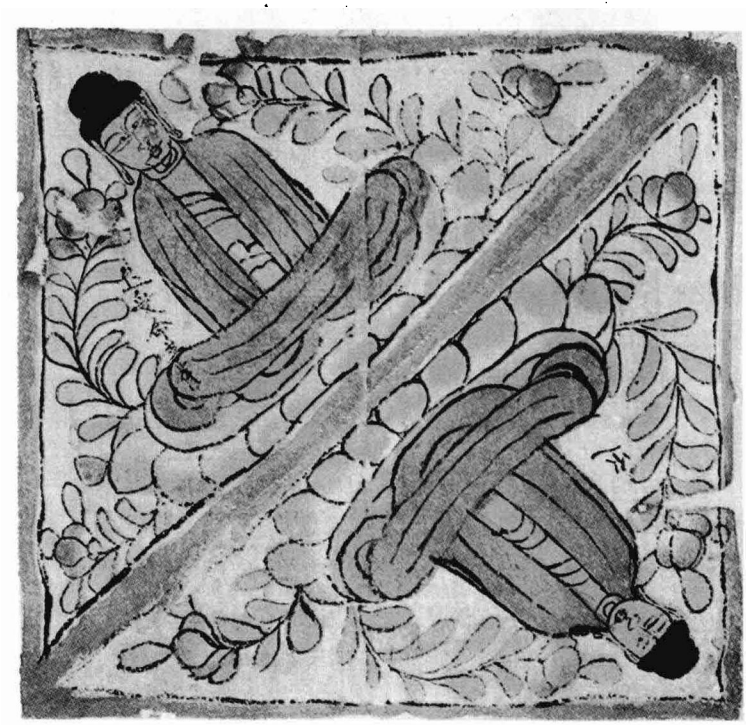
藏。二十五讲律，三十登坛。……弟子淮南道岸、蜀川神积、岐陇慧颜、京兆神慧、思义绍觉、律藏恒暹崇业等五十余人。（《宋高僧传》第十四）

名恪——精执律范……尝厕宣师法筵，躬问钞序义。……末又附丽文纲之门。（同上）

周秀——贞固——释秀公者，齐安人也。髫年天然有离俗之意焉。既丁荼蓼，便往蜀郡，礼兴律师。……又依之进具，果通达毗尼。……如是四载，入长安，造宣律师门，为依止之客。……涉十六年，不离函丈，穷幽诸部，陶练数家，将首疏为宗本。……次往安陆，大扬讲训。……有贞固律师，居于上席。解冠诸生，最显清名。（同上）

灵噩——乾封中，于西明寺，躬预南山宣师法席。然其不拘常所，或近文纲，或亲大慈，皆求益也。末涂惧失宣意，随讲收采所闻，号之曰记（行事钞记），以解删补钞也若然者，推究造义章之始，唯慈与噩也。（同上）

融济——玄俨——俨幼而明敏，长则韶令。……迨于弱冠，乃从光州岸师，咨受具戒。后乃游诣上京，探赜律范，遇崇福意律师并融济律师，皆名匠一方，南山上足，咸能升堂睹奥，共所印可。……后还江左，遍行四方。因著《辅篇记》十卷，《羯磨述章》三篇。（同上）



《佛说延命地藏菩萨经》之《延受命菩萨像》（壁画，唐）

道世，字玄惲，《法苑珠林》之著者也。与道宣共就智首受具足戒，虽广窥三藏，特精律一宗。常与

道宣，共敷扬律部，所著有《四分律讨要》及《四分律尼钞》。大体与南山不相背，故摄于南山宗。为智首门下之二哲。避太宗庙讳，时称玄恽。（《宋高僧传》第四）

弘景，又作恒景，当阳人，尝从道素（章安之弟子），学天台；从文纲，学律。又尝预实叉难陀、提云般若之译场，为证义。其弟子有一行、鉴真。一行者，密教之学者。鉴真，扬州江阳县人，初从道岸，受菩萨戒。后从弘景，受具足戒。寻游东西两京之讲肆，研几三藏。又学《南山钞》于融济，学《智首疏》于义威、智全。后归淮南，教授戒律，郁为一方宗首。开元年中，日本沙门荣睿、普照等，入唐留学，闻真德望，乃至扬州。请真东渡。在途十一年，备历风涛之险苦，方达彼国。自是以来，长敷律藏，为彼国律宗之始祖。（《宋高僧传》第五第十四）

道岸者，文纲之弟子。以江表多行《十诵律》，罔知《四分》，请中宗墨敕执行南山律宗。此宗盛于江淮间，岸之力也。其弟子有行超、玄俨等。天台宗之玄朗，亦从岸受戒。

当道宣之南山宗盛时，与之并宏《四分律》者，尚有相州日光寺法砺所开相部宗，西太原寺东塔怀素所开东塔宗。与南山宗，并称律宗三家。在唐代，各立异义，论诤不绝。

法砺者，洪遵之弟子洪渊之弟子。砺，冀州赵郡人，初为灵裕之弟子，又从静洪，学《四分律》。更往恒州，就洪渊，研究律之深旨。寻又往江南，学《十诵律》。后还邺都，随缘教化。前后讲《四分律》四十余遍。尝慨律文之广博，乃折中诸说，自唐武德元年至九年，制《四分律疏》十卷，即相部宗之本典也。又制《羯磨疏》三卷，《舍忏仪轻重叙》若干卷，共不传。其弟子有满意、怀素。满意，专究律学，武德末，闻法砺作《四分律疏》，弘通相部宗，遂往投之。又就道成，受律学。讲导三十年，乃传此疏于观音寺大亮，亮授之会稽开元寺昙一。一承《法砺疏》，与道宣疏对照，考究同异，自著《发正义记》十卷，明南山相部两宗之相违。道声远被，问道者毂击。弟子有神皓、清江等。天台宗之湛然，华严宗之澄观，皆尝列其会下。满意之弟子，大亮外，有嵩山定宾等。华严宗之法藏，亦尝列其会下。一说法砺之弟子，有明导、昙光、道成等。道成，住长安恒济寺，弘布《四分律》，尝列日照三藏之译场，与明恂、嘉尚，同

预证义。满意、怀素，皆出其门。

怀素，京兆人，初入玄奘门，承经论。寻从道宣，习行事钞。后学法砺之《四分律疏》，叹其未能尽善，咸亨元年，自草疏记。傍列道成之讲筵，不辍缉缀。永淳元年，遂成《四分律开宗记》二十卷，破古疏即《法砺疏》之十六大义，世称之为新疏，对之，称《法砺疏》为旧疏。后又著《新疏拾遗钞》二十卷，《四分僧尼羯磨文》两卷，《四分僧尼戒本》一卷。又《俱舍论疏》十五卷，《遗教经疏》二卷，《钞》三卷。自讲新疏五十余遍。弟子有法慎。法慎，就道成，受具足戒。从怀素，学律。讲新疏。弟子甚多，昙一亦慎弟子。此外，有灵一、怀一、如净、义宣等。

开元年中，西塔满意之弟子定宾，造《四分律疏饰宗义记》，详解法砺之《四分律疏》。又著《破迷执记》，救法砺义。尔来相部东塔之间，对于新旧两疏之争论不息。大历十三年，代宗敕相部及南山、东塔三宗之学匠如净等十四人，采新旧两疏之长，佥定一本。德宗建中元年，成《敕佥定四分律疏》十卷，进之祠部。然为有破旧疏行新疏之意，翌年，如净等，仍乞许两疏并行，从学者所好。后相部东塔两宗渐衰，终废绝，唯南山宗独盛，绵延至元代而宗势不衰。

四分三宗之相违，其根本，戒体论也。律宗者，依戒律立宗之一派，与其他依定慧立宗之诸派异。一切诸戒，总有四科，一戒法，二戒体，三戒行，四戒相。戒法者，佛所制之戒律。戒体者，受戒法时受者所发得，而领纳于心中之法体。即由授受之做法所发得，有防非止恶功能之体性。戒行者，受戒后，随顺其所得之戒体，防止身口意三业非恶之如法行为。戒相者，由持戒美德外彰，可为人轨范之相状。此中戒体，旧译云无作，新译云无表。四分律宗，本来依《成实论》，故以戒体为非色非心不相应法。法砺之相部宗，依此说，说无作为非色非心，唱非色非心法戒体论。怀素之东塔宗，以戒体为无表色，依《俱舍论》等，唱色法戒体论。道宣之南山宗，于《四分律》之当分，准《成实论》所立，立非色非心法戒体。然依道宣之本意，《四分律》分通大乘，义当大乘，故依大乘唯识义，以戒体为第八阿赖耶识之种子，唱种子戒体论。对小乘之色法戒体，非色非心法戒体；谓之心法戒体。道宣以唯识宗意，解释四分。故于前两宗中，稍近相部。然与前两宗并云

《四分律》唯是小乘相反，主张《四分律》其本位虽系小乘，然与余萨婆多律等异，分通大乘。此四分大乘说者，慧光以来，经智首至道宣之学说。若从此四分大乘说，即如上说，戒体者，心法。即戒体者，与受戒同时，熏阿赖耶识之种子。道宣本此，立化制二教，以判摄佛一代之教法。化教者，谓如来教化众生，令发定慧之教。即三藏中经论所诠，三学中定慧法门。而《四阿含》等经论是也。制教者，谓如来戒饬众生，制御其行为之教。即律藏所诠之戒学法门。如《四分律》等律藏是也。更分化教为三教，分制教为三宗。制教三宗者，一实法宗，即有宗，指《俱舍论》。此宗以色法为戒体。二假名宗，即空宗，指《成实论》，此宗以非色非心法为戒体。三圆教宗，即圆宗，指《法华》、《涅槃》、《楞伽》、《摄论》等，此宗以心法种子为戒体。化教三教者，一性空教，指一切小乘，即《四阿含》等经，《僧祇》、《四分》等律，《俱舍》、《成实》等论。谓分析一切诸法，观其体性都空之教；亦名析空观。二相空教，指大乘诸般若经，及其系统之论部。谓直就诸法之当体，观无相空之教；亦名相空观。三唯识教，指《华严》、《楞伽》、《法华》、《涅槃》、《摄论》等诸大乘经律论。谓观诸法，外尘本无，实唯有识。性相圆融之教。此中第一，当法相宗第一时之多分，天台宗之藏教，华严宗之小乘教。第二当法相宗之第二时，天台宗之通教，华严宗之始教，而大乘之空门。第三当法相宗之第三时，天台宗之别、圆二教，华严宗之终、顿、圆三教。

第七节　净土宗

昙鸾寂后，弘通净土法门者，有慧远(净影慧远)、智顗、吉藏等，各有关于净土教义之著述。就中慧远，著《无量寿经疏》二卷，《观经义记》一卷等。智顗，著《观经疏》二卷，《阿弥陀经义记》一卷等。吉藏，著《无量寿经义疏》等。然继昙鸾之净土系统者，唐道绰也。绰著《安乐集》，大张净土之教网。时有从曹毗之弟子法侃归真谛之道抚，与绰同其行业。《安乐集》者，道绰讲说《观无量寿经》时之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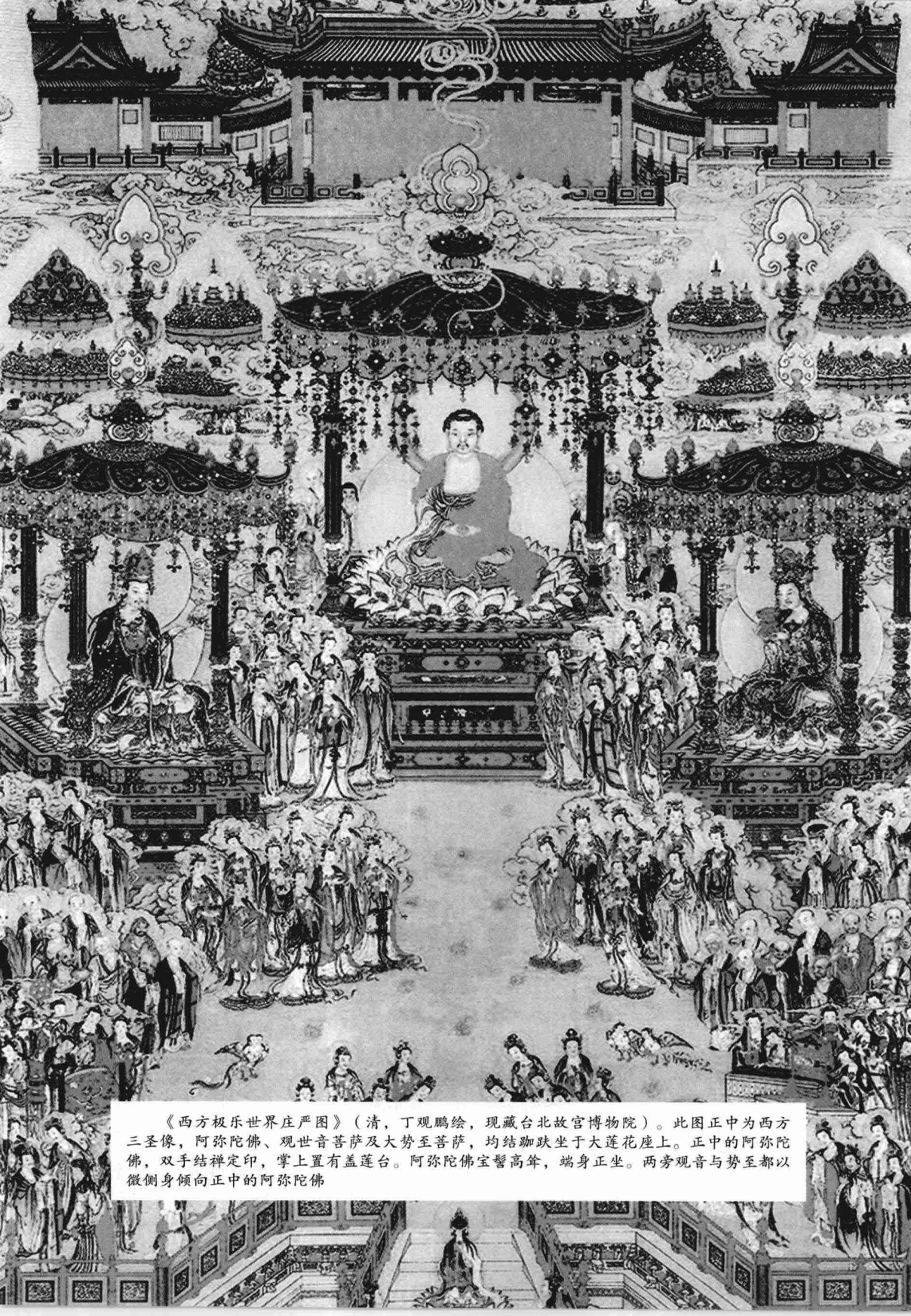
记。此书著作之意趣有三，一为摧破异见邪执，二为对破诸师谬解，三为开示末世要路。道绰出世之当时，《三论》兴起，又《摄论》盛行。《三论》诸师，以愿生净土为取相。《摄论》之释家，以唯由发愿而得往生西方为别时意。大妨遏净土之弘通。是以道绰撰述此书，摧破之。又道绰同时之先辈，有慧远、智顗 、吉藏等，此等诸师，判弥陀之佛身佛土为化身化土，塞凡夫入报之道。是以撰述此书，对破之。如集云："现在弥陀是报佛，极乐宝庄严国是报土。然古旧相传，皆曰阿弥陀佛者是化身，土亦是化土，此为大失也。"又于此末法时代，出离之要路，唯有净土一门。是以撰述此书，普开示众生净土法门。

继道绰之后者，善导也。善导之意见，与慧远、智顗、吉藏等之意见，相违者颇多。就教，自力他力异。慧远等云，以自定散修力往生，然善导云以佛愿力往生。就机，凡夫圣者异。依慧远等，《观经》九品，通凡圣。然善导称九品唯凡，即判九品皆凡夫，以成立凡入报土义。又慧远等，以韦提为圣者。然善导以韦提为烦恼具足之凡夫。就身土，应佛应土、报佛报土异。依慧远等，弥陀是应身，土是应土。然依善导，所谓是报非化，报身报土。即慧远等，以他力为自力，以凡夫为圣者，以报佛报土为应佛应土。然依善导，教是他力，机是凡夫，佛身土是报佛报土。即示由他力教，凡夫得往生报土。

善导之弟子，有怀感。怀感，极法相之蕴奥，达戒律之深旨，居长安之千福寺，四方同好，来投者多。然不信念佛少时，径生安养(净土)。于是谒善导，问其疑义。导曰：子若信之，至心念佛，当有证验。乃入道场，精虔念佛三年，遂证念佛三昧。乃撰《释净土群疑论》，通释关于往生净土之诸种疑难，书未全成而寂，同门怀恽，继其志，集成之。(《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宋高僧传》第六)

怀感之后，有少康，缙云县仙都人。初诵《法华》、《楞严》，后学律部及《华严》、《瑜伽》。唐贞元初，至洛阳白马寺，得善导之《西方化导文》，喜与净土有缘，遂往长安光明寺善导影堂，大陈荐献，又感灵验。尔后专修净业，后至睦州，开念佛场。时人称为后善导。尝与文谂，共撰《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集录自东晋慧远至唐邵愿保四十八人之事迹。(《宋高僧传》第二十五《佛祖统记》第二十六)

此外道绰寂后，善导之前后，有迦才，住长安弘法寺，勤修净业，



《西方极乐世界庄严图》（清，丁观鹏绘，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图正中为西方三圣像，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均结跏趺坐于大莲花座上。正中的阿弥陀佛，双手结禅定印，掌上置有盖莲台。阿弥陀佛宝髻高耸，端身正坐。两旁观音与势至都以微侧身倾向正中的阿弥陀佛

所著有《净土论》三卷。又有法照，初慕慧远之芳躅，入庐山，结西方道场，修念佛三昧。后至衡山(南岳)，师事承远。唐代宗大历元年四月，于南岳之弥陀台般若道场，依《无量寿经》，立五会念佛。后于并州，行五会，教化人念佛。寻代宗迎入禁中，教宫人念佛，亦及五会。(《佛祖统记》注云：《柳子厚集南岳碑》云：代宗时，法照为国师，所著有《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及《大圣竹林记》。)

更有与善导异系统之慧日(慈愍三藏)，盛弘通净土法门，与善导、少康，异时同化。所著有《往生净土集》(一名《慈悲集》)、《般舟三昧赞)、《西方赞》。弟子不详。然法照之《五会法事赞》，引用《般舟三昧赞》之全文。慧日之学说，依《般舟三昧赞》，其说回心念佛凡夫得生等，类似善导。但依《万善同归集》所引，其主张事理双修，教禅合一；与善导不同。

昙鸾，于《往生论注》，依龙树之《十住毗婆沙论》，立难行易行二道，判释释迦如来一代之教法。于五浊之世，于无佛时，求到不退转地；即于此土，勤行精进，期入圣得果；为难行道。但以信佛之因缘，愿生净土。乘佛愿力，便得往生。佛力住持，即入正定聚。即念阿弥陀佛，往生净土，于彼土证圣果，为易行道。道绰依此说，于《安乐集》，立圣道净土二门之教判。说于此土入圣得果之教门，总名圣道门。说往生弥陀净土证圣果之教门，名净土门。善导就往生净土



《慈容五十三现》。又名《童子拜观音五十三参》，描绘了五十三种观音菩萨的不同风貌

之行业，分正杂二行。正行者，专依《往生净土经》所修行业。此所谓正行，有五种。一读诵正行，专读诵净土三部经，即《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等。二观察正行，专思想观察忆念弥陀净土依正二报之庄严。三礼拜正行，专礼拜弥陀一佛。四称名正行，专称弥陀一佛之名号。五赞叹供养正行，专赞叹供养弥陀一佛。此中，更有正定业助业之区别。正定业者，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念念不舍，即第四称名正行，正定业也。助业者，礼拜、读诵等，即其他四种正行，助业也。杂行者，除此正助二行，自余一切诸善万行。舍杂行，归正行；正行中，傍修助业，专修正业；称佛名，期往生，是即此宗之法门也。

善导之净土系统，以凡夫往生为主旨以为三辈九品，皆是五浊凡夫，乘佛愿力，乃得往生。即依自力之断证(断惑证理)，则虽二乘圣者及地前菩萨，亦不得生报土见报佛。然在净土门，则托弥陀本愿之他力，故虽一毫未断之凡夫，亦得与地上菩萨，同入真实无漏之报土。

中国佛教禅宗六祖



禅宗初祖菩提达摩



禅宗二祖慧可大师



禅宗三祖僧璨大师



禅宗四祖道信大师



禅宗五祖弘忍大师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

第八节　禅宗

传僧璨法衣者，四祖道信也。信于隋开皇十二年，入皖公山，谒僧璨，言下大悟，侍奉九载(一说十年或十二年)，璨遂授以衣法。尝领徒众，至吉州，值群盗围城，乃劝城中道俗，令念摩诃般若。后归蕲州，住破头山，学侣云集。《传灯录》记僧璨道信师弟之授受如下：

至隋开皇十二年壬子岁，有沙弥道信，年始十四，来礼师曰：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师曰：谁缚汝？曰：无人缚。师曰：何更求解脱乎？信于言下大悟，服劳九载。后于吉州受戒，传奉尤谨。师屡试以玄微，知其缘熟乃付衣法。(《景德传灯录》第三)

道信大师者，姓司马氏，世居河内，后徙于蕲州之广济县。师生而超异，幼慕空宗诸解脱门，宛如宿习。既嗣祖风，摄心无寐，胁不至席者，六十年。隋大业十三载，领徒众，抵吉州。……唐武德甲申岁，师却返蕲春，住破头山，学侣云臻。……后贞观癸卯岁，太宗向师道味，欲瞻风采，诏赴京师。上表逊谢，前后三返，竟以疾辞。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首来！使至山谕旨。师乃引颈就刃，神色俨然。使异之，回以状闻。帝弥加叹慕。……迄高宗永徽辛亥岁闰九月四日，……安坐而逝，寿七十有二。(同上)

然《续高僧传》之《道信传》，不举僧璨名，其文如下：

释道信，姓司马，未详何人。初七岁时，经事一师。……又有二僧，莫知何来，入舒州皖公山，静修禅业。闻而往赴，便蒙授法。随逐依学，遂经十年。师往罗浮，不许相逐。但于后住，必大弘益。国访贤良，许度出家。因此附名，住吉州寺。被贼围城，七十余日。……既见平定，欲往衡岳，路次江州，道俗留止庐山大林寺。虽经贼盗，又经十年，蕲州道俗，请度江北，黄梅县众造寺。依然山行，遂见双峰，有好泉石，即住终志。……自入山来，三十余载，诸州学道，无远不至。……临终语弟子弘忍，可为吾造塔，命将不久，又催急成。又问中未？答欲至中。众人曰：和尚可不付嘱耶？曰：生来付嘱不少。此语才了，奄尔便绝。……即永徽二年闰九月四日也，春秋七十有二。(《续高

僧传》第二十)

道信之弟子，有黄梅弘忍，牛头法融。弘忍传信衣法，为五祖，在蕲州黄梅山，大行其道。又发挥《金刚般若》之义旨，会众常越七百，时称东山法门。《传灯录》记道信弘忍师弟之授受如下：

一日，往黄梅县，路逢一小儿，骨相奇秀，异乎常童。师问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师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师曰：汝无姓耶？答曰：性空故。师默识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家，于父母所，乞令出家。父母以宿缘故，殊无难色，遂舍为弟子，名曰弘忍。以至付法传衣……遂以学徒委之。(《景德传灯录》第三)



《达摩罗汉图》。图中穿着红衣的达摩罗汉正在修习禅定

弘忍大师者，蕲州黄梅人也。姓周氏，生而岐嶷。……后遇信大师得法，嗣化于破头山。……至上元二年(唐高宗)乙亥岁，忽告众曰：吾今事毕，时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寿七十有四。(同上)

忍常萧然净坐，不出文记。然世传《最上乘论》，为忍著。其弟子有玉泉神秀，曹溪慧能，嵩岳慧安，蒙山道明，资州智优等。就中慧

能、神秀最著。由此二人，于弘忍下，开所谓南顿北渐二派。

法融，为道信下横出一枝。融，润州延陵人。以隋开皇十四年生，年十九，博通经史。寻阅《般若》，知儒道世典非究竟法。遂入茅山，从三论宗之炅法师出家。后入金陵牛头(首)山幽栖寺北岩之石室枯坐，感百鸟衔华之瑞。唐贞观中，道信闻之，往寻访，付以所受僧璨顿教法门。自尔，法席大盛。唐永徽中，于建初寺，讲《大般若经》。听者云集。显庆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寂，年六十四。所著有《心铭》。载《传灯录》。其弟子有智严、道綦、道凭等，就中智严传其衣钵，以次传授慧方、法持、智成、慧忠。世称此法系曰牛头禅，自法融至慧忠六世，曰牛头六祖。慧忠之下，有惟则。惟则之下，有智威。又智威之下，有玄素。玄素之下，有道钦。道钦，开径山，受代宗之归仰，赐号国一。道钦之下，有鸟窠、道林。牛头之门风，虽一时于唐代大盛，然递传数代而绝。牛头宗，于道信下，别自建立，所谓于空处头示不空妙性之一派，为禅宗有派别之最初。南宗诸师，频诋击此一派，如黄檗希运，即其一也。

神秀之法系，有五台巨方，嵩山普寂京兆义福等；各弘阐所承。

慧能之弟子，有四十余人。就中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荷泽神会，永嘉玄觉，南阳慧忠等最著，称慧能门下五大宗匠。又韶州法海者，集录其言行，为施法坛经(近时敦煌所发见之坛经本，题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海集记)。后

《达摩六代祖师像》(明，戴进绘)。此画描绘的是佛教禅宗六代祖师的形象，计有初祖达摩，二祖神光，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六祖人物之间以岩石、泉水、苍松、古柏相连，并点装佛教圣地，把佛法尊严表现得淋漓尽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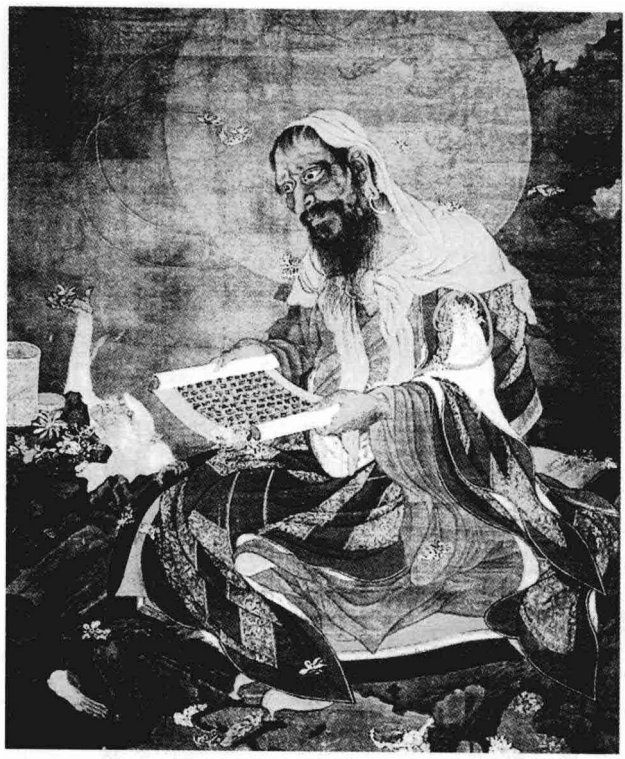


元至元中，有宗宝者，校雠三种异本，修定为《法宝坛经》（具云《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世称慧能之系统，曰南宗禅，又曰南顿，称神秀之系统，曰北宗禅，又曰北渐。北宗以神秀为六祖，南宗以慧能为六祖。然后世一般称六祖，指慧能。神秀之系统，递传数代而绝，非慧能系统之隆盛可比。后世之禅宗，皆慧能之系统。然慧能以后之禅，与慧能以前，大异其趣。

慧安，贞观年中，至黄梅，谒弘忍，得心要。后入嵩山，习禅者辐辏。与神秀，同为武后所钦重。接化至老年，时称老安国师。（《景德传灯录》第四）

行思，吉州庐陵人，出家受戒后，至曹溪，参慧能，为会下之上首。一日，慧能谓思曰："从上衣法双行，师资递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来，遭此多难。况乎后代，争竞必多。衣即留镇山门，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思既得法，住吉州青原山静居寺阐化，纳众常云集。慧能寂后，希迁、神会诸师，亦皆叩其门。开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寂。后僖宗敕赐洪济大师之谥号。（《宋高僧传》第九《景德传灯录》第五）弟子有石头希迁。迁，端州高安人，初闻慧能之道风，往师事之。能寂后，往来三峡间，开元十六年，于罗浮山受戒，后闻行思为曹溪补处，又往从之。直诣静居，得法后，往南岳之南寺，结庵于寺东之大石上，时人号曰石头和尚。广德二年，应门人之请，下梁端，广阐玄化，时江西主马祖，湖南主石头，四方学者，并辐辏二师之门。所著有《参同契》、《草庵歌》各一篇。贞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寂。长庆中，敕谥无际大师。弟子有药山惟俨，天皇道悟等二十一人。（《宋高





《宣梵雨花图》（元，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僧传》第九《景德传灯录》第五第十四)

怀让，金州安康人，十五岁，诣荆州玉泉寺，依恒景律师出家。受具后，更习毗尼。寻从弘忍之弟子慧安。后至曹溪，参慧能。《传灯录》称让参慧能时，能问：什么处来？曰：嵩山来。能曰：什么物，恁么来？曰：说似一物即不中。能曰：还可修证否？曰：修证即不无，染污即不得。能曰：只此不染污，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让豁然契会，因执侍左右十五年，具得法印。能寂后，往南岳，居般若寺观音台，接化三十余年，道誉甚盛。天宝三年八月十一日寂。宝历中，敕谥大慧禅师(《宋高僧传》第九《景德传灯录》第五)。弟子有九人，就中，马祖道一为主座。一，汉州什邡人，开元年中，于衡岳传法院，常日坐禅。让往问曰：大德坐禅，图什么？一曰：图作佛。让乃取一砖，于彼庵前石上磨。一曰：师作什么？让曰：磨作镜。一曰：磨砖岂得成镜耶？让曰：坐禅岂得成佛耶？一闻示诲，如饮醍醐。侍奉十年，日益玄奥。同参九人，唯一密受心印。既而住建阳之佛迹岭，寻迁至临川，又赴南康之龚公山。大历年中，住钟陵开元寺，四方学者云集。贞元四年二月四日寂。元和八年，宪宗敕谥大寂禅师。世以一姓马氏，称为马祖。又以一于江西阐化，称为江西马祖。弟子有百丈怀海，庐山智常，南泉普愿，盘山宝积等一百三十九人。怀让道一，与行思希迁并称。禅法之盛，始于道一、希迁。(《宋高僧传》第十《景德传灯录》

第五第六)

神会，襄阳人，初学《五经》，次探《庄老》，后览《后汉书》，知浮屠之说。遂投国昌寺顒元出家。十四岁，至曹溪，参慧能。然王维之慧能碑文云："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传灯录》称，一日，能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会乃出曰：是诸佛之本原，神会之本性。能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原佛性。会礼拜而退。能寂后，遍寻名迹。开元八年，住南阳龙兴寺，宣扬禅法。当时两京之间，皆宗神秀。嵩山普寂等，盛唱道北渐。所谓曹溪顿旨，沉废于荆吴；嵩岳渐门，盛行于秦洛。乃于同二十二年，在滑台大云寺，设无遮大会，论定达摩一宗之法统，并竖立南宗之顿悟法门。天宝八年，又在洛阳，定宗旨，发扬慧能之遗风，荡神秀渐修之道，并著《显宗论》，盛弘南宗。慧能所传，自是遂尊于天下。普寂等之门风，渐衰微。同十二年，被北宗之门下诬奏，加以聚众之罪名，敕黜弋阳郡，又移武当郡。翌年，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荆州开元寺。同十四年，安禄山举兵内向，两京版荡。时大府各置戒坛度僧，聚香水钱，以助军费。会应请主洛阳坛度事。乱平后，肃宗诏入内供养，为造禅字于荷泽寺中。上元元年(一说乾元元年)五月十三日寂。敕谥真宗大师。后贞元十二年，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宗之宗旨，遂以会为第七祖，其法统称荷泽宗。门下有五台无名，磁州法如等。清凉澄观，即就无名，受禅法。法如之下三传，有圭峰宗密，唱禅教一致说。(《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圆觉经大疏钞》第三《宋高僧传》第八《景德传灯录》第六《敦煌唐写本荷泽大师神会遗集》)

玄觉，温州永嘉人，初从天台宗之天宫慧威，通《天台止观》，与左溪玄同门。本住温州龙兴寺，寻自构禅庵，独居研学，常修禅观。以独学孤陋，与东阳玄策，共游方询道，至曹溪，参慧能。初到振锡携瓶，绕能三匝。能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觉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能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觉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能即印可之。觉因具四威仪参礼。将辞去，能留之一宿。故世称一宿觉。翌日，与玄策别，下山，回龙兴寺禅院，学者辐辏。时号真觉大师。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一说开元二年或先天元年)寂，敕谥无相大师。所著有《证道歌》及《永嘉集》

等。又唱台禅融合说。弟子有慧操、慧特、慧兹、玄寂。（《宋高僧传》第八《景德传灯录》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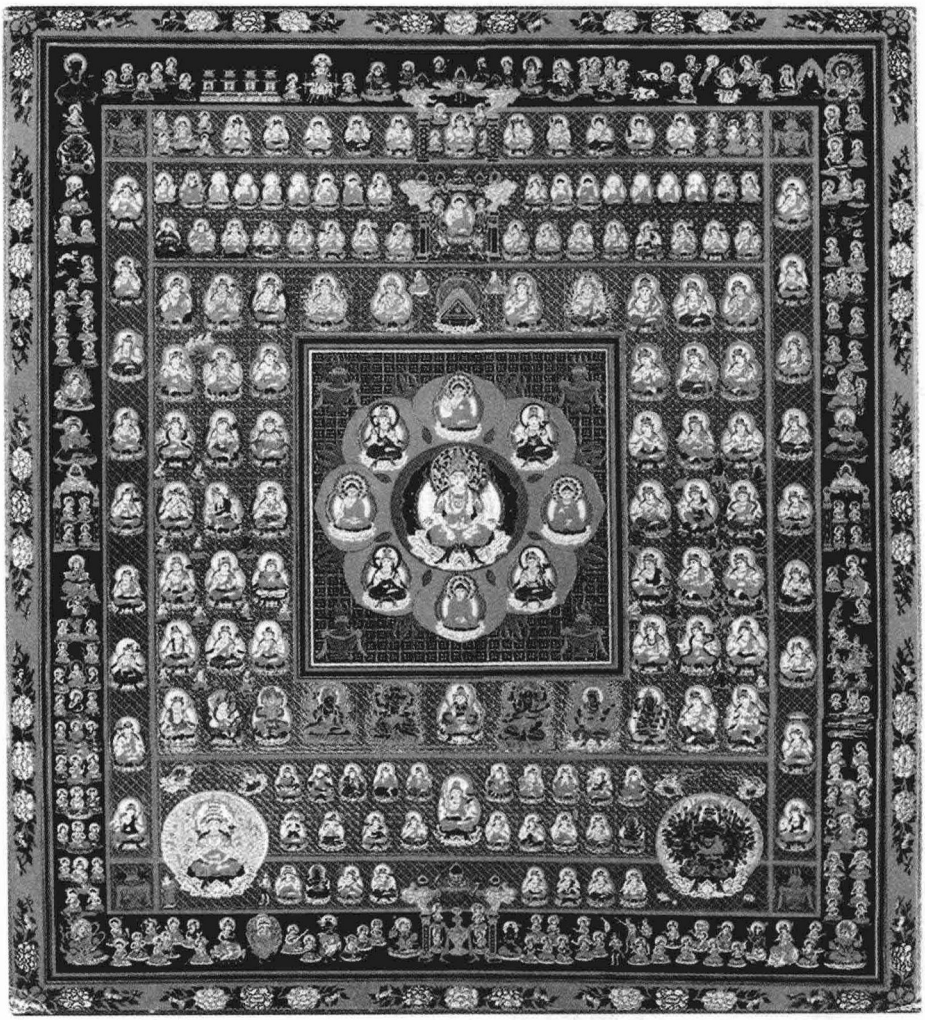
慧忠，越州诸暨人，就慧能，受心印后，历游诸名山，经五岭、罗浮、四明、天目，入南阳之白崖山党子谷，静坐长养，四十余年，不下山。玄宗闻其德风，征赴京师。历受玄宗、肃宗、代宗之礼遇。大历十年十二月九日寂，敕谥大证禅师。忠唱禅即教说。传其语要者，有《国师三唤》、《无情说法》、《无缝塔》及《圆相》等。（《宋高僧传》第九《景德传灯录》第五）

第九节　密宗

所谓密宗即瑜伽密教者，依真言陀罗尼之法门，修五相三密等妙行，期即身成佛之一派。关于密教之弘传，帛尸梨密多罗，于西晋时代，翻译《大孔雀王神咒经》等，开其端绪。时在距金刚智及不空之时代四百年前。东晋时代东来之昙无兰，又盛翻译关于神咒之经典。自此以后，关于密教经典之翻译，各时代殆不断发现。且各时代东来之翻译沙门中，亦多善持真言密咒。然此等密教经轨，皆释迦所说杂部密教，即所谓杂密（显密杂说）。弘传纯密即大日所说金刚胎藏两界之法门者，唐玄宗时东来之所谓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及不空也。不空之弟子惠果，住长安青龙寺东塔院，传持师承。弟子有辨弘、慧日、惟上、义圆、义明、空海、义操、慧则等。空海者，日本国僧，即所谓弘法大师，唐贞元二十年，入唐，就惠果，传受密法，归国，弘通之。为彼国真言宗之始祖。惠果寂后，未几有会昌之法难，加之自唐末至宋初，战乱相继，经疏销毁。尔后所谓瑜伽，但存法事。如《佛祖统记》云：

自金刚智诸师，为末代机缘有宜密教者，故东传此道，以名一家。然嗣其后者，功效浸微。唐末乱离，经疏销毁。今其法盛行于日本。而吾邦所谓瑜伽者，但存法事耳。（《佛祖统记》第二十九）

至宋代，虽有法贤、施护、法天等，盛传译密教之经轨。亦未能光大而久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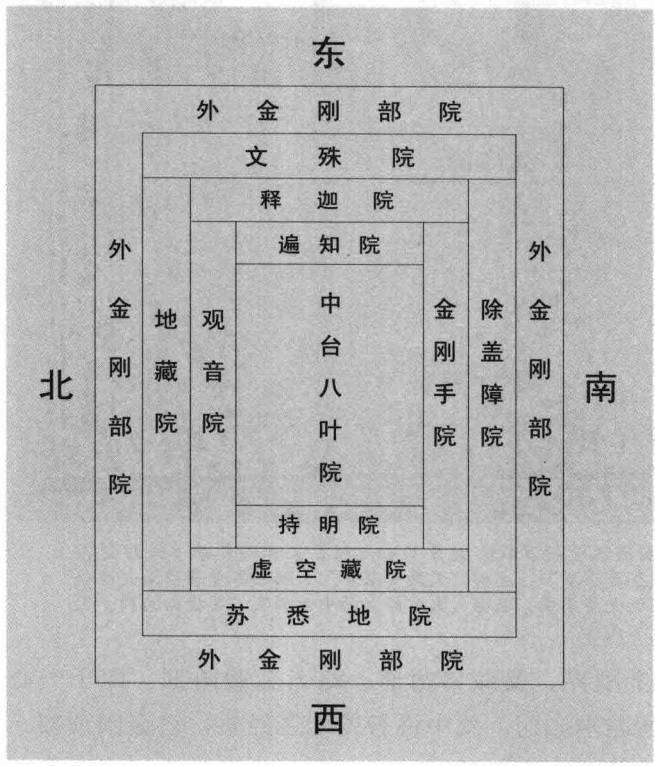


胎藏界曼荼罗。胎藏界曼荼罗代表大日如来之理，又称因曼荼罗或理曼荼罗。全称为“大悲胎藏生曼荼罗”，亦称“大悲曼荼罗”。胎藏界曼荼罗是大日如来的大悲平等心地所生的大曼荼罗，依据《大日经》的中心教义“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而来

密教之法门，有金刚界、胎藏界两部。略云金胎两部。即于一心法界上，立理平等、智差别二门。就中说智差别之经轨，名金刚顶部。说理平等之经轨，名胎藏部。金刚顶部，以《金刚顶经》为根本经典，依之建立之曼荼罗，称金刚界曼荼罗。胎藏部，以《大日经》为根本经典，依之建立之曼荼罗，称胎藏界曼荼罗。金刚者，坚固、利用义。胎藏者，摄持、含藏义。曼荼罗，旧译就其相状，译云坛。新译依其意

义，译云轮圆具足。所谓坛者，修法坛，于印度修法时，多依所谓七日作坛法，于平坦之净地坛面，作方圆之土坛，于坛上配置诸尊。行者于其中，观念修法(然于中国及日本，多不作坛，专于纸帛等彩画之)。此坛中聚集具足诸尊诸德，成一大法门。如毂辐辋三具足，成圆满之车轮。故云轮圆具足，圆满具足法界海所有万德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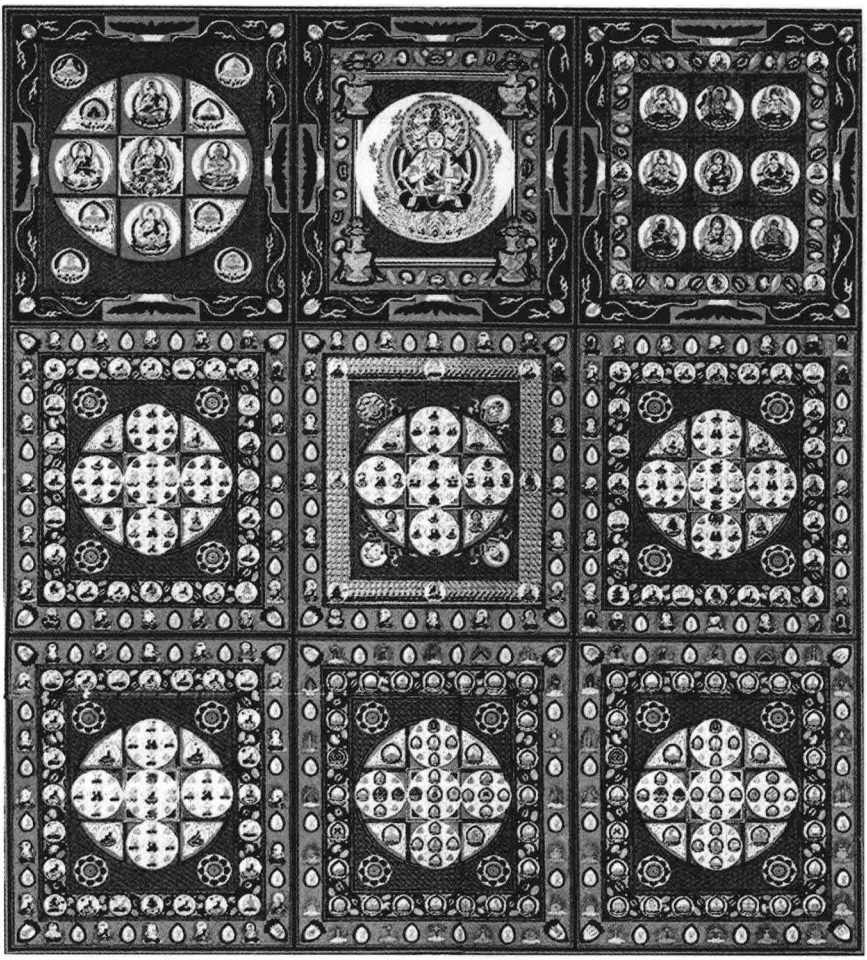
善无畏、一行所传，以胎藏界为主。金刚智、不空所传，以金刚界为主。一行之《大日经疏》中，详释善无畏所传曼荼罗，即世所谓胎藏界曼荼罗是也。金刚智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即《金刚顶经》，此经所传曼荼罗，即世所谓金刚界曼荼罗是也。惠果，从善无畏之弟子玄超，受胎藏界。从不空，受金刚界。现在流布之两部曼荼罗，所谓现图曼荼罗，共成于惠果之手。胎藏界曼荼罗，以十三大院成立。然现图曼荼罗，略十三四大护院为十二大院。即一中台八叶院，二遍知院，三观音院，四金刚手院，五持明院，六释迦院，七文殊院，八除盖障院，九地藏院，十虚空藏院，十一苏悉地院，十二金刚部院。如左：即十二院中，以中台八叶院为中心，流现上下左右诸院。



胎藏界现图曼荼罗示意图

依《大日经疏》，大日如来，依自秘密加持力，从佛菩提自证之德，现八叶中胎藏身(中台八叶院)。从自金刚密印，现初重金刚手、观音等诸内眷

属。(第一重曼荼罗流现)又从自大悲万行，现第二重大菩萨众诸大眷属。(第二重曼荼罗流现)又从自普门方便，现第三重一切众生喜见随类之身诸天金刚。(第三重曼荼罗流现)更借转轮圣王即位灌顶之仪式喻显之。则第三重曼荼罗，如四方领国之君长。第二重曼荼罗，如朝廷之百官。第一重，曼荼罗，如宗枝内弼。而中台八叶，如垂拱之君王。故华台(中台之意)之常智(大日如来)，为大曼荼罗王。若从本垂迹，则中台，本也。三重，迹也。从中台之一一门，各流出第一重之种种门。从第一重之一一门，各流出第二重之种种门。从第二重之一一门，各流出第三重之种种门。若行因至果，则第三重之所引摄成就，能通第二重。第二重之所引摄成就，能通第一重。第一重之所引摄成就，能见中胎藏。中台八叶院，为中台八叶莲华，大日如来，住中台。东方宝幢，南方开敷华，西方无量寿，北方天鼓雷音，四佛；东北弥勒，东南普贤，西南文殊，西北观音，四菩萨；住八叶。合有九尊。八叶莲华，象征众生八瓣之肉团心，同显教所谓如来藏，示密教之阿字本不生，显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之理趣。第一重上方之遍知院，中央安一切如来遍知印，表诸佛遍知之德与诸佛能生之德。有七尊。下方之持明院，列持明使者，表折伏、摄受二德。有五尊，又称五大院。右方之观音院，以观自在菩萨为主尊，表慈悲。有三十七尊。左方之金刚手院，以金刚手即金刚萨埵为主尊，表智慧。有三十三尊。第二重下方之虚空藏院，以虚空藏菩萨为主尊。表悲智合一，显悲智二德圆满，如虚空之包藏万有。有二十八尊。上方之释迦院，以释迦牟尼如来为主尊，表悲智二德，变现为释迦如来。有三十九尊。第三重上方之文殊院，以文殊师利菩萨为主尊，表从释迦更现如文殊之诸弟子。有二十五尊。右方之地藏院，以地藏王菩萨为主尊，表由观音院之悲门，救九界之迷情。左方之除盖障院，以除盖障菩萨为主尊，表由金刚手院之智门，除众生之盖障。各有九尊。下方之苏悉地院，译云妙成就院，表如上之诸德，成就不缺。有八尊。外金刚部院，有外护之诸神诸王，如第六天之魔王，地狱之焰魔王，表皆大日如来之变化，守护佛法。有二百五尊。以上通有四百十四尊，总合之，则成大日如来一佛。《大日经》所说之曼荼罗，中台八叶院之上方三重，下方二重。即无下方第二重苏悉地院。然善无畏所传之曼荼罗，前后左右，皆三重。而现图曼荼罗，如上，前后四重，左右三重。



金刚界曼荼罗是九会曼荼罗（九种曼荼罗的集合）的通称，这九种曼荼罗各有名称，但都是金刚界曼荼罗的组成部分，所以总称金刚界曼荼罗。至于金刚界曼荼罗这一名称的由来，如施护的三十卷《教王经》说："复次我今当宣说，最上广大曼荼罗，其相犹如金刚界，是故名为金刚界。"因为金刚界曼荼罗是金刚界的大日如来最初为金刚手、观音等十地菩萨在阿迦尼吒天宫（色究竟天）所示现的。但是为了摄取此会所遗漏的根机，所以下降到须弥顶重为示现，现在所图绘的金刚界曼荼罗就是描写当时集会的情况

现图金刚界曼荼罗有九会，即一羯磨会，二三昧耶会，三微细会，四供养会，五四印会，六一印会，七理趣会，八降三世羯磨会，九降三世三昧耶会。如下：

关于此九会之次第，有所谓从因向果之向上门，与从果向因之向下门。即自降三世三昧耶会（上图右下角）始，上转一周，终于中央之羯磨会，为从因向果。示观行者断惑障开发心地之次第，即自行门之顺

序。又自羯磨会始，下转一周，终于降三世三昧耶会，为从果向因。示大日如来从本地垂迹利济众生之次第，即化他们之顺序。今先就从果向因之次第言之，第一，中央羯磨会，羯磨者，事业成就之意。此会诸尊，皆住相好具足之羯磨身。此会为九会之中心，故又称根本会，亦称成身会。当四种曼荼罗中大曼荼罗。具有一千六十一尊，略有三十七尊。第二，三昧耶会，诸尊各各乘其本誓，现器仗及印契等形。当四曼中三昧耶曼荼罗。有七十三尊。第三，微细会，表诸尊各具五智无际智等重重微细圆融之智用。当四中法曼荼罗。有七十三尊。第四，供养会，诸尊各以宝冠华鬘等三昧耶形，供养大日如来。当四曼中羯磨曼荼罗。亦有七十三尊。第五，四印会，综合以上四会四曼，表四曼不离义。有十三尊。第六，一印会，表诸尊之四曼，咸归不二性海，即大日一佛，融会无碍。此会唯有大日一尊。第七，理趣会，表大日如来，现金刚萨埵身，以正法化益众生。有十七尊。第八，降三世羯磨会，表大日如来，更从金刚萨埵身，现降三世明王忿怒身，降伏刚强难化之众生。有七十七尊。第九，降三世三昧耶会，表前会诸尊，住降三世之本誓三昧耶形，以大悲之弓箭，降伏魔王，又警觉众生。有七十三尊。

次就从因向果之次第言之，先第一，降三世明王，自现三昧耶形，降伏三毒，除成道之障碍。次第二，为断成道之障碍，现大忿怒降三世之威仪，左足踏象征烦恼障之大自在天，右足踏象征所知障之乌摩后，表断二障。次第三，由前二会断二障三毒，显现般若之理趣。显欲、触、爱、慢等十七位心，共本不生之妙体。次第四，表由五相成身观，行者与本尊冥合，曼荼诸尊，皆摄入大日一尊。次第五，从大日一尊，出现四佛，圆满五智三十七智等。次第六，诸尊皆以宝冠华鬘等庄严，供养大日。次第七，现他受用身，有现智身见智身四明等微细行相。次第八，结如来拳印，表本誓，成三昧耶身。次第九，成本尊即相好具足之大曼荼罗羯磨身。

曼荼罗，元自婆罗门教转入。然曼荼罗之内容，实含佛教之根本思想。中国之密教，无组织之教理。然此曼荼罗，实可云中国密教教理之说明。善无畏、金刚智，皆于那烂陀寺就学，故密教即那烂陀寺佛教之一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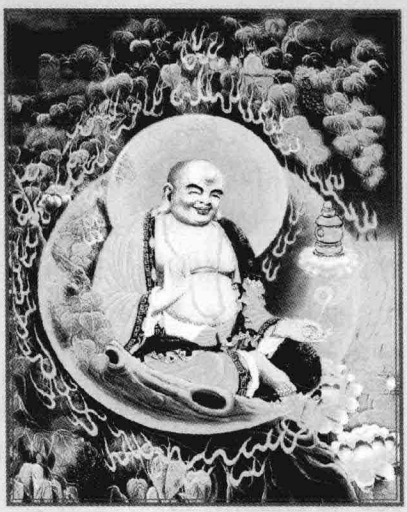
密宗八大菩萨



观音菩萨。又作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光世音菩萨等，从字面解释就是“观察（世间民众的）声音”的菩萨，是四大菩萨之一。他相貌端庄慈祥，经常手持净瓶杨柳，具有无量的智慧和神通，大慈大悲，普救人间疾苦



金刚手菩萨。即金刚萨埵，又称金刚手秘密主，象征“坚固不坏之菩提心”与“烦恼即菩提之妙理”。此名称于密教中所指有四：（一）指密教传法之第二祖。（二）为金刚界曼荼罗中，金刚部院三十七尊之一。（三）为金刚界曼荼罗理趣会中，十七尊中之主尊。（四）为胎藏界曼荼罗金刚部院“大智金刚部”之主尊



弥勒菩萨。又称为慈氏、无能胜等。他出身于印度婆罗门，后得释迦牟尼佛的教化，授记为菩萨。他是一生补处的菩萨。所谓补处，是此菩萨可弥补佛陀位置的意思。弥勒菩萨在民间的形象是袒露大腹的和尚，笑容可掬；但在胎藏界的形象，是左手当胸，手掌张开，右手执莲花，所戴宝冠中有宝塔，塔中现舍利



虚空藏菩萨。为藏福德于虚无限境界之意，表示其福可以无限生产和分配的可能性。在胎藏界曼荼罗中，虚空藏菩萨是虚空藏院的主尊，相貌庄严，头戴五佛宝冠，在莲花上半跏坐，容颜妙而怡喜悦，左手执白色莲花，花上有如意宝珠，发出黄色光芒，右手结与愿印



文殊师利菩萨。生于印度舍卫国，后从释迦牟尼佛出家，常随侍释尊左右，帮助释尊化号。“文殊”是“妙”的意思，“师利”是“德”的意思，吉祥之意。密宗称之为吉祥金刚、般若金刚。文殊菩萨司理智慧，与普贤菩萨相对。文殊的图像一般为骑狮像，顶结五髻，表大日之五智



除盖障菩萨。又名除一切盖障菩萨、降伏一切障碍菩萨、弃诸阴盖菩萨，佛教八大菩萨之一，密教胎藏界坛城（曼荼罗）除盖障院之主尊，密号为离恼金刚



地藏菩萨。密宗又称之为悲愿金刚、与愿金刚或金刚幢，因其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故称为地藏。在释迦佛入灭以后，弥勒未生之前，地藏菩萨自誓必度尽六道众生，始愿成佛；众生不度，誓不成佛。所以，地藏菩萨的雕像大多数是僧侣袈裟打扮，左手拿着宝珠，右手拿锡杖



普贤菩萨。又译三曼多跋陀罗菩萨、三曼菩萨、遍吉菩萨。在雕像上，普贤乘白象侍佛之右；文殊驾狮子侍佛之左。据说普贤菩萨掌管诸佛的理德、定德、行德；文殊菩萨则掌管诸佛的智德与证德。一般把普贤菩萨视为祈求延命的本尊。普贤单独造像通常骑六牙之白象，头戴五佛冠，表佛五智，形如满月童子

第四章
中国佛教之保守时代

第一节　五代之佛教

五代五十余年间，王朝交迭，战乱频仍，佛寺荒废，经籍散逸，隋唐三百年间鼎盛之佛教，至此零落殆尽。大小各宗，莫不衰息。独禅宗一宗，以其构居深山大壑，标榜教外别传，稍盛。而于此五代之纷乱中，南方之吴越，以其王钱镠钱俶，累代尊崇佛教，其领域内，佛教甚盛。宋初诸宗之复兴，俶大与有力焉。

五代末，后周世宗，天性不好佛教，即位后，未几，显德二年，诏禁私度僧尼，敕废天下无敕额之寺院，寻又诏毁铜像，收钟磬铙铎之类铸钱。世称之为一宗之厄。时去会昌之法难，凡一百十年。于是六朝隋唐诸宗高德之章疏，大半散逸，佛教扫地以尽。

寻赵宋起，再兴隆佛教，法运复启，前朝之废绝，一时复兴。

第二节　宋代之佛教

宋太祖建隆元年，诏诸路寺院，经显德二年当废未毁者听存，其已毁寺所有佛像，许移置存留。又度僧八千人，开兴隆佛教之端绪。

当时吴越王钱俶，崇信佛教，尝慕阿育王造塔之事迹，以金铜精钢造八万四千宝塔，中藏《宝篋印心咒经》，广颁施之。初天台教典，经五代之变乱，残毁不全。俶遣使之高丽、日本以求之。至是高丽遣沙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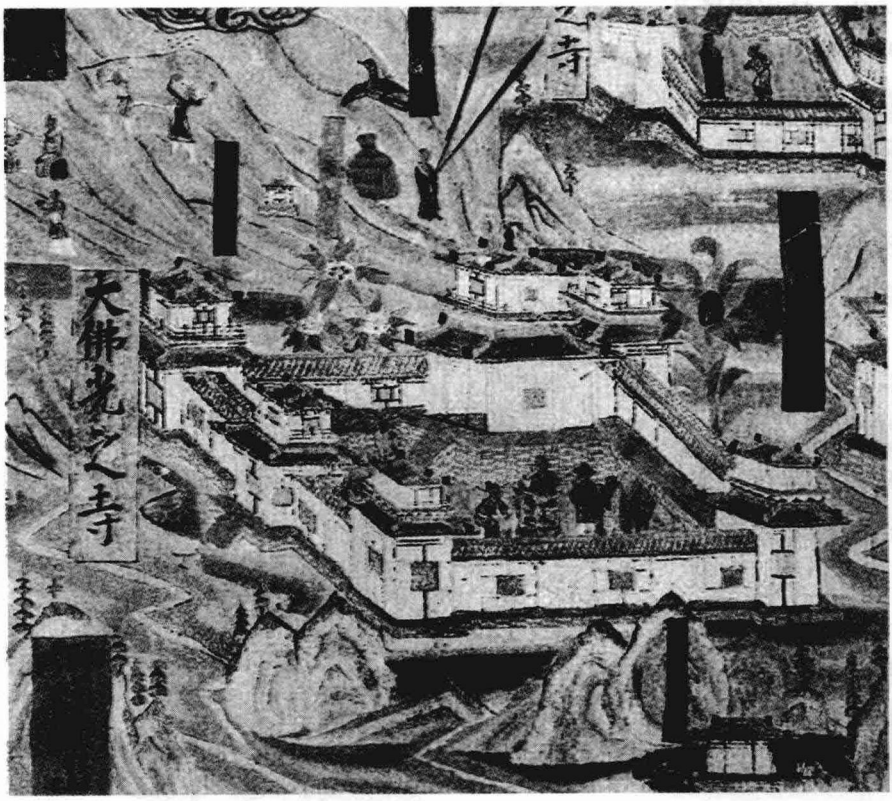
谛观，持论疏诸文，至螺溪，谒天台宗之义寂。于是一宗之宝典，复还中国。义寂以授宝云义通，义通以授四明知礼，知礼大肆讲说，遂专中兴教观之名。（《佛祖统记》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四）



延寿禅师（904—975）。俗姓王，浙江余杭人。被后世誉为净土宗六祖、禅宗法眼宗三祖

又当时有法眼宗之学者延寿，受钱俶皈依，住杭州永明寺接化。延寿，余杭人，以唐天祐元年生，幼而归心佛乘。至年三十，投四明翠岩出家。寻往参天台德韶，受玄旨。后一意专修净业。后周广顺二年，住明州雪窦山。宋建隆元年，钱俶请入居灵隐山新寺。翌年，复请住永明大道场。众盈二千。学者参问，以心为宗，以悟为则。尝有偈云："欲识永明旨？门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风来波浪起。"日常自课一百八事，暮往别峰行道念佛，俶感其求西方之专切，为建西方香严殿，以成其志。寿以贤首、慈恩、天台三宗，互有同异，馆其徒之知法者，博阅义海，更相质难。以心宗之衡以准平之。又集大乘经论六十部、两土贤圣三百家之言，证成唯心之旨，为书百卷，名曰《宗镜录》。高丽国王，览其言教，遣使赍书，叙弟子礼。并遣彼国僧三十六人，来受道法，前后归本国，各化一方。于是法眼一宗，盛行海外，而中国遂绝。开宝八年寂，年七十二。赐号智觉禅师。所著《宗镜录》外，述《万善同归集》，指归净土。又《神栖安养赋》、《唯心诀》等，凡六十余部。（《景德传灯录》第二十六《佛祖统记》第二十六《宋高僧传》第二十八）

乾德三年，于阗国沙门善名七人来，诏馆于相国寺。又沧州沙门



《五台山图》（局部，五代，敦煌莫高窟第61窟）

道圆，游五天竺，往返十八年。及还，偕于阗使者至京师，献佛舍利、贝叶梵经。帝召见便殿，问西土风俗，赐紫方袍器币。四年，诏秦凉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时沙门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应诏。所历焉耆、龟兹、迦湿弥罗等国，并赐诏书，谕令遣人前导，仍各赐装钱三万。五年，右街应制沙门文胜，奉敕编修《大藏经随函索隐》，凡百六十卷。开宝二年，诏天下沙门入殿庭，试经律论三学义十余条，全通者，赐紫衣，号曰手表僧。四年，诏成都造金银字佛经各一藏。是年沙门建盛，自西竺还，诣阙进贝叶梵经，同梵僧曼殊室利偕来。室利者，中天竺王子也，持律甚精。诏馆于相国寺。太平兴国三年，求归本国，诏从之。后可智、法见、真理、弥罗等，接踵来朝。

五年，诏雕佛经一藏，计十三万板，是为大藏刊本之最初。六年中印度国僧法天，赍梵夹，来汴京。

次太宗即位，亦厚皈依佛教。太平兴国元年，诏普度天下童子，凡十七万人。五年，敕内侍张廷训，往代州五台山，造金铜文殊菩萨像，奉安于真容院。诏重修五台十寺，以沙门芳润为十寺僧正。十寺者，真容、华严、寿宁、兴国、竹林、金阁、法华、秘密、灵境、大贤。又敕内侍张仁赞，往成都，铸金铜普贤像，高二丈，奉安于嘉州峨眉山普贤寺之白水，建大阁以覆之。诏重修峨眉五寺，即白水普贤，黑水华严，中峰，乾明，光相也。是年法天，应梵学沙门法进之请，于蒲津(河中府)从事译经，守臣表上之，帝览之大悦，召入京师，赐紫衣，始兴译事。二月，迦湿弥罗国天息灾，与乌填曩国施护，共来汴京。帝召见，赐紫衣，敕同阅梵夹。时帝方锐意翻传，乃命中使郑守均，于太平兴国寺之西偏，建译经院，设三堂，中为译经，东序为润文，西序为证义。七年六月，译经院成，诏天息灾、施护、法天等居之，令以所将梵本，各译一经。诏梵学沙门法进、常谨、清沼等，笔受缀文。光禄卿杨说，兵部员外郎张洎，润文。殿直刘素，监护。天息灾乃述译经仪式，于东堂西面，粉布圣坛，开四门，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咒七日夜。又设木坛，布圣贤名字轮，目曰大法曼拏罗，请圣贤阿伽沐浴。设香华、灯水、馥果之供，礼拜绕旋，祈请冥佑，以殄魔障。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犹是梵音。第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第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第七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第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七月，天息灾上新译《圣佛母小字般若波罗蜜多经》，法天上《大乘圣吉祥持世陀罗尼经》，施护上《如来庄严经》。诏两街僧，选义学沙门百人，详定经义。时左街僧录神曜等言，译场久废，传译至艰。天息灾等，即持梵文，先翻梵义，以华文证之，曜众乃服。诏新经入藏，开板流行。亲幸译经院，召僧众，赐坐慰谕，自是每岁诞节，必献新经。皆召坐赐斋，以经付藏。八年，诏译经院，赐名传法院。更于其西偏，建印经院。既而天息灾等言，历朝翻译，并借梵僧。若遐阻不来，则译经废绝。奏请令两街选童子五十人，习梵学。诏令高品、王文寿，选惟净等十人，引见便殿，诏送译经院受学。惟净者，江南李煜之侄，研寻梵章，通其

义。岁余，得度，任梵学笔受，赐紫衣及光梵大师号。

初吴越王钱俶，奉版图归朝，令两浙僧统赞宁，奉释迦舍利塔，入见于滋福殿，奏对惬旨，赐号通慧大师。八年，诏宁编修《大宋高僧传》。宁乞归钱塘撰述，诏许之。至端拱元年成，凡三十卷。遣弟子显忠及智轮，诣阙表进。帝大褒美，敕编入大藏。僧传之作，始于梁嘉祥慧皎，为《高僧传》十四卷，起后汉明帝永平十年，至梁天监十八年，世称《梁高僧传》，又称《梁传》。唐西明道宣，作《续高僧传》三十卷，起梁初，至唐贞观十九年。世称《唐高僧传》，又称《唐传》。今《宋传》起唐贞观年中，至宋端拱元年。依《梁》、《唐》二传，立十科，一译经，二义解，三习禅，四明律，五护法，六感通，七遗身，八读诵，九兴福，十杂学。

时杭州西湖昭庆寺沙门省常，慕庐山白莲社之遗风，于西湖边，结莲社，专修净业。后易名为净行社。宰相王旦为社首，士大夫预其会者，前后一百二十三人。皆投诗颂，自称净行社弟子。比丘预者，复千余人。往昔庐山之白莲社，于是再兴。（《佛祖统记》第二十六）

真宗继世，并隆三教，而敬佛重法，过于先朝。尝应西域译经僧法贤之请，制《继圣教序》，令置太宗之《圣教序》后。沙门可升，注序进上。又制《崇释论》，略谓“奉乃十力，辅兹五常，上法之以爱民，下遵之而迁善。”又尝注《四十二章遗教二经》。

帝又继太宗之遗业盛译经典，大开梵学，五竺沙门，竞集阙下。而专用宰辅词臣，兼润文之职。弘阐之盛，古所未有。曾以自太平兴国以来所翻，合经律论，共成四百十三卷。悉编入大藏。帝一岁度僧。至二十三万。诸王府侍读孙奭，尝奏请减损修寺度僧。帝曰：“释道二门，有助世教，人或偏见，往往毁訾。假使僧道，时有不检，安可即废。”又诏天下州郡僧道犯公罪时，得赎罪。又敕品官无故毁辱僧尼者，勒停见任，庶民流千里。

当时天台一门，有所谓山家山外之争。山家派之四明知礼，山外派之梵天庆昭、孤山智圆等，互主张其学说，彼此往返诘难，其间凡绵历七载。知礼，四明人，以建隆元年生，七岁出家，师事太平兴国寺洪选。十五岁，受具足戒，专学律部。太平兴国四年，二十岁，从本郡宝云义通，习天台教观。端拱元年，义通寂，遂继席弘化。淳化二年，受



《番王礼佛图》（北宋，赵广辅绘，现藏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此图画中国周边少数民族酋长、番王朝拜佛祖的形象。佛祖高坐莲台，诸番王做礼拜、贡献之状，服饰皆异域装束

请，主祥符寺。至道元年，徙居城东南隅保恩院。翌年，院主显通，舍院为长讲天台教法十方住持之地。咸平六年，日本国寂照，赍其师源信关于天台教门之疑问二十七条来询。制“问目二十七条答释”答之。景德元年，撰《十不二门指要钞》，成立别理真如有随缘义。永嘉继齐难之。乃作《别理随缘二十问》。又尝作《扶宗记》及其他问答释难书翰，极力破孤山一派之异义，开显山家之正旨，大成荆溪以来二百余年天台宗中兴之大业。天禧元年，与同学异闻等十僧，共修《法华忏》。三年期满，将焚身以供妙经。以公私交劝，遂止。真宗闻其高行，为嘉叹不已，特赐号法智大师，宣旨令住世演教。仁宗天圣六年正月五日寂，年六十九。世称四明尊者，又四明大师，尊为天台宗第十七祖。所著有《金光明经文句记》，《金光明经玄义拾遗记》、《观音别行玄义记》、《观音别行疏记》、《观无量寿经疏妙宗钞》、《十不二门指要钞》、《大悲忏仪》等数十种。（《佛祖统记》第八《补续高僧传》第二《佛祖历代通载》第二十七）

智圆，钱塘人，以太平兴国元年生。八岁，出家。二十一岁，从奉先源清，习天台教观。凡二年而清寂。遂往居西湖之孤山，学者归之如市。杜门乐道，与处士林逋为邻友，雪骨冰心，傲然物外。于讲道之外以诗文自娱。尝著《十疏》以通经，述诸钞以释疏。其所选述，总及百数十卷。（《佛祖统记》第十《补续高僧传》第二）

其后，仁宗时，临济宗之石霜楚圆下，有黄龙慧南，扬岐方会；开黄龙、扬岐二派。与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五家，并称五家七宗。后临济宗最盛。



《释氏源流·御前升座》（明刻本）。此图讲述了宋仁宗时，召大觉怀琏入御前问佛法大意的故事

当时帝最留意禅宗，周世宗毁灭佛法以后，禅宗虽于江南湖北稍盛，而终未能行于京邑。至是内侍李允宁奏以汴京之第宅，创兴禅寺，因赐额为十方净因，诏令云门宗之大德圆通居讷居之。讷以疾辞，举大觉怀琏自代。时皇祐二年也。云门宗自是大盛。

自唐圭峰宗密至宋初，倡导华严者，唯长水子璿一人。子璿，嘉禾（一作钱塘）人，以乾德三年生，初从天台宗悟恩之弟子洪敏，学《楞严经》。至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文，有省。后究《华严》之奥旨。在嘉兴之楞严寺，布法席。寻至滁州，参禅宗汾阳善昭下之琅玡慧觉，当下豁然大悟。愿常侍巾瓶。觉谓之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励志扶持，报佛恩德，勿以殊宗为介。"踏如教辞去，居长水，讲《行愿钞》、《法界观》、《圆觉经》、《十六观》等。其徒众几及一千。尝以贤首宗旨，释《楞严经》。又尝示众曰："道非言象得，禅非拟议知，会意通宗，曾无别致。"由是二宗皆仰慕之。宝元元年寂，所著有《首楞严经义疏》、《大乘起信论笔削记》等。（《佛祖统记》第二十九《补续高僧传》第二《释门正统》第八）

子璿之弟子，有净源。净源以大中祥符四年生，受具后，游诸方。初受《华严》于五台承迁，迁尝注《金师子章》。次学《合论》于横海明覃。其后还南，师事子璿，听《楞严》、《圆觉》、《起信》。四方

宿学，推为教海义龙，声誉藉甚。尝主泉(泉州)之清凉寺，苏之报恩观音寺，杭之祥符寺。寻迁秀州青镇之密印宝阁，又主华亭普照之善住，阐扬圆顿极旨。后至神宗时，于钱塘之慧因寺，盛弘兴本宗。时高丽之僧统义天，航海入中国问道，申弟子礼。初华严一宗之疏钞，久散逸。因义天持至，咨决所疑，遂得复传于中国。义天归国后，元祐二年，复遣使以金书《华严经》新旧三译遗净源。源乃建华严阁安置之。翌年三月，依命改慧因禅院为教院，永为弘布《华严》之道场。同年十一月寂。年七十八。源承子璿之后，振《华严》之宗风，时称为中兴教主。又先世泉之晋水人，故学者以晋水法师称之。所著有《华严妄尽还原观疏钞补解》、《华严原人论》、《发微录》等。(《佛祖统记》第二十九《佛祖历代通载》第二十八《补续高僧传》第二《释门正统》第三)

次于哲宗徽宗间，灵芝元照出，再兴律宗。元照，余杭人，以庆历八年生。初依祥符寺之慧鉴律师出家，专学《毗尼》。后从神悟处谦，究天台教观。复就广慈慧才，受菩萨戒。乃博究南山一宗，作《资持记》等，专弘之。最后三十年间，住杭州之灵芝寺，众常数百。于中用钦、希除、慧亨等最著。义天亦远来求法。元照又厚信净土，在灵芝，常修西方净业。每曰："生弘律范，死归安养，平生所得，唯二法门。"又尝言："化当世莫若讲说，垂将来莫若著书。"盛开讲说，广事述作。政和六年九月，集弟子，命讽诵《观经》及《普贤行愿品》，趺坐而寂。年六十九。所著有《行事钞》、《资持记》、《戒本疏行宗记》、《羯磨疏济缘记》、《阿弥陀经义疏》等。(《佛祖统记》第二十九《佛祖历代通载》第二十九《净土圣贤录》第三)

先是仁宗时，有西湖允堪，精通律部，庆历年间，主西湖之菩提寺，撰《会正记》、《发挥记》、《正源记》等，以释南山之《十钞》。寻于杭州大昭庆寺、秀州精严寺等，各建立戒坛，盛宣扬南山律宗。厥后元照出，因争论绕佛左右衣制短长，遂别撰《资持记》。以天台教义，说律宗。于是南山一宗，分会正、资持二家。(《佛祖统记》第二十九第四十九)

徽宗初崇佛教，后用永嘉道士林灵素之言，兴道教。政和六年，诏于道箓院，禁弃佛经。宣和元年，诏改佛号为大觉金仙，服天尊服。菩萨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士，服巾冠，执木笏。寺为宫，院为

观，住持为知宫观事。禁毋得留铜钹塔像。此时左街香积院之永道，上书谏之。帝大怒，敕流道州。然至翌年，降诏自洗，谓向缘好人建议，改释氏之名称，深为未允。前旨改德士、女德士者，依旧称为僧尼。寻又下诏，大复天下僧尼。道州永道，量移近郡。宣和七年，诏永道还京，复僧形服。敕住昭先禅院，赐名法道，以旌护法。又诏罢黄老学。（《佛祖统记》第四十六《佛祖历代通载》第二十九《续资治通鉴》第九十三）

南宋累代保护佛教，或度僧，或写经，或遣僧求法。然时国用匮乏，高宗时，尝敕卖四字师号，命僧道纳免丁钱，算寺观钟磬，鬻僧道度牒。

当时南北之佛教中，最盛者，独禅宗，名僧辈出。高宗时，有圜悟克勤。克勤，蜀之彭州崇宁人。儿时，依妙寂院自省出家。受具后，从文照，通讲说。又从成都之圆明敏行，学经论，以为不足恃，谒真觉胜，问心法。寻出蜀，谒玉泉承皓，金銮信，真如慕喆；颇有省。又从庆藏主，尽洞下宗旨。后谒黄龙祖心，东林常总，白云守端等；佥指为法器。次到舒州太平寺，参法演，受印证。与佛鉴慧勤，佛眼清远，齐名；称演门二勤一远，声价藉甚，丛林谓之三杰。法演迁蕲州五祖山，勤亦随行，执寺务，分座说法。崇宁初以母老归蜀，受成都帅翰林郭知章之请，开法六祖寺。寻更寺号为昭觉。政和初，再出蜀，到荆州，访张商英，剧谈《华严》之要旨及禅门之宗趣，遂留居碧岩。复受澧州刺史之请，住夹山之灵泉禅院。未几，迁湘西道林寺。枢密邓子常，奏请赐紫服，并赐号佛果禅师。政和末，奉诏住金陵蒋山，法道大振。宣和六年四月，诏住汴京天宁万寿寺。屡应康王构（高宗）之请，于藩邸说法。建炎元年，迁镇江府金山。十月，高宗幸扬州，召于行在说法。赐号圜悟禅师。十一月，住南康军云居山真如禅院。后复归昭觉寺。绍兴五年八月寂，年



圜悟克勤禅师（1063—1135）

七十三。弟子有径山宗杲，虎丘绍隆。所著有《圜悟佛果禅师语录》、《碧岩录》。（《五灯会元》第十九《佛祖历代通载》第三十）

宗杲，宣州宁国人。以元祐四年生。崇宁四年（一说三年）九月，十七岁，依东山慧云院慧斋出家。十月，受具足戒。初游洞宗之门。寻至汴京天宁寺，参圜悟克勤。聆其升堂法要，即倾心依附。阅四旬，于言下豁然顿悟。勤大喜，以古今差别因缘，密加研练。杲酬对无滞。勤遂著《临济正宗记》付之。未几，令分座。繇是以竹篦应机施设，电闪星飞，不容拟议。丛林浩然归重，名振京师。靖康元年四月，右丞相吕舜徒。奏赐紫衣及佛日之号。会女真之变，其酋欲取禅僧十数辈，杲入其选，幸免，赴吴门虎丘，阅《华严经》。寻闻克勤住南康云居山，建炎二年十月，往从之，为众第一座。翌年八月，克勤归蜀，于云居山后之云门旧址结庵，学者云集。久之，入闽，结庵于福州长乐洋屿，闵诸方学者，困于默照，作《辩邪正说》。四年，徙泉州海昏云门庵。杲平居绝无应世意，克勤在蜀，闻之，嘱丞相张浚曰：杲首座不出，无可支临济法道者。浚寻还朝，延杲董径山，道法之盛，冠于一时，众二千余，皆诸方俊乂。侍郎张九成，亦从之游。十一年五月，秦桧以杲为张九成党，褫夺衣牒，窜衡州。乃裒先德之机语，间与拈提，离为三帙，目曰《正法眼藏》。二十年（一说二十一年）十月更贬迁梅州，其地荒僻瘴疠，学徒百余，赢粮从之，阅六稔，毙者过半。杲处之怡然。二十五年（一说二十六）十二月，放还。翌年三月，复僧服。寻诏住明州阿育王山广利寺。逾年，诏再住径山，道俗歆慕如初。三十一年五月，退居明月堂。然弘法为人，老而不倦。孝宗即位，特赐号大慧禅师。隆兴元年八月寂，年七十五。诏谥普觉禅师。杲说法从横踔励，如孙吴之用兵，而广阔弘深，不可涯涘。后蕴闻等，编为《语录》、《法语》、《大慧普觉禅师普说》、《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大慧普觉禅师》书等。（《五灯会元》第十九《大明高僧传》第五《佛祖历代通载》第三十）

给事中知泸州冯楫，尝问道于杲，顿悟心旨。南渡后，所在经藏残缺，楫以奉资造大藏经四十八所，小藏四大部（禅林以《华严》、《涅槃》、《宝积》、《般若》，《佛祖统记》作《珠林》四经为四大部经）者，亦如其数。所至与高僧逸民续莲社，时贤咸从其化。（《佛祖统记》第四十七）



《佛说阿弥陀佛经》（黑线绛丝本）插图

又宏智正觉，隰州人，十一岁，出家。十四岁，受具。十八岁，出游。一日闻僧诵《法华经》，至父母所生眼悉见三千界文；瞥然有省。既而闻丹霞子淳之道誉，往咨询之，言下释然。时年二十三。及淳退居唐州大乘寺，觉亦随之。宣和二年，迁大洪寺，亦随掌笺记。三年，迁首座复分座于圆通寺照阐提席下。寻长芦寺真歇，招居板首。时众千七百，见其秉拂提唱，皆服之。留六年，遂出世泗州普照寺，嗣法丹霞。建炎初，移舒州太平寺，后转江州之圆通能仁两寺。又游云居，谒克勤，勤与安定郡王，共请主长芦寺。同三年，渡浙江，至明州，礼补陀山。郡守恳请主天童寺。九月，被旨，住灵隐寺。十月，再还天童。前后垂三十年。绍兴二十七年九月寂，年六十七。诏谥宏智禅师。（《五灯会元》第十四《佛祖历代通载》第三十）

孝宗在藩邸时，尝遣内都监，至径山，问道于宗杲。乾道七年，与杲同出克勤门之瞎堂慧远入对。问如何免得生死？远对曰：不悟大乘，终未能免。问如何得悟？曰：本有之性，磨以岁月，自然得悟。问悟后如何？曰：悟后始知今日问答皆非。问一切处不是后如何？曰：脱体现前，更无可见之相。（《补续高僧传》第十《佛祖统记》第四十七《佛祖历代通载》第三十）

又尝召灵山子琳入对，问读经以何为要？琳对曰：《金刚》、《圆觉》，最为要道。又问参禅之法？曰：直须自悟。（《佛祖统记》第四十七）

时魏公史浩逸老于四明，自号真隐居士。每从南湖智连，问法要。尝曰：师于禅律，亦贯通耶？连曰：水泮雪消，固一水耳。又问《华严》、《般若》，何太支离。曰：支离所以为简易。又国学生王日休，龙舒人，著《六经训传》数十万言，一旦弃之，一志念佛，布衣蔬食，日课千拜。尝校辑《阿弥陀经》，现收藏中。又著《龙舒净土文》十卷。（《乐邦文类》第三《佛祖统记》第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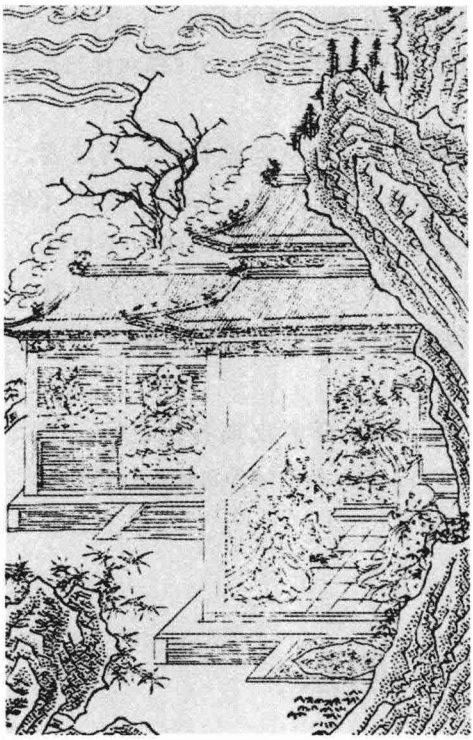
又时有天竺北峰讲师宗印，讲止观，深砭学者支离各相之病。宁宗闻名，召对便殿，赐号慧行法师。（《释门正统》第七《佛祖统记》第十六）

第三节　诸宗

一、禅宗

唐德宗宪宗时，马祖道一之弟子百丈怀海，始起禅刹，定清规。海依道一，具禀禅要，后于洪州百丈山接化，禅客云集。自来禅徒，多居住律寺，至海，始创立禅院。又折中大小律典，撰丛林清规，定禅林之规式。是即所谓百丈清规也。今不传。后元百丈山德辉，奉敕重辑，称敕修百丈清规。明忠智，又再编之。怀海之弟子甚多，其中沩山灵祐，黄蘗希运等，最著。灵祐嗣法后，独栖潭州沩山七年，后创立同庆寺，学侣辐辏。其弟子有四十一人。就中，有慧寂，具传其心印，唐乾符六年，在袁州大仰山，树法幢。师资相承，别开一派。是即所谓沩仰宗也。

希运，依南阳慧忠之指示，参怀海，传心印，后住黄蘗山。鼓吹直指单传之心要。门下有临济义玄，睦州道踪，千顷楚南，及裴休等十数人。寂后，裴休录其语要，题云《黄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义玄，初入希运门，寻参大愚，又谒灵祐，后还黄蘗，受印可。唐大中八年，



《释氏源流·百丈清规》插图。此图描绘了百丈禅师定禅宗清规的故事

于镇州滹沱河畔，建临济院，设三玄、三要、四料简等关，接徒众，机锋峭峻，别成一家。其门叶极繁荣，遂成一大宗派。是即所谓临济宗也。弟子有兴化存奖，三圣慧然，灌溪志闲等二十二人。慧然录其语要，题云《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世称《临济录》。

青原行思之系统天皇道悟下，经龙潭崇信，德山宣鉴，至雪峰义存。义存，咸通年中，于福州象骨山雪峰，建广福院行化，四方之学者云集，法席大众，常不下千五百人。嗣法之弟子，有云门文偃，玄沙师备等五十六人。文偃，初参睦州道踪，发明大旨。后至雪峰，参义存，领得玄要。道踪之宗风，峻烈锐峭。义存之宗风，温密玄奥。偃禀此两宗风，住韶州云门山，别发挥独妙之宗致。往来学徒，不下千人，嗣法者六十一人。是即所谓云门宗也。

师备，住福州玄沙院行化，其下有罗汉桂琛。琛之下，有清凉文益。益住金陵清凉寺，盛举唱禅道。四方之学者，趋其门咨叩者颇多，遂郁然成一派。是即所谓法眼宗也。

又行思之系统药山惟俨下，经云岩昙晟，洞山良价，有曹山本寂，创曹洞宗。良价，从昙晟，受心印，后住新丰山，寻至豫章之洞山普利院，唱五位，作《宝镜三昧歌》。门风颇振。其下有云居道膺，曹山本寂。本寂，得价心印，住抚州曹山崇寿院并荷玉山，大振洞门之禅风，又群说洞山五位之旨诀，法席繁兴，学者云集。是即所谓曹洞宗也。

如此，南宗禅，至唐末五代，分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五宗，称禅宗五家。五家中，沩仰宗，衰亡较早。此宗于五代顷，一时

繁兴，然及宋代，自仰山慧寂以后四世顷，法系不明。故汐仰一宗之法脉，凡在百五十年间。曹洞宗曹山本寂之系统，自其后四世顷，不明。云居道膺之系统，经同安道丕，道安观志，梁山缘观，太阳警玄，投子义青，有芙蓉道楷。楷住汴京十方净因禅院及天宁寺等。后于芙蓉湖畔，结庵接化。其下有丹霞子淳。淳下，有长芦清了，天童正觉(宏智)。正觉，与临济下大慧宗杲同时，对杲之看话禅，唱默照禅。所谓看话禅者，参看话头之禅。所谓默照禅者，寂静灵照之禅。又作《颂古百则》(称《宏智颂古》)。对之，自长芦清了九世顷之元万松行秀，加垂示、著语及评唱，作《从容录》，具云《万松老人评唱天童和尚颂古从容庵录》。法眼宗文益之禅风，一时繁兴。嗣法之弟子，有六十三人。其中天台德韶，在天台白沙寺行化，门叶最盛，嗣法之弟子，有四十九人。永明延寿，其弟子也。如是此宗文益、德韶、延寿等，嫡嫡相承，于宋初，极隆盛。后渐衰微，及宋代之中叶，法脉遂绝。其间不过百年。故至宋代，禅益勃兴。然就中，云门、临济二宗最盛。云门宗初祖文偃之嗣法，有香林澄远，双泉仁郁，德山缘密，双泉师宽等。就中澄远下，有智门光祚，门风睑峻。祚下，有延庆子荣，雪窦重显等。荣下，有圆通居讷。显住明州雪窦山，大振化风，称云门之中兴。尝选古则一百作颂，所谓《雪窦颂古》是也。其下有天衣义怀，住越州天衣寺行化，大兴云



《观世音菩萨像》(9—10世纪，吐鲁番市高昌古城出土)



《义玄像》（18世纪时由日本人绘制）。临济义玄，唐代禅宗高僧，名义玄，因居临济院，世称临济义玄。俗姓邢，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

门之宗风。嗣法者，甚众。其中法云法秀，长芦应夫，天钵重元，慧林宗本等，为上首。法秀，奉诏住汴京法云寺，为开山第一祖。其下，有佛国惟白，保宁子英等。就中惟白，绍秀后，住法云寺。后迁明州天童寺。尝著《续灯录》、《大藏纲目指要录》等。经慧林慧海，至万杉寿坚。应夫下，有长芦宗赜。宗本，住杭州净慈道场，元丰五年，移汴京慧林寺，大扬禅风。其下有长芦崇信，法云善本等。信下，有慧林怀深，宣和三年，住慧林寺，深得活祖师意。相传至灵隐寂室，中竺痴禅，光孝已庵。善本，住法云寺，与宗本并称。其下有雪峰思慧，上竺从谏。慧下，经净慈道昌，至五云悟。云门宗，于五代勃兴，入宋，极隆盛。及南宋，法脉遂绝。其间凡二百年。临济宗临济义玄下，兴化存奖—南院慧颙—风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阳善昭—石霜楚圆，次第相承。楚圆，住石霜崇胜寺，行化，其门下黄龙慧南，杨岐方会，最著。慧南，初依泐潭怀澄，后就楚圆，大悟。宋景祐三年，住南昌黄龙山，大树法幢，法席颇盛，其下出黄龙祖心，东林常总，宝峰克文等。门叶繁茂，遂成黄龙一派。方会，嗣法楚圆后，住袁州杨岐山，盛举唱宗乘。其下出白云守端，保宁仁勇等。门叶繁茂，遂与慧南之黄龙派对峙，成杨岐一派。守端下，有五祖法演。演下，有佛果克勤即圜悟。勤于政和初，应张商英之请，于雪窦重显之颂古，加垂示、著语及评唱。门人录之，题云《碧岩录》。具云《佛果圜悟禅师碧岩录》，又称《碧岩集》。后其弟子大慧宗杲，烧弃之。后人更拾集其烬余，再上梓。嗣法之弟子，有七十五人。就中大慧宗杲，虎丘绍隆，最著；各成一家，称大慧派、虎丘派。宗杲，盛唱看话禅，

贬宏智正觉之主张为默照邪禅。从此禅流，无不以看话头为入门。自宋代以后，继续至元明清，其风未沫。

二、天台宗

五代时，天台山，在吴越王之领域内。初天台宗之典籍，远自唐玄宗时安禄山之乱，近从会昌之法难，及其后唐末五代之乱，残毁不全。吴越王钱俶，因览《永嘉集》，不解“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即劣”之语；以问天台德韶。韶答以此是教家言，可问天台宗之义寂。俶即召寂，问以前义。寂答以此出智者《妙玄》，自唐末丧乱，教籍散毁，故此诸文，多在海外。于是俶慨然遣使赍重宝，往高丽、日本，求天台之论疏。高丽令其国沙门谛观，来奉教卷。一家教学，复见全盛。谛观者，天台四教仪之著者也。

义寂之弟子，有义通。义通之弟子，有四明知礼，慈云遵式。知礼之弟子，有南屏梵臻，广智尚贤，神照本如等。此等共称山家。又知礼之弟子，有净觉仁岳。与义寂同门，有慈光志因。志因之弟子，有慧老悟恩。悟恩之弟子，有奉先源清，灵光洪敏。源清之弟子，有梵天庆昭，孤山智圆。庆昭之弟子，有永福咸润，永嘉继齐等。此等皆所谓山外派。山家山外两派间争议之论点，以观境之真妄为中心。即对于山外诸师，以真心为所观境。山家，主张妄心观境义。

先是智顗之《金光明玄义》，有广略二本，并行于世。悟恩谓广本有十法观心，乃后人擅添，作《发挥记》，专解释略本。依之立真心观。志因亦取真心观，故悟恩继承之。源清，洪敏，亦作《难辞二十条》，辅成师义。知礼，应同学宝山善信之请，作《释难扶宗记》，评破《发挥记》及《二十条》。于是庆昭及智圆，作《辨讹》，破《扶宗记》，救《发挥记》。知礼作《问疑书》，反诘之。庆昭亦作《答疑书》，答辩之。知礼又作《诘难书》，诘责之。庆昭亦作《五义书》，返答。知礼又作《问疑书》，责之。然经一年，庆昭不答。知礼乃更作《覆问书》，促其答释。庆昭于是作《释难书》，酬所问难。如此往返累五回，其间绵历七载。知礼乃总括前后十番往复文，目为十义书，又作《观心二百问》以质之。庆

昭不复致答。此时之山外派，亦称前山外。

义寂之弟子国清寺宗昱，亦尝注十不二门，唱真心观。景德元年，知礼对源清、宗昱，作《十不二门指要钞》，主张别理随缘义。永嘉继齐，作《指滥》以难之，主张真如不变随缘，是今家圆教之理，别理岂有随缘？知礼乃作《别理随缘二十问》反破。天台元颖。复作《征决》，助继齐。寻嘉禾子玄，作《随缘扑》，助元颖。时净觉仁岳，居知礼座下，作《十门折难》，总论破之。仁岳尽力助知礼，辟山外之异义。然后与广智尚贤，就《妙宗钞》，辨观心观佛义，求决于知礼。知礼示以约心观佛之谈。仁岳不悦而去。既而作《三身寿量解》，并别立难辞。知礼乃加十三料简以斥之。仁岳作《十谏书》，上知礼。知礼见其说不合天台教义，复作《解谤》，辩其妄。仁岳又作《雪谤》答之。知礼当时疾笃，令门人读之，不复辩，太息而寂。其后有妙晤希最，知礼之弟子广慈慧才之弟子也，对《雪谤》，作《评谤》以辩之。仁岳时尚无恙，见之曰："四明之说，其遂行乎！"又有神智从义，广智尚贤之弟子扶宗继忠之弟子也，作《四教仪集解》、《止观义例纂要》等，明山外义，破知礼说。同门之草堂处元，作《止观义例随释》，指斥其非，发挥山家之祖承。仁岳、从义，世称后山外。



北宋嘉佑年间（1056—1063）菩萨立像

山家山外教理上之异点，大

略有四。

第一，在山家，三谛共三千，故云三千世间，即空，即假，即中。非空中二谛者理，无相无差；假谛者事，有三千法。然山外诸师，多云空中二谛者理，三千亡泯，无相无差。假谛者事，三千宛然。

第二，在山家，色心者，一法上之义判，非其体各别。心具三千，色亦具三千。心能造，色亦能造。然山外诸师，多云心者，能造能具之通体。色者，所造所具之别相。故心具三千，色不具三千。

第三，在山家，心佛众生三法，言理具则三俱理具，言事造则三俱事造，三法皆互为能造所造总体别相，非独取心为佛众生之能造，诸法之总体。然山外诸师，多云三法中心独是理，而能造之总体。生佛诸法，唯是于事，而所造之别相也。凡理者总体，事者别相，故理具三千，事不具三千。

第四，在山家，心佛众生及色心等，总皆同一三千法。然观己心为易，故拣生佛及色，但就心观。然山外诸师，多云生佛及色者，所造法。独心为能造之总体，故必须就心用观。又在山家，妄即真，除妄外无真，故就凡夫之妄心即第六意识用观。然山外诸师，多云理体融通，事用差别；故取理为观境，即观妄心中之理体，所谓真如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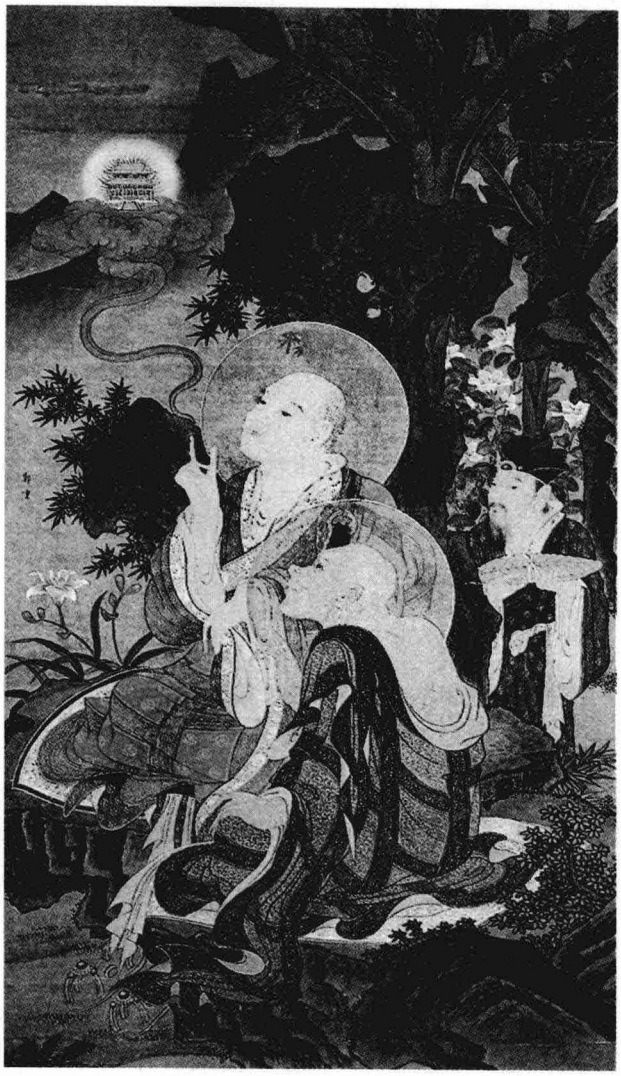
三、律宗

四分三家，如上所述，相部东塔两家，终废绝，唯南山宗独绵延。继周秀之道恒，作《行事钞记》。道恒之弟子，有省躬，博综律乘，作《行事钞顺正记》。省躬之弟子，有慧正。慧正之弟子，有玄畅(法宝)，以讲律著名，作《行事钞显正记》。经元表、守信、元解，而入宋代。元表，作《行事钞义记》。守信以后，元解—法荣—处恒—择悟相承。处恒，作《拾遗记》。择悟，作《义苑记》。择悟之弟子，有允堪。允堪之弟子，有择其。择其之弟子，有元照。

律宗，至唐末五代顷，一时衰。及允堪之《会正记》，元照之《资持记》出，而再盛。其后，又衰。唯元照之次智交—准一—法政—法久—妙莲，次第相承。又玄畅之弟子，有慧则。慧则之弟子，有希觉。希觉之弟子，有赞宁。

四、华严宗

华严宗之宗运，虽一时极隆盛，然宗密寂后，未几，遭会昌之法难，经论散逸，与诸宗共衰亡。至宋代长水，子璿，再兴复贤首教。其弟子晋水净源，继其后，制诸疏。振法化，净源之弟子，有义天。义天者，高丽之王子，辞荣出家，元祐初，入中国，四上表乞传贤首教。乃敕主客杨杰，送至慧因，受法于净源。复就慈辩从谏，学天台教。从灵芝元照，传戒法。又从金山了元、慧林圆照等，问禅要。居三年，携释典及经书一千卷归国，盛弘华严之宗旨。贤首一宗，遂大行海外。寻有道亭，观复，师会，及希迪；各作华严五教章之注解。道亭，作《五教章义苑》。观复，作《五教章折薪记》。师会，作《五教章复古记》。希迪，作《五教章集成



《一指华严》（明，郑重绘，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华严》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指华严谓指天指地，天地与我（佛性）一体

记》。世称之为宋四大家。其后有义和、复庵、鲜演、戒环、净真、祖觉等，相次敷扬。

五、净土宗

宋初以后，禅宗、天台宗、律宗、华严宗之学者，多兼弘净土。禅宗中法眼宗之永明延寿，盛唱禅净合行说。《佛祖统记》，于净土立教志，依四明之石芝宗晓，立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为莲社七祖，以寿为第六祖。云门宗之天衣义怀及其弟子慧林宗本，亦密修净业，尝著《劝修净土说》。又其弟子长芦应夫之弟子长芦宗赜，仿庐山白莲社之遗风，建莲华胜会，普劝道俗念佛号。长芦崇信之弟子慈受、怀深等，亦皆相次兼修净业。曹洞宗之长芦清了，专意西方，有《净土集》行世。

净土与天台，其关系最密切。天台之学者，多修净业，期往生。四明知礼之弟子神照本如之系统，尤盛修净业。本如慕庐山之风，结白莲社，六七年来，遂成巨刹。仁宗钦其道，赐名白莲寺。

律宗之灵芝元照，博究南山律宗，后笃意净业，又专研寻其教门二十余年，所著有《观无量寿佛经义疏》、《阿弥陀经义疏》等。其弟子道言，亦专修净业。

华严宗之圆澄义和，唱华严圆融念佛法门。和尝遍搜净土传录与诸论赞，未尝有华严圆融念佛法门，于是备录法门，著为一编，名曰《华严念佛三昧无尽灯》。

以上所述，皆他宗之学者兼弘净土者。其专修净业，为莲社七祖之一者，省常也。

十二生肖对应的本尊佛菩萨



1

子鼠的守护者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同时千手观音也是农历十一月出生的人的月守护佛。“千”为无量及圆满之义，以“千手”表示大悲利他的无量广大，以“千眼”代表观察智慧的圆满无碍。传说印度妙庄王的小女儿妙善一心向佛，潜心钻研佛教，后来出家当了尼姑。后来妙庄王病重，需要用他女儿的手眼合一制药才可化解。妙善得知此事，为了救父亲，毅然砍断了自己的手臂，挖下了自己的双眼。佛陀释迦牟尼得知妙善的举动后，大为震撼，决定赐予妙善一千只手臂和眼睛，以便在危难之时，妙善可以去拯救众生



2

丑牛、寅虎的守护者是“虚空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同时也是农历十二月、一月出生的人的月守护佛。虚空藏菩萨具有赐予利和乐的力量，“藏”表无限的福德智慧，“虚空”表广大。《大集经》卷十四《虚空藏品》中记载，佛告诉速辩菩萨说，虚空藏菩萨就好像一位极其富有的长者，具有无数宝藏，充满了财富，他经常布施，并能尽量满足别人的需求，使众生都得到利益。他的形象有多种，在金刚界曼荼罗内，作为贤劫十六尊者之一，又名金刚幢，或金幢，其形象为白玉色，左手握拳，右手持莲，莲上有宝珠，趺坐于莲台上



3

卯兔的守护者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同时也是农历二月出生的人的月守护菩萨。文殊菩萨又称法王子，是智慧的象征，他右手持金刚宝剑，能斩群魔、断一切烦恼，左手执青莲花，花上有金刚般若经卷宝，象征他具有无上智慧。据《文殊师利涅槃经》记载，文殊出生于古天竺舍卫国的一个婆罗门家庭，后来跟释迦牟尼佛出家学法。佛灭后，文殊曾为五百仙人讲解十二部佛经，以后回到家乡，在尼拘陀树下静思，入于静涅槃。文殊菩萨是佛陀释迦牟尼的左胁侍，他和佛陀、普贤菩萨合称华严三圣。他是佛陀的大弟子，智慧、辩才第一，为众菩萨之首，是象征佛陀智慧的菩萨，称“大智”



4

辰龙、巳蛇的守护者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同时是农历三月、四月出生的人的月守护佛。据《悲华经》记载：宝藏佛时期，阿弥陀佛为转轮王，第八太子名泯图，对佛发十大誓愿，于是佛为其更名普贤。普贤菩萨的“贤”是“善”的意思，而“普”就是将愿行遍及所有地方，“普贤”也就是把“善”普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普贤菩萨是佛陀释迦牟尼的右胁侍，常骑着白象普度众生，因为白象能够坚韧负重，是“理德”与“大行”的象征



5

午马的守护者是“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同时是农历五月出生的人的月守护佛。据《无量寿经》记载：大势至菩萨以独特的智慧之光遍照世间众生，使众生能解脱血光刀兵之灾，得无上之力。因此，大势至菩萨被认为光明智慧第一，所到之处天地震动，保护众生，免受邪魔所害。根据《悲华经》的记载，阿弥陀佛原来是转轮王的时候，大势至菩萨是他的第二太子，名字为尼摩。当时宝藏如来帮转轮王及第一太子（观世音菩萨）授记以后，第二太子尼摩也禀明佛陀，自己愿意继承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的衣钵，做弘法利生的种种佛事，来促进国土世界的种种清净庄严。宝藏如来听了以后，告诉第二太子，由于你发愿摄取广大殊胜清净庄严的世界的缘故，因此命名你为“得大势”

6



未羊、申猴的守护者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同时也是农历六月、七月出生的人的月守护佛。大日如来佛是密宗的最高神明，梵文称摩诃毗卢遮那。摩诃，意为“大”；毗卢遮那，意为“日”，故译为“大日”。毗卢遮那又有“光明遍照”之意，故“大日如来”又称“遍照如来”，或称“最高显广眼藏如来”。世间的太阳只照外不照内，只照白天不照黑夜，照亮一面必然照不到另一面，但大日如来的光辉则完全不受内外、方位、昼夜的限制，“遍一切处作大照明”，没有内外昼夜之别，世间之日不可比拟。大日如来被视为释迦牟尼的法身，是表示绝对真理的佛身



7

酉鸡的守护者是“不动明王”，不动明王同时也是农历八月出生的人的月守护佛。不动明王梵名阿遮罗曩他，意为不动尊或无动尊，教界称为“不动明王”，也叫“不动使者”。“不动”指慈悲心坚固，无可撼动，“明”指智慧之光明，“王”指驾驭一切现象者。依密教所传，明王是如来为慑服顽固众生，并宣扬真言妙法所变现的形象，所以说，不动明王是大日如来的一种化身。他法像威严、愤怒，能焚烧一切蓁障、秽垢，摧毁一切魔军怨敌，还舍身为如来及密教行者的奴仆，受行者的残食供养，昼夜保护行者。在佛教中，不动明王就是斩妖除魔的象征



8

戌狗、亥猪的守护者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同时也是农历九月、十月出生的人的月守护佛。阿弥陀佛又称“无量佛”，以无量愿力誓度一切众生，不舍悲愿，以无量光明照触行者，业障重罪皆可消灭。他原是法藏比丘，发愿要成就一个尽善尽美的佛国，并要以最善巧的方法来度化众生，后来成佛，创造了西方极乐世界。人们尊称他为阿弥陀佛，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合称为“西方三圣”

第四节　元代之佛教

元代诸帝，皆崇尚佛教。然于元代，禅宗最盛。如临济宗之海云印简，当元初，颇受尊信。印简，山西之岚谷宁远人，悟解精明，度越前辈。蒙古(元)太祖之二后，奉以光天镇国大士之号。世祖忽必烈在藩邸时，请简赴帐下，问佛法大意。简初示以人天因果之教，次以种种法要，开其心地。世祖大悦，从受菩提心戒，奉以师礼。定宗、宪宗，共命领天下僧事，顾遇隆渥。宋宝祐五年寂，谥佛日圆明大师，望临济为十六世。辅世祖成帝业之刘秉忠，元出简弟子可庵朗下。秉忠，瑞州刘李村人，隐于武安山岩谷间。天宁寺虚照，与披剃为僧。后简被召北觐，要之俱行。既至，谒世祖于藩邸，一见，应对称旨。自是屡承顾问，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而以慈悲济物为心。至元元年，册授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及卒，赐谥文贞。此于当时临济宗之弘传上，大与有力。随而尔后临济之宗势益盛，虎丘绍隆之系统下，破庵祖先一派之高峰原妙，及其弟子中峰明本、断崖了义等，共著。

先是，世祖奉宪宗之命，征西藏，为怀柔之，伴西藏之喇嘛发思巴还。喇嘛教者，无上教之意，西藏佛教之异称。自是喇嘛教行于蒙古满州。及世祖即位，定为国教。发思巴(一作发合思巴，又作八思巴等)怛藏萨斯迦人，以宋理宗嘉熙三年生。幼从伯父萨思迦哇(西藏国师禅怛啰乞答第十七世)受业，甫七岁，诵经数十万言。国人因号为发合思巴(圣者)。及稍长，以学富五明故，又称巴喇密特。宪宗三年(宋宝祐元年)十五岁，入蒙古，谒世祖，为授戒。当同八年，释道二教，辨析化胡经。发思巴奉敕剖析是非，道士不能对，其说遂熄。及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时年二十二岁。寻至元元年，为世祖授秘密戒。既而归西藏，未期月，复迎还。命制蒙古文字。发思巴乃独运摹画作成。至元六年(一说七年)二月，颁行天下。升号帝师大宝法王，更赐玉印，统领诸国释教。七年，释《根本

有部出家羯磨仪轨》。帝为制序。八年，又撰《有部苾刍习学略法》。十一年，又请西归。同年，复专使迎还。岁杪抵京，厚受朝野之归仰。寻为世祖之太子真金，说《彰所知论》。其弟子沙罗巴，译而行之。未几，复辞归西藏。至元十七年(一说十六年)寂，年四十二。帝闻讣震



八思巴。元朝第一代帝师，总领天下释教。吐蕃萨斯迦人。本名罗卓坚赞，号八思巴（又译八合思巴、发思巴、登思巴，意为“圣者”）。生于款氏贵族之家，从伯父习佛典，精通五明

悼，追怀旧德，敕谥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于京师建大窣堵波（塔），奉藏舍利，轮奂金碧，今古无俦。

时又有胆巴，精通显密诸部，入中国后，屡现奇迹，为众所崇敬，有金刚上师之称。又沙罗巴，总丱之岁，依叟思巴薙染，习诸部灌顶法，后受世祖命，译中国未备显密诸经各若干部，辞致明辩，诏赐大辩广智法师之号，所谓佛智三藏是也。尝为江淮、福建等处释教总统。又有必兰纳识理，通三藏及诸国语，成宗大德六年，奉旨从叟思巴受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皇庆中，受命翻译诸梵经典。又有萨迦派之喇嘛法光，于武宗至大年中，增定叟思巴所制定之蒙古新文字，又与西藏、蒙古、中国及回鹘之学者，共译西藏藏经为蒙古语。英宗、晋宗、明宗、文宗、顺宗等，亦相次厚信喇嘛教，保护喇嘛僧。

元累代置帝师，然皆来自西藏。最后顺宗时，以所谓善秘密之伽璘真（一作策林沁）为帝师。伽璘真，专以淫乐劝帝。加之元诸帝相次厚信喇嘛教，保护喇嘛僧之余；喇嘛僧狃于其优遇，恣权势，极专横；遂为亡国之一因。

世祖自入主后，尽力兴隆佛教，尝诏除《道德经》外，《道藏》经文并印板，尽行烧毁。又尝诏遍天下，每一岁中，行布施，度僧，读《大藏经》。宋末，江南佛教，久不流通。帝拣选教僧三十员，往弘布法化。又命高僧，重整大藏，分大小乘，再标芳号，遍布天下。又印大藏三十六藏，遣使分赐归化诸邦。

有元一代。喇嘛教、禅宗最盛。于他宗，天台宗，有杭州下天竺寺蒙润，作《天台四教仪集注》。其弟子有杭州演福寺必才。又有虎溪怀则，作《天台传佛心印记》。华严宗，有五台祐国寺文才，作《慧灯集》等。其弟子有五台普宁寺了性。又传持慈恩相宗者，有秦州景福寺英辩，金陵天禧寺志德，镇江普照寺普喜，及云南无念端等。通《四分律》者，有京城大普庆寺法闻。

第五节 明代之佛教

明太祖原为皇觉寺僧，登基后，颇尽力保护佛教。所著有《御制护法集》。尝为监督僧徒，振扬佛法；设僧官，掌僧事。(洪武十三年)又尝敕礼部，清理天下僧寺。(洪武二十四年)又敕礼部条例所避所趋者，榜示之。(洪武二十七年)其规律之明，条例之严，古来所未有。于姚秦及北魏时代，夙设僧官。尔后历代概皆有僧官之制度。明依宋制，在京师，置僧录司，掌天下僧教事。又各府置僧纲司，各州置僧正司，各县置僧会司，分掌其事。僧录司，置正六品左善世、右善世，从六品左阐教、右阐教，正八品左讲经、右讲经，从八品左觉义、右觉义诸员。僧纲司，置都纲、副都纲各一员。僧正司，置僧正一员。僧会司，置僧会一员。

又洪武六年，普给天下僧度牒。前代多计僧鬻牒，号免丁钱，诏蠲之。十年，诏天下沙门讲《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命宗泐、如玘等注释颁行。十一年，以佛经有遗逸，诏宗泐领徒三十余人，往西域求之。十五年，泐等自西域还，求得《庄严》、《宝王文殊》等经。又二十六年(《释鉴稽古略》作二十一年、二十五年)，命各司每三年考试僧徒，能通经典者，给予度牒。二十八年，命僧录司设上中下三科，考试天下沙门。三十年，命僧录司行十三布政司，凡有寺院处所，俱建禅堂，安禅集众。

帝又厚保护喇嘛教，以故元摄帝师喃迦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自是番僧有封为灌顶国师及赞善等王者，俱赐印章诰命，领其本国人民，间岁朝贡。

其后至成祖永乐年中，迎西僧尚师哈立麻至京师。寻封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祐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使领天下释教，赐金银仪仗，与郡王同。其徒孛罗等三人，皆封为灌顶大国师，并赐印诰金币等物。次封为法王，尊崇甚笃。自是西藏僧来者相踵，朝贡不缺。

又太祖元出自禅僧，及成祖转战有天下，又禅僧道衍(姚广孝)决策之功为多，随而大势上禅宗依然甚盛，所谓“人宗大匠，所在都有”。



北京法海寺明代壁画《观音像》

成祖尝命道成、一如等八人，校勘藏经，新旧比对，聚僧写录。(永乐十七年)又雕刻大藏经之最初，为北宋初期之官板蜀本。自是官私刻板盛起。至元正元间，多及二十余副。然罹元末之兵燹，悉归灰烬。至明代，刻大藏经板二副，分置南北二京。此中南藏者，太祖于洪武五年所刻，至永乐元年完成。北藏者，成祖于永乐八年所刻，至英宗正统五年完成。寻成祖又敕造石刻大藏经板一藏，安置大石洞，兴石经寺。(永乐十八年)其后，武宗好佛，自称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世宗反之，嘉靖元年剖玄明宫佛像，毁京师寺院。寻又除禁中佛殿，并毁大善殿金范佛像。

万历年中，紫柏达观即真可(一作僧可)出，刻方册(书本)藏经。

可以两部大藏，印造艰难；且卷帙繁重，更难于持行流通；欲易梵荚为方册。其弟子密藏道开(法本)，慨肩巨任。[一说刻方册藏经，系密藏道开等发愿，紫柏、憨山(德清)及诸居士等援助之。]冯梦祯、陆光祖等诸宰官，共相倡举，普募缁素。万历十七年，遂创刻于五台山，以北藏为基本，对校南藏，改刻梵荚为方册。可居山四年，厌冰雪苦寒，移于径山。至万历三十七年完成，世称径山板，即《明藏》万历板是也。时在可寂后六年。可吴江人，字达观，晚号紫柏学人。以嘉靖二十三年生。少负侠气，年十七，仗剑欲游塞上。至苏州，天雨，宿虎丘僧舍，闻僧明觉夜诵八十八佛名，遂礼觉为师。至年二十，受具足戒。寻掩关于嘉善之景德寺三年。遂行脚参知识。一日，闻僧诵秀才张拙之《见道偈》，有省。隆庆六年，参法会(云谷)，叩《华严》宗旨。入庐山，穷相宗奥义。游五台，感老宿之指授。万历元年，至京师，参遍融。旋至嘉兴，见楞严寺久废，兴复之。十四年，访憨山德清于东海牢山海印寺，心相印契，遂许生平。十七年，于五台，创刻方册藏经。二十年，返京师，复潭柘寺戒坛。复西游峨眉，再入庐山，复归宗古寺。过安庆，游皖公山，建佛光寺。复北至房山，探问石经遗迹。复静琬之塔院。时德清在京，晤可于兜率院。可复偕至云居，礼石经。遂同住西郊园中，对谈四十昼夜，共修《明传灯录》。又约往曹溪，浚法脉。二十一年，先至庐山待之。越二年，闻清以弘法罹难，叹曰：法门无人矣！即往探曹溪。将行赴京师救清，适知其谪戍雷州，遂待于江浒。仲冬，相见于下关旅泊庵。执清手曰：公不生还，吾不有生日！清再三慰解之。二十八年，南康知府吴宝秀，以矿税被逮。乃杖策入京，多方调护，秀得末减。可每叹曰：憨山不归，我为法一大负！矿税不止，我救世一大负！《传灯录》未续，我慧命一大负！后妖书事起，罹诬下狱。万历三十一年，寂于狱中，年六十一。可重兴梵刹十五所。除大藏外，凡古尊宿语录及所著经论文集世所不闻者，尽搜出流行。德清集其记文，题为《紫柏尊者全集》。钱谦益，亦编纂有《紫柏尊者别集》。(《达观大师塔铭》《达观可禅师传》《宗统编年》第三十五《灯严统》第十六)

有明一代，喇嘛教、禅宗盛行。及其末叶，云栖袾宏、憨山德清、灵峰智旭等学者相继出。或唱禅净一致，或说性相融会，或论儒佛合一，而一以净土为归。

袾宏，杭州仁和人，字佛慧，号莲池。初为诸生，以学行称。三十二岁，就西山无门性天出家。寻历游诸方，入京师，遍参当时禅宗之高德遍融德宝等，有省。精励刻苦，凡六年。隆庆五年，行脚南还，入杭州云栖山，见山水幽寂，爱之，遂结茅古云栖寺之旧址。太学生陈如玉、李绣等，为构静室三楹。寻村民等，相与助建大殿、禅堂、法堂等，复古云栖寺之旧观。尔后其地为云栖念佛派之根本道场。宏常精修念佛三昧，教化远近，衲子日归附，遂成一大丛林。自此专从事教养著述。宏专主张净土法门，著《阿弥陀经疏钞》，融会事理，统摄三根。傍确立戒律之轨范。又痛斥狂禅，录永明(延寿)高峰(原妙)等古德机缘中吃紧语，名曰《禅关策进》，以示参究之要诀。于是化道大盛，朝野慕其德风。晚年，疾发，益励净业。万历四十年(一说四十三年)寂，年八十一，世称云栖和尚，又称莲池大师。其所著述，有三十二种。后王宇春搜集其遗书，为《云栖法汇》。宏为明末佛教界之巨擘，融和禅净二宗，接合佛儒二教，以念佛往生之大旗帜，树立于此浑然一大思想之基础上。《西舫汇征》，谓莲宗之祖，匡山逮宗赜而八，海内论定协一，以师为九祖云。(《净土圣贤录》第五《补续高僧传》第五《西舫汇征》卷上《释鉴稽古略续集》第三)

德清，字澄印，晚号憨山老人，全椒人，以嘉靖二十五年生。十二岁，礼报恩寺西林永宁为师，诵习经教，又修儒学。十九岁，参法会，会开示出世参禅悟明心地之妙。清即请永宁披剃。从无极明信，受具足戒，又就听《华严玄谈》，慕清凉澄观之为人，因自字澄印。嘉靖四十四年，二十岁，再参法会，受印可。翌年，又就明信，听《法华经》。隆庆五年，游历诸处。翌年，入京，流连讲肆。又参遍融、德宝。寻登五台山，修习禅定。万历五年，刺血书《华严经》。十一年，遁居东海之牢山豁悟楞严观境。因恢复那罗延窟道场，始易号憨山。十四年，李太后颁藏经于东海，布金造寺，赐额海印。二十三年，坐私创寺院，谪戍雷州。二十四年，入曹溪，礼六祖，乃抵戍所，寓城西古寺坡公亭。时际雷州饥疠，掩骼埋瘗以万计，又建普济道场。二十六年，构禅室于壁垒间，仿大慧衣巾说法。二十八年，应南韶道祝之请，入曹溪。翌年，兴复曹溪祖席。缁白垒集，折摄互用，大鉴之道，勃焉中兴。三十四年，遇赦。四十二年，诏返僧服。寻巡历名山胜迹。

四十五年，返庐山，建法云寺于五乳峰下，效慧远六时刻漏，专心修净业。居庐山数岁，复往曹溪。天启三年寂，年七十八，世称憨山大师。所著有《观楞伽经记》、《法华经通义》等。又其弟子福善、通炯等，别编辑其遗文等，题为《憨山老人梦游集》。德清之著述，亘佛、儒、老、庄。关于佛教者，亘大乘诸宗之教义。且《梦游集》所收，关于禅净土者，多其学说在论佛儒老庄之调和融会。（《憨山老人梦游集》第五十三至第五十五《净土圣贤录》第五）



《三教图》（明，丁云鹏绘）。此图绘佛、道、儒三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老子、孔子三人于一图之中，似正在辩经论道，体现了明代“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画面中释氏趺坐于两株菩提树下成为画面主体，老子坐于蒲草之上，与一身士大夫打扮的孔子相对

智旭，字藕益，自号八不道人，古吴木渎人，以万历二十七年生。少以圣学自任，作《辟佛论》数十篇。及十七岁，阅袾宏之《自知录序》及《竹窗随笔》，乃取先所作论，悉焚之。二十岁，丧父，读《地藏本愿经》，发出世志。二十二岁，专念佛。二十三岁，听一法师讲《首楞严经》，忽发疑情，决意出家，体究大事。天启二年，二十四岁，欲往庐山，师事德清。时德清之曹溪，乃从其弟子雪岭剃度。其年往云栖，听古德讲《唯识论》，抱疑情，往径山，坐禅。翌三年夏，豁然有省。四年，受菩萨戒。五年，遍阅律藏。六年，丧母，往松林掩关，遇疾且殆，始一意精修净业。崇祯元年，三十岁，于龙居寺讲律。翌年，随无异元来，至金陵，具见禅门之流弊，决意弘律。三年，欲注释《梵网经》，于佛前作华严、天台、法相、自立宗四阄占之，决所宗。以频拈得台宗，于是决志宗天台，究其章疏。然慨当时之台宗，与禅宗、贤首及慈恩，各执其门庭，不屑单



《菩提叶罗汉图》（明，丁云鹏绘，现藏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

依天台一门，为其子孙。四年，始入杭州之灵峰。六年，至西湖寺。八年，住武水。九年，寓九华。其后历住温陵、漳州、石城、晟溪、长水、新安，而归老于灵峰。永历九年（顺治十一年），寂，年五十七，世称灵峰藕益大师。生平之著述颇多，合有四十余种，就中《阅藏知津》最有名，又其弟子成时，别编辑其遗文，题为《灵峰藕益大师宗论》。智旭者，代表明代佛教思想最后之学者，虽属于天台宗，然其学说，遍涉诸宗。夙喜陆象山、王阳明之学说，及归佛教，远慕永明、中峰、楚石（梵琦）等，近崇紫柏、云栖、憨山等，传承彼等之学说思想。故论佛儒道三教之一致，说教律禅净四宗之调和。（《灵峰藕益大师宗论》第一《净土圣贤录》第六）

又万历年中，有西蜀辅慈沙门明昱，与智旭先后作《相宗八要解》，注解《百法明门论》及《唯识三十颂》等，扬法相宗之余波。然唐末五代及元末之乱，相宗唐代诸师之章疏，与其他各宗，同罹兵燹。义诀久沉，祖述无自，明昱等明人关于相宗之著述，不免向壁虚造。

第六节 清代之佛教

满清未入关时，其部落夙信喇嘛，奉为国教。尔后入主中夏，喇嘛教累代受朝廷之保护。如圣祖(康熙)、世宗(雍正)，共袭元明以来之政策，尊崇保护之。

世祖(顺治)尝皈依禅宗。帝因幸海会寺，延见宗门之憨璞聪，奏对称旨，复召入宫中，问佛法大意，乃留心参究。先后召玄水杲、玉林琇(通琇)、茆溪森(行森)、天童忞(道忞)入京，从容咨访。而其所师事者，通琇与其弟子行森也。次世宗自谓少年时，喜阅内典，唯慕有为佛事，于诸公案，总以解路推求，心轻禅宗，谓如来正教，不应如是。后接近章嘉呼图克图，得其善权方便，因知究竟此事。寻因随喜结七，同坐两日，得洞达本来；方知唯此一事实之理。复着力参究，经行次，桶底当下脱落，始知实有重关。复堂中静坐，无为中，忽蹋末后一关，得大自在，受章嘉之印可。此时帝



《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唐卡)。章嘉呼图克图，藏传佛教内蒙古地区最高活佛，与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并称为蒙古两大活佛。是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齐名的藏传佛教的四大领袖之一

所接近者，尚有迦陵性音。帝即位后，尝于内廷，提示宗乘。王大臣得其印可者，凡八人。因取所著述，择其合作，编为一辑，赐名《当今法会》。然帝又说仙佛一贯，说三教并行。于佛教中，说教禅净之调和。于禅宗中，说五家宗旨之一味。所著有《御选语录》，及《拣魔辨异录》。

初圣祖尝编集《圆觉》、《金刚》、《楞严》、《维摩》、《仁王》、《法华》、《楞伽》、《深密》、《涅槃》、《心地观》，诸部般若等四函二十二经，于内府出版。后世宗特开藏经馆，编刊《藏经》，于雍正十三年开板，至高宗乾隆三年竣工。是即所谓《龙藏》也。高宗更翻译全藏经为满洲语，费十八年之岁月，至乾隆五十五年完成。又圣祖曾以满洲语、蒙古语、拉丁语、唐古忒语四体，翻译《心经》。世宗锓而行之。高宗亦于二十三年，敕和硕庄亲王允禄等，选精通梵音者，从西藏、蒙古、满洲及汉译各大藏经中，将诸咒抄出，详加订译，编为《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至三十八年，完成，总有四百五十一经，一万四百二咒。附同文韵统等，于内府开板颁布。尔后，更陆续编辑此种四译对照之《金刚般若经》、《四十二章经》、《大云轮请雨经》等诸经，及更加梵语五译对照之《贤劫千佛名经》。

然世祖以下诸帝，咸对于佛道二教，严加禁约。与古代帝王之外护比较，颇异其撰。清初，亦依明制，设僧录司等僧官，掌僧事。然其本意，在约束之。如《大清会典》称：凡民有出家为僧道者，置首领以约束之。又对于寺庙之创建，则禁止之。对于僧尼之薙度，则限制之。前者，如《大清会典》顺治十一年，定禁止创建寺庙。又圣祖之《御制文集》所载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十五日上谕，有“除原有寺庙外，其创建增修，永行禁止”等语。又《大清律例》规定：凡寺观庵院，除现在处所外，不许私自创建增置。后者如《大清会典》顺治二年，定内外僧道俱给度牒，并不许私自削发为僧。又顺治九年谕，如未领度牒，私自为僧尼道士，及用喇嘛衣服往来者，照例治罪。又《大清律例》规定：若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薙者；又民间子弟，户内不满三丁，或年在十六以上而出家者；俱有罪。又应付火居等僧道，年逾四十者，方准招徒一人，如年未四十即行招受，及招受不止一人者；均照律论罪。又乾隆元年，令各处尼僧，不能还俗者，暂给度牒。不许招受年少生徒。嗣后妇女必年逾四十，方准出家。年少者，严行禁止。

再就诸宗言之，律宗，至明末，有古心如馨，开戒法于金陵灵谷。时戒坛久闭，馨开南山法门，戒仪一新。其弟子有寂光三昧，初依洪恩(雪浪)，习贤首教观。次就如馨，传受毗尼。后于金陵之宝华山，建律宗道场。其弟子有香雪戒润，见月读体。读体下，定庵德基—松隐真义—闵缘常松—珍辉实咏—文海福聚，次第相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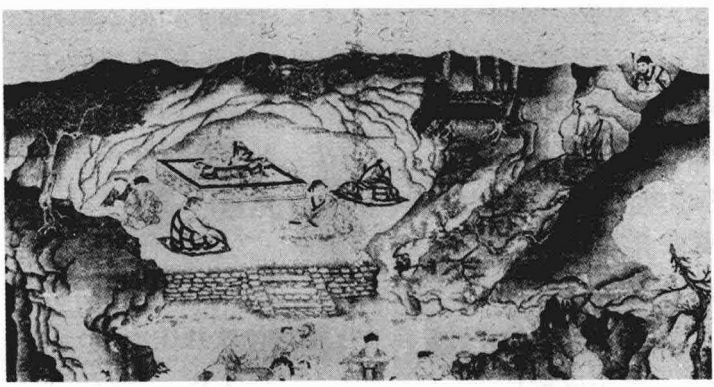
禅宗中临济宗，至明末清初顷，仅有天童圆悟、馨山圆修、车溪性冲等三派之系统可寻。如《五灯会元续略凡例》中云："临济宗，自宋季稍盛于江南，阅元而明，人宗大匠，所在都有。而韬光敛瑞，民莫得传。唯是天童、馨山、车溪三派，鼎峙支那，学者依为出世梯航。"圆悟、圆修、性冲，共明末人。性冲之弟子，有兴善慧广，其后不明。圆悟之弟子，有十二人，就中有应清世祖之召入京奏对之天童道忞。憨璞聪，为道忞同门费隐通容之再传弟子。圆修，与圆悟同门，其弟子有四人，就中有世祖所师事之玉林通琇。琇下，有芣溪行森。又圆悟下，有邓尉法藏(法藏初住海虞三峰，又称三峰藏)。尝提智证传，力阐纲宗。诸方惊疑，谤议竞起。圆悟作书诫之。藏亦复书答辩。又作《五宗原》，立异说。圆悟作《辟妄救》略说，一再辟之。圆修亦有释疑普说，以斥其谬。法藏之弟子潭吉宏忍，复作《五宗救》，再主张师说。后世宗斥藏忍所言为魔说，着将藏内所有藏忍语录，并《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板。另将《五宗救》，逐条驳正，刻入藏内，是为《拣魔辨异录》。又着直省督抚，详细查明天童密云悟(圆悟)派下法藏一支所有徒众，尽削去支派，永不许复入祖庭。谕到之日，天下祖庭，系法藏子孙开堂者，即撤钟板，不许说法。地方官即择天童下别支，承接方丈。然当顺治、康熙年间，法藏之门叶极繁茂，当时成三峰一派。海内称法藏及其弟子灵隐宏礼、灵岩宏储，为佛法僧三宝。礼下，有愿云显，住洪州云居。储下，有原直赋、楚奕豫。赋住南岳福岩，豫住潭州云盖，大阐宗风。然经世宗削去支派后，法脉遂绝。

曹洞宗，至清初，唯宗镜宗书下之寿昌慧经，云门圆澄，二支传衍。

华严宗，至清初，有慈云续法，著述宏富，为清初佛教有数之著作家。其师为乳峰德水明源。明源，号宝轮，博极诸宗，尤于《华严》精研深入。尝痛贤首未坠之绪，仅尔如线。誓愿振兴绝业，以继往开来。阐法后，力宏此宗。著《五教解诮论》、《论贤首未知圆义解》二

篇。大旨谓贤首大师之离四以为五，非悖天台，实备天台之所未备。清凉绍隆之。即天台以清凉大师为大元勋，亦匪为过。明源之法嗣有三，而续法为上座。续法，字伯亭，号灌顶，仁和亭溪人，以明崇祯十四年生。九岁，礼慈云祖源为师。十六岁，披剃。十九岁，受具足戒。二十岁。参明源，承贤家所传心法。经七年，受明源之付嘱，为云栖五世法孙。源寂后，遂杜门却埽，精研诸部经典，极昼夜无倦容。不惟一家教观，朗然洞晓，即诸宗亦深入融会。每敷坐说法，听者沦肌浃髓。历住杭州慈云、上天竺、崇寿寺等诸刹，草衣木食，幽栖斗室中，手不停披者，凡五十年。尝慕谛观，禀法华玄义，录出天台四教仪。集一家之纲要，名之曰《贤首五教仪》。复录成略本，名曰《五教仪开蒙》。又辑此宗五祖行实，为《法界宗五祖略记》。雍正六年寂，年八十八。弟子有二十余人，就中受付嘱者，培丰、慈裔、正中、天怀四人。所著上记外，有《贤首五教断证三觉拣滥图》、《法界宗莲华章》、《华严镜灯章》等。后有达天通理，作《五教仪开蒙增注》，注释教仪略本。又作《圆觉经析义疏》等。

天台宗，至清初顺治年间，有西溪天竺、古德内衡，宏天台教观。康熙年间，有灵棐、灵耀。棐著《地藏菩萨本愿经纶贯及科注》。耀著《四教仪集注节义》。乾隆年间，有性权，著《天台四教仪注辅宏记》。



《白莲社图》（北宋，张激绘，局部）。白莲社，我国佛教界专修念佛法门的结社，又称白莲华社、莲社。起源于元兴元年（402），东晋慧远于庐山结社念佛，集缁素慧永、慧持、刘遗民、雷次宗等人，于般若台精舍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精修念佛三昧，以期往生西方。正值寺前净池白莲盛放，又为愿求莲邦的集团，故称白莲社，并尊慧远为莲社始祖

净土宗，至清初，有省庵实贤，彻悟际醒。实贤，字思齐，号省庵，常熟人，十五岁，出家，二十四岁，受具。严持戒律。后就天台宗之绍昙，听讲《唯

识》、《楞严》、《止观》，昼夜研穷，于三观十乘之旨，性相之学，无不通贯，受记荫，为灵峰四世。既而掩关于真寂寺三年，昼览梵夹，晚课佛号。尝作《劝发菩提心文》，激励四众。晚居杭州仙林寺。雍正七年，结莲社，为文誓众，以毕命为期，判日课为二十分，十分持名，九分作观，一分礼忏。乾隆五十八年寂，年四十九。



《庐山观莲图》（清，上官周绘）。此图描绘东晋僧人慧远于庐山结社，与当时文人交往。左上题云："庐山远公开池种白莲，以十八人为社，社中陶渊明、谢灵运，一因无酒不至，一好游而长来。"可见图中人物主要应是谢灵运、慧远。四人神态各异，而无不细致生动，十分传神

际醒，字彻悟，一字讷堂，号梦东，丰润县人。于乾嘉之际，树净土之法幢。醒幼通经史，出家后，遍历讲席，博贯性相两宗，而于法华三观十乘之旨，尤为心得。既而参广通粹如，明向上事，受心印，为罄山七世。后继席广通，策励徒学，宗风大振。每谓永明寿禅师，乃禅门宗匠，尚归



《设色佛像图》（清，金农绘，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画面描绘的是一尊佛陀，面相清癯怪异，颇有宋人罗汉画风，佛陀面部五官刻画得细致、生动、传神，人物动态自然，悠然而善思

心净土。况今末代，允宜遵承。于是专修净业，主张莲宗。嗣迁觉生寺住持。寻退居红蠡山资福寺，衲子追随日众，遂成丛林。醒为法为人，心终无厌。但一以净土为归。其《语录》二卷，尤为切至。嘉庆十五年寂，年七十。

又清初居士中，有宋世隆、毕奇二人，皈依禅宗；周梦颜、彭绍升二人，阐扬净土。宋世隆，字文森，长洲人；毕奇，字紫岚，歙县人；皈依禅宗，著力参究。周梦颜，字安士，昆山人。博通经藏，深信净土法门，所著有《西归直指》等。彭绍升，字允初，一字尺木，长洲人。初治儒书，后始信向佛乘。

慕梁溪高忠宪、庐山刘遗民之为人，故又号曰二林。已而尽弃所习，专归净土，好方山(李通玄)、永明之书，尤推莲池、憨山为净土之前导。寻从闻学实定，受菩萨戒。尝言志在西方，行在梵网。后闭关文星阁，修一行三昧。尝著《一乘决疑论》，以通儒释之阂。著《华严念佛三昧论》，以释禅净之争。著《净土三经新论》，以畅从上莲宗未竟之旨。又著《居士传》、《善女人传》、《净土圣贤录》，随机接引。其文集之专阐扬净土者，曰《一行居集》。嘉庆元年寂，年五十七。当时与绍升共振兴佛教者，有汪缙、罗有高等。缙，字大绅，世为休宁人，祖始迁于苏。有高，字台山，宁都瑞金人。其生平学业，皆泛滥于儒释之间，而致归于净土。

嘉庆以后，佛教凌夷不振。既而有太平天国之革命，寺宇经典，同罹劫火。仅尔如线之佛教，荡然无存。然未几石埭大师杨文会出，远绍紫柏之大业，刊印单行本《藏经》，弘布佛教于海内。又广求失传之古本于海外，于是隋唐诸宗高德之章疏，复归于中国。千百年之绝学，焕然中兴。中国之佛教，自是入一新时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图释中国佛教史
作者=黄忏华著
页数=313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日期=2010.05
SS号=12593917
DX号=000006907124
url=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907124&d=A3DAC95D1BA558FD3AE0AC798B53BF9D&fenlei=02150409 32&sw=%CD%BC%CA%CD%D6%D0%B9%FA%B7%F0%BD%CC%CA%B7